
武俠世界
第33年
48
$15.00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精心著作「鬼谷子傳奇故事」之「乾坤訣」在今期刊出。「乾坤訣」是鬼谷子從老子李耳學到的尋龍神功，出道下山，便在盤龍古洞中發現「盤龍」……鬼谷子巧遇煉劍名匠干將莫邪夫婦被太子夫差威逼追殺，便設法拯救，而鬼谷子墮崖困在崖下時，結識了笠丹，從她的「龍淵劍」中悟出伏羲氏的「八卦演行」玄機，最後和笠丹逃出絕崖，再救回莫邪母子，一同去越國尋求庇護，故事情節玄妙、奇特，耐人尋味！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撰寫「飛瀑恩仇」，描述瀑布之下含恨師太如何救起七位姑娘，並授以武功，爲她報仇……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8期
（總號170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乾坤訣

鬼谷子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盤龍古洞

龍的傳人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昔者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一曲春秋列國的哀歌，正在鉛灰色的虛空上迴蕩。

歌者是一位少年人，年約十三、四歲，他走了，走出洛陽城，拋下那三百畝田產，他連一眼也沒有回顧。

少年人的爹娘早逝，把他和三百畝田產一同托孤於他的舅舅，待他長大了，再把田產交還於他。

財產可以活人，財產亦可以殺人，你信不信？

少年人信，因為他身上有三千條鞭痕，三百畝田有三千分地，每一分地給他留下一條鞭痕。

少年人恨他的爹娘，更恨爹娘遺下的田產，他知道假如沒有這些田產，舅舅就不會在他身上留下三千道鞭痕，他也知道，他只要走了，不要那三百畝田產，舅舅手拿的鞭子就會放下，他出走了。

他恨爹恨娘，恨那大筆的田產，也恨自己的身世，他把這裏的一切視作是一座鬼谷，他不幸在鬼谷誕生，他因此替自己起了個古怪的名字，這個古怪的名子就叫鬼谷子。

鬼谷子有路走路，有水涉水，有山上山，他從月升走到日出，又從日升走到月落。他身上一無所有，餓了吃野果，渴了飲溪水，走悶了便哼那首「采薇」歌。

漸漸地，鬼谷子自己也不知自己從何而來，向何處而去了。

忽一日，他登上一座陡峻的險峯，他回望山下，但見一片煙霧迷濛。

他正在徬徨之際，陡覺一陣腥臭味撲入鼻孔，幾欲嘔吐。正驚疑間，忽地又吹起一陣狂風，狂風過處，樹林後面，飄出一位白髮黑袍老者。

鬼谷子定睛一看，只見老者精瘦如猴，體軟如蛇，目中綠光爍爍如鬼火，神色怪異之極，不由吃了一驚道：「老人家是仙人麼？」

如猴如蛇如鬼如怪的老者忽然笑道：「你說我是仙人，我自然便是仙人了，小娃兒走上這仙人峯做什麼？」

鬼谷子見老者臉上露了笑容，心中便不由一鬆，忽然又暗道：聞說仙人可以不吃人間煙火，若能求他教授這妙法子，這吃喝之苦，豈非可以省卻了嗎？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向老者道：「老仙師，我想學你這仙人之術。」

老者道：「仙人術萬萬千千，不知小娃兒你欲學哪一條？」

鬼谷子想也沒想，便脫口道：「就學那不須吃喝的仙人術吧！」

老者笑道：「小娃兒姓甚名誰？為甚要學這不吃不喝之術？」

鬼谷子道：「我也沒名沒姓，我自己叫自己作鬼谷子，若能學會不吃不喝的法術，我就不必去受人間之苦楚了！」

黑袍老者一聽，忽然大笑道：「好！好極了！鬼谷子，看你細皮嫩肉，正是練這不吃不喝仙術之材，老子就破例傳授給你吧！」

鬼谷子連忙跪下叩頭道：「多謝仙人指點大法！」

黑袍老者呵呵笑道：「好說！好說！你便隨老子到洞府，那兒自有修練之處。」

鬼谷子連忙答應了，跟隨老者繞過一座山峯，忽見有座森林擋住去路。

黑袍老者伸手一指道：「過此森林，便有三座洞府，即老子的修練之所。」

鬼谷子跟着老者走出森林，果見三座洞府，但見奇花交纏，異草叢生，鬼谷子料想這便是仙家之境了，心中不由一陣高興。

老者把鬼谷子引進正中一座洞府，自己居中坐下了，鬼谷子走上前去，跪下叩拜。

黑袍老者忽地尖叫了一聲道：「小的們！快現身出來見見貴客！」

五六十名「小的們」應聲跳躍而進，鬼谷子定睛一看，全是一些身長不足二尺，披毛帶髮，似人非人的小怪物，不由吃了一驚。

鬼谷子驚疑問，黑袍老者卻笑呵呵道：「鬼谷子，你欲求不吃不喝的仙人之術嗎？」

鬼谷子此時心中已生疑，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無奈點點頭道：「是，我欲學不吃不喝的法術。」

黑袍老者呵呵一笑道：「鬼谷子，你知道麼？不吃不喝之術，乃仙家首要大道，亦是修練仙體的關口，過得這一關，便是仙體，過不了這一關，便是凡人，想你這等凡夫俗子，豈能一步登天學這大法？難！難！難！」

鬼谷子不由的道：「難道沒有其他妙法了？」

黑袍老者笑道：「其他的妙法自然有，但看你求仙之心是否堅決罷了！」

鬼谷子道：「但能免卻吃喝之苦，我這求仙之心，卻是堅決的！」

黑袍老者笑道：「很好，你遇上老仙人我，是你幾生修到的福氣，老仙人就傳你一個脫胎換骨的大法，你學成了，自然便可以修練不吃不喝的仙家大法了！」

鬼谷子奇道：「如何可以脫胎換骨？如何修練不吃不喝仙家大

法？」

黑袍老者大笑道：「老仙人只要把你洗淨入鍋蒸爛，再加些鹽油蒜葱，那細皮嫩肉之味美極了，老仙人吃進肚子裏，經一時三刻，把你的肉體消化乾淨，再拉出的矢來，便即是你的靈魂，豈非脫胎換骨了麼？此時你根本就不必吃喝人間煙火，這成仙大法豈非一蹴而就麼！呵呵！妙極了！」

鬼谷子驚道：「老仙人這法子不好玩啊！」

黑袍老者微一怔道：「有甚不好玩？」

鬼谷子道：「老仙人若能把我消化乾淨，這叫一了百了，倒沒什麼，就怕只化掉三幾根硬骨頭，這脫胎換骨事便不成了！」

黑袍老者樂得大笑道：「是極！是極！那小的們便加多幾把柴火，務必蒸爛煮透，老仙人便擔保把你連骨頭也化掉了！」

下面那些似人非人，披毛帶髮的「小的們」，登時嗡嗡的一陣迴應。

鬼谷子吃驚道：「若由老仙人親自動手蒸煮，這倒沒什麼，但這些小三寸丁們，仙法未精，萬一那火候掌握不好，把我蒸煮得不三不四，不生不熟，豈非糟糕，這脫胎換骨之法我不玩了！」

黑袍老者嘿嘿道：「入我洞府，玩與不玩便由不得你了，小的們動手……」

黑袍老者話音未落，那些「小的們」便哄的一聲，一擁而上，鬼谷子眼見勢頭不妙，正欲逃走，早被如蟻噬象似的纏住了，那還逃得出去。

小的們把鬼谷子拉拽出洞府，扛猪似的抬到洞後。鬼谷子慌亂中一看，只見這是一間頗大的厨房，上面掛了許多人腿人骨人頭，還有一些獸尾禽身，更有一座大灶。

小的們把鬼谷子渾身上下剝乾淨，有的挑水，有的生火，有小半看住鬼谷子，防他逃跑。

鬼谷子此時精赤條條，看一看自己細皮嫩肉，果如一隻待宰的羔羊，心中一陣傷感，不由滴出淚來。

那些小的們一見，立刻大樂，圍住了他，拍手頓足的歡欣鼓舞。

鬼谷子見狀又忽然轉念，暗道：假如就此落入那老者肚腹，倒也省了人間吃喝之苦，這般一想，他就收乾了淚，乾脆閉起眼睛等着下鍋。

不一會，便聽那些小的們紛紛亂亂的嚷道：「水沸了，快把這東西放下鍋去！」於是七八名小的們，呼呼喝喝的又把鬼谷子扛了起來，扛到鍋邊，小的們身子短小，用力舉起鬼谷子剛好與鍋面平，幾經辛苦，還是放不進去。

鬼谷子見了，不由失笑道：「你等何太蠢也，便連這點小辦法也想不出來。」

小的們亂嚷道：「你這東西有甚麼辦法，容易放你進去，你說出來，我等照辦好了。」

鬼谷子向鍋中瞧了一眼，只見沸沸騰騰，熱氣撲面，不由暗道：這樣放進去，若立刻死了，倒沒什麼，但一時三刻死不去，這煎熬之苦可不好受啊，算起來，還是去吃人間煙火合算多了。鬼谷子這般轉念，便恰恰想透了好死不如歹活這道理，他因此再不敢貿然去試被蒸煮的滋味了。

鬼谷子笑道：「這容易辦，你等只須把我手脚的繩索解開，我自己跳進鍋裏，豈不大省你等力氣嗎？」

眾小的們一聽，不由大喜道：「是啊！是啊！這法子管用極了，你既然肯自動跳進去，既可蒸煮，又省了我等氣力，當眞一舉兩得，妙極了！」

鬼谷子大笑道：「既然妙極，還不速速放人？」

眾小的們一聽，果然七手八脚，解了捆綁鬼谷子的繩索，鬼谷子又笑道：「好，我再教你等一個蒸得又美又好的法子，你等願意學嗎？」

眾小的們一聽，大樂道：「既然可以蒸煮得又美又好，老主人吃着高興，說不定額外打賞三兩塊肉，我們願意學，你快說出來啊！」

鬼谷子道：「你等見過人家蒸糉麼？」

小的們道：「見過。」

鬼谷子道：「蒸糉是否先用葦葉包裹糯米，然後再蒸，味道才好才美。」

小的們點頭道：「不錯，的確如此，但這又如何？」

鬼谷子大笑道：「蒸糉尚且須以葦葉包裹，何況蒸人？只有以衣物包裹，令其不致洩氣，才保美味，你那老主人吃着，必大讚你等聰明。」

眾小的們一聽，立刻樂得歡天喜地，搶着去把鬼谷子被剝去的衣服拿回來，又連聲催鬼谷子快穿上，再跳下鍋中蒸煮。

鬼谷子笑着答應，一面穿上衣服。眾小的們見他如此合作，防範之心不由大爲鬆懈。鬼谷子穿好衣服，又笑道：「好啦！我這就跳上去了，你等可莫眨眼，以免我跳錯地方啊！」

眾小的們樂得大笑大嚷道：「多謝合作！多謝合作……」幾十雙小眼珠果然一齊直盯着鍋上面，以免鬼谷子跳錯了地方。

鬼谷子呵呵笑着，果然縱身向

上一跳，果然直跳向熱鍋！眾小的們一見，不由大鬆了口氣，暗道：這一跳進去啊，便十條牛也被煮熟了，這差事也就完成了。

鬼谷子果然跳上去了，但並非鍋中，而是鍋邊，脚下也許太熱了，他便繞大鍋邊急跑起來，轉了一圈又一圈。下面那些小的們見了，大爲緊張，不由也繞着熱鍋團團亂轉起來。鍋上鬼谷子，鍋下小的們，爭相亂轉，當眞如熱鍋上下的螞蟻，唯恐轉得稍遲。

鬼谷子這日子爲躲避舅舅的鞭子，日復一日的亂轉，漸而轉上一日一夜，也不覺頭昏。但那些小的們可就慘了，因爲要提防鬼谷子逃走，只好跟着他繞鍋亂轉，轉了一會，先就倒下了幾名體力稍弱的小的們，再轉了一會，五六十名便倒下了一大半，剩下的幾個，也轉得昏頭轉向，東搖西晃，只是咬緊牙根，團團亂轉。

鬼谷子一見，大笑道：「好！好極了！你等就這樣轉下去，我這東西可要走了！」

鬼谷子飛快的轉到近洞口處，縱身一躍，跳下熱鍋，便如飛的跑出洞口去了。

鬼谷子跑了一段，忍不住扭頭一看，只見裏面的小的們，體力最强的三幾個，依然在繞着熱鍋團團亂轉，看樣子，不轉上三日三夜，是決不肯罷休的了。

鬼谷子樂得大笑道：「妙！妙！轉！轉！轉！擔保你等轉出吃肉的美夢來了！哎喲，老仙人，你怎的不坐在台上，等着把我吃下肚中，卻跑出洞外來了？」鬼谷子忽然驚叫一聲。

原來他大樂之際，卻樂極生悲，正想撒腿逃走，只見那黑袍老者已穩穩的端坐在他的面前十丈之處。

鬼谷子連忙向右面斜奔，以便避開老者，但黑袍老者忽然又在右面十丈之處端坐不動。鬼谷子又向左面奔去，黑袍老者又在左面約十丈處端坐不動，不多也不少，總與鬼谷子相距十丈左右。

鬼谷子不禁歎了口氣，乾脆停下來不跑了，因爲他知道再逃也逃不了，黑袍老者就如他的影子，他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黑袍老者是仙人，他是凡人，而且是力氣不足的小娃兒，他怎逃得了？

鬼谷子不動，黑袍老者也不動，一老一少，在山野間呆呆的對峙。

黑袍老者終於忍不住發話道：「鬼谷子，你爲甚麼不逃走？」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你老我少，你仙我凡，怎逃得了？既然如此，何不省些力氣，不然跑得滿身臭汗，你吃我進肚子時，影響胃口，消化不完全，不生不死，不仙不凡，不三不四，豈非更難忍受？」

黑袍老者一聽，不由失笑道：「你這娃兒，倒大有自知之明，比起那等拚命逃跑的愚人，顯然聰明多了，老仙人我幾乎捨不得吃進肚子去了！」

鬼谷子道：「不吃進肚子裡，難道還有其他脫胎換骨的方法？」

黑袍老者笑道：「有的，但你要依我一個條件。」

鬼谷子道：「是甚麼條件？」

黑袍老者大笑道：「只要你肯拜我爲師，永不離我左右，老仙人尋不着其他嫩羊，實在忍不住之時，才再把你吃進肚裡，你有一段空餘時間，或許便不必經過脫胎換骨這入門大法了。」

鬼谷子笑道：「老仙人這法子原來另有一個名堂。」

黑袍老者亦不由一怔道：「是甚麼名堂？」

鬼谷子大笑道：「這就叫廣積糧，以防飢的妙法。」

黑袍老者臉色一沉，道：「小娃兒怎會說破我的心事？」

鬼谷子笑道：「我不但可以說破你的心事，還有辦法決不會走入你的肚子裡。」

黑袍老者道：「老子的肚子已吃進十萬八千生靈，小娃兒確是第一位尚敢自吹自擂的人，你說說看，你用甚麼方法？」

鬼谷子笑道：「逃是逃不了的，因此我絕不會逃，不但不逃，而且我還會用永遠不動的方法，我只要用上了，你便決不會有胃口吃進肚子去了。」

黑袍老者道：「老子爲甚麼沒有胃口？小娃兒可是一頭肥羔羊啊！」

鬼谷子道：「肥羔羊也要生蹦活跳才好嚼，是嗎？」

黑袍老者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自然生羔羊活蒸煮才好嚼，若是死羔羊，那滋味難吃，不吃也罷了！」

鬼谷子大笑道：「那老仙人若要生吃我小娃兒，最好莫要走近一步，否則我這小娃兒便咬舌自盡，你來不及吃進肚子裡，小娃兒已是死人一個，這滋味你吃得下嗎？」

黑袍老者一怔道：「你敢咬舌自盡？」

鬼谷子大笑道：「我鬼谷子了無生趣，早晚也是死了，還有甚麼不敢？而且舌頭是我的，牙齒也長在我嘴裏，你老仙人法力再高，也阻不了我。」

黑袍老者一聽，不由道：「你切莫亂來，先把自己弄成死人一個，死人的滋味可大大不妙啊，你且容我想想，看看有甚麼兩全其美的方法。」

鬼谷子樂得大笑道：「沒有，你若吃我，我必定先變死人，使你吃不進肚子裡，令你望肉興歎，垂涎欲滴，饞而難食。」

鬼谷子說罷，偸偸望一眼黑袍老者，只見他神色尷尬，進又不敢，退又不捨，果然是望肉興歎，垂涎欲滴，饞極了，鬼谷子心中不由大樂，居然連自己身處生死一線的險境也忘記了。

就在此時，鬼谷子左耳右耳同時响起兩個自稱「老子」的聲音，聲音如絲如線，直射耳中，當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左耳「老子」的聲道：「你這小子別自鳴得意，老子自有辦法吃你。」

右耳「老子」的聲道：「鬼娃兒，你很好，甚合老子脾氣，你只管施爲，老子擔保你既死不去，那老怪物也吃不進肚子裡！」

鬼谷子心中大奇，耳朵左搖右晃，聽聲音分明有兩「老子」說話，但見到的卻只有眼前要吃他的「老子」，他的身世奇特，心性也自然玄幻，他雖然目瞪耳張，口卻絕不會呆，一心兩用，一口二說，竟與「左右老子」答對起來。

鬼谷子答「左老子」道：「我這小子自然終會被你這老子吃掉，但決不會讓你吃生人肉進肚子裡！」

他對「右老子」道：「你這老子又不是那老子，那老子是老仙人，法力高深，你老子說不定也被他吃了，豈不寃枉？」

「左右老子」的聲音登時又射進鬼谷子的耳中。

「左老子」嘿嘿笑道：「生人肉吃不到，老子不會吃半生半死的肉麼？老子只要在你自盡前把你弄昏，你便自盡不了，昏人肉雖比生人肉稍遜一籌，但吃進肚子的滋味總比死人肉優勝一半。」

「右老子」道：「什麼這老子那老子？普天下的老子只有一個，便是我老子，誰敢再自稱老子？」

鬼谷子聽「右老子」說得有趣，那「左老子」說的已接近無賴之語，便不理「左老子」，先答「右老子」道：「天下的老子並非只有你右老子一個，在我左耳發鬼音的便是另一位左老子！」

「右老子」一聽，聲音不由一頓，隨即又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那老怪物，竟敢自稱老子，他壞了我老子的名頭，單憑這一點他便該死有餘，但小娃兒莫胡說八道，你聽到的並非什麼鬼聲，而是內功極高之人，逼音成線，直接鑽入你的耳中，因此只有你才能聽到。」

鬼谷子一聽，大樂道：「右老子！這很好玩啊！」

「右老子」笑道：「鬼娃兒，你想學嗎？」

鬼谷子道：「不想。」

「右老子」奇道：「爲甚麼不想？」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我原想學那不吃人間煙火的勾當，不幸卻墮入那左老子的圈套，幾番欲把我吃進肚裏，因此我已痛下決心，生死也決計不向什麼老子學了！咦，你是誰？」

鬼谷子忽然驚奇的叫了一聲，原來他剛才話音未落，在他右面三丈之處，已呼的掉下一個人來，這人來得無聲無息，就如忽然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又見這人身穿灰袍，形容枯槁，猶如缺吃少穿的乞丐，但雙目藍光烱烱，觸之令人敬畏，心中不由更大感迷惑。

只見這人呵呵一聲怪笑道：「老子是我，我便是老子。」

這人的突現，那黑袍老者身子不由一抖，似乎對這人極爲畏懼。

鬼谷子卻沒留意黑袍老者的神色，他自己的迷惑已夠多了，根本就無暇去理會，他不由大奇道：「你到底是左老子，還是右老子？」

這人怪笑道：「你這娃兒，果然鬼靈之極，什麼左老子、右老子的？當世的老子只有一個，便是我李耳！」

這人自報名號，原來他叫「李耳」，鬼谷子卻聽錯了，更奇道：「你到底來自左耳，還是右耳？」

「李耳」喃喃自語聲未落，身形一晃，已從右面，斜插而去，落在黑袍老者的面前，隨即怪笑一聲道：「老樹妖，認得我麼？」

黑袍老者原來是老樹妖，鬼谷子心中不由一驚，心道：他既然是妖怪，他吃人便不足爲奇了，幸虧沒被他吃進肚子裡，不然豈非成了妖怪的糞便麼，吃素的妖怪猶自可以，吃肉妖怪就當眞遺臭萬年了。

「老樹妖」——黑袍老者臉上神色變了幾次，欲言又止，但似乎又不敢不答應，終於點點頭，尖笑一聲道：「認得！原來是李耳老子駕臨我的練仙修道寶地！」

老子李耳又嘿嘿道：「放屁！放屁！神仙不吃人，吃人非神仙，你這吃人的老妖，修什麼仙，練什麼道了？」

「老樹妖」黑袍老者涎臉笑道：「李老子你練的是天仙大道，我練的是吃人小道，殊途同歸，總是修練之道。」

老子李耳怒道：「呸！呸！放屁！放屁！越發臭不可聞了，吃人豈是修練之道？」

「老樹妖」陪笑道：「是，是，吃人放出屁果然臭不可聞，我竟敢在道家老宗師面前胡吹，當眞該死，尚請老宗師原諒則箇。」

老子李耳哼了一聲道：「你知道就好，老子今日也不打算治你壞

我道家名頭之罪，但有一個條件！」

「老樹妖」大概對老子李耳極爲畏懼，聞言如獲大赦的忙道：「是甚麼條件？」

老子李耳道：「千吃萬吃，老子暫不理你，但這小子萬不能吃，便是這個條件！」

「老樹妖」一聽，奇道：「這娃兒凡夫俗子而已，老宗師怎會如此緊張維護他？」

鬼谷子一聽，忙接口道：「你說得對！小子只是凡夫俗子，無足輕重，小三寸丁，頂不了肚子，不吃也罷了！」

「老樹妖」目中精光向鬼谷子一閃，涎臉道：「你雖然是凡夫俗子、小小的，但細皮白肉，可把老……妖我引得垂涎欲滴。」他本欲再說「老子」，但在老子面前，畢竟再不敢說了。

老子李耳嘿嘿一笑道：「你知道什麼？你以爲他眞的是無足輕重的凡夫俗子？假如老子告訴你，這娃兒日後手掌列國天機運勢，當今世上英雄豪傑均由他一手創造，上握茫茫天機，下尋大地潛龍，驚天動地，不世奇人，你信不信？」

「老樹妖」一聽，目中精光又不由一閃，立刻道：「老子你乃當今道教宗師，上知天機，下識地理，你的推斷，誰敢不信？但有一點，尚要向老宗師請教，按老宗師所判斷，莫非天下大勢行將大亂麼？」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堅則毁矣，銳則挫矣，由是故，無藏而因此有餘，無爲而因此卓絕，吾道中人，有所爲而有所不爲，你難道還不醒悟？」

「老樹妖」眼珠一轉道：「信則信矣，但可惜只聽其言，未觀其行，因此口雖信服，而心未服。」

老子李耳一聽，呵呵一笑道：「你欲一睹其行，並不太難，是否如此，自可立見端倪！」

老子李耳說罷，伸出無名指頭，輕輕向鬼谷子一勾，鬼谷子便頓感一股極强的吸力牽引，身不由己，被扯到一棵槐樹下，動也不能動，不由驚奇得目瞪口呆。

「老樹妖」一見笑道：「老宗師的無爲神指，果然當世卓絕，但這只是武功一類的功夫，似乎與這小子的命運無甚關連啊！」

老子李耳微笑不語，忽地伸指向前連勾，驀地便有無數小石塊，從四面八方疾飛而來，落點奇準，鬼谷子尚未及驚叫，無數石塊已繞着他，佈成一條石龍陣，石龍有首有尾，有足有爪，維妙維肖，酷肖眞龍。

老子李耳微笑道：「老道近日新創了一門功夫，名爲尋龍神功，所尋的雖非靈界眞龍，而是集乾坤精華的大地潛龍，因此又叫乾坤訣，今日姑且略爲一試。」

「老樹妖」忙道：「這尋龍神功乾坤訣有甚好處？」

老子李耳大笑道：「凡夫俗子得遇潛龍，有助修仙成道，乞丐可成巨富，村夫野人可貴爲帝王，你說這有甚好處？」

「老樹妖」一聽，聳然動容道：「若有這般天大的好處，老宗師不如把這潛龍贈送於我，或者乾脆把這妙法傳授於我吧。」

老子李耳微微冷笑道：「你以爲這尋龍乾坤訣是好學的麼？這潛龍更不好過，一根二基三命三者兼備，方可望有成，否則妄然近之，輕則災患立致，重則橫死當場。」

「老樹妖」涎臉笑道：「眞有這般厲害？」

老子李耳不答，驀地身化灰煙，繞石龍飛旋一圈，十指連射，十道純陽道家眞氣，分從東、南、西、北四方位，射到石龍身上。老子李耳又驀地沉喝一聲道：「乾坤浩浩，四方潛龍，主人已現，借汝之力，玉其大成，尋龍追脈，盡展其功，速速顯現，不容遲延！」

老子李耳的叱喝聲剛落，石龍的東、南、西、北四方位，忽地冒出四股白紫青赤四色煙雲，齊向石龍湧去，一時間四彩煙雲瀰漫，竟把石龍連同石龍陣內的鬼谷子遮蓋了，石龍陣旁邊的老槐樹，卻露出了一半。

「老樹妖」直瞧得莫名其妙，不由笑道：「老宗師這是變戲法麼？好則好看了，但似乎並無什麼用處啊！」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稍安毋躁！」

老子李耳話音未落，突見那露出一半的老槐樹，本來青葱翠綠，忽然葉黃枝枯，紛紛落下，貶眼便僅剩一棵光禿枯幹！

* * *

就在此時，「老樹妖」的臉色刷的一下發白，隨即渾身抖顫，就如落下的黃葉，向他萬箭穿心，原來「老樹妖」修練的根基來自老槐樹的樹汁，他的血脈已與槐樹連爲一體，此刻槐樹受創，血脈感應之下，「老樹妖」竟然痛如身受。

老子李耳一見，有心趁機點化「老樹妖」的戾氣，便呵呵一笑道：「原來老樹兄與槐樹血脈相連，槐樹因受不住潛龍剛陽之氣遭折磨受創，老樹兄這滋味好受嗎？」

「老樹妖」此刻渾身發抖，如遭電殛，不必說吃人，就連別人來吃他，只怕也毫無反抗還手之力了，他抖顫着喃喃道：「血脈連心……老槐受創……你說我會好受麼！」

老子李耳大笑道：「乾坤生萬

物，萬物皆有生息繁衍之權，又豈限你一人之身？世上有男必有女，有夫必有妻，有父必有子，有子必有孫，生生息息，連綿不絕，夫死妻傷，子死父悲，皆血脈相連之故，你血脈受創，便如此痛楚，然則你把世人的夫與子吃了，妻與父便不傷悲嗎？」

「老樹妖」額上滲出冷汗，此刻他不但身體受創，連心靈也受了極大震蕩，不由喃喃的道：「厲害！厲害！這大地潛龍之氣，果然是天下絕頂的神功……竟連我老妖也突感吃人下肚不太好意思了……不過尚有一點迷惑，請老宗師教我老妖！」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老樹兄請說！」

「老樹妖」喃喃道：「可知這是人吃人的世界，假如我不吃人，人便來吃我，這卻如何應付？」

老子李耳點點頭，呵呵一笑道：「世上果然是爭鬥慘烈，弱肉強食，但老樹兄原本以樹汁爲修練根基，後來沾染血腥之氣，碰上大地潛龍的剛陽正氣，自然禁受不住葉黃枝枯了，尚幸根靈尚存，日後只須借助此大地潛龍陽剛正氣，化盡戾氣，潛心修練，待陰陽互配，相輔相承，老槐樹枯幹逢春，枯枝發芽之日，便是你老樹兄得道成仙之時矣！屆時已成金剛不壞之體，你既不去吃人，人也吃不了你，和洽共處，公平競爭，何樂而不爲哉！」

「老樹妖」沉吟不語，在血脈受創的痛楚中，心念百轉，漸生今是而昨非之慨，不由感傷的歎道：「誠然，但老妖被老宗師以如此驚天大法鎮壓，血脈之本已枯，又豈能有枯枝發芽之日？」

老子李耳大笑道：「堅則毀、銳則挫，常寬於物，可達至極，老樹兄一靈不泯，痛悟前非，心既容於天，天必容於你，鐵樹尚且可以開花，枯枝又豈不會發芽？一切全在老樹兄一念之間罷了。」

「老樹妖」靈根被觸，心境漸入平和之際，說也奇怪，那浮於四彩煙雲上的老槐樹，枝幹忽然漸停枯黃，葉子也漸少落下了。

老子李耳一見，便知老樹妖已漸達覺悟境界，他不由欣然一笑，隨即十指連彈，十道無爲神氣，射向四彩煙雲。但聽乒乒一聲脆響，隨即四彩煙雲登時散去，半枯的老槐樹下，石龍依然盤踞，鬼谷子依然呆立其間。

「老樹妖」此時雖委頓不堪，猶如經歷了一場生死交替，但心境已再無苦楚，神智也頓復清明。他一見半枯的老槐樹下，鬼谷子在石龍陣中，竟然安然無恙，不由又驚又奇，喃喃道：「枉我老樹妖道行千年，竟連血脈之本也護保不住！大地潛龍，果然厲害……但爲甚麼這娃兒肉體凡身，竟可保無恙？」

老子李耳呵呵一笑道：「這娃兒不但安然無恙，而且獲益不淺，他此時的功力，已足抵平常人苦練三百年了，因爲他的根、基、命運，早已註定是大地潛龍的堪輿始祖，尋龍乾坤訣的天然主人。」

此時鬼谷子在迷茫中忽然清醒過來，眼見自己被困在一座石龍陣中，不由大駭，正欲拔腿逃奔，不料他心念甫動，體內一股宏大的熱氣登時勃發，身不由己，竟被升離地面，向老子李耳及老樹妖這面一飄而至，他不由大驚叫道：「怎的了？這豈非送羔羊入虎口麼？」

老子李耳見鬼谷子又欲飄走，知他此時的功力已非同小可，氣隨心發，雖不及神仙的騰雲駕霧，但日行千里，卻已絕非難事，連忙伸指一勾，以「無爲神指」把鬼谷子的身形定住，欣然道：「不必驚恐，誰也吃不了你這小羔羊了！」

「老樹妖」亦歎了口氣，苦笑道：「娃兒，你送到我的口中，我也沒胃口吃你了。」

鬼谷子驚奇道：「你原來千方百計要算謀吃我，此時怎的忽然望肉而歎？」

「老樹妖」苦笑道：「物外有物，天外有天，老妖修練千年，今日竟被大地潛龍威力感化了，你這娃兒，身爲大地潛龍的發脈始祖，我還怎能吃得下你！不吃，不吃，老妖今後只以樹汁爲食，更肥更美的嫩肉也不吃了。」

「老樹妖」說罷，向老子李耳俯身一拜，身形一晃，頓化無數婆娑樹影，搖曳而去，眨眼便失踪影。

鬼谷子此時不由目瞪口呆，望着老子李耳喃喃的道：「神仙？活佛？老妖？何爲大地潛龍？誰是發脈始祖？明明是一位吃人老妖，怎的又望肉而逃了？」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你想知道其中奧秘麼？鬼娃兒！」

鬼谷子連忙點頭道：「想！想知道！」

老子李耳呵呵一笑道：「很好，那你就隨我去吧！」

老子李耳說着，驀地伸指向鬼谷子一勾，鬼谷子此時已身輕如燕，被老子李耳的牽引力一扯便騰空而起，緊隨老子李耳向北面一座山峯飛掠而去。

* * *

老子李耳牽引鬼谷子，頃刻掠上一座山峯，高陡險峻，氣象萬千。

鬼谷子站於山巔向下眺望，但見黃河滚滚東去，嵩岳諸峯層巒疊嶂，山下是東周敬王之都洛陽，高大城廓，雄偉宮闕，優美田園，富

麗樓閣；此時暮色蒼茫，古木森列，萬戶炊煙，壯觀非常。

鬼谷子的先父是一位讀書人，因此他亦自幼飽讀詩書，出口成文，此時不由朗聲道：「帶洛襟嵩曲枕黃，高原綿亘鬱蒼蒼，果然不愧是周家皇帝之都。」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鬼娃兒爲甚麼忽然有此感慨？」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鬼娃兒出自周朝帝都洛陽，可惜現在已成傷心地，不堪再回首了。」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微笑點頭，趁機微露天機道：「周家天下，此時已呈分崩離析之象，列國爭雄，天下大亂，大至一國亦復如是，何況你一人之鄉？」

鬼谷子想了想，忽然醒悟道：「是啊，列國爭雄，天下大亂，黎民百姓慘受荼毒，家無完瓦，道有餓殍，妖孽豺狼，磨牙吮血，其慘酷之處，更比老樹妖厲害百倍。」

老子李耳一聽，欣然道：「你這娃兒，小小年紀，便知憂國憂民，濟世爲懷，果然是根基深厚，不愧爲大地潛龍發脈始祖。」

鬼谷子一聽，心中的疑惑立刻被勾引出來，他忙道：「是啊！什麼叫根基？何爲大地潛龍，誰是發脈始祖？老人家不是答應告知我嗎？那快說啊！」

老子李耳欣然道：「好！你且隨老子我去一處地方，你仔細揣摩，一切自會明白……」

老子李耳說着，也不理會鬼谷子是否願意，驀地便向他拍出一掌，鬼谷子登時便感一股如雲如氣的無形勁力，把他凌空提升起來，向一處地方送去，根本無法抗拒。

風馳電掣之際，鬼谷子眼尖，瞥眼一瞧，便發覺自己正被送去一座巖壁古洞，洞口横刻了四個古篆字：盤龍古洞，四字在他眼前一掠而過。

鬼谷子眼前一黑，心知自己已被送入洞中了。推送他的那股無形勁力，此時也驀地一沉，鬼谷子穩穩的落在地上，他舉目四顧，但覺四周一片漆黑，風聲呼呼怪嘯，猶如置身於千年洪荒絕谷。

鬼谷子自幼飽讀，不但詩書甚精，天文、地理、諸子百家的學說亦已了然於胸，此時他忽然想起相傳洪荒時代那龐然大物恐龍，心中暗暗驚道：「這洞名叫盤龍古洞，莫非眞的是史前那龐然怪物出現嗎？假如是吃素的龐然怪物，也還好說，若是吃肉的傢伙，我鬼谷子小個子的人，只怕連牠的牙縫也塡不滿哩！」

鬼谷子的心性言行端正，正當他胡思亂想之際，眼前忽地劃過一道電光，眼中景物登時出現形影，鬼谷子但感自己忽然置身於茫茫虛空，遠處虛懸着一座龐大的蛋形之物，呈灰黑色，在虛空中滴溜溜的急旋不已。

鬼谷子又驚又奇，心道：這蛋形巨物，倒似混沌乾坤，於茫茫空宇中飛旋，眨眼飛旋了一萬八千次……仍在飛旋不已。

鬼谷子心中暗道：若人處混沌乾坤中，四周黑沉沉一片，想必悶也把人悶死了。鬼谷子這般轉念，忽然又一陣氣惱，心道：不知是否有偉者把這混沌乾坤破開？

就在此時，正當鬼谷子胡思亂想之際，只聽山崩地裂的一陣轟鳴，混沌乾坤忽然爆裂，露出一條巨龍，在乾坤當中虎踞龍盤，盤龍起初尚蜷伏不動，似仍在沉睡，忽然龍頭霍地昂起，吐出一聲懾人心魄的龍吟，混沌乾坤亦爲之一陣晃搖。

龍吟响過，盤龍忽地衝天而起，背負輕而清的物體，冉冉上升，漸達宙宇虛空化作了乾，脚踏重而濁的東西，沉沉下降，變成了坤，盤龍背負乾宇，脚踏坤土，昂頭長嘯，震人心魄，氣勢磅礴。

鬼谷子直瞧得目瞪口呆，他也忘了害怕，盯着那盤龍，心中一陣由衷驚佩，但見被盤龍破開的混沌乾坤，中間宇宙虛空，尚有絲絲黏連，猶如傾盆大雨從九天落下，不由又暗道：假如能把這無數粘連之物撕破，乾坤截然而分，人處其中，那就舒服多了。

鬼谷子心念甫動，盤龍似與他心意相通，巨尾忽地揚起，猶如一根龐大的烏金鞭，直向那些絲絲粘結處掃去，只聽一陣鏗鏘金屬破裂折斷聲响過，絲絲粘連處便被一掃而空。

此際乾宇忽地從盤龍背上騰騰直上，眨眼已達九霄雲外，乾宇與坤土便截然分開了。

乾坤廓清，天地遂成，上乾下坤，下地上天，混沌乾坤孕育的盤龍，完成開天闢地驚世大業，便忽然滿足地伸展鋪張開來，整個坤土，皆爲盤龍宏踞。

鬼谷子不由歎道：「坤土即盤龍，盤龍即坤土，乾坤浩浩，竟隱伏如斯秘奧……」

鬼谷子轉念感慨之際，那盤踞於坤土的巨龍，忽地騰起一片茫茫白霧，整座盤龍的身軀，在茫茫白霧中萬古長存地幻化開來。

只見盤龍呼出的氣化作風和雲，吟嘯變爲轟鳴的雷霆，左龍眼飛東化作太陽，右龍眼飛西變爲月亮，於是天象運行，風雲變幻，雷化春雨，日出於東，月升於西，乾天大道幻化於坤土之上。

又見盤龍的四脚化作坤土的四極，身軀變爲巍峨山脈，血脈化作

浩浩江湖四海，筋脈化成通衢大道，肌肉變成田土，皮毛化作花草樹木，骨骼化作閃光的金屬、石頭、珍珠、碧玉，地坤因此大成……

鬼谷子此時驚慨於乾坤天地幻化，早已爲之目奪神搖，但其中隱含的幻化之象，幻變軌跡，卻已銘刻心中，鬼谷子不由手舞足蹈的仿效演練起來。

他先從「混沌乾坤」練起，身如巨蛋，滴溜溜旋轉不已，接而再走「盤龍乾坤」，身化龍形，頂天立地，隨走「龍破乾坤」，身形拔地而起，龍翔九天，再一沉而降，九霄飛電，懾人心魄，接走「龍化乾坤」，身形激變幻化，天地萬物，包羅萬象。

仿效演練至此，鬼谷子的內外功夫，於旁人觀之，已達驚世駭俗境界了，似已再無進境的可能。

但就在此時，演練中的鬼谷子，眼前忽地又現出無數圖象，但見一位龍身人首的奇人，正把陰陽變化的道理，以八種符號演畫，於是伏義生八卦，文王演周易，天地定位，雷風互濟，水火交融，天地輪迴幻化。

鬼谷子此時已達天人合一的境界，心靈絕頂聰敏，忽爾又悟出另一層更深寬恢宏的意境，竟然無窮無盡，生生不息，與天地同儔！

但見他口中喃喃吟頌，身形急速幻化：乾坤輪迴，乾變爲巽，二變爲艮、三變爲坤，坤變爲震，二變爲兌，三變爲乾，於是乾坤運行，萬物變化，大地演衍，生生不息，無窮無盡，永無止境。

鬼谷子浸淫此種恢宏追索境界，身心交滙，天人合一，達常人百年苦練而未至的絕頂神通，不過卻因沉迷於此，已不能自我抑制，眼看鬼谷子再演練下去，雖然或可再被他悟創出更深境界，但他的心脈亦必定消耗過度，根根盡斷而亡，千年難得一遇的天地奇才，必定因此夭折……

就在此時，鬼谷子耳際忽然鑽入一縷尖音，道：「九九不盡，六六無窮，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存，又何必沉迷而不休？」

鬼谷子在沉迷中受此警語，身心不由一震，暗道：是啊，乾坤浩浩，原也永無止境，何必苦苦索求，見一步走一步罷了。

鬼谷子此時已達念生、動發的天人合一境界，他此念甫生，身形一晃，已化電光般射出洞口，但見洞外陽光燦爛，遍野百花盛放，已是另一種大地景象，老子李耳，卻已滿臉笑容，站在身前三丈遠處。

鬼谷子不由一陣迷茫，喃喃道：「李老前輩！我……我進洞多少時日了？」

老子李耳大笑道：「你進洞時，正值鴻雁紛飛，此時卻已百花盛放，你說多少時日了？」

鬼谷子不禁愕然道：「這麼說，老前輩啊，我豈非在洞中呆了一百八十天了？」

老子李耳微笑道：「一百八十天目睹一萬八千年乾坤幻化，你在盤龍古洞一天便等於世上百年，還不滿足？還不快樂嗎？」

鬼谷子一聽，略一思索，便恍然悟道：「我快樂！」

老子李耳道：「爲甚麼快樂？」

鬼谷子道：「老前輩，知足便即樂也！」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大笑道：「好！好！孺子可教也！」老子李耳一頓，又肅然道：「你知足什麼？」

鬼谷子見老子李耳突然臉色一沉，便不敢頑皮，正經的答道：「鬼娃兒目睹乾坤幻化，身不由己，便仿照演練起來，每一千年恰好變出一種招式，共計一十八式乾坤幻化功夫，鬼娃兒自感日後不必再怕被人吃了，這還不值得快樂知足嗎？」

老子李耳微一點頭道：「很好，你的悟性奇高，果然是千年一遇的奇才，你試走這一十八式給老子我瞧瞧好麼？」

鬼谷子心中猶豫，暗道：不知走得是否錯了？這老子李耳神通絕頂，萬一走錯了，他生氣起來，重新把我送去吃人老樹妖處，我豈非又須想辦法溜逃？

豈料正當鬼谷子這般思忖時，老子李耳已忽然微微一笑道：「鬼娃兒不必擔心，你那一十八式，只須走對了一式，老子我敢擔保，天地浩浩，五湖四海，再無人可以阻你去路，更不必擔心什麼老樹妖把你吃了。」

鬼谷子一聽，不由目瞪口呆道：「老前輩……你是神仙，未卜先知？這是甚麼功夫？不然怎把鬼娃兒心中的秘密也瞧破了？」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心神露於形外，運命浮於命宮，只須入我老子之門，這種命理玄學，只是萬千的其中一種。」

鬼谷子不由羨道：「老前輩，你教給我好嗎？」

老子李耳道：「你爲甚麼要學？」

鬼谷子道：「世上人心險詐，好好的人也會忽然被蒸煮吃了，若能以此行走江湖，教化世人，豈不樂哉？」鬼谷子忽然老氣橫秋的道。

老子李耳一聽，卻連連點頭道：「很好！此乃老子李耳所望也，但一切須以你那十八式爲根基，你不妨大膽練出來看看！」

鬼谷子此時心中再無疑慮，一

心只想着如何演練那十八式出來，他心意甫動，那一十八式便不可抑止的演練起來了。

但見鬼谷子先走「混沌乾坤」，身形如巨卵，虛懸於空宇之上，氣勢與天地登時渾然一體，身形於虛空中滴溜溜急旋。

接而身形一沉，轉入「盤龍乾坤」，身形如盤龍虎踞於天地之間，氣勢不怒而威，又猶如滿弓待發。

隨一變而爲「龍破乾坤」，身如盤龍，破乾坤而出，一衝九霄，其勢奪人心魄。再轉「龍化乾坤」，身形激變幻化，天地萬物，包羅萬象，令人目奪神搖，鬥志全消，不攻自破，不戰而屈其兵。

老子李耳目中精光灼灼，他瞧至此處，不禁連連點頭暗道：當世有幸入盤龍古洞的人少之又少，身入盤龍古洞，能領悟到第四式「龍化乾坤」的，更是絕無僅有，因爲達至境界者，在塵世中已天下無敵矣，不料此子竟可一舉達此絕頂境界。

但往下卻更令老子李耳驚歎，因爲達第四式絕頂境界，老子李耳自己亦要花了半年光陰，但於此關口上再向前一步，卻當眞千難萬難，但老子李耳深知，達此境界者，雖屬絕頂高手，但畢竟未達超凡入聖的境界，因此老子李耳在此關口上，曾花了整整十年時光，才終於衝破「龍化乾坤」這個千古難破的關口。

此時但見鬼谷子於此關口上，卻僅略一停留，便即飛流直下三千尺，身形急速幻化，「龍化乾坤」一轉而爲「乾坤輪迴」，接而「乾變爲巽」，再而「二變爲艮」，轉而「三變爲坤」，到此乾坤已達一個輪迴，演練者心胸之宏博，已達超凡境界了。

老子李耳尚未及驚歎出口，鬼谷子忽然身形一變，立從「坤變爲震」，再「二變爲兌」，經「三變爲乾」，乾坤於是又完成了第二次輪迴。

至此境地，可說已達入聖境界了，就連老子李耳自己亦花了三十年才能再向前進一步。

鬼谷子此時卻如行雲流水，竟然一氣呵成，但見他乾坤二次輪迴後，於是便「乾坤運行」，山地空宇，立見「萬物變化，大地演衍，循環往返，生生不息，無窮無盡，永無止境！」至此，老子李耳修練的聖地邙山上清宮地域，萬物皆寂，天地空濛，一片肅穆。

＊　＊　＊

老子李耳不禁聳然動容道：「老子我自負見識之博，悟性之高，天下無雙，豈料此子竟有過之而無不及，李某人有此傳人，亦不枉修練此生矣！」這是老子李耳的心中話，此時他是不便說出口的。

鬼谷子此時把招式一收，正正經經的向老子李耳道：「老前輩，我領悟的功夫，便是這樣，未知練得對否？這樣的功夫便可以行走江湖了嗎？」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一萬八千年乾坤演變，盡在你一十八式中幻化，你說這是否可以憑此行走江湖？」

鬼谷子甫入江湖，便碰上吃人的老樹妖，因此在他心目中，老樹妖的功夫是頂厲害的了，因此他忙問道：「那若與老樹妖的功夫相較，老前輩，我鬼娃兒又如何了？」

老子李耳失笑道：「老樹妖若與鬼娃兒相比，你鬼娃兒是一輪明月，老樹妖不外是螢火一點而已。」

鬼谷子不由吃驚道：「那盤龍古洞幻化出來的十八式，當眞如此厲害麼？老前輩，那叫甚麼名堂？」

老子李耳此時臉色一轉凝重，肅然道：「邙山盤龍古洞，乃華夏氏族的發源地，天下生靈之祖，有緣入此洞者少之又少，入此洞中而不迷亂者，更萬中無一，倘能悟出一招半式者，已足以傲視天下，若達第四式龍化乾坤，乃百年難遇的奇才，若一十八式全部領悟，則是千年難得一遇的超凡入聖之士矣，你說厲不厲害？至於其名堂，因其招式源自乾坤幻化，我老子李耳稱爲乾坤訣，又稱尋龍訣，合稱尋龍乾坤訣。」

鬼谷子至此，才明白老子李耳栽培他的一片苦心孤詣，他待他便猶勝親父，因爲親父遺給他的只是令他受苦受難的田產，但老子李耳傳給他的，卻是不會被人吃掉的絕妙功夫。

鬼谷子自離家出走年餘，碰上的盡是稀奇古怪，不可思議的事，他心中的疑惑夠多了，因此急着尋找一位可以解答一切懸疑的人，因此他想也沒想，便噗的一聲，雙膝跪在老子李耳面前，道：「弟子拜見師傅！」

老子李耳一聽，心中早已樂得如花怒放，但卻故意扳起面孔，沉聲道：「你連老子我的來歷出處尚不知道，便拜老子我爲師？」

鬼谷子道：「老前輩不是自稱老子李耳嗎？知道師傅的名姓也就夠了，又何必問來歷出處？」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好！這話就算你說得過去，但我連你的姓名也不知道，你以爲我會收你爲徒嗎？」

鬼谷子道：「我叫鬼谷子，鬼怪的鬼，山谷的谷，兒子的子，僅此而已，老前輩不是也知道了

嗎？」

老子李耳奇道：「何謂鬼谷子？你的名字爲甚麼如此稀奇古怪？」

鬼谷子笑道：「我出生之地，名叫鬼谷，這豈非鬼谷子麼？而且你老子的名號也不見得淺白易懂，既然彼此彼此，正好是有其師必有其徒，師傅又何必追問甚麼！」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大笑道：「很好，鬼谷之子，潛龍發脈之祖，有其師必有其徒，不枉老子我一番心血，好，我今日就正式收你爲徒。」

鬼谷子大喜道：「徒兒鬼谷子，拜見師傅老子！」

老子李耳大笑道：「好，老子師傅，師傅老子，偶然一句，便隱含玄機，果然是吾道中人！」他伸手扶起鬼谷子，樂得大笑。

鬼谷子又道：「師傅老子，徒兒鬼谷子的來歷出處，你老人家已知道了，但師傅老子的身世，能告知徒兒麼？」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吾之出處，普天下只有你敢詢問，好，老子便告訴你一人吧！」

鬼谷子忙道：「徒兒洗耳恭聽。」

老子李耳又微微一笑，忽然仰首低吟道：「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棲於天池……」老子忽然戛然而止。

鬼谷子稍感迷惑道：「師傅老子這話是甚意思？莫非乃自喻？」

老子微微一笑道：「小鬼頭悟性之高，天下無雙，連老子師傅我亦自歎弗如，你既已有所領悟，往下的秘密，只須稍加體會，便不難豁然而悟矣。」

鬼谷子稍一思索，便朗聲道：「北冥之魚，化而爲鯤鵬，頂天垂地，與天地同儔，鯤鵬再歷數千年，化而爲人身，這人必定是師傅你，是麼？」

老子李耳大笑道：「不知亦知，知亦不知，既然如此，又何必太痴？」

鬼谷子恍然道：「是，師傅，徒兒明白其中奧秘矣！」

老子微笑道：「你明白什麼？」

鬼谷子道：「師傅如乘天地之正，御元氣之精，逍遙以遊無窮，是故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一切盡化於乾坤天地。」

老子一聽，不由亦頷首而笑，心中欣然道：此子的修爲，已達超凡入聖境地，只須再稍加點撥，必可把尋龍大道發揚極致。

老子這般思忖，便不再猶豫，向鬼谷子道：「徒兒，且隨師傅再去一處地方。」

老子把鬼谷子引入一座依山而築的廟宮，但見宮內處處祥雲繚繞，一片迷幻玄秘。老子告訴鬼谷子，這是他的修練之所，名叫邙山上清宮，存世已三千年矣。

鬼谷子在上清宮逗留了三年時光，在這三年中，老子只吩咐鬼谷子每日演練「尋龍乾坤訣」十八式，其他則絕口不提，不教亦不問。

第一年演練「尋龍乾坤訣」第一至六式，第二年演練「尋龍乾坤訣」第七至十二式，第三年演練「尋龍乾坤訣」第十三至十八式。

「尋龍乾坤訣」名堂稀奇古怪，第一年演練的是「混沌乾坤」、「盤龍乾坤」、「龍破乾坤」、「龍化乾坤」、「乾坤輪迴」、「乾變爲巽」。

第二年演練的是「二變爲艮」、「三變爲坤」、「坤變爲震」、「二變爲兌」、「三變爲乾」、「乾坤運行」。

第三年演練的是「萬物變化」、「大地演衍」、「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無窮無盡」、「永無止境」。

第一年過去，老子僅對鬼谷子說了一句話，道：「你憑此六式，已足傲視天下，獨步武林。」

第二年，老子道：「你已得乾坤訣十二式精要，當世已無敵手矣。」

第三年的最後一日，鬼谷子進去向老子拜年，循例求老子指點。

老子微笑道：「乾坤十八式你已功德完備，當世中無人達此境界，已堪稱超凡入聖，你還打算再學什麼？」

鬼谷子道：「十八式全名叫尋龍乾坤訣，乾坤訣不難領悟，但『尋龍』兩字是甚意思？」

老子一聽，不禁欣然一笑，暗道：此子乾坤訣已大成，果然是百尺竿頭的時候了，老子這般思忖，便微露端倪道：「混沌乾坤，盤龍乾坤，龍破乾坤，一轉而入龍化乾坤，當其時也，乾坤萬物，皆爲盤龍所化，天地之間，盤龍隱伏，亦即潛龍，乾坤既皆爲盤龍所化，世上一切，無論一國一君，一城一土，天下衆生，莫不受潛龍主宰，包括其吉兇禍福，前途榮辱，所謂尋龍，便即尋出隱伏於天地乾坤之潛龍。」

鬼谷子道：「尋出天地潛龍，有甚好處？」

老子微笑道：「乾坤天地既爲盤龍所化，則乾坤萬物，莫不受盤龍所化潛龍龍氣龍脈主宰。」

鬼谷子聳然動容道：「然則天地氣運之玄機，一國國運之興衰，一人一物之榮辱禍福，皆由盤龍所化潛龍之龍氣龍脈決定嗎？」

老子點點頭道：「不錯，的確

如此！」

鬼谷子又道：「潛龍龍脈、龍氣，既然如此珍貴，卻如何去尋覓？」

老子道：「所謂潛龍龍脈龍氣，亦即盤龍幻化乾坤之神髓也，蓋龍神乃變化之物，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爾潛藏深淵，忽爾飛騰九霄，忽爾見首不見尾，忽爾與雲而佈雨，俱在風水隱微之間，因此尋龍之術，亦即風水學說其中之一，世間善識風水者，便不難尋發潛龍之脈也。」

鬼谷子追問道：「如何方可識風水之學？」

老子微微一笑道：「盤龍化乾坤，才有伏羲生八卦，文王演周易；八卦者，即乾、坤、震、兌、艮、巽、坎、離；周易者，即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通萬物，探索天宇，人生奧秘之典；精通八卦、周易者，風水學說自然精湛了然也。而乾坤訣乃包容天地乾坤萬物之精綱訣要，連八卦、周易亦包容其中，更何況風水尋龍之學哉？」

鬼谷子恍然悟道：「不錯，師傅，乾坤訣中，不是有乾變爲巽、二變爲艮，三變爲坤，坤變爲震，二變爲兌，三變爲乾等六式麼？伏義所演的八卦，不是已包容其中了麼？」

老子微笑道：「周易中之精義，有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羣龍無首，龍戰於野等六句，皆闡述盤龍之奧秘。」

鬼谷子一聽，大悟道：「然則尋龍乾坤訣，不但包容了八卦，更包容了周易，掌握了乾坤訣十八式，便即精通八卦、周易，那風水尋龍之學，自然便不難領悟矣！」

老子不禁欣然一笑道：「好，你果然不愧爲潛龍發脈之祖，悟性奇高，已領悟尋龍乾坤訣之精義矣！」

鬼谷子微吃一驚道：「何謂潛龍發脈之祖？徒兒如何算是潛龍發脈之祖？」

老子一聽，心道天機演行，已到決定關鍵矣，老子的神色忽爾一沉，肅然道：「目下天機已有警兆，天下行將劇變，如何化戾爲祥，化兇爲吉，化禍爲福，上應天機，下順民意，就看你如何憑尋龍乾坤訣去施爲矣，乾坤潛龍，皆隱而未發，全賴你去尋覓發揚光大，這等驚天動地始舉，難道還不是潛龍發脈之祖麼？而且，目下你也到下山之期矣！」

鬼谷子一聽，見老子有着他下山之意，他已習慣了邙山上清靜無爲的「老子生活」，心中不捨，便忙道：「外面盡是人吃人的世道，徒兒不想去涉足，寧願永遠留在山上，侍奉師傅老子你。」

老子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鬼谷兒何太痴也？師傅老子所以帶你上邙山上清宮，全因你天生乃大地潛龍發脈之祖，你若留在山上，如何可成事？豈非辜負了師傅老子的一片苦心麼？」

鬼谷子道：「徒兒只想永遠侍奉師傅！」

老子肅然道：「師傅老子的根基全在『無爲』兩字上，何須人侍奉，鬼谷兒但聽師傅老子的話，立刻下山，去設法做你的潛龍發脈之祖，便是對師傅老子的最好報答矣。」

鬼谷子一聽，知老子之意已決，決無更改可能了，無奈歎了口氣道：「徒兒今日拜別師傅老子，未知何日再可相見？」

老子微一沉吟道：「你的前途千難萬險，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你但記住：無藏也故有餘，無爲也而笑巧，堅則毀、銳則挫，常寬容於物，可達至極，一切全在無爲兩字，知道嗎？」

鬼谷子無奈點點頭道：「徒兒緊記師傅教誨！」

老子見鬼谷子尚有依戀之心，他雖然以「無爲」作根基，修練已久，此時心中也不由一動，便微微一笑道：「你不必依戀，你歷盡艱辛，大成之日，便是與師傅老子相會之日矣，師傅也沒甚麼贈你，你空空而來，便空空而去吧！」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是，師傅，但徒兒到底往哪兒去？」

老子大笑道：「天地之大，海闊天空，憑你此時的本事，有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呵呵！徒兒何太痴也！」

老子話音未落，身子一晃，已失了所在。鬼谷子無奈，只好跪下，向老子的座椅叩了三個頭，這才一躍而起，走出上清宮，心中迷迷茫茫的下山而去。

鬼谷子走下邙山一半，在崎嶇險陡山路中，起初尚一步一步的走，走了一半時，心中忽然想道：此時天色已晚，若不能及早下山，尋着吃宿之處，留在荒山野嶺中，豈非白白被老樹妖那等怪物吃了？

他這般思想，心中不由一急，他心中一急，意隨心動，心動則眞氣勃發，身形竟升離路面，猶如大鵬展翅般的向陡峭的巖壁躍下。

剩下的一半山路，竟不消片刻，便已飛掠而過，穩穩的落到山脚，鬼谷子此時才知道，他身負的「尋龍乾坤訣」奇學，當眞驚天動地，普天下無可比擬。

鬼谷子心中不由稍定，暗道：憑此功夫，遇上老樹妖等吃人怪物，雖未必可以鬥得贏他，但不敵而逃，想必是綽綽有餘了。鬼谷子心性玄幻，他想到此點，不由便樂得

大笑起來。

拯救名匠　面見吳王

立刻，鬼谷子又發覺自己樂極生悲了，因爲他忽然發覺，笑也是需要力氣的，他這麼笑了一會，肚子便咕咕的响得越發厲害，饑餓的滋味，竟與被人吃掉的滋味一般難受。

鬼谷子這才明白，「不吃人間煙火」果然是仙家之道首要一環，衝不破這個關口，任你神通蓋世，亦不過是吃飯的神仙而已。

鬼谷子在邙山上清宮，隨老子學藝的三年，每日僅吃一碗飯，但外加一個古怪的果子，這果子形狀很小，但吃進肚子卻會脹大，吃一個便終日不覺饑餓。

但此時那來這古怪的果子，要塡飽肚子便非要到有人聚居之地，要吃飯就必須銀両，但鬼谷子上邙山是空空如也，下邙山也是空空如也，他身上除了一襲並不值錢的衣服，便連銀両的氣味也沒有。

沒有銀両便沒有飯吃，沒有飯吃便必定活不下去，什麼完成師傅老子的心願，什麼仗藝行俠江湖，什麼妙演天機人道，什麼尋覓潛龍進而一舉而成潛龍發脈祖師，那是想也休想了！鬼谷子忽然明白了這個人生最起碼的道理。

此時天色已接近昏黑，四野一片迷濛空寂。鬼谷子終於明白，無論如何，先要塡飽肚子，然後設法弄點銀両，以便可以生活下去，否則的話，一切均成了鏡花水月。

鬼谷子心動意萌，意萌則力生，他此時眞氣激蕩，便身如箭矢的向遠處露出燈光的地方疾射而去。

鬼谷子風馳電掣，片刻已掠近有燈光的地方，原來那並非燈光，而是火光，而且是熊熊的火光，在一座高達三百丈的山峯之巔冒了出來，在夜色中，燒紅了小半邊天，份外奪目。

鬼谷子一見，心中大奇，暗道：山峯之巔，人跡罕至，爲何會有人燃起熊熊烈火？他心性好奇，這一發現，便連肚腹饑餓也忘記了。

他心念甫動，身形便不可抑止的向那山峯之巔射去。鬼谷子此時尚年僅十七歲，尚屬大孩子，平常的少年人上此三百丈山峯，少說也須半天，但鬼谷子的乾坤訣第三式「龍破乾坤」尚未走完，他的身子已抵山巔上了。

雖然是夜色朦朧，但在此時的鬼谷子眼中，一切卻盡現，明如白晝，因爲此時他的內力，已足與百年高手相較了，鬼谷子放眼望去，但見遍山茂林修竹，清泉飛瀑，雖正處夏日，卻涼爽如秋，令人心神大振。

鬼谷子忽然想起一首他念過的咏景詩，詩道：參差樓閣起高崗，半爲煙遮半樹藏，百道泉源飛瀑布，四圍山色蘸幽篁，暗道：莫非便是咏此山麼？若如是，則此山應屬吳國的德清郡地域了，鬼谷子自幼精讀天文地理，隨老子修練乾坤訣後，心思大進，靈根勃發，一理通百理明，於天下大勢形勝瞭如指掌，不料行走江湖，這等天文地理學識也派上用場。

鬼谷子略一停留間，正欲向火光處走去，忽然有男女的說話聲，從火光熊熊處傳了過來。

只聽女子的聲音道：「干郎！這爐火已燒了整整三月，爲甚麼鐵始終未熔化？吳王限期將屆，劍鑄不成，干氏滿門還有命麼？」

隔了一會，又聽男子的聲音道：「我想起來了，記得我的恩師曾經說過，若逢金鐵不銷熔，以人入爐即可……」說罷，男子似有所動作。

那女子立刻驚叫道：「相公，你做什麼？你這跳進爐裏，還有命嗎？」

那男子苦笑道：「金鐵不銷，以人入爐即可，我若入爐，劍或可鑄成，我雖死了，但尚可保存你母子二人生命，我不入爐，劍鑄不成，吳王限期已到，干氏一門，便無人倖存了！娘子，我不入爐，誰入爐？」

那女子哭道：「若眞要以人入爐，劍方可鑄成，那就由妾身入吧！相公萬萬要保住生命啊！」

那男子決然道：「萬萬不可！」

那女子道：「爲甚不可？」

那男子道：「娘子已身懷干氏血脈，娘子身亡，便即我干氏斷絕香燈矣，因此萬萬不可……娘子不必攔我，我入爐之後，娘子切莫悲傷猶豫，立刻催猛火力，劍或許一舉可鑄成，你母子生命便可保存矣。」

那女子一聽，不由沒了主意，但生離死別，不禁放聲大哭，那男子猛一咬牙，縱身便向熊熊的熔爐跳去。

鬼谷子此時與那熔爐相隔近五十丈，而且那男子說跳就跳，當世中簡直無人可以救他的生命了。

鬼谷子心中不由大駭，暗道：人乃肉身，跳進這熊熊的熔爐，還有命麼？只怕連骨頭也燒溶了！他心中有阻止之意，心念甫發，那乾坤訣第四式「龍化乾坤」立刻發動，只見他身如九天而降的飛龍，隔了約五十丈，一劃而至，剛好在烘爐旁邊把那男子擋住，隨手一揮，那男子便身不由己，飛退三丈，餘勢不止，又蹬蹬的連退半丈，恰恰直到那女子身邊，才勉强穩住了脚步。

鬼谷子又一劃而至，站在那男女面前，呵呵一笑道：「這位大哥，好好的，爲甚偏向熊熊的火爐跳？不怕連骨頭也烤焦了？」

那男子瞪了鬼谷子一眼，他被鬼谷子這絕頂神功弄呆了，但卻沒有絲毫的感激，反而連連頓腳道：「你知道嗎？你救了我一命，卻把她母子二人的生命斷送了！」

鬼谷子不由一怔道：「這位大嫂好端端的，她爲甚麼會送命？」

那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少俠可知，這是吳國的地方？」

鬼谷子點點頭道：「知道，這的確是吳國的地方，但這又如何？天地生物，萬物皆有生息繁衍之權，誰敢平白斷送人的生命？」

那男子道：「少俠聽過天下莫非皇土這話麼？王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臣要民亡，民不得不亡，這是現下時勢的規條，況且要我干氏一脈斷絕的人，是當今吳王闔閭，試問普天下誰可倖免？」

鬼谷子道：「那吳王闔閭爲甚要你干氏一門的生命？」

那男子歎了口氣道：「少俠聽說過當世有神劍始祖這事麼？」

鬼谷子點點頭道：「原來不知，但後來曾聽師傅老子他提及，說吳國境內，有鑄劍之祖，其人一出，天下劍器盡皆黯然無光，莫非大哥你與這鑄劍之祖有甚麼淵源？」

此時那女子插口道：「少俠啊！妾看你滿臉正氣，不似弄奸之人，也不怕實話告知，相公他姓干名將，便是鑄劍始祖的嫡傳弟子……因此才惹上這殺身之禍！」

這時，那男子長歎口氣，道：「實不相瞞，我果然便是那神劍始祖的嫡傳弟子，姓干名將，她是我娘子，姓莫名邪，夫妻倆靠鑄劍爲生，雖然貧苦渡日，但因鑄出的劍器不同凡响，天下知名，心也滿足。不幸我夫妻兩人，所鑄的劍器傳入吳王宮中，吳王闔閭親自驗看，果然鋒利無比，便下令把我夫妻兩人帶進王宮。哎，禍事也就由此而起了。」

鬼谷子奇道：「那吳王闔閭看來是重武之人，知道大哥有此鑄劍神術，只有重重打賞，爲吳國臣民效力，爲甚麼會有大禍？」

那男子——干將苦笑道：「吳王闔閭不錯是重武之人，但性極專橫，不容於天下萬物，他一見我夫妻倆鑄的劍，便有心永遠據爲一己私有，他下令說，你夫妻的鑄劍手藝果然精湛，但你兩人皆爲吳國子民，只能爲吳國鑄劍，因此寡人令你夫妻二人，半年之內，必須鑄出一對削鐵如泥，吹風斷髮，且能飛起殺人的寶劍，若鑄不成，寡人便要拿你干氏滿門的人頭啦！如今已將屆半年矣，若交不出這對寶劍，干某滿門還有命嗎？少俠你說，干某是否亦該跳進烘爐，以一身換取滿門幾口的生命！」

干將的娘子——莫邪亦流淚道：「相公知道妾已有身孕，他以身殉劍的心就更堅決了！哎，相公一生以鑄劍爲榮，不料他到底要死在這鑄劍兩字上面……」莫邪說着，悲傷之極，已泣不成聲。

鬼谷子平生最怕聽聞女人的哭聲，因爲他自幼便被舅母的哭聲嚇怕了，舅母每次拿鞭子抽他，總是哭着大叫道：「打！打！爲了你舅舅的前程着想，舅母不得不狠心打你啊！」鬼谷子一聽舅母的哭叫，便連反抗的念頭也打消了，最後實在忍受不住了，便偷偷逃走。

這時他一聽莫邪的哭聲，登時心神大亂，連忙搖頭擺手道：「莫哭！莫哭！大嫂莫哭！一哭便連鬼娃兒也變膿包了！」

干將一聽他自稱「鬼娃兒」，想起他剛才救人露的一手絕頂神功，不由奇道：「少俠原來姓鬼，這名字古怪得很啊，未知少俠的師傅是誰？」

鬼谷子被莫邪的哭聲弄得心神大亂，不由衝口而出道：「師傅他嗎？便是老子他。」

干將更奇道：「原來少俠的師傅是你的親爹，家傳絕學，這便難怪如此精湛了！」

鬼谷子又好笑又好氣道：「干大哥爲甚說我師傅便是我親爹？」

干將道：「世人皆稱親爹作老子，你既說師傅是老子，不是親爹是什麼？」

鬼谷子不由失笑道：「這老子非那老子也，那老子一介文士，早已撒手塵世，這老子卻長命百歲，與天同壽，你說我師傅是那老子還是這老子？」

干將呆了，喃喃道：「少俠這老子那老子的，到底誰是你的師傅老子？」

莫邪此時卻忽然不哭了，她心思大概比干將聰慧，因此立刻便醒悟，因而一線希望油然而生，也就收淚不哭了，她眼神一亮，盯着鬼谷子道：「少俠的師傅，莫非便是世稱得道老祖的老子李耳嗎？」

鬼谷子笑道：「我也不知師傅是否那個得道老祖，但師傅的本事厲害得很，他叫老子李耳，卻是眞的。」

干將、莫邪夫妻兩人一聽，均不由聳然動容道：「老子乃天地老祖，亦即乾坤老祖，少俠竟然是老子的嫡傳弟子，少俠現身世上，這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啊！」

鬼谷子笑道：「什麼驚天動地大事？我叫鬼谷子，師傅老子他稱我作鬼娃兒而已，有甚麼了不起之處？」

莫邪見鬼谷子是老子的傳人，心中頓萌一線生機，因此連悲傷也暫時忘記了，她連忙向鬼谷子道：「聽說老子的乾坤奇學驚天動地，上曉天機，下悉地理，中察人寰，學凡世間吉兇禍福，皆可彈指立判。鬼少俠既然是老子的嫡傳弟子，想必定精這門學問，請少俠大仁大義，替妾夫妻二人卜運，指點趨吉避禍的妙法，妾夫妻二人沒齒難忘。」

莫邪說着，悲從中來，不禁又盈盈欲哭。

鬼谷子一見，心中不由大驚，生怕莫邪又再哭將起來，他的目力奇佳，又在熊熊的爐火映照下，莫邪的神色自然瞞不過他的眼睛，鬼谷子心一慌，也就不管三七廿一，先答應了再作計較，他忙道：「干大嫂切莫哭將起來，我鬼谷子替你卜算吧了。」

這話說出口，鬼谷子見干將、莫邪夫妻倆滿臉希冀，等待他的「妙法」指點迷津，這才着慌起來，暗道師傅老子他從未向我講授這等替人卜算之術，他只道天地萬物奧秘，一切皆隱於乾坤訣中，不妙，不妙，這臨陣才思用兵，替人卜算，這如何去從乾坤訣中尋獲秘訣？

鬼谷子心中一急，心動意萌，他眼前忽地便閃過乾坤訣中第十二式「乾坤運行」的深奧妙法，於是「乾變為巽」、「二變為艮」、「三變為坤」、「坤變為震」……乾坤幻化，萬物升騰，一一在鬼谷子眼前浮現出來，他微一沉吟，眼神便驀地亮了，乾坤萬物尚且可知奧秘，更何況一人一物的運命吉兇？

鬼谷子心動意生，意生念萌，他目中忽然射出精光灼灼，投在干將和莫邪臉上，好一會沉吟不語，末了卻又微微一笑，輕聲道：「果然是乾坤奇學，師傅老子他到底沒有騙我。」

莫邪一聽大喜道：「少俠已瞧出端倪了嗎？」

鬼谷子點點頭道：「果然已瞧出端倪！」

莫邪忙道：「那請少俠快說啊！」

鬼谷子向莫邪微微一笑道：「干大嫂頭圓額平骨細，唇紅齒白髮烏，行而正，坐而靜，神清氣和，乃長壽享子承歡膝下之相，又何必多問什麼？」

莫邪一聽，卻不喜悅，立刻追問道：「然則相公他又如何？尚請少俠不吝賜告！」

鬼谷子一聽，卻目注干將，良久沉吟不語，似甚感為難，欲說欲不說。

干將見狀，不由呵呵一笑道：「干某死都不懼了，還怕什麼？就算有甚三災之禍，少俠但請直說無妨。」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干大哥印堂黑灰，又山林低陷，只恐大大不妙。」

莫邪大驚道：「有甚不妙？」

鬼谷子道：「非死即傷，只怕難逃七七四十九日！」

莫邪咬唇道：「為甚麼？」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印堂即人之命宮，命宮黑灰，乃主非死即傷，又山林乃人之福德宮，受祖宗風水及福蔭主宰，若山林高聳，則雖有三災之禍，亦可逢兇化吉，因風水龍脈之力無窮也，但若山林低陷，乃主祖宗風水破敗，稍有小災小困，亦足致殺身大禍！」

莫邪一聽，不由泣道：「怪道相公目下災禍不斷，原來天數運命註定，他若有三長兩短，教莫邪和未出世的孩兒如何過日子？少俠大仁大義，既已瞧破天機，難道便不能慨伸援手，解救一二嗎？」

鬼谷子直皺眉頭，似大感為難。干將淡然一笑道：「娘子不須悲傷，生死有命，只要能保住你母子生命，干某雖一死又有何憾哉！」

莫邪抽泣不止，向鬼谷子苦苦哀求，直把鬼谷子弄得心煩意亂，心中不由道：「干大哥夫妻恩愛，孩子又將出世，可憐卻難睹親父的慈愛，那吳王闔閭，怎地如此蠻橫，鑄劍不成，便要滅人一族？這等兇人，顯然又比那吃人的老樹妖可怕多了。」

莫邪仍在哭泣不止，干將反而安慰着她，鬼谷子見狀，心中又老大不忍，不由發狠道：「雖然師傅老子曾道乾坤運行，不可逆轉，人之運命，更不可更改，但眼見我鬼谷子甫出道便碰上這等不平事，遇上這對可憐夫妻，說不得也要與這乾坤運命鬥上一鬥，看能否把其中的玄關衝破。」

鬼谷子心中發狠，意念頓生，心中不由接連掠過「龍破乾坤」、「龍化乾坤」諸式，他眼神不由一亮，暗道：盤龍既然可以破解乾坤，那大地潛龍為甚麼不可以逆轉厄運？且看潛龍地脈，是否可以改變干氏一脈的悲慘命運。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不待莫邪再苦苦相求，決然道：「干大嫂莫悲傷，我鬼谷子身世淒涼，曾發誓救助天下所有淒涼人，今日適逢其會，身負乾坤大法，便試試與那暴君吳王闔閭鬥上一鬥吧了！也且看能否替干大哥化解厄運！」

莫邪一聽，連忙向鬼谷子道謝，干將卻歎了口氣，苦笑道：「吳王闔閭手掌千軍萬馬，精英武士滙集如雲，少俠你雖神功蓋世，亦決難與一國之君抗衡吧……再說干某的大禍已臨，爐中靈劍若鑄造不成，三日後便屆三月限期，吳王令旨飛下，干某一門，便十個人頭也掉下了，更別說什麼去化解厄運。哎！」

莫邪不肯放過一線希望，向干將嗔道：「鬼少俠既然是老子的嫡傳弟子，何等樣人！總會有妙法施救，相公又何必先自氣餒，挫折自家信心鬥志！」

干將苦笑道：「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但事到如今，委實已生無可生，我才萌以身殉劍之念，不然，如何保住妳母子二人生命？」

鬼谷子心中暗道：「莫邪雖是女子，有女子喜流淚的弱點，但與她的夫郎干將比較起來，她的性子其實堅強多了，人一死不難，最難的是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就憑此點，莫邪比干將便稍勝一籌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助干將夫婦解脫厄運的心念便更堅決，暗道：目下最重要的是先行爭取施救的時間，這就必須助他練成寶劍，向吳王闔閭交差，然後才可從容行事，鬼谷子轉念及此，眼神驀地一亮，他忽然問干將道：「干大哥，你剛才說，若金鐵不銷熔，以人委之即可，這話是誰說的？」

干將苦笑道：「這是恩師臨終前口授，也是他總結畢生鑄劍經驗之談，必然有其眞知卓見。」

鬼谷子眼前忽地閃現乾坤訣中「龍化乾坤」一式，心中便登時雪亮，他微微一笑道：「干大哥的師傅，想必是鑄劍奇人，他所說的金鐵不銷熔，以人委之這話，自然有其道理，不過，人的包含物很多，四肢軀體固然是其中之一，但毛髮、指甲一類微小物體，豈非亦人體一部份？干大哥為何不從這點去思索？」

干將一聽，怔怔的沉吟不語，他以身殉劍的絕望之法，似乎尚未轉過彎來。

莫邪卻眼珠一轉，當即毫不猶豫，立刻拔出利剪，剪下自己的頭髮和指甲，投入爐中。

但聽轟的一聲響，烘爐中的金鐵立刻便銷熔，不久金鐵便沸騰了。

干將一見，精神登時一振，向鬼谷子深深一揖道：「多謝少俠指點，若因此練成寶劍，便猶如救了干氏一門生命矣！」

鬼谷子微笑道：「謝我什麼？全虧干大嫂聰慧而已！」

不知不覺，鬼谷子在干將夫婦煉劍的烘爐旁邊，已逗留了整整半個晚上，他暗鬆口氣，這才想起自己是尋吃來的，這一下醒悟，肚子便咕咕的響得更厲害了。他到底還是大孩子，當專注的心神一鬆，臉上便露出令人可笑又可憐的饞相來了。

干將此時見金鐵銷熔，寶劍或可煉成，生機已露，登時精神大振，跑過去拚力猛拉風箱，加大火力，以求一舉鑄成寶劍。

莫邪心細如髮，人又聰慧，一見鬼谷子的模樣，便立刻明白鬼谷子的心意，暗道：他必定是過不了「君子不乞人之食」這一關口了，她也不去點破，只若無其事的忽然道：「相公，妾今早留下的兩塊燒餅，若你不吃，又無人吃，便白白浪費了，這卻如何是好？」

干將這時正拚力猛拉風箱，莫邪的說話聲不大，似乎並非向他說的，他又如何聽得到？莫邪也不理干將是否聽見，又接連說了兩次，末了更氣道：「哎，白白浪費了眞可惜，須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莫邪說的話，鬼谷子自然聽得一清二楚，他見干將不答話，心中不由暗道：假如我有一位干大嫂這樣的娘親，不，或者是姐姐，又或者是如干大哥、干大嫂這般的神仙俠侶，饑餓時有人招呼，那該多美妙？這干大哥身在福中不知福，怎的不答話？

鬼谷子這般思忖，肚子響得更厲害了，終於忍不住悄聲道：「干大嫂，你莫歎惜，假如眞的沒人吃，我鬼谷子便替你吃了吧！」

干大嫂輕輕一笑，道：「既然鬼少俠肯幫這個忙，那便多謝你了！」她說着，也不待鬼谷子再有所表示，立刻轉身走入烘爐側的一間用竹搭成的屋子，很快又走了出來，她手上拿着兩塊燒餅。

燒餅熱騰騰香噴噴的，顯然是新鮮的，說不定還是干將夫妻兩人的晚餐。莫邪把燒餅遞給鬼谷子，還端上一大碗白粥。

鬼谷子此時餓極了，也不去思索這白粥燒餅到底是否人家吃剩的，他接了過來，呵呵的一笑：「干大嫂，幫這個忙，我鬼谷子很願意！」說着也就大嚼起來，既然是幫忙吃，鬼谷子有這個借口，吃得也就份外香甜。

莫邪見了，微歎口氣，走進竹屋，又拿來兩塊燒餅，故作輕鬆道：「鬼少俠既然這般願意幫忙，便把這個忙幫到底吧！」

鬼谷子正吃得高興，很快便把兩塊燒餅啃光了，正嫌稍少了一點，一見又有「忙」可幫，連忙笑道：「是，願意，願意極了！這個忙好幫極了！」

鬼谷子很快又把兩塊燒餅吃得一乾二淨，那碗白粥也呼嚕嚕的喝進肚子裡，他把油嘴一抹，拍了拍肚子，笑道：「舒服！舒服！我鬼谷子三年來，未嚐過這種暖洋洋的滋味了……咦？對了，這燒餅的味

道這般美妙，爲甚麼干大哥他不肯吃？而且白粥的味道也好極了，干大哥當眞身在福中不知福！」

莫邪這時才微歎口氣，悄聲道：「你干大哥並非身在福中不知福，也並非不肯吃，而是不忍吃，也不能吃！哎，不說這些啦！」莫邪似有滿腔愁苦，但一想說出來徒惹鬼谷子難過，便住口不說了。

鬼谷子心中本就靈慧已極，他剛才不過是餓昏了頭，才一時忽略了其中的奧秘，此時他一聽莫邪的話，再一看她的神色，便忽然豁然而悟，他不禁失聲道：「原來我吃的並非吃剩的，而是干大嫂你一家子的晚餐！你爲了令我吃得心安，才故意這般說的，我吃了你們的晚餐，你們今晚吃什麼？」

莫邪不料鬼谷子靈慧如此，立刻就被他瞧破了自己的窘況，心道：這大娃兒神眼驚人，如何瞞得過他，無奈苦澀的一笑道：「少俠不必難過，我夫妻倆是成年人，便少吃一頓，挺一挺便挨過去了。」

鬼谷子急道：「這不行啊，干大嫂快去另做，這看爐火的功夫，我代替妳便了。」

莫邪不由微歎了口氣，道：「實不相瞞少俠，我夫妻倆的口糧，便只剩這四塊燒餅和一碗白粥了，要待三日後交出寶劍，期望吳王闔閭有些打賞，才有活命口糧了……」莫邪說着，悲從中來，不由唏噓不已。

鬼谷子登時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喃喃道：「不妙！不妙，大大不妙！我一下子便把你們大小三人三日的口糧吃了，這卻如何是好，這三日的時光你們怎麼挨過去？但你們既然以鑄劍爲生，爲甚麼不把其他鑄出的劍器賣了，好換回活命的口糧？」

莫邪苦笑道：「吳王闔閭有令旨下，但凡是我夫婦鑄出的刀劍，民間一律不准買賣，只能賣給他闔閭一個人，違令者殺毋赦！這令旨一下，吳國境內，還有誰敢買干氏的劍器？而且吳王事先也只准我夫婦倆帶備三個月的口糧，吳國境內，皆貼了告示，不准賣糧食給我們夫婦。」

鬼谷子吃驚道：「那吳王爲甚麼只准你們帶三個月口糧？」

莫邪苦笑道：「吳王說，三月乃鑄劍限期，三月內若鑄成劍，他自然有賞，三月內若鑄造不成，那就算有萬斤糧食，我夫妻倆也沒法吃了！」

鬼谷子道：「爲甚麼沒法吃？」

莫邪咬牙道：「三月限期一到，劍鑄不成，我夫妻倆的人頭便須落地，人的腦袋掉下了，還用去吃口糧嗎？」

鬼谷子一聽，不由怒道：「不料世間竟有如此兇殘的君王……倒是我鬼谷子把你夫婦倆害苦了，我眞該死，怎能一口吃掉了人家活命的口糧！」

莫邪反而安慰鬼谷子道：「少俠不必內疚，也千萬莫生怒亂嚷，這山上隱有吳王派來監視我夫妻的密探，若傳到吳王耳中，你還有命嗎？只須在這三日內鑄出劍來，我夫妻便有希望了。」

鬼谷子一聽，登時作聲不得，他並非怕了吳王那些密探，他自信打不過逃走必定可以，但如此一來，便害了干大哥夫妻倆了。

鬼谷子心念電轉，暗道：爲今之計，只有助干大哥夫妻盡快鑄出寶劍，他夫妻才有生路了。

鬼谷子心中這般轉念，意生則眞氣激蕩，乾坤訣中的「大地演衍」一式，自然而然浮於腦中，他眼珠一亮，暗道：大地潛龍，可令一國之運演變，難道便不能造就區區一柄劍器嗎！

鬼谷子目中忽爾精光四射，因爲他忽然想起師傅老子當日曾以「請龍大法」，助他以龍氣打通全身經脈，內力足抵百年苦練，同時又以潛龍鎭壓老樹妖的邪戾兇氣，一箭雙雕，驚天動地。

鬼谷子心想：師傅既能以請龍大法，助我鬼谷子成功，鬼谷子今日爲甚不能以此大法，助干大哥夫婦鑄出寶劍，以解厄運？這便算是鬼谷子報答人家一飯之恩的酬勞吧！

鬼谷子當下心意已決，他忽然飛身而起，一掠而上旁邊三十丈巨石之巔，順烘爐所在的方位，向四面八方審視一番，心中不由驀地一沉。

但見此峯氣勢雄厚，來龍踴躍奔騰，前面依山朝水，秀麗之極，但秀麗則秀麗矣，卻是花假之地，大地潛龍，自北而來，閃避此峯而去，此峯恰處眞龍之旁，絕非旺地，用之必家破人亡！

鬼谷子又向烘爐四周審視，只見爐口座東向西，心中又猛吃一驚，暗道：按「尋龍乾坤訣」中伏羲八卦方位，東屬震、西屬兌，座東向西，即座震向兌，又「坤變爲震」、「坤」即地也，地若震則根基動搖，煉劍烘爐，恰處大兇絕命之位。

鬼谷子不由搖頭歎息道：「大格花假，小格敗絕，干大哥選此山煉劍，爐位不辨吉兇，於此煉劍，豈得不兇煞敗絕，就算僥倖成事，煉成寶劍，其煞氣亦必危及主人，干氏一門，行將滅絕矣……這卻如何是好？」

鬼谷子轉念又暗想師：傅老子曾屢戒勿逆天機，如此大兇大險之地，干氏一門，分明氣數已盡，若橫加逆轉，豈非觸犯天條，禍及我

鬼谷子一生麼？但若撒手不理，則鑄劍世家，干氏一門，勢將滅絕！這卻又如何是好？

鬼谷子霎間心念電轉，不由一陣猶豫，凝立巨石之上，片刻僵住不動。

下面的莫邪見狀，輕聲叫道：「鬼少俠！可瞧出什麼妙法施救麼？」

鬼谷子一聽，驀地想起莫邪已懷身孕，若有甚不測，肚腹內小生命，亦必慘遭禍害，鬼谷子念及此處，不由咬牙暗道：鬼谷子啊鬼谷子！你曾發誓救助天下可憐人，這未及見天日的小生命，是最可憐的了，你難道因一已私利，便坐視不救？這還算什麼走江湖行俠仗義？算什麼乾坤潛龍發脈之祖？呸！這簡直比天下最膽小自私的人也不如。

鬼谷子拚命尋找理由借口，爲自己冒犯天條辯解，又狠狠咒罵了自己的人性劣根一會，便一躍而下，掠到莫邪面前，毅然決然的道：「干大嫂放心，情勢雖然兇險，但有鬼谷子在此，決不會坐視干氏一門任由運命擺佈！」

莫邪一聽，心中又驚又喜，暗道：他此時神情肅穆，意態決然，哪像一位大娃兒！倒似一位行俠江湖的大俠士，果然不愧是得道乾坤老祖的傳人，我夫婦倆有幸遇上他，當眞是如逢救星了，但他言中隱隱露出憂慮，莫非天數註定，干氏一門難逃此劫數嗎？

莫邪心中驚喜參半，忙道：「多謝鬼少俠慨伸援手相救，但不知少俠有何妙法，助干氏一門脫此厄運？」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忽然道：「請問干大哥生辰八字若干？」

莫邪對夫郎的生辰八字，自然一清二楚，當下不假思索便道：「相公乃景王六年三月初七亥時出世。」

鬼谷子沉吟道：「景王六年即庚寅年屬虎，虎不容於龍，時正丙辰年屬龍，龍虎相尅，今年對干大哥來說乃大兇之年。」

莫邪驚道：「然則有甚麼法子解救？」

鬼谷子不答，卻又道：「那干大嫂生辰八字若干？能見告嗎？」

莫邪一聽，俏臉不由一紅，她雖爲人婦，但年方虛渡二十，比鬼谷子其實大不了多少，而且俗例相戒，女子的生辰八字，絕對不宜向陌生男子隨便直道。不過莫邪到底是江湖兒女，目下情勢緊逼，也不容她忸怩作態，便坦然道：「妾身乃景王十二年五月初三寅時出世！」

鬼谷子微一沉吟，臉上忽有喜色，道：「景王十二年即丙申年屬猴，猴乃乾坤大地之祖，正好承接大地潛龍之脈氣！當眞是十兇一吉，百濁一清，干氏血脈有救矣！」

莫邪一聽，不由大感驚奇，不知鬼谷子在弄甚麼玄虛把戲。

鬼谷子也不理莫邪的反應，他仰頭向天空一看，立刻沉聲道：「子時將屆矣！此乃丙辰龍年潛龍龍氣至旺之時，成敗得失，干氏一門吉兇禍福，便全憑此一舉矣……干大嫂，你快去爐的西面一丈遠處坐下，切記坐西向東，與熔爐座向相反！」

莫邪忙道：「爲甚定要坐西向東，與熔爐方位相反？」

鬼谷子沉聲道：「東乃震位，絕命大兇，西乃兌位，生氣大旺，因此坐西向東或可逃過血災之危！」

莫邪一聽，不由大驚道：「那相公此時正好坐在爐口，拉動風箱，豈非座東向西，坐正大兇絕命之位？爲甚不能令他亦同坐西位，逃過此劫？」

鬼谷子知干將、莫邪患難夫妻恩愛，決不忍自己獨坐，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干大哥兇險敗絕之數已定，夫復何言？西位生氣至旺，但時值龍年，龍虎相尅，虎年之人，決不能坐上西位，唯猴年之人，方可坐上也，況且干氏一門，皆逢大兇劫數，但能保住干門一點血脈，已屬萬幸，稍一不測，便當滿門滅絕！干大嫂千萬莫再猶豫，速速坐上西位。」

莫邪此時對鬼谷子甚爲信服，但因此更不忍拋下干將而獨自走去「西面生氣之位」，她痴痴的望着在爐口旁的干將，不肯移動脚步，倒似是生離死別之時了。

鬼谷子一見，心頭大急，子時將屆，干氏一門血脈是否可以保存，便全在此千鈞一髮了，他心中一急，意念頓生，意生則力發，尋龍乾坤訣中「二變爲兌」一式立刻發動，他雙手向莫邪連翻兩翻，莫邪便感一股巨大氣流，把她捲送急滑，恰恰把她推送到西面兌位！

鬼谷子立刻向巨石騰身而上，他微一運氣，仰望天際，但見月已東斜，知子時已屆，便毫不猶豫，在巨石之巔，施展起尋龍乾坤訣第四式「龍化乾坤」。只見他右手向天際連翻數翻，身子突地騰空而上，在虛空中身子曲盤，形如盤龍，在熔爐四周旋繞飛騰！

鬼谷子在旋繞飛騰中，一面又輕輕頌禱道：「四方八極潛龍神氣……盤龍既化乾坤萬物，天地萬物亦皆盤龍所化，大地潛龍，無處不在，救苦救難，勢所必行……祈速現身，以解厄困，以救無辜！祈之頌之禱之，速現速現……」

鬼谷子祈頌之際，又連向山峯

四方八極旋繞拜祝，熔爐之上，夜空之下，鬼谷子猶如一尾盤龍，身化煙雲，惠澤萬物。

就在此時，四方八極忽地亦騰起八團紫氣，冉冉直向峯谷這面飄來，似乎是被鬼谷子的龍化乾坤感染，又似四方八極潛龍受感之下爭相呼應。

八團紫氣冉冉飄到峯谷這面熔爐上空，忽然呼的一下滙聚成團，再四周幻化開來，赫然是一尾紫色的雲龍，紫色雲龍盤旋一會，先是突然一沉，在莫邪所坐的西方兌位降了下去。

此時莫邪突地目見一尾眞龍，頭昂爪舞，直向她肚腹之處撲來，莫邪不由大吃一驚，暗道腹內孩兒，若被撞上，還有命嗎？她手足亂舞，拚死護住肚腹之處，但紫色雲龍接近時，莫邪手足皆凝住不能稍動，心中不由大悲道：鬼少俠有心保存干氏血脈，只怕好心人反壞了大事矣！

不料紫色雲龍撞上莫邪肚腹之處，莫邪卻絕無痛苦，反覺肚腹之處一陣暖洋洋的，如沐甘露，心中忽然再無任何恨怨哀傷，但感心境一派祥和，她登時呆呆的一動也不想動了。

紫色雲龍向莫邪的西方兌位一沉，不久又飄然而升，直抵熔爐上空，繞爐急速的旋繞起來，忽地一分為二，向熊熊的煉劍爐一沉而進，其勢快如閃電。

鬼谷子一見，當即厲聲高頌道：「龍氣入爐，造就千古名劍；消災解禍，除盡天下妖邪……」鬼谷子頌喝聲未落，半空中忽地响起兩聲驚雷，隆隆迴响，猶如虎嘯龍吟。

此時干將正拚力猛拉風箱，加大爐中火力，企求盡快煉出寶劍，好向吳王闔閭交差，他對鬼谷子和莫邪的動作，竟然毫不知情。沉雷聲剛剛响過，煉劍爐內突然射出兩道紫光，强烈無比，劃破夜空，直衝霄漢。

隨即一陣金鐵交鳴的尖嘯，煉劍爐突然沉寂，連熊熊的烈火也最後熄滅了。

干將不明究竟，眼見爐火突然熄滅，驚急交集，不由仰天長歎道：「爐火無風自熄，劍鑄不成，此天亡我干氏一門矣！」

干將絕望慘呼聲未落，耳邊突聽有尖音一縷，鑽進耳鼓道：「干大哥，先莫自悲，寶劍成矣，可喜可賀！」

干將聞聲不由一怔，他霍地跳起，四周一望，只見莫邪在熔爐對面，痴痴的呆坐着，鬼谷子卻站在他一丈遠處，正望着他微笑，原來鬼谷子見干將絕望大呼，怕他折了銳氣，心中一急，一縷心腹之音便由激蕩的眞氣送出，直射入干將的耳中，不知不覺間，鬼谷子連武林高手的「傳音入密」功夫也施展出來了。

鬼谷子見干將木然不動，便又叫道：「干大哥！不必猶豫，且打開爐門看看，便知端詳矣！」

干將尚未及有所動作，那面莫邪已急奔而至，她到底是江湖兒女，情急之下，全力施展，身手也甚敏捷。莫邪忙對干將道：「干將哥！這位少俠乃當世奇人，無所不識，無所不能，救苦救難，乃我夫婦天賜的福星，他的話必有道理，你快依言行事吧！」

干將心中雖仍半信半疑，但絕望之際，好歹也只好一試，希望有奇跡出現，他一步跨近爐邊，伸手猛地一拉爐門。

爐內竟似有物正迫不及待衝出，干將甫一用力，爐門便鏘然而開，隨即有兩道紫氣噴射而出，尖嘯破空，聲如金鐵，就連整座熔爐亦被震得搖搖欲倒。

干將再向爐底一看，不由萬分驚喜，只見一對劍器，紫光四射，赫然躺在爐中，一雄一雌，雄劍長四尺，雌劍長三尺五寸，紫光劍氣，懾人心魄！

干將猛吸口氣，探手入爐，欲抓劍器，就在此時，爐內雙劍，忽地騰空直射而起，根本不容干將沾邊。

雙劍在半空盤旋飛舞，夜色中但見紫光爍爍，耀人眼目，形如兩尾雄雌紫龍，虛空旋舞不已，又如脫繮蛟龍，幾欲騰空而去。

鬼谷子一見，心中一凜，疾速雙掌凌空拍去，一面沉聲喝道：「神劍通靈，自辨其主！豈容逸遁，速降世塵！」鬼谷子這一拍之下，乾坤眞氣，磅礴而出，早把一雙紫龍劍罩住了。

乾坤眞氣籠罩紫龍劍，猶如劍的一霎的淬水，令劍器更堅更硬，而此時紫龍劍與乾坤眞氣融滙，便一躍而成「乾坤紫龍劍」了。

「乾坤紫龍劍」在乾坤眞氣中翻旋一會，突地一沉而降，繞干將上方旋了一圈，似在辨認，驀地捨他而去，雙雙奔向莫邪。莫邪心思聰慧，不待鬼谷子發聲，便知機的伸手迎接，雙劍噗的落在莫邪雙手，雄劍落在左手，雌劍落在右手，紫氣突然斂去，乖乖的一動不動，就如終於辨認了主人似的。

鬼谷子一見，暗地鬆了口氣，心道：神劍通靈，終認其主，干氏一脈，終於有後，但不知為甚麼雙劍齊奔？一雌一雄，莫非干大嫂所懷乃雙胞胎兒？鬼谷子雖已得尋龍乾坤訣眞傳，但初入江湖，涉世未深，於這等男女人生玄妙之事，到底難明究竟，又不便啓齒相問，只

鬼谷子面對吳王父子傲然不懼，語出驚人。

好藏在心中，日後再作打算。

干將此時卻已驚奇得目瞪口呆，他不禁喃喃的道：「眼見絕望之際，怎地忽然神劍大成，雙劍分明一雄一雌，怎的卻盡歸莫邪……老天，這到底是甚麼預兆？」

莫邪手捧兩柄寶劍，心中卻沒有半點欣喜，因為她忽然驚覺，鬼谷子所判的，竟隱隱應驗大半了，神劍通靈，卻似與干將無緣，這顯然已隱兆干將命途極為兇險，與鬼谷子所推算又何其相似，雖然自己與神劍有緣，如此或可保住腹中骨肉，但干將若有甚三長兩短，教她孤兒寡婦如何活得下去？

莫邪心念百轉，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道：「天可憐見，干將哥萬一有甚麼不測，教莫邪如何打算？」

干將一聽，不由一怔道：「莫邪妹怎的了，如今劍器已成，幸而趕及吳王限期，只要如期獻出劍器，還會有甚麼兇險？」

莫邪歎了口氣，苦笑道：「鬼少俠推算，靈驗無比，干將哥運命正逢大兇，萬事切勿太粗心大意為是。」

干將奇道：「鬼少俠不錯是老子的傳人，但並非神仙，怎能預先斷人生死？干將一生光明磊落，江湖中絕無仇家，只要如期獻出劍器，吳王闔閭大概斷不會加害於我，既然如此，干將又有甚麼大兇之事？」

莫邪深知干將生性自負，此時很難令他信服了，便轉向鬼谷子，輕聲道：「干將哥性子倔强，不肯輕信於人，少俠千萬莫見怪。」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霧非霧，花非花，霧中看花，又怎可瞧得眞切，天機運命已定，日後一切自有分曉。」

莫邪一聽，心中更忐忑不安，忍不住又向鬼谷子求道：「少俠神通廣大，既用尋龍大法，助妾夫婦渡過眼下難關，難道不可以指點迷津，令干將哥大步走過兇關嗎？」

鬼谷子不由苦笑道：「難關易破，兇關難渡。」

莫邪大驚道：「為甚麼？」

鬼谷子道：「難關乃一時之難，外力可助而破之，兇關乃本命之關，本命又即天命，天命難違，是故本命難助也！」

莫邪一聽，似懂非懂，但卻分明領悟干將兇關難渡，她夫妻情深，不由大悲道：「少俠如此說，是則相公他已無望矣……天可憐見，萬一干將哥有甚不測，教我莫邪如何獨生？」說着不由又泫然欲淚。

鬼谷子一見，不由大驚道：「干大嫂莫哭，一哭便膿包矣！」

莫邪嗚咽道：「干將哥時值英年，莫邪與他青梅竹馬，早已發誓

同年同月死，剩下一人決不獨生！」

鬼谷子一聽，不由暗地咬牙，心道：鬼谷子呀鬼谷子，你爲報一飯之恩，助人破了難關，豈料再也脫身不得，如今眼看竟要助其苦渡本命玄關，這天命之關如何可違？又如何可破？難！難！難！這厤煩今回當眞惹大了。

莫邪見鬼谷子半晌沉吟不語，忖料此事必定無可挽回解救，不由淚流滿面，哀哀悲泣道：「少俠不必爲難，眼看這是天絕我夫妻吧！」

鬼谷子心神紛亂如麻，幾乎有點手足無措，轉身欲逃，但忽然又轉念：干大嫂夫妻情深，干將兇關將臨，多半生命難保，屆時干大嫂懷的干家血脈，豈非半途夭折，我鬼谷子的一番心血，尋龍乾坤大法豈非甫出手便不靈驗？豈非被天下人看扁了師傅老子的名頭？這決不可以也。

鬼谷子這般轉念，他的傲氣便忽然騰地湧了上來，嘿嘿嘿！什麼天命本不可違，我鬼谷子今日便決定來個逆轉乾坤，他下了決心，便忽然對莫邪道：「干大嫂，雖道天命本不可違，但未到最後一刻，亦未可絕望心死也！只要你和干大哥堅守沉穩二字，我鬼谷子今日便來個逆轉乾坤。」

莫邪一聽，心中又有一線希望，不由轉悲爲喜，急道：「如何才可堅守沉穩二字？」

鬼谷子沉吟道：「此事極難詳細解釋，總之一切幸勿輕舉妄動，堅守本位，莫擅離此峯，以待轉機……我這便立刻上吳國姑蘇城，查察吳王闔閭動靜，以尋解救之法。」

莫邪一聽，心中不由大爲感佩，她向鬼谷子萬福道：「少俠見義勇爲，大仁大勇，若能渡兇關，我夫婦的生命，皆少俠所賜也！」

干將心中雖對此等運命玄妙之談不大相信，但眼見鬼谷子爲了他夫婦，竟不惜犯險，入吳國姑蘇城吳王宮，也不由又驚又感佩，他忙道：「少俠千萬不要獨闖姑蘇城，那吳王闔閭生性暴戾，宮中高手如雲，簡直如龍潭虎穴，少俠擅自闖進去，簡直連一分生還的希望也沒有，萬一有甚差池，干某人便內疚畢生矣！」

莫邪雖然滿懷希望，但聽干將一說，登時想起吳王城的可怕，心道：鬼少俠雖然武功高强，但孤身獨闖，豈非小羔羊入虎口嗎？她心中不由又爲鬼谷子擔心起來，柔腸百轉，不知如何是好，怔怔的竟說不出話來了。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干大哥、干大嫂放心，吳王城雖乃龍潭虎穴，我鬼谷子自信尚可來去自如，只是兩位務須切記，不可輕舉妄動，一切待我回來再作打算，切記，切記，我去了！」

鬼谷子話音未落，身形一晃，鑄劍峯上，便失了他的影踪。

莫邪呆怔了好一會，才輕聲道：「這位少俠，不愧是得道老祖的傳人，大仁大義，大智大勇，但望他此行尋着解救之法，安然回來。」

干將卻歎了口氣，苦笑道：「鬼少俠神術驚人，仗義相助，雖屬難能可貴，但吳王宮內，獅虎猛獸，高手如雲，手掌百萬大軍，鬼谷子孤身一人，就算本事再大，亦決難與之抗衡，他但能安然脫身，已屬萬幸矣，又豈能把脫困希望，寄望於人，一切還須靠自己去掙扎啊！」

莫邪一聽，又轉憂爲驚道：「干將哥打算如何？」

干將苦笑道：「吳王闔閭限令交劍之期僅剩三日，帝王勢力大如天，你我皆爲吳國子民，除了如期入宮獻劍，還有甚麼辦法？」

莫邪道：「但鬼少俠數番叮囑，切莫輕舉妄動啊！干將哥！」

干將若有所思道：「看看三日後如何吧，若鬼谷子能在三日內趕及回返，此事或有轉機，否則，便只有如期獻劍這條路可走矣！」

＊　＊　＊

時屆拂曉，天色微明，鬼谷子風馳電掣，一路向北面疾奔。

鬼谷子離開師傅老子的邙山時，肚腹飢餓，急欲尋食物塡肚子，此時他吃了干將夫婦的三日口糧，他以爲自己必可抵擋三日肚餓之苦，因此竟連自己身上空無一物也忘記了。

他一路飛馳，尋龍乾坤訣中的「乾坤運行」輕功，竟被他發揮到巔峯境界，日行千里於他來說，已非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話了，但聽風嘯嘯、雲迷離、眨眼間，鬼谷子已從現今浙江莫干山地域，沿途飛越青山、湖州、太湖之畔，呼的一下，落在吳國都姑蘇城(現今的蘇州)外靈巖山上。

此時已屆辰時時分，旭日初升，霞光四射，田野一片分明。

鬼谷子自出娘胎，初次登臨吳國都地，他向東北面的姑蘇城望去，但見羣山環立，西南有獅子、天平、金山、陽山等諸山，靠太湖畔有鄧尉、穹窿諸山，近處則有橫山、七子，遠處更有東洞庭山、西洞庭山，東面湖泊密佈，分佈有金鷄湖、獨墅湖、黃天蕩、沙湖、陽澄湖等等，眞箇是山環水繞，氣象萬千。

鬼谷子四周極目遠眺，初露欣然，漸而皺眉，後則搖頭歎息，他

胸懷「尋龍乾坤訣」絕學，甫登靈巖山，並沒沉醉於風景形勢，而是立刻便審察起吳國都地姑蘇城的形格運勢，而且似乎被他瞧出什麼不妙之處來了。

此時鬼谷子也沒什麼表示，他回過頭來，細瞧這座姑蘇城外的名山——靈巖山，但覺此山松林遍佈，怪石林立，秀麗別緻，猶如一位婀娜多姿的絕色美女，秀麗有餘，雄勁不足，流於妖媚。

鬼谷子眉頭一皺，忽地從身上掏出一塊寶貝，原來這是一個小圓盤，上面有三針，三針分司相天、測地、推時三大職責，時稱「天地時神盤」，這是鬼谷子在邙山上清宮學藝三年將屆，老子李耳特別贈給鬼谷子的唯一隨身寶物。

據老子李耳道：「此天地時神盤，上能相天察乾，中推時辰兇吉，下測山川之純邪、地土之貴賤、大地潛龍之結穴，包羅萬象，經緯天地之儀，愼而用之，切勿輕出。」

鬼谷子當時心中尙有猶豫，此時神盤甫出，盤中天、地、時三針，忽地「察」的連成一線，前指吳都姑蘇城，後指神盤所在地靈巖山，三針成一線，玄妙之極。

鬼谷子眉頭皺得更深，不由便如那等飽歷風霜的江湖隱士，面向吳都姑蘇城搖頭歎息，也不知他忽然發現了什麼驚人的怪象。

鬼谷子驀地收起神盤，正欲轉身向姑蘇城方向掠去，他的內力絕頂，耳力極佳，此時忽地聽聞身後幾十丈遠處，有男子發出一下粗重的歎息聲。

鬼谷子驀地頓住身形，轉過身來，向歎息聲處一看，原來是一位七尺男兒，正跪在一座墓碑前，沉重歎息，似有無限冤屈。

鬼谷子心中大奇，便向那男兒掠去，近前一看，原來這座墓碑上大書：楚大夫伍奢之墓，等七字。

鬼谷子心中更奇，他飽讀史書，知楚國乃苗人受周朝之封立國，自號蠻夷，專門攻伐中原各國，五年不出兵，便算爲君王者的莫大耻辱。目下情勢，乃晉國與楚國爭霸，晉國聯吳攻楚，楚國則助越攻吳，因此晉吳與楚越是生死對頭之國。

但怎地楚國的大夫，卻下葬於吳國的土地上？

鬼谷子正思忖間，那跪在墓碑前的七尺男兒，霍地驚覺身後有人，連忙一躍而起，這才發覺鬼谷子距他已不足一丈，七尺男兒的武功極高，單看他的烱烱雙目便可知道，但鬼谷子悄然接近一丈距離，他才發覺，顯然來者的功力比他高出甚多，七尺男兒不由一陣驚愕，似乎絕不相信，當世還有比他功力更高的少年小子！

七尺男兒略一怔，便迅即把心中的驚愕隱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冷傲的神態道：「你是誰？敢在吳國都城禁地亂闖？不怕抄家滅族嗎？」

鬼谷子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不怕！不怕！」

七尺男兒奇道：「你小小年紀，爲甚麼不怕抄家滅族？」

鬼谷子大笑道：「我一不知抄家滅族是什麼，二我根本沒家，更無族可抄可滅，既然如此，我還怕什麼？而且我也不知道，普天下我有什麼地方不可以去！」

七尺男兒又驚又怒，他盯着鬼谷子，一字一句的道：「你這娃兒！斗膽包天！擅闖進當今吳王都城禁地尙不自知，若被吳王發覺，你的小腦袋便保不住了！」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這位大哥，你又說錯了！」

七尺男兒不由一怔道：「說錯什麼？」

鬼谷子笑道：「第一，你說此地是吳王都城禁地，但並無雕字告示羅列，外人到此如何得知？不知者便不罪，此乃王法之首要。第二，我別的不會，保自家腦袋卻是最最拿手好戲，因此我也根本不用怕掉了腦袋。」

鬼谷子忽然一頓，他向墓碑瞥了一眼，又目注七尺男兒臉上一會，向他微微一笑道：「只是你自己的運命不佳，二十年內，只怕要人頭落地！」

七尺男兒大怒道：「你這娃兒爲甚胡說八道？」

鬼谷子微笑道：「我並非胡說八道，乃事出有因，我還知道你姓伍，與墓中人是父子情深血脈關係！」

七尺男兒咬牙道：「你還知道什麼？」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你此刻必定胸懷哀傷、屈辱、憤怒，無限悲憤，千頭萬緒，極欲向人傾訴！」

七尺男兒此際不但驚，而且大怒，他目中精光閃爍，在鬼谷子臉上霍霍的打轉道：「你到底是誰？莫非是楚平王這昏君派你來刺探吳國的虛實，或許欲來刺殺我伍子胥？」

七尺男兒原來姓伍名子胥。

鬼谷子不由大笑道：「我連楚平王是什麼樣兒也不知道，又何來楚國刺探吳國，我若前來追殺你，爲甚麼只知你姓伍，卻不知你名叫子胥，而且若眞的要殺你，我又爲甚麼如此張揚？不會稍稍接近殺你嗎？」

七尺男兒——伍子胥一聽，心道：是啊，憑他的功力，他要偷襲

，簡直防不勝防，他既然如此張揚，顯然並非深藏不露之輩了，他微鬆口氣，但神色依然緊張道：「那你為甚麼知我姓伍？又知我與墓中人是父子？」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墓中人姓伍名奢，你跪拜於此，必定與他有莫大干連，此其一，你跪於墓碑前時，墓碑有一道靈光，與你頂上靈氣相交相纏，此乃血脈同源之象，只是你自己不察吧了，此其二；綜二為一，便不難判斷，你與墓中人是父子血脈關係了！」

伍子胥不由微一點頭，似已默認鬼谷子的測算靈驗準確，他目中精光一閃，又道：「那你又為甚知我心中思緒？」

鬼谷子淡淡一笑道：「你髮重骨重筋額冲，唇翹耳反鼻孔露，髮尖冲印眉重疊，必主生父中年喪，而且必乃慘遭橫死，十不離九乃刑災之禍，既然生父慘死，為人子者，必定悲憤欲絕，你又跪在墳前歎息，綜而論之，便不難判斷！」

鬼谷子此言道出，伍子胥便不由驚「咦」了一聲，實際已承認鬼谷子所判，非常靈驗了，他再次盯着鬼谷子，道：「你為何又說我伍子胥二十年內必定人頭落地？」

鬼谷子目注伍子胥一會，神色一肅，道：「此乃命運之論，所涉非同小可，小者你時行邊城之運，行邊城者廿三歲也，目下你邊城月角透紅，乃主你運程正旺，春風得意之時；可惜並不長久，因你右眼下光殿晦暗，刑氣纏繞，乃大兇之時，又右眼下光殿主行年四十有三，亦即你四十三歲恰逢大凶大險，距今豈非二十年後？而大者……」鬼谷子目注伍子胥父墓，忽地一頓。

伍子胥此時也不由急道：「何為大者？大者如何？」

鬼谷子肅然道：「此山形格妖媚，與吳都姑蘇城恰恰一脈相連，日後必主吳國因女人之陰而亂陽，國運大成疑問，你既為吳國之臣，又豈可倖免？再者你父之墓左有獅子形峯，右有天平形筆，雖有貴格，亦有正氣，但威猛有餘，耐力不足，後裔承此地脈，可顯赫一時，但可惜並不長久，其地力不足一代，甚至不足半甲子之年，能有二十年歲月已算萬幸矣！」

伍子胥一聽，沉吟道：「伍某亦聽說過墓葬蔭庇後人之說，未知此墓稱甚麼名堂？」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此墓恰處靈巖峯之北，脈勢前聳為狗頭，後聳為狗尾，四面迂迴曲折，則為四足，是為天狗形穴。」

伍子胥奇道：「天狗乃威猛之物，氣勢雄烈，怎會地力不長？二十年後血脈遭殃？」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天狗食日，乃主以下犯上，上既若不容，下又焉存？伍大夫尚不明白麼？」

伍子胥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不錯！先父伍奢，本為楚國大夫，更為太子太師，因直諫楚平王勿廢太子建，慘遭昏君楚平王殺害，更欲滅我伍門子孫……伍某與昏君楚平王之仇不共戴天！」伍子胥忽地恨恨的咬牙道。

鬼谷子微笑道：「因此伍大夫便投奔吳國，欲借吳國之力，以報大仇？」

伍子胥吃了一驚道：「你怎知道？」

鬼谷子大笑道：「伍大夫運走邊城月角，目下邊城月角透紅，乃主運旺之兆，必然春風得意，極得吳王闔閭重用矣！」

伍子胥大奇道：「吳王果然待我不薄，你到底是誰？竟可憑外表形格，便可測知心腹之事？」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我姓鬼，名谷子。」

伍子胥一怔道：「天下哪有以鬼為姓，鬼谷子怎會是人的名號？」

鬼谷子大笑道：「我的出身比你苦了十倍，形如從鬼谷中爬出來的人，豈非鬼谷子嗎？」

伍子胥目中精光倏現，欲說什麼，卻忽然頓住，反而猛跨箭步，右手一掌，直拍鬼谷子的前胸。

鬼谷子身隨意動，他欲避開伍子胥這一掌，身形一晃，便堪堪避開了。伍子胥仍不服氣，出手更猛更快，片刻間，已向鬼谷子拍出七七四十九掌，鬼谷子的身形連變了七七四十九次，伍子胥威猛的掌力，竟連鬼谷子的衣角也沒沾上。

伍子胥的招式源源不絕，越來越超卓；鬼谷子的身法連綿不斷，越來越玄妙，就如天地乾坤演行，無窮無盡，生生不息。

伍子胥忽然歎了口氣道：「鬼谷子果然可以保住腦袋矣，但也不能反擊取人腦袋，僅此而已！」

鬼谷子心性玄幻，本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此時聽伍子胥微嘲之辭，也絕不生氣，只是心中失笑道：未必，未必！但他身負的「尋龍乾坤訣」絕世神功玄妙無比，他心中甫動「未必」的念頭，「尋龍乾坤眞氣」便立刻激發，鬼谷子不由自主的便施展「龍破乾坤」一式來了。

鬼谷子身形一頓，突化盤龍衝天之勢，突破天地乾坤的混沌，轉而凌空下搏，因應「未必」的意念，竟欲取伍子胥的人頭。

伍子胥武功卓絕，但也從未見過這等博大精深的「乾坤神功」，他根本瞧不清其中的奧妙，因此也根本無法加以反擊，他唯有把眼一閉，歎道：「當今世上，竟有如此仙界神功，伍子胥今日命喪於此，亦不寃矣！」說罷束手待斃。

不料伍子胥但感一陣和風拂過，他竟然安然無恙，而鬼谷子則笑嘻嘻的站在他面前。原來「尋龍乾坤訣」强時可破天地乾坤，但未遇外力反擊，卻如楊柳垂枝般的輕柔，伍子胥放棄任何反抗的念頭，束手待斃，恰恰是破解「龍破乾坤」一式的唯一妙着。

伍子胥不由仰天歎道：「天地之大，當眞藏龍臥虎，伍子胥今日有幸遇此奇人，亦不虛靈巖山之行矣！」伍子胥一頓，又向鬼谷子深深一揖道：「少俠乃天賜奇才，當今吳王闔閭求才若渴，若得少俠匡助，必定無任歡迎，未知少俠是否願意隨我入姑蘇城一行？」

鬼谷子微笑道：「願又怎樣，不願又怎樣了？」

伍子胥道：「若少俠願意，伍某人為吳國得此奇才，自然萬分欣喜，但少俠神功蓋世，若不願意，普天下又誰能勉强於你，一切但憑少俠心意便了。」

伍子胥言下之意，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不料鬼谷子卻呵呵一笑，欣然道：「我鬼谷子最怕被人勉强，伍大夫既不勉强，我便很樂意隨你走一趟姑蘇城了。」

伍子胥大喜，當下便引領鬼谷子，並肩飛掠下山而去。

不消片刻，兩人便飛掠到姑蘇城下了。

鬼谷子放眼一瞧，但見這座吳國都城甚有氣派，全城共有八門，分別取名閶門、盤門、胥門、蛇門、婁門、匠門、齊門、平門，每門均有水陸城門，城門守衛森嚴，猶如銅墻鐵壁。鬼谷子不由輕吟道：「這豈非：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列旌旗？果然甚有氣勢。」

伍子胥引領鬼谷子走近閶門，守門吳兵見是伍大夫，便不加阻攔，任其領着鬼谷子走進，不過也沒有任何獻殷勤的表示，只列隊肅然挺立而已。

鬼谷子抬頭一看，見城門上刻着力士持巨斧破天門之像，微感奇怪道：「伍大夫，這巨斧破天門圖是甚意思？」

伍子胥傲然一笑道：「實不相瞞，吳都乃伍某人主持督建，此像乃西破天門之意，其餘七門，亦皆伍某命名之。」

鬼谷子微一思忖，便恍然道：「城立閶門，乃兆天通西天之門，西面乃楚國，閶門者，豈非西破楚國之門嗎？」

伍子胥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少俠果然好眼力，一眼便瞧破其中奧妙矣，但少俠知道盤門之意吧？」

盤門在姑蘇城西南隅，城門上置以木刻盤龍，鬼谷子呵呵一笑，道：「盤門南去百里，便是越國之地，楚越乃吳國仇敵，盤門、閶門者，豈非西破楚國，南鎮越國之意麼！」

伍子胥一聽，歎道：「少俠學究天人，神機莫測，甫入吳國，便盡察吳國國運大勢矣！吳王若得少俠匡助，何愁破楚滅越大業不成。」

只因鬼谷子這一推斷，吳都姑蘇城門，閶門因此又叫「破楚門」，盤門又稱「鎮越門」了。

伍子胥引領鬼谷子走過姑蘇城的繁華街道，不久便抵達一座子城，子城平面長形，四面城牆高聳，高達三丈，城周有陸門三座，水門二座，守門兵士皆身穿錦衣，神色肅穆，一望而知盡皆精銳之士。

伍子胥引鬼谷子向一座陸門走去，一面輕聲對鬼谷子道：「這是吳王闔閭的王宮，宮中禁衛森嚴，吳國自大夫以下，未經宣召，一律不得擅進，違禁者殺毋赦，少俠小心了。」

鬼谷子吐舌笑道：「我鬼谷子只是一名草莽，輕率而進，豈非人頭難保？」

伍子胥自負的一笑道：「有伍某人引見，吳王必定不會怪罪於你，少俠不必生疑，宮中王室自太子夫差以下，皆居於此，是故不得不禁衛森嚴，待會少俠面謁吳王，吳王若喜歡少俠，日後便可自由出入矣。」

鬼谷子心中卻另有打算，便微笑一下，道：「且看機緣如何吧！」

* * *

兩人走近宮門，守門錦衣將士雖然認得伍子胥，但也毫不含糊，仔細搜查兩人身上，確證均沒帶兵器，這才放兩人進入宮門。

進了宮門，裏面又有宮中之城，守衛更見森嚴，鬼谷子暗道：「吳王宮果然是銅墻鐵壁，但若得民心之王，何必如此自困於森嚴壁壘。」這是鬼谷子的心內話，自然不便直說。

伍子胥引領鬼谷子，在內城門官處，通報了來意，門官進去稟告吳王賜示，這才出來對伍子胥道：「伍大夫，主上有旨，宣伍大夫正殿參見。」

鬼谷子隨伍子胥走入吳宮正殿，但見宮門之內，一泓池水，池中有一方巨石，形如拱壁，心中不由暗讚道：「不料吳國境內，亦有能人，這宮內明堂，竟大合風水大格，難怪吳國日漸興盛了。」

進入正殿，又見大隊甲冑鮮明、威武雄壯的武士，分執九長九短十八般兵器，羅列殿上，戟矛寒氣凜然，斧鉞金光耀眼，近百名侍衛，人人泥塑木雕似的，瞠目抿唇，挺胸凹腹，均在兩側肅立不動。

鬼谷子出身周天子都城洛陽，曾見識過周朝的制儀，此時心中暗道：「吳宮主殿，只見武將，不見文臣，可知吳國以武為尚了。」

鬼谷子跟在伍子胥後面，昂首闊步，走過長長的甬道，對兩旁威猛的武士簡直視而不見，直抵王座之前，挺立不動。

伍子胥卻連忙跪下參拜道：「臣伍子胥，拜謁主上，願主上萬壽無疆！」

「伍大夫，你說有天下第一奇才引見寡人，其人安在？快領來與寡人相見！」王座之上，忽地响起一聲沉呼，聲音沉而雄渾，甚有王者威儀。

鬼谷子循聲抬眼一看，王座正中，長几後面，據中而坐一位中年王者，但見他兩鬢略斑，頷下飄着一部五綹長鬚，眼若朗星，正霍霍的審視跪在地上的伍子胥。

伍子胥一聽，連忙側身示意鬼谷子跪下參拜，鬼谷子卻視若無睹，忽然一縷尖音對伍子胥道：「鬼谷子一生只跪拜二人，一是生身之父，二是師傅老子，餘則絕無福受我鬼谷子跪拜之禮。」

伍子胥知乃鬼谷子以「心音傳密」，不敢勉强他，只好向王者奏道：「啓稟主上，這位少年人鬼谷子，便是臣欲向主上引見的天下第一奇人，望主上細加審察。」

王者——吳王闔閭目注鬼谷子，沉吟不語。王者身旁挺立的一位青年王者，忽然呵呵大笑道：「小小娃兒，竟敢自稱天下奇人麼？豈非狂妄自大之極？」

伍子胥一聽，連忙低聲向鬼谷子道：「他是太子殿下夫差，快向他敬禮。」

鬼谷子一縷尖音又鑽進伍子胥的耳際。「伍大夫，吳王我鬼谷子尚且不跪不拜，何況是他的兒子，你不必擔心，鬼谷子此行另有意圖，一切由我從容應對便了。」

伍子胥一聽，知不可勉强鬼谷子，無奈歎了口氣，向太子殿下夫差奏道：「他出身草莽，不知王宮禮儀，太子殿下休怪。」

太子殿下——夫差嘿嘿一笑道：「若有眞才實學，又何必如此狂妄，若無眞才實學，敢入吳宮濫竽充數，嘿嘿，就算他有蘇秦的口才，只怕也難逃脫掉腦袋的死罪。」

伍子胥見夫差的神色極不友善，心中不禁一凜，忙向吳王闔閭奏道：「主上，太子殿下乃天下第一勇士，這位少俠豈敢僭越？不過他的確另有其長，臣以為於吳國大有裨益，因此向主上引見，望主上細察。」

吳王闔閭把投在鬼谷子身上的

目光收回，他見他寵辱不驚，恢宏大度，心中便有幾分欣賞，發聲道：「不知者不罪，伍大夫大可放心，但未知這位俠士有何奇才？」

伍子胥聳然動容道：「上知天機，下悉地理，中曉人寰，測天堪地相人，所學驚天動地，望主上善加審察，量才而用，必可匡助主上以成霸業。」

吳王闔閭一聽，尚在沉吟，他身邊的太子夫差卻已轟然大笑道：「他是誰？伍大夫敢替他如此誇耀，測天、堪地、相人，上知天機，下悉地理，中曉人寰，嘿嘿，他小小年紀，便有此驚天本領，他既自負有此本事，又可知我父王霸業何時大成？」

伍子胥見太子夫差當衆考究起鬼谷子來，吳王闔閭竟也微微一笑，不加制止，似欲通過太子夫差，考驗一下鬼谷子的眞才實學，心中不由暗凜道：「如此一來，鬼谷子便置身生死關頭矣，他若能令主上滿意，自然安然無恙，否則任他三頭六臂，只怕也難以生出宮門矣！」

伍子胥深知太子夫差神功蓋世，若單打獨鬥，十個伍子胥也決非他的對手，再加殿中近百高手，鬼谷子武功再高，也決難逃生，伍子胥心中猶豫，不禁有點後悔，貿然向吳王引見鬼谷子了，因為萬一鬼谷子惹怒吳王，連他伍子胥也顏面無存，吳王闔閭這一關尚且易過，但太子夫差神功蓋世、眼高於頂，從來對他伍子胥不以為意，吳王對夫差又極之信任，只須夫差輕輕一句話，他伍子胥這個楚國亡臣，便須再度逃亡了，他的復仇大計自然也付諸流水矣！

伍子胥這般思忖，不禁一陣猶豫，沉吟不語。夫差見伍子胥神色猶疑，更斷定鬼谷子不過是濫竽充數而已。

就在此時，鬼谷子卻忽然微微一笑道：「好教吳王、太子得知，草民姓鬼名谷子，出身鬼谷，不入百家姓之列。」

夫差眼一瞪，盯着鬼谷子道：「我夫差不信鬼神，你出身鬼谷也好，神谷也好，但有眞才實學，便是好谷！」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是，太子，不論鬼谷神谷，能出人才的便是大地好谷。」

鬼谷子這話，其實已隱含尋龍堪輿玄機，可惜夫差眼高於頂，高傲之極，自然聽不出其中的奧秘，令鬼谷子心生反感，因而錯失了一個鵬程萬里的天賜良機。

只聽夫差怒道：「鬼谷子，你休在此胡說八道，本座限你七步之內，回答吳國何時可成霸業，不然的話，哼哼哼！」

伍子胥一聽，臉色忽的一陣發白，心道：七步之內測算如此驚天大事，只怕連神仙降世也無能為力。

鬼谷子運目力凝神射向吳王闔閭、太子夫差，雖隔了二丈許，依然細微盡察，驀地又想起靈巖山與姑蘇城連成一線，心中一動，也不必走上七步，隨口便朗聲道：「秋來千歲病欲蘇，鷄鴨紛紛滿院嘈；刀搗城破聲切耳，美人如火照南途……」

夫差一聽，不明所以，心中因而更怒，向鬼谷子喝道：「胡說八道，妖言惑衆，這與吳國霸業有甚干連？」

鬼谷子微笑不語，夫差更生氣，便欲發作，吳王闔閭卻忽然道：「且慢！鬼谷子，寡人問你，寡人有疾，恰於秋風起時復原，此乃寡人心腹之秘，你如何知道？」

鬼谷子見吳王闔閭比太子夫差穩重多了，便微微一笑道：「大王年運正行鼻之準頭，準頭隱伏灰氣直犯疾危宮，目下秋風初起，準頭灰線雖已收斂，但仍可一察而破。」

吳王闔閭不由呵呵一笑道：「好！好！好一句秋來千歲病欲蘇，果然有兩下子，但寡人再問你，接下三句又是甚意思？」

鬼谷子接下三句，其實已隱示吳國的氣運，只是此時不便道破罷了，鬼谷子見吳王闔閭果然甚有氣度，不似其子夫差的狂傲，便略示端倪道：「那是指吳國日後的運數而已，虛幻之言，不說也吧，日後自有分曉。」

吳王闔閭卻追問道：「吳國氣運到底如何，小俠士不必隱瞞，大膽直道便了，寡人靜心恭聽。」

鬼谷子微笑道：「草民如果照直說出來，只怕有人大大不悅，那草民的腦袋便保不住了，草民又如何敢直道？」

吳王闔閭呵呵一笑道：「在寡人殿內，寡人不殺，誰敢殺你？也罷！寡人就賜你一個免死金牌，但在吳國境內，保你人頭永不落地便了。」

吳王闔閭說罷，果然下旨賜給鬼谷子一個上刻「免死」的金牌，鬼谷子也不客氣，接過來隨手收入懷裏，這才向吳王闔閭肅然道：「大王運交準頭，目下準頭紅氣直冲天庭，當主北征必勝，霸業可成。」

鬼谷子正欲說下去，吳王闔閭卻忽然插話道：「運交準頭，那少俠可知準頭預示寡人多少年歲？」

鬼谷子微笑道：「運交準頭，即兆時年四十有八，不多不少。」

吳王闔閭一聽，當即含笑向伍子胥道：「伍大夫，你以為這位少俠推算準確麼？」

伍子胥忙躬身道：「臣不知主上貴庚，因此不敢妄下判斷。」

吳王闔閭大笑道：「伍大夫自然不知，不但是伍大夫你，吳宮之外，除寡人自己外，也根本無人知曉！否則，亦顯不出這位少年俠士的神機妙算矣！」

吳王闔閭這一說，伍子胥才暗地鬆了口氣，心道：鬼谷子果然有兩手，主上如此隱秘之事，亦被他一口道破了。

此時只聽吳王闔閭又道：「上半段少俠已靈驗無比，那下半段又如何？」

鬼谷子見吳王闔閭處事甚有氣度，心中不禁暗奇道：爲甚干將、莫邪夫婦，被他逼迫得如此此厲害，他心中存疑，便向太子夫差仔細一瞧，登時恍然悟道：「原來此人氣焰之盛，已隱隱蓋於其父矣！」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肅然道：「恕草民大膽直言，吳國霸業雖成，但並不長久，其中隱伏兩大戾氣，足以毀滅一國運程。」

吳王闔閭忙道：「是那兩大戾氣？」

鬼谷子道：「其一乃自身之兇橫終成乖戾之氣，戾氣旺盛之日，便是國運衰退之時矣！其二乃外來之戾氣，外來戾氣與內在潛伏之戾氣交滙，國運便衰敗了！」

吳王闔閭沉吟不語，那太子夫差卻按捺不住，厲聲暴喝道：「大膽草野！竟敢在吳王宮內，說此大逆不道妖言！不怕把你抄家滅族啊？嘿嘿！」

鬼谷子目注夫差，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後面「刀搗城破聲切耳，美人如火照南途」二句，便應驗在此人身上了！他心中已有判斷，便不理夫差的暴怒，也再不說甚麼。

吳王闔閭卻沉得住氣，他不慍不怒的向鬼谷子道：「那外來戾氣是否有法可破？尚請少俠直言。」

鬼谷子見他先賜免死金牌，顯見其意甚誠，又見伍子胥一番心意，倒不忍眼見吳國厄運將臨，而且干將、莫邪夫婦之事，又非要借助吳王闔閭之力不可，他沉吟一會，便點點頭道：「有感大王誠意相求，能脫吳國日後厄運，也並非全無辦法！不過……」鬼谷子故意一頓。

吳王闔閭果然急道：「不過甚麼？你但有辦法解救，寡人賞你黃金十斤！」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富貴於我鬼谷子眼中，不過是糞土吧了！草民也別無他求，只須大王肯誠心配合而已！」

吳王闔閭道：「如何配合？」

鬼谷子道：「兵法云，攘外必先安內，振興國運大法亦一般道理，因此欲除外來戾氣，必先消解內在戾氣，內安則外戾便無隙可進，再以大法消解，或可挽既衰國運之一二也。」

吳王闔閭奇道：「如何消除內在戾氣？想寡人求才若渴，勤政愛民，萬衆歸心，何來甚麼敗國戾氣？」

鬼谷子一聽，更證實了自己的推斷，便斷然直道：「不然，戾氣早已潛伏，只是大王不自知而已！例如大王有旨飛下，逼迫干將、莫邪夫婦三個月內鑄出寶劍，更斷其生路，以作要脅，目下干將夫婦已陷絕境，爲了區區一柄劍器，便把百姓逼上絕路，試問這不是內在戾氣麼？請大王明察。」

鬼谷子此言一出，太子夫差的臉色刷地一變，暴喝道：「干將、莫邪乃吳國子民，理當爲國效力，便要他們鑄出利劍，破楚滅趙，有甚不當？你竟敢替此妖民說話？」

鬼谷子呵呵一笑，毫無懼色，從容道：「强摘的瓜不甜，强採的果子不美，太子殿下連這點顯淺道理也不懂麼？」

夫差暴怒，厲喝一聲，便欲躍出，立斃鬼谷子於階下。鬼谷子笑容不改，便連眼毛也沒跳上一跳。

吳王闔閭連忙輕喝一聲道：「夫差稍安毋燥！寡人自有裁處！」

吳王闔閭又向鬼谷子道：「鑄劍之事，果然是寡人下的旨意，因征楚在即，太子尚缺一柄稱心寶劍，寡人亦然，又知干將夫婦精於鑄劍，這才限令三月內完工交劍，其實也並無惡意。」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但斷人糧草，絕人生計，逼人就範，又豈是善意相待？」

吳王闔閭一聽，瞥了太子夫差一眼，心知必定是他私自加上的逼迫措施，心中有點不悅，但念及征楚在即，非要借重太了夫差的神勇不可，無奈只好把斥責的念頭壓下了，他向鬼谷子道：「寡人一時大意，致令干將夫婦受苦，待他們劍成之日，寡人重重打賞便了！少俠以爲，這戾氣消除了吧？」

鬼谷子道：「尚未足也，日後干將獻劍之時，大王可否保其安然無恙，讓他一家大小團聚過日子？」

吳王闔閭大笑道：「這容易之事！寡人便立刻賜他夫婦免死金牌一面，如此便無人敢加害他夫婦了！」

吳王闔閭一頓，果然下旨道：「無且將軍，你速携免死金牌一面，趕去鑄劍峯，賜予干將夫婦，着其安心鑄劍！」

無且將軍立刻上前，接過免死金牌，出宮去了。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寬，心道：吳王闔閭倒還不失一位嚴明君王，這逆轉天機運命奇法或可奏效了！

鬼谷子對吳王闔閭頓生好感，也就不待他追問，坦然一笑道：「大王此舉，足以消除內在戾氣，草民不自量力，當匡助吳國力挽將屆衰敗國運！」

吳王闔閭一聽大喜道：「少俠將如何施其妙法？」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施法貴在實地查堪，因此須請吳王上靈巖山一行，未知可肯移動大駕？」

吳王闔閭呵呵大笑道：「寡人南征北伐，槍林箭雨尚且不懼，還怕走一趟靈巖山嗎？傳旨下去，這便移駕直上靈巖山去吧！」

吳王闔閭一頓，又向太子夫差道：「你隨父王上山一行嗎？」

太子夫差目中精光閃閃，道：「兒臣須去姑蘇台督練兵馬，恕難從行了！」

吳王闔閭想了想，向伍子胥道：「伍大夫也不必上靈巖山，便留在姑蘇城鎮守吧！」

伍子胥見夫差不肯上靈巖山，心中正在思忖，見吳王有旨下來，樂得一口答允。

逆反天機　陷入絕境

當下吳王闔閭平裝便服，僅帶了四名武士隨行，與鬼谷子一道，逕奔姑蘇城西南面的靈巖山。

時近正午，靈巖山上陽光燦爛，更顯靈巖山如美女般艷麗。

吳王闔閭歷年征戰，靈巖山雖然與吳都姑蘇城近在咫尺，竟無暇踏足。此時與鬼谷子一道，甫上靈巖山峯頂，但見山上風光旖旎，東北面姑蘇城隱冉在雲霧間，直似蓬萊仙景，海市蜃樓，心中不由爲之一蕩。

吳王闔閭平生不喜女色，後宮僅一后一妃而已，因此連太子夫差也不敢放肆。但踏足此山，心中便不由一陣浮蕩，接着心跳如鹿，陣陣遐思，不可壓止，猶如目睹一位絕色美女，玉體赤裸，橫卧春草花叢，心思竟聚到春光旖旎的女色上了。

隨行的四名武士，此時亦面色脹紅，但感丹田之處有一股熱力上衝，非要尋找美女發洩不可。

鬼谷子一見吳王闔閭和四位武士情狀，心中不由一凜，暗道：厲害！厲害！此山陰氣之重，簡直天下無雙，吳王闔閭陽剛之氣本來極重，亦抵受不住此山陰氣相擾，若呆上三日兩夜，非得亂性不可了！

鬼谷子對闔閭已生好感，便不欲令他有甚損傷，他心動意萌，意萌則眞氣激生，不由自主一招「龍化乾坤」便斷然施展出來，只見他身子一曲，身化盤龍，騰空而起，在靈巖峯上，繞闔閭等五人頭上旋飛一匝。

闔閭心思浮蕩，滿心盡是美女的裸影，便連國家大事也忘記了，此時忽感頂上一熱，眼前似有盤龍向他噴出一口熱氣，熱氣淙淙而下，直入胸腹，闔閭心中一熱，綺念頓消，神智立刻清明。他扭頭望一眼四名武士，似乎亦如他一般，歷經了一場旖旎風景。

闔閭再轉身一看，眼前的盤龍不見了，鬼谷子倏然而降，臉上含笑，穩穩的站在他面前，一派神清氣爽模樣。

闔閭臉上不由一紅，暗道：慚愧，慚愧，寡人征戰半生，早過不惑之年，竟然比不上一位少年的堅穩心性！此人果然大有來歷！

闔閭心中迷惑，忍不住便問鬼谷子道：「實不相瞞，寡人剛才心思浮蕩，其中不可告人處極難啓齒，但正當不可壓抑之際，眼前突見一尾盤龍，向寡人頂上噴了一口熱氣，寡人心胸一熱，心智頓復清明，未知此夢境是甚意思？是吉是兇？望少俠士相告。」

鬼谷子微微一笑，深知闔閭已被山脈感應誘發遐思，以及他施展的解救大法「龍化乾坤」，當作夢境，當下也不去點破，微笑道：「夢境乃內在心靈，受外在感應而生幻像，因此與自身興衰有莫大關連。就如此山，陰氣奇重，世人踏足於此，必受感染，大王心生遐思綺念，便不足爲奇矣！」

闔閭一聽，若有所思道：「此乃吳國護都立陵之山，吳國祖宗有功大臣，其先人均下葬於此，堪稱吳國祖宗山脈，此山陰氣既如此奇重，未知對吳國國運是否有所影响？」

鬼谷子微笑道：「大王此言，便觸及吳都氣運之根本矣！大王試站於此，向東北面姑蘇城遠望，看有甚感覺？」

吳王闔閭依言，挺立靈巖峯頂，向東北面的姑蘇城遠遠望去，初則不覺甚麼，漸而神色迷惑，接而便大感驚奇，喃喃道：「靈巖山原來與姑蘇城恰成一直線，奇之怪極，怎的會有一團白氣，直向姑蘇城射去？姑蘇城登時白氣瀰漫，隱隱現現，猶如一位披了白紗的美女仙子？惹人遐思……奇哉怪也！」

鬼谷子道：「此乃姑蘇山發脈之山，陰氣奇重之故，受此感應，吳國國運初則興旺，就如二八美女，鮮花盛放，漸而花落花殘，春光洩盡，接而陰罩姑蘇，若爲都者，則一國氣運，行將衰敗矣！」

吳王闔閭驚道：「爲何以此爲都者，一國氣運行將衰敗？敗於何處？」

鬼谷子道：「陰氣者，女色也

；陰氣若罩姑蘇，則陽剛之氣必然消退，百毒百邪，交相競發，足以令一國毀滅！」

闔閭忙道：「其時距今有多少日子？」

鬼谷子沉吟道：「大王目下運走準頭，準頭紅氣，遊走諫台，再走廷尉、人中、仙甫、食倉、法令、附耳、水星、承漿、地庫、波池、金縷，然後抵歸來，便倏然中斷，其時大王恰好是六十有八之年，亦即國之將傾之時矣！」

闔閭沉吟道：「寡人時年四十有八，若六十有八，則是二十年後事……這與靈巖峯陰氣有何關連？」

鬼谷子微微一笑，伸手向姑蘇城一指，道：「此峯果然有白氣直射姑蘇城，其中有二十次大小起伏，每一起伏即一年之運，二十次起伏豈非二十年後陰氣罩姑蘇城麼？」

闔閭一聽，循鬼谷子手指方向仔細一瞧，不由連連點頭，喃喃道：「不錯！不錯！白氣射向姑蘇城，中間果然隱約有二十道起伏波浪形狀！二十年果然是吳國國運大限之期……但竟是無法挽救嗎？」

鬼谷子沉吟不語，似仍在猶豫不決，闔閭見鬼谷子悶聲不語，隱隱猜中了他的心事，便連忙道：「少俠放心，寡人既然已答應消除吳國自身內在戾氣，便必決定行之，例如干將夫婦鑄劍之事，不管他是否鑄出寶劍，寡人已賜其免死金牌，亦即已赦免其死罪矣！寡人更打算日後重肅朝政，躬親愛民，民之樂即寡人之樂，民之苦即寡人之苦，吳國內在戾氣必可消除！因此少俠答允助吳國振興國運，消解外在戾氣的諾言，亦當實踐了吧！」

鬼谷子眼見闔閭甚有誠意，亦大有王者之風，心道：我鬼谷子的宗旨乃救助天下可憐人，若能令吳國君王勤政愛民，以民之苦為苦，以民之樂為樂，則所救所助的便是千百萬人之眾，這比救助一人一物顯然又強多了！鬼谷子就因這一念，便萌生週遊列國，以考察列國君王，為天下蒼生出力的大志願了。

當下鬼谷子心意已決，便點了點頭，道：「不錯，大王有此愛民之心，消除外在戾氣時機至矣！」鬼谷子一頓，又向吳王闔閭問道：「吳王剛才言道，吳國歷代祖宗皆下葬靈巖山上，可否領我前去王陵一觀？」

吳王闔閭奇道：「少俠挽救吳國國運，去觀察王陵幹嘛？」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吳王剛才不是夢見有一尾盤龍，向你頂上噴出一口熱氣，吳王神智便復清明嗎？」

闔閭點點頭道：「不錯！寡人正欲向少俠詢問為何會有如此奇象？」

鬼谷子微笑道：「吳王所見，乃小小一尾盤龍，尚且有如此巨大威力，但若與大地潛龍相較，這一尾小小盤龍又不算甚麼，猶如螢火相較於月亮！」

闔閭大奇道：「那大地潛龍是甚東西？其威力到底有多大？」

鬼谷子正容道：「大地潛龍，乃當年盤龍化乾坤所潛伏於天地之間，其大者可決定一國一都之興衰，中者可定奪一城一族之衰旺，小者亦足以判決一人一物的得失成敗、吉兇禍福！而大地潛龍來自先古盤龍，因此承納大地潛龍龍氣，便非源自先人血脈不可。先人若得大地潛龍蔭庇，則其後人血脈，潛移默化，便蒙大地潛龍庇佑，其前程之佳，不言而喻！」

鬼谷子據「尋龍乾坤訣」的精髓，向吳王闔閭略加點撥，便令他豁然而悟，闔閭大為興奮道：「不錯！不錯、古時軒轅黃帝始劃野分州，便有善相地理的青烏子相助制經，寡人以為，這與少俠所稱之大地潛龍，或許是同一淵源！好，很好，吳國祖王陵便在靈巖山後的王陵峯，少俠請隨寡人去吧！」

靈巖山後的王陵峯，其實是靈巖峯的子山，與靈巖峯同一脈絡，鬼谷子隨闔閭抵達山後的王陵峯，立刻便有所判斷。

吳王闔閭向前面一排高聳的墓碑，伸手一指道：「這便是寡人列祖列宗之墓了！」

鬼谷子朝前一望，但見墓碑高聳，雖然雄壯威武，但墓羣恰處峯之頂部，四周並無龍山虎脈相護，更無水源環曲，更不幸是此峯孤零而立，前望一眼平川，並無貴格龍脈延伸，所依傍者，不外是後面的主峯靈巖山而已，而靈巖山陰氣奇重，王陵峯既然承自靈巖峯延脈，其陰氣之重，比主峯靈巖山有過之而無不及！吳王列祖列宗陵墓皆位於此，所受陰氣之重，可想而知，其後人亡於陰氣上面便不足為奇了！目下各種敗象已呈，是否可以大法逆轉天機，簡直不敢妄下判斷！

鬼谷子心念急轉，一時間竟然默默無言。吳王闔閭見狀忙道：「請問鬼谷子俠士，寡人列祖列宗陵墓，可有大地潛龍庇佑？」

鬼谷子一聽，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此峯實即靈巖山餘脈延伸，亦即靈巖山的子山，母山陰氣奇重，子山又豈能倖免？大地潛龍乃陽剛之物，又豈會於此陰氣奇重之地藏潛？」

闔閭吃驚道：「既然如此，那祖宗陵墓可會蔭庇子孫？」

鬼谷子道：「實不相瞞，吳王

祖宗血脈，已受奇重陰氣所聚，必遺禍子孫後裔，更何來蔭庇子孫！目下尚能保不失，不外賴都城姑蘇尚有貴格而已！」

闔閭大驚道：「如此兇險，有甚辦法解救之？」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陣猶豫，心道：不料我鬼谷子甫出道便遇上此等棘手的大難事！他欲待不加理會，轉念又暗道：萬一吳王惱羞成怒，失望灰心之餘，向老百姓大開殺戒，橫加殺戮，我鬼谷子一念之差，豈非害苦了吳國百姓嗎？

鬼谷子此際騎虎難下，無奈把心一橫，暗道我鬼谷子拚着反天機招禍，亦決不能貽害天下蒼生！他這般轉念，便決然的向吳王闔閭道：「為今之計，唯有以尋龍大法，求諸大地潛龍相助，以消解陰氣之禍！」

闔閭一聽，又驚又喜，道：「原來少俠懂得請大地潛龍相助破解之法，如此吳國國運有救矣！但不知如何向大地潛龍求助？少俠但有需要寡人協助之處，只管呈來，寡人無不全力以助！」

鬼谷子苦笑道：「此非打仗，就算傾一國之力，機緣未至亦無可奈何！但求吳王能寬容一段時日，待草民仔細勘查，再作定奪。」

吳王闔閭沉吟道：「少俠之意，約需多少時日勘查？」

鬼谷子道：「無法確言，若機緣巧合，則一天半日是可成事，若機緣奇缺，則三五十年，亦未必可以成功，一切但看一個『緣』字而已。」

吳王闔閭見鬼谷子神態決然，知不可勉強，否則他勉強行事，豈非弄巧反拙，而且闔閭領教鬼谷子的神技，心中已甚為佩服，因此破例的壓抑自己的焦躁，和緩的點頭道：「好，一切任由少俠定奪，寡人回宮之後，當下旨各郡縣，但凡吳國境內，皆任由少俠自由出入。」

鬼谷子見闔閭果然甚有誠意，便微微一笑道：「草民謝過吳王信任！必定盡快向吳王有所交代！」

吳王闔閭欣然一笑道：「好！那便一言為定吧！」

當下鬼谷子與吳王闔閭約定，三日後在姑蘇城王宮內覆命，然後他也不隨闔閭下山，身形一晃，人已遠在數十丈外了，再一晃身，靈巖峯上，便失了鬼谷子的踪影。

吳王闔閭與四名武士，目睹鬼谷子這等匪夷所思的身法，均吃驚的瞪大了眼睛，闔閭感慨的歎道：「此人神機莫測，本領通玄，若與寡人為敵，則寡人勢必睡不安寧矣！」

闔閭說罷，也不再逗留，與四名武士下山回返姑蘇城。

* * *

吳王闔閭與鬼谷子離開姑蘇城，上靈巖山時，姑蘇城內，卻悄然發生了一件驚人的變故，此事不但吳王闔閭不知情，就連神算驚人的鬼谷子，百密一疏，一時亦失察了。

原來太子夫差借口赴姑蘇台督兵，拒絕同上靈巖山，待吳王闔閭走後，他便立刻派出親兵，把奉旨送免死金牌去干將的無且將軍截住了。

無且見親兵持有太子夫差的調兵虎符，無奈只好隨太子親兵，回返姑蘇城中，向坐鎮姑蘇台的太子夫差詢示。

夫差在姑蘇台上，身披鐵甲，手執令旗，正在操演軍馬，只見他令旗一揮，千軍萬馬立刻發出一聲雷般吶喊，大有「千營共一呼」的威嚴氣象。

無且隨太子親兵直上姑蘇台，見了夫差，無且連忙躬身詢示道：「末將奉吳王之命，送免死金牌上鑄劍峯，未知太子殿下為何急召末將返回？」

夫差嘿嘿一笑，冷然道：「無且！是誰向父王舉薦，任你為將軍統領十營兵馬？」

無且忙躬身道：「是太子殿下。」

夫差冷笑道：「夫差可以推舉你，自然可以廢了你，你知道嗎？」

無且心頭一凜，道：「末將知道！」

夫差又傲然一笑道：「當今天下第一勇士是誰？」

無且又忙道：「當然是太子殿下你！」

夫差沉聲道：「很好！你總算還知道！那本座問你，天下第一勇士，是否配用天下第一劍？」

無且忙道：「是！天下第一劍，只有天下第一勇士太子殿下才配用！」

夫差冷哼一聲道：「那能夠鑄出天下第一劍的人是誰？」

無且道：「當今之世，能鑄出天下第一劍的，自然是干將。」

夫差嘿嘿道：「假若干將存於世上，他是否可以再鑄出天下第一劍？是否有其他庸才使用天下第一劍？天下第一勇士用天下第一劍的名頭是否可以保住？」

無且慌道：「那或許保不住了！」

夫差沉聲道：「因此干將絕不能再存於世上！他替本座鑄出的劍，才能保住天下第一劍的名號！你懂嗎？無且！」

無且忙躬身道：「末將知道……但免死金牌是主上賜給干將的！末將怎敢違旨？」

夫差冷冷一笑道：「父王之意，乃令干將安心替吳國鑄劍，而且亦是向妖人鬼谷子賣個面子！但父王卻沒料到，此舉會令吳國受損，因爲干將若存於世上，難保他不爲別國鑄劍，別國擁有干將鑄出的劍，豈非如虎添翼？那吳國的霸業何日可成！因此爲吳國霸業着想，干將只有以身殉劍！」

無且心中一寒，低聲道：「是，太子殿下……但若不送去，萬一主上追究起來，末將難保頸上人頭！」

夫差一聽大笑道：「免死金牌總共只有五面，從來認牌不認人，你身上的免死金碑留爲己用，當今世上誰敢殺你！而且目下伐楚在即，國家用兵之際，有本座擔保，父王豈會因區區一位干將而把你殺了！」

無且一聽，轉驚爲喜道：「多謝太子殿下提點！末將對太子殿下忠心耿耿，但有所命，萬死不辭！」

夫差把無且召到身前，附耳低語道：「那你立刻趕去鑄劍峯，伺機行事……記住，先取劍，後滅口，務必乾淨俐落，不可留下任何痕跡！去吧！」夫差末了沉聲道。

無且將軍忙道：「是！末將遵令！」說罷，無且立刻離開姑蘇台，率十名武士，騎十四快馬，風馳電掣的向鑄劍峯疾奔而去。

＊　＊　＊

鬼谷子離開靈巖峯後，閃電般在姑蘇城四周的山峯掠了一匝，但竟然沒有任何值得他留步細察的地土。

鬼谷子身負的「尋龍乾坤訣」別具一格，「龍化乾坤」，令他的心靈與大地潛龍一脈相連，心有靈犀一點通。因此他的尋龍堪輿，單憑「心靈感應」這點特異功能，便可預測一半，其餘的一半，只須再實地查勘，也就準確無誤了。

不知不覺，已是夜幕降臨，鬼谷子掠回姑蘇城西閶門外十里，突見一道長拱橋，橫跨於一江水上，不遠處便是一座黃墻綠樹掩映的寺院，鬼谷子目力奇佳，不必走近，便見寺院山門匾額上書「妙利普塔院」五大金漆雕字，夜色之下，寺院紅橋，霧氣繚繞，人甫抵此，立刻便令人有種安祥恬靜的感覺。

鬼谷子心中一動，不由便停住腳步，仔細察看。但見月亮已冉冉落下，晨鳥吱吱啼鳴，霧氣更淡，遮滿了半邊天，在長拱橋下，迷茫夜色中，泊了幾隻漁船，漁船上尚有幾點燈火；姑蘇城閶門外的妙利普塔院，忽然鳴响了子夜的鐘聲，鐘聲清冽悠揚，在吳國都姑蘇城周遭迴蕩。

鬼谷子乍然處身如此幽清境界，心胸不由一陣迴响，暗道：但教天下祥和恬靜，黎民百姓盡現笑臉，我鬼谷子一生顛沛流離又算得甚麼？所受的痛苦折磨也大可拋開矣！這一霎間，鬼谷子的心靈，竟又向他的師傅老子的「無爲神功」境界邁進一步了。

「怪道師傅老子常道堅則毀，銳則挫，無藏而有餘，無爲而大巧，乾坤既爲盤龍所化，則大地潛龍，無所不容，無處不在，又豈可拘於一格？」鬼谷子忽然若有所思道。

他這般思忖，心胸登時爲之一寬，目力更顯奇佳，一會後，待妙利普塔院的子夜鐘聲响過。鬼谷子的眼神忽然一亮，原來他驀地發覺，就在姑蘇城閶門約七里地方，伏着一座不高的丘陵，夜色中忽黑忽白，形如一頭巨虎，蹲伏於天地之間。

鬼谷子心中一動，暗道目下是龍年，龍虎本來相尅，但凡有虎形之物，稍弱者皆寂然無聲，爲何這座虎形山丘，依然不甘寂伏，隱然有飛躍之衝勢？難道其力是可與龍年相抗衡嗎？當眞奇哉怪也！

鬼谷子心中好奇，尚是大娃兒心性，如何按捺得住？他心思甫動，身形已化「乾坤運行」，猶如一座混沌乾坤，風馳電掣的向那虎狀山丘滚去。

不消片刻，鬼谷子便飛越七里路程，嘯嘯有聲的掠到那座虎形山丘前面。鬼谷子極目望去，心中不由一陣喜悅。

但見在迷濛夜色下，虎形山丘雖然不高，但山勢雄奇，裂崖如束，風生澗壑，泉水清幽，陡巖壁立，飛梁渡澗，古木蔭翳，眞如一頭千古奇獸，忽地跳落於天地之間。

遠處左有獅子山，右有穹窿山，虎形山座落在兩山之間窩谷處，穹窿山亦即龍，獅子山是爲虎，正是左虎右龍，龍虎捍門之龍脈結穴大格局！

鬼谷子心中一陣驚喜，更不遲疑，當即遍山游走，仔細查勘，末了更以「天地時神盤」量度，終於，「天地時神盤」三針連成一線，指向虎形山丘正中的腹地，那兒恰恰有一道飛瀑，傾瀉而下，在下面形成一道山溪，九曲十三迴，繞着腹地流向西面的深澗。

腹地正中露出一孔，正絲絲的向外噴發熱氣，如霧如雲，其狀怪異。

鬼谷子一見，眼神驀地一亮，暗道：何謂大地潛龍，據師傅老子云：蓋因龍神乃變化之物，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而潛藏深淵，忽而飛騰雲霄，忽而現首不現尾，忽而興雲而佈雨，但在風雲隱微之間……此山丘

雖然不高，卻氣勢雄厚，形神兼備，正是潛龍結穴之上佳地形！

又據師傅老子的「尋龍乾坤訣」道：爲何世間難得一見潛龍騰飛？斯龍神也，得水，方能變化，得風雲方能升騰，故而大潛龍之地，多於穿江渡海之後，大張牙爪作穴，來歷令人不可測，此腹地乃虎形穴之腹，正中更有孔眼噴吐熱氣，上有飛瀑，下有溪流九曲十三迴，正是曲水繞明堂之象，潛龍騰升吞雲吐霧之形，端的是隱伏於天地的潛龍地穴！

鬼谷子仔細查勘，幾番論證推斷，終於確定，此山腹地正中便是眞龍結穴處，祖宗陰靈若得此潛龍大穴，子孫後裔心得龍脈蔭庇，貴氣之大，足以抵禦颯颯陰氣，吳王闔閭若得此龍穴，便足抵百年根基矣！

鬼谷子當即在噴熱氣孔眼四周，依東、南、西、北四方位各置一石作標記。然後更不猶豫，騰身而起，輕如清風，向姑蘇城的閶門疾飄而去。

姑蘇城城墻雖高達數丈，但鬼谷子若要越過，根本不費多大力氣，但他卻在閶門外放緩身形，就如平常人般向城門走去。

城門禁衞森嚴，因爲都城北面百里，便是大仇敵楚國的地域，爲防楚國奸細混入刺探軍情，因此守衞絕不敢有半點鬆懈。

不過鬼谷子走近時，雖是清晨時分，守衞更嚴，但守門的將士，一見鬼谷子，便肅立兩旁，任其進入。

鬼谷子不由大奇，忍不住向城門官問道：「這位將爺，爲甚不加盤查，便任我進入？」

城門官不苟言笑，伸手一指城門邊一幅圖像，便肅然道：「吳王有旨下來，但凡鬼谷子現身，不論白天黑夜，皆任其自由出入！」

鬼谷子向那圖像一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原來圖像上那人，竟然是鬼谷子他自己，心道：吳王闔閭說話果然一諾千金，甚有誠意！

鬼谷子這般轉念，助吳國中興之念便又添了幾分，但他仍不放心，便趁着清晨時分，揀了一處人多的集市，向國人訪問，國人異口同聲，均道吳王生活樸素，每遇天災瘟疫，必定親身到民間訪問，救貧濟苦，又禮賢下士，廣招賢能，的確是一位賢君。

鬼谷子連續訪問了數十人，均對吳王闔閭拜服之極，心中不由暗道：一人之言不可信，二人之言亦可疑，但三人、十人、百人之語，便不得不信了！看來那虎形山龍穴，的確非吳王闔閭莫屬了！

鬼谷子心意已決，當下也就不再猶豫，轉身向吳王宮走去，晋見吳王闔閭。守宮的武士一見鬼谷子，也不待他開口，立刻便把他領到吳王宮偏殿，吳王闔閭也早就含笑等候着他的到來了。

吳王闔閭在鬼谷子面前並不拘禮節，他反而向鬼谷子拱手道：「少俠辛苦！想必已大功告成了？」

鬼谷子亦含笑還了一揖，道：「吳王如何一言猜中？」

吳王闔閭呵呵一笑道：「少俠身具鬼神莫測之能，但凡少俠答應辦的事呵，自然馬到功成啦！」

鬼谷子欣然一笑，道：「果然不辱所命！目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已！」

吳王闔閭一聽忙道：「未知這東風指的是甚麼？請少俠明言！」

鬼谷子先不直道，卻微微一笑道：「未知吳王差遣無且將軍，送免死金牌上鑄劍峯，此事已辦妥了麼？」

吳王闔閭不由奇道：「少俠如此維護干將，他只是區區一位鑄劍人，少俠能告知其中因由麼？」

鬼谷子肅然道：「我鬼谷子出身有如鬼谷，因此發誓畢生救盡天下可憐人，日前偶上鑄劍峯，遇干將夫婦，目睹彼等爲鑄劍之事，已陷絕境，景況堪憐，便決意助之；而且干將夫婦於我有一飯之恩，我絕不能棄之不顧！」

吳王闔閭一聽不由大笑道：「一飯之恩，少俠便如此耿記於心，若寡人賜你黃金萬兩，少俠豈非對寡人死心塌地嗎？」

鬼谷子卻斷然搖頭道：「吳王此言差矣！」

吳王闔閭一怔道：「爲甚麼？」

鬼谷子亦大笑道：「鬼谷子就如閑雲野鶴，要這黃金萬兩幹嘛？干將夫婦贈我一飯之恩，是在我餓急之時，而且那一飯，還是他夫婦三日的活命口糧，雪中送炭方顯出眞情，錦上添花又何足道哉！」

吳王闔閭默然半晌，忽地向鬼谷子拱手道：「是，多謝少俠提醒寡人！」

鬼谷子此時亦一怔道：「吳王多謝我甚麼？」

吳王闔閭微微一笑道：「雪中送炭方能令人刻骨銘心，錦上添花猶如雲煙過目，少俠胸臆之言，豈非隱含一國之君治國之道嗎！」

鬼谷子一聽，不由欣然一笑。只見吳王闔閭又正容道：「少俠放心，寡人的免死金牌，無且將軍必已送到！爲防萬一，寡人又令太子夫差，派人傳令無且將軍，要他率兵鎭守鑄劍峯，任何人等，皆不得侵擾干將夫婦，更令人帶去大批食糧酒肉，以示慰勞！少俠以爲，寡人的處置足夠了嗎？」

鬼谷子一聽，又欣然一笑，他終於放心了，心道：吳王闔閭果然

不失為一代賢明君王，這便有足夠根基承納虎形山那座潛龍大穴矣！他也不再猶豫，向吳王闔閭坦然相告道：「幸不辱命，草民已在姑蘇城閶門外七里處山丘，尋着一座潛龍大穴，是否移葬王陵，請吳王定奪！」

吳王闔閭一聽，大喜道：「好極了！立刻擺駕，寡人與少俠立刻前去審察！」

由於是移葬王陵這等大事，因此朝中大臣，包括伍大夫伍子胥，均奉旨前去參與此事。但太子夫差依然托辭操練兵馬，婉拒前往，闔閭心中雖稍有不悅，但想到太子這是為伐楚大計出力，也就不去勉强。

吳王自闔閭以下，朝中大臣以及近百侍衛，駕車騎馬，浩浩蕩蕩直奔姑蘇城閶門而去。

車駕出了閶門，再走七里路，那座虎形山丘赫然便在眼前了。

鬼谷子引領吳王闔閭，伍子胥等朝中大臣，走入虎形山丘腹地，說也玄妙，自經鬼谷子以四石鎮護，那腹地正中噴熱氣孔眼，噴出的熱氣竟聚而不散，如雲如霧的在腹地正中輕飄曼舞。

眾人走近時，自吳王闔閭以下，人人心中均感一熱，神情也肅穆起來，心胸也突變開闊沉穩，心思竟與平日截然不同。

鬼谷子見眾人情狀，不由微微一笑，他向吳王闔閭拱手道：「恭喜吳王，此穴是可移葬吳國王陵矣！」

吳王闔閭神色肅穆，向眾大臣道：「此乃潛龍大穴，吳國王陵移此，當可保百年國運不衰，各位卿家以為如何？」

朝中大臣從未見識這等驚天大法，又見吳王闔閭心意已決，況且此乃國家百年基業的大事，誰敢貿然反對？因此均肅穆不語。

伍子胥心中亦暗喜道：「鬼谷子果然神機莫測，妙點潛龍大穴，王陵移葬於此，必可令吳王伐楚之心更堅，伍某人助吳滅楚報父仇的大計可遂矣！」

伍子胥向吳王闔閭拱手道：「主上洪福齊天，得此潛龍大穴，吳國國運必可保百年不衰矣！」

眾大臣見伍子胥道賀，不敢怠慢，亦紛紛向吳王闔閭祝頌，頓時響起一片頌揚聲音，嗡嗡不絕。

吳王闔閭當下更不猶豫，向鬼谷子道：「少俠以為，何時可移葬王陵於此？」

鬼谷子微微笑道：「恭喜吳王，一連三日，皆黃道吉日，大可動工移葬。」

吳王闔閭一聽，立刻向負責工部的大臣下旨道：「事不宜遲，卿家即返姑蘇，率工部巧匠，立刻上靈巖山王陵峯，挖起列祖列宗遺骸，以王室金塔盛載，速運來此！不得有誤！」

負責工部的大臣立刻領旨，飛快的策馬下山去了。

吳王闔閭又向宮侍衛官下令道：「即於此地佈置行宮，寡人決留此以待王陵移葬！」

王宮侍衛官領令，立刻去佈置帳幕、食物、守衛去了。王者之令如山如海，力量宏大，不消半日，虎形山上，便已佈置出一座行宮來，雖然是以帳幕為屋，但各樣王室用具食物齊全，足供吳王闔閭及朝中大臣食住半月有餘。

不久，盛載王陵峯吳王列祖列宗的遺骸金塔，亦已運上虎形山來，虎形山上的工匠，亦已在那腹地正中，按鬼谷子所勘的地形，掘出一個頗寬廣的大穴，四面也築起墓基，僅留下北面的墓穴入口，以便安放金塔。

在吳王闔閭上虎形山的第三日，時值中午時分，鬼谷子見萬事妥當，便向工匠下令道：「座北向南，速放金塔入墓！」

工匠立刻遵令放入金塔，金塔座南朝北，一絲不苟。然後便去封土，豎碑等最後工作，不一會，一座寬近十丈，墓碑高聳的王陵便已在虎形山腹地正中聳立起來，墓碑上龍飛鳳舞，由鬼谷子手書：「大吳王陵」四字。

鬼谷子又高聲道：「上香叩拜列祖列宗！」

吳王闔閭當即率朝中大臣，包括伍子胥等，跪於「大吳王陵」墓碑前面叩拜起來。

鬼谷子又高聲喝道：「一拜乾，二拜坤，三拜時，乾坤時三體交滙，潛龍速現，祖宗龍脈，蔭庇後人！國運昌盛，基業永固……誠心禱頌！」

一時間，「大吳王陵」四周香煙繚繞，禱頌聲嗡嗡不絕。

就在此時，「大吳王陵」墓正中，忽爾有白煙絲絲冒出，白煙越來越多，越來越濃，聚而不散，與四周的香煙滙合，忽然向前面跪拜的吳國君臣飄來。

白煙似有靈性，在吳國君臣四周飄旋一匝，竟越過眾人頭頂，逕直的向吳王闔閭頂部飄來，忽然把吳王闔閭的頭頂罩住了。

此時朝臣中突然有人悄聲驚呼道：「啊！主上頭頂，有一頭白虎高踞於上……」

眾人循聲一看，果見白煙在吳王闔閭頭頂，凝成一頭虎狀，昂頭舞爪，氣勢軒昂！一會後，白虎狀煙雲這才緩緩散去。

好一會，直到鬼谷子示意跪拜大禮已畢，吳王闔閭終於從迷茫狀態中站起來，朝中大臣這才如夢初

醒的向吳王闔閭晉賀道：「恭喜主上！主上洪福齊天！剛才白虎現形，氣宇軒昂，此乃國運興隆，基業永固之萬世吉兆！」

吳王闔閭似仍處在迷惑之中，對剛才的事茫然不知，他對眾大臣的朝賀，竟然一反常態，不像昔日的喜怒形於色，僅淡淡的沉聲道：「國運興隆，三分靠天運，七分靠人和，民心之向背，才是一國之本，立國之基！」

朝中大臣，包括伍子胥等，心中均不由一怔，暗道：怎的「大吳王陵」甫落成，便有白虎現形，吳王的性情也變得更沉穩了？

鬼谷子此時卻欣然一笑，他知道吳王闔閭已開始承納祖宗龍脈了！這一座潛龍大穴果然非同小可！他向吳王闔閭含笑道：「吳王祖宗已居龍穴，龍脈之宏力，必可蔭庇造福子孫！再以根基為本，則吳國國運興隆指日可待矣！」

吳王闔閭欣然道：「不錯，多謝鬼谷先生提點，治國須以民為本，寡人當銘記於心！」吳王闔閭征戰半生，乃一代豪雄，在他口中稱為「先生」的人，鬼谷子算是第一人了！

吳王闔閭一頓，又道：「請教鬼谷先生，大吳祖宗王陵，是何龍穴？」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龍穴名稱，不外以形喝形，大吳王陵既有白虎現形，便稱為白虎龍穴吧！」

朝中大臣一聽，均向吳王闔閭賀道：「王上洪福，得此白虎龍穴！」

吳王闔閭淡淡一笑，並無狂喜之相，他的胸臆似已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境界了。不過自此之後，大吳王陵也就叫「虎丘」了，而且其名歷經數十年，一直留傳至今，鬼谷先生的名字，亦因而震驚世人。

* * *

伍子胥一直默默無言，仔細察看吳王闔閭的神色，到這時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鬼谷子所點的這座白虎龍穴，果然非同小可，甫葬不久，便有白虎聚形吳王頂上，吳王的性情也似突變，未知他的伐楚雄心，是否更堅決了？若然不是，那伍子胥為報父仇滅楚大計，豈非半途夭折了？

伍子胥心念急轉，終忍不住試探吳王闔閭道：「恭喜王上！得此白虎龍穴，當令國威大振，伐楚稱霸列國大業，必馬到功成矣！」

不料吳王闔閭一反常態，沉吟半晌，才穩重的道：「不然，伍大夫，目下吳國國力，尚未足大舉伐楚，因此宜廣積糧，穩基業、緩稱霸，此乃目下吳國治國之大策也！」

伍子胥聞言，心中不由涼了半截，猶如一盆冷水兜頭潑下，怔怔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鬼谷子卻欣然微笑道：「恭喜吳王，廣積糧，穩基業、緩稱霸，的確不失為治國良策，吳王但以此為治國大旨，吳國國運必可日漸興旺矣！」

伍子胥一聽，不由暗地咬牙，心道：這鬼谷子雖然神機妙算，亦誠心匡助吳國，但因此一來，我伍某人的滅楚復仇大計，便付諸流水矣！伍子胥這般轉念，便不由暗恨鬼谷子，後悔把他向吳王闔閭引薦，以致壞了自己的大事！

就在此時，正當鬼谷子欣然之際，東南面鑄劍峯方向，忽地衝起紅光一道，紅光劃過天際，直向白虎丘這面射來，四野嘯嘯的一陣刺耳悲鳴。

鬼谷子心頭猛地一震，他立刻袖占一課，得「乾」卦：潛龍，勿用，鬼谷子臉色不由倏的發白，暗道：此卦乃大兇之兆，當指試圖轉乾坤天機之舉已然慘敗，就算尋着大地潛龍，也決不宜輕舉妄動！按此卦推斷，則是為干將之事，身入吳國，欲以尋龍大法，逆轉天機之舉，已呈敗象，不但干將生命不保，而且參與逆轉天機之人，亦必遭受天機的慘酷磨折！

鬼谷子畢竟初次出道，江湖閱歷尚淺，乍逢此變，心頭大駭，便欲向吳王闔閭追問鑄劍峯干將的安危。

鬼谷子尚未及開口發話，心中忽然一陣劇痛，哇的一聲，立時噴出一口鮮血，緩緩的跌坐地上，顯然已受了極重的內傷。

吳王闔閭一見，大為關切，忙趨前俯身探問道：「鬼谷先生！怎的了？為何會忽然受傷？寡人這便立刻傳御醫替你診治！」

鬼谷子心胸劇痛，口不能言，但吳王闔閭的話尚聽得清楚，心道：此時我的內力全失，就算是天下一等一的神醫，亦醫不了天機的慘酷磨折了……他無奈只好緩緩的搖了搖頭。

吳王闔閭及朝中大臣均不明所以，急得亂作一團。伍子胥忍聲不語，他倒隱隱的瞧破了其中的緣由，暗道：鬼谷子必定為尋點這座白虎龍穴，勞盡心血，因而受了極重的內傷了！他幾番欲出手以眞氣替鬼谷子療傷，但猛地憶起鬼谷子匡助吳國，於他自己的滅楚復仇大計是一大障礙，便默不作聲了。

白虎丘上，眾君臣喧嚷了一會，均無計可施，吳王闔閭急得連連頓足道：「鬼谷先生連日辛勞，為寡人的國運出力，以致積勞成疾，他若有三長兩短，教寡人如何心安？」

就在此時，御前侍衛官飛奔而至，神色倉皇的向吳王闔閭稟道：「主上……太子夫差的兵馬，忽然把白虎丘四周包圍了，未知其用意如何？請主上定奪！」

吳王闔閭一聽，臉上神色一變，立刻沉聲道：「衆卿家不必驚惶！快傳太子前來！」

侍衛官領令，正欲離去，此時一位金甲漢子，手執一柄寒氣逼人的利劍，疾如電閃的飛奔而來，伍子胥目力奇佳，一眼便發覺此人正是太子夫差！伍子胥心中不由一震，暗道太子莫非要逼宮作反麼？

吳王闔閭也看清來人是太子夫差，臉色不由一沉，低喝一聲道：「夫差，寡人在此，你來此何幹？」

太子夫差不答，如飛掠至，一眼發現坐在地上的鬼谷子，一言不發，挺劍便向鬼谷子刺去，竟欲立置他於死地！

吳王闔閭一見，猛吃一驚，疾跨一步，擋在鬼谷子前面，以身相護，怒喝說：「夫差！不得亂來！鬼谷先生有功於吳國，更有寡人賜與的免死金牌，就算有天大之罪，亦須赦免！」

太子夫差不答，咬牙繞過吳王闔閭，挺劍又向鬼谷子刺去，鬼谷子此時竟一動不動，毫無反擊甚至毫無逃避之力，眼看夫差這一劍刺下，鬼谷子便十條生命也完了！

幸而吳王闔閭猛抽佩劍，把夫差的劍橫架住了，鬼谷子才逃過立成劍下鬼之危，但吳王闔閭的佩劍甫觸夫差的劍，立刻攔腰被削斷了！闔閭神色不由一變，因爲他的佩劍亦出自鑄劍高手歐治子之手，名叫太阿劍，削鐵如泥，鋒利無比，不料竟抵不住夫差劍輕輕的一觸！

吳王闔閭大怒，喝道：「伍大夫，替寡人把夫差拿下了！」

伍子胥卻不肯出手，肅然道：「臣不敢以下犯上。」

吳王闔閭怒道：「甚麼以下犯上？此乃寡人之命！鬼谷先生是你請來的，難道你忍心坐視他立斃於劍下麼！」

不料伍子胥依然不肯出手，吳王闔閭不由歎了口氣，突地搶前去，伸開雙臂，抱住夫差，令他不敢妄動，後腿飛起，把鬼谷子推送出十幾丈遠，沉聲道：「鬼谷先生快逃！寡人治子無方，不能維護於你，但也決不容你在寡人免死金牌下死去！你快逃吧！容後再作打算！」

夫差被父王死命抱住，他到底不敢向闔閭動粗，無奈停住腳步，氣得大叫說：「父王！你今日不殺鬼谷子，他日必然後悔……」

鬼谷子被吳王一腳踢送出十幾丈遠，欲逃也無力站起，眼見夫差稍停又執劍衝來，心道：我鬼谷子今日被天機慘懲，莫非眞要命喪劍下麼？罷了！我好歹也是師傅老子的徒弟，便死也莫折了師傅老人的名頭！

他這般轉念，便猛地咬咬牙，決然向身側不遠的深谷滾去，夫差掙脫吳王的熊抱，挺劍堪堪刺到鬼谷子時，鬼谷子已決然的向萬丈深谷橫身滾了下去……

夫差持劍向深谷一望，已不見鬼谷子的影踪，料定任何人跌落如此深谷，必定粉身碎骨，萬無倖理，這才嘿嘿一聲冷笑，走了回來。

夫差大步走到吳王闔閭面前，吳王闔閭已氣得臉色鐵青，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夫差忽地在吳王闔閭身前跪下，雙手捧上他手執的利劍，道：「此乃千古神劍，請父王過目驗看！」

吳王闔閭定了定神，這才向夫差手上的劍定睛一看，他一看之下，立刻看到另一個驚怒交集的自己的影像，那是從劍本身的寒光中反射回來，一股無形的劍氣亦淙淙的射入他的心胸，他不由渾身一熱，片刻前已變得沉穩的心緒竟立刻浮蕩起來，但覺心中有一股强烈的衝動，非要立刻躍馬揮刀，直擣楚國都城不可！他因此而記起太子夫差是天下第一勇士，若要伐楚，非要靠他的神勇殺敵不可！

吳王闔閭乍睹夫差呈上的劍器，心念竟急促百變，因此便連剛才對太子夫差的憤怒也忘記了！他喃喃的連聲道：「好劍！好劍！當眞是天下第一劍！夫差，這劍有名稱麼？」

夫差沉聲道：「有！父王！這便是天下第一劍干將！」

闔閭連聲道：「天下第一劍干將，好！干將天下第一劍……這是干將獻上來的寶劍？」

夫差沉聲道：「是！父王，是干將所鑄的天下第一劍！」

直到此時，被干將的劍氣所震懾的闔閭，才從迷茫中清醒了一半，他吃驚的眨了眨眼，道：「既然是干將鑄出的劍，爲甚以干將命名？他日再鑄出寶劍，又以何名字命名？」

夫差傲然一笑道：「不！父王！干將劍是天下第一劍，決不可能再有第二柄出現了！」

吳王闔閭吃驚道：「爲甚麼？」

夫差沉聲道：「因爲鑄出天下第一劍的人，已在這世上消失，因此今後決不會再有第一劍出現了！」

吳王闔閭這才猛然醒悟，急道：「你！你把干將怎樣了？」

夫差微一咬牙道：「爲保存天下第一劍名號，爲了震懾天下强敵，爲了吳國的霸業，干將不得不從

世上消失掉！」

闔閭吃了一驚道：「夫差！你把干將殺了……該死，你教父王日後如何向鬼谷先生交代？寡人曾親口答應不去加害干將呵！」

夫差此時一躍而起，沉聲道：「父王！不但干將不能存於世上，就連這位鬼谷先生亦不可保存……此乃爲吳國的利益着想！」

闔閭吃驚的喃喃道：「爲甚麼？鬼谷先生有功於吳國，怎可把他殺了？這不教天下人寒心嗎？」

夫差嘿嘿一笑道：「鬼谷子有鬼神莫測之能，而且此人心性如閒雲野鶴，絕不會甘心久棲吳國；他今日可以替父王點潛龍大穴，難保他日後不去助楚越等仇敵之國，敵强則我弱，我强則敵弱，爲杜絕後患，鬼谷子無論如何也不可容他再存於世上！此乃爲吳國國勢强盛，早日稱霸列國的大業着想！請父王明察！」

吳王闔閭一聽，心中也不由一陣浮動，心道：夫差之言也並非全無道理，若要稱霸列國，豈能任由鬼谷先生如此能人反爲敵助？再說此人連黃金萬兩也絕不動心，根本無法收爲已用，既然如此，他留在世上，始終是吳國的一大隱患啊！

伍子胥一直默不作聲，此時見狀，立刻向闔閭道：「主上！爲吳國滅楚克越稱霸列國大計着想，太子殿下所言不錯，鬼谷子和干將的確不宜再存於世上！主上明鑑。」

伍子胥雖然佩服鬼谷子的神技，但他已斷定鬼谷子是他滅楚復仇心願的障礙，就算太子夫差不出手，他也會伺機下手把他除掉。

伍子胥是吳王闔閭的心腹愛將，此時眼見連他亦附和夫差之議，他也再無話可說，心道：鬼谷子呵鬼谷子，你可莫怪寡人無情無義，你要怪的便怪寡人也爲時勢所逼，也怪你脾性古怪，不肯爲寡人所用吧了！

當下吳王闔閭默默的把手一擺，示意此事就如此了結，然後，便與衆大臣回駕返宮，準備大舉伐楚了。

＊　＊　＊

鬼谷子耳邊只聞嘯嘯風响，任由身軀急促的向白虎丘深谷墮下去。

他乍睹鑄劍峯方向紅光射起，心頭劇痛；接而又見夫差手中的劍器，知是干將夫婦所鑄的神劍，暗道干將必定已遭殺身之禍了！

鬼谷子這一判斷，立時心灰意冷，暗道：枉我鬼谷子身負「尋龍乾坤訣」絕學，欲以此救助天下可憐人，豈料甫一出道，便救人不成，反送了人家生命，哎，怪道師傅老子道堅則毀，銳則挫矣，看來我鬼谷子竟連師傅老子半分的「無爲神功」也學不到！

他自怨自艾，心頭劇痛，內力全失，滾落深谷，竟心灰意冷，任由身軀向下面的無底深淵墮去，一心只求速死，心道這或許便是師傅老子「無爲神功」的精髓吧？

寒風刮面，嘯嘯破空聲不絕於耳，鬼谷子一心求死，不作任何掙扎，心境平靜如水，但見谷中雲霧縹緲，猶如置身於太虛幻境。

鬼谷子心性玄幻，他此時忽作奇想，暗道：「神仙的騰雲駕霧，或許便如此吧？這豈非有趣極了？」他這般思忖，心境更覺平靜，但感假如就這般死去，倒也沒有甚麼痛苦，反而輕鬆極了！他因此更屏息靜氣，仔細領略起這騰雲駕霧去死的樂趣。

說也玄妙，鬼谷子越是心境平靜，不作任何掙扎，呼吸之間，自然入多出少，體內的空氣越發充盈，隱隱生出一種升浮力，他下墮的速度反而漸漸減緩了，到後來，簡直就有如長了翅膀，緩緩的向下滑翔。

鬼谷子但覺有趣極了，不過他並不知道，他於此生死玄關，誤打誤撞，也因他本性的玄幻，已達至老子李耳「無爲神功」的「無形有形——以氣御體」絕頂境界。

原來老子李耳本來是「北海之鯤」，這「鯤」之大，不知有幾千里；每到冬季，當海潮運轉，「鯤」就會變成「鵬」，「鵬」翅的寬，也不知有幾千里；每到秋冬之交，「鵬」就煽着巨翅膀，鼓起猛烈的飇風，從北海遷到南海去居宿。

老子李耳挾此威猛無比的雄勁降世，但覺世上已無任何力量可以抵禦如此威力，無敵最寂寞，因此而悟化出「無藏而有餘，無作而大巧，堅則毀、銳則挫」的「大無爲神功」，而「無生無死，以氣御體」則是「大無爲神功」的絕頂境界。

鬼谷子的心性玄幻，根基奇特，老子李耳並沒向他傳授「大無爲神功」，只道「大無爲神功」是他處於「無敵最寂寞」的絕境時悟化的，因此只有處於最絕望之境地時，才能領略「大無爲神功」的精髓，老子李耳的原意是要鬼谷子「尋龍乾坤訣」無敵於天下時，才進而領悟「大無爲神功」的要旨及精華，因爲這是老子李耳自己曾歷經的修練途逕。

不料鬼谷子心性玄幻，根基奇特，研學修練別具一格，他的「尋龍乾坤訣」絕學已是無敵於天下，爲報一飯之恩，竟膽大任性，試圖逆反天機，逆反不成，反遭天機慘酷磨折，不但苦練「乾坤訣」的內力盡失，自身更陷入生死兩難的絕境，卻因此而一下子悟化出「大無爲神功」中「無生無死，以氣御體」的

絕頂境界，此點竟連他的師傅老子李耳亦始料不及。

鬼谷子身處深谷下墮虛空，他的「有形內力」雖然盡失，但「無形之力」卻油然頓生，身軀蓄氣，輕如燕子，又如鴻毛隨風飄蕩，此時休說深谷摔他不死，就算身處虛空，亦可片刻凝住不動，只是他仍不知自己已達此境界罷了。

鬼谷子心無雜念，一意享受求死的樂趣，他的雙眼微睜，但見上面的天空越來越小，最後簡直有如一線之天了，此時他身後忽然觸着一層軟綿綿的東西，身子忽然就如躺在一張厚毛毯上面。

鬼谷子躺在上面，半晌不動，正在享受的「求死樂趣」，忽然沒有落下去，鬼谷子這才明白，自己並沒有死去，因爲他忽然覺得肚子餓了，肚子有餓的感覺，便決非死人或者神仙；神仙或死人又怎會吃人間煙火？不必吃人間煙火，又怎會有肚子餓的感覺？

鬼谷子玄幻的心性一動，他的念頭便也玄幻起來。

他伸手向身下一摸，原來是一層厚厚的樹葉，樹葉不知有多深也不知有多厚，顯然這深谷的存在，也不知有多少年月多少日子了！

鬼谷子不由啞然失笑，暗道：「樹葉呵樹葉，你好心救我鬼谷子一命，可知卻壞了我那美好的「求死樂趣」？這豈非又氣又恨嗎？

鬼谷子這般轉念，果然便爬了起來，先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又再恨恨的踏上三踏。

鬼谷子無意中一踏之下，不料卻恰恰施展出「大無爲神功」的「有形變無形、無形實有形」的絕頂招式，此招甫出，上可驚天，下可動地，威力之大，簡直不可思議。

但見鬼谷子一踏之下，腳底似乎碰着甚麼硬物，身子卻不由自主騰空而起，高逾十丈，眞的是「一飛衝天」之勢，他落下時，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剛才碰着的不知是甚麼東西？

他連忙撥開腳底的厚葉，不知撥了多久，也不知撥了多厚，當撥開最後一層樹葉時，他不由一陣發怔，心道：原來是一塊不值一文錢的石板。

石板好像是銹黑色，顯然已不知有多久歲月了，鬼谷子拿樹葉擦淨石板的黑銹，卻又不禁一怔，原來石板上刻有一個大八卦，大八卦旁邊更有一行蝌蚪文字，蝌蚪文字道：……於是八卦演行，乾化爲坤，坤化爲震，震驚潛龍，龍氣四溢，上升而化爲火龍，下聚而爲地龍，火龍高踞於峯上，地龍潛伏於深淵，火龍欲燒地龍，地龍深潛於地中，默然久潛而不動，震變爲兌，兌變爲乾，則地龍一躍而衝天，火龍勢盡而歸地，循環一周，是爲三變。下面又有一行小蝌蚪文字道：天地初開日，伏羲畫卦時。稀奇古怪，莫名其妙。

但鬼谷子恰好是此道中人，他的「乾坤訣」內力雖失，但其中的招式、絕學卻仍深印腦中，他以「尋龍訣」略一對證，心中便豁然而悟。暗道：這伏羲氏必定是那位畫八卦的奇人伏羲了！他此文中的含義，似乎是暗兆白虎山丘及此深谷的玄妙運命！

鬼谷子又往下推想道：……「震驚潛龍」，乃指潛龍遇「震」，於是「上升而化火龍」，「下聚而爲地龍」，上升者豈非白虎丘上面的龍穴？下聚者則依然潛伏於此深谷中。「火龍欲燒地龍，地龍深潛於地中，默然久潛而不動，震變爲兌，兌變爲乾，則地龍一躍而衝天，火龍勢盡而歸地」這一段，則是暗指白虎丘上面的火龍，與深谷中的地龍，必定相生相尅，相互循環往復！哎，其中已隱含許多慘酷仇殺了！

鬼谷子歎了口氣，他雖然已隱隱發覺，此谷必定潛有一處驚天地龍穴，誰得了這座地龍穴，誰就可以最終尅制白虎丘上面的「白虎火龍穴」，但他對人世間的仇殺本就極之討厭，此時身陷絕谷，也不知自己能活到何時，因此對這種「相生相尅」的龍穴也忽然討厭起來，他把樹葉重新掃下去，遮住這塊「伏羲之石」，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說是走出去，其實也不過是走出他落下的那段窄谷，他走出窄谷，眼前不由一亮，原來前面是一座大樹林，而且分明是果樹林，上面結滿了無數奇形怪狀的果子。

鬼谷子肚子正餓得發慌，連忙向果林走去，走到果林前面，忽然又停住了腳，暗道在鑄劍峯上，肚餓引出了「一飯之恩」，導致自己去「逆反天機」，逆反不成，自己亦慘受磨折，這一次肚餓，會不會又引出另一個「一果之恩」來了？

鬼谷子心性玄幻，他這般轉念，便不敢走上前去摘果子吃了，他也不知這果林長在深谷之中，到底有沒有主人栽種？是否能吃的果子？

鬼谷子呆了片刻，肚子響得越發厲害了，他到底忍耐不住，忽然失笑道：「鬼谷子呵鬼谷子！你何太痴也？眼下你也不知能活得多久，根本無法走出絕谷，便就算眞有一果之恩，也無法圖報啦！怕甚麼？先吃飽了再說吧！」

鬼谷子爬上樹去，也不知這果子叫甚名堂，但見它狀如磨菇，香氣撲鼻，便以爲是好果子，他摘了十個八個，爬下樹來，想也不想便大嚼起來，不一會，便把一堆「磨

菇果」吃光了。

吃飽了果子，鬼谷子便舒服多了，人一舒服就快活，人一快活便有許多胡思亂想，鬼谷子也突然胡思亂想起來，他眼前也忽然現出無數七彩的圖像，彩色圖像快速的變換着，令人目奪神搖。

鬼谷子忽爾看見身穿彩衣的師傅老子正向他招手，師傅老子的旁邊，更站着一位彩衣的少女，七彩俏臉，美艷極了！

鬼谷子心中大喜，暗道見到師傅老子，就如尋着救星，憑師傅老子之能，必可令自己盡復內力，逃出深谷也絕非難事了！而且師傅身邊那少女必是師傅老子新收的女弟子，自己豈非有了一位說笑的師妹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也不管三七廿一，向師傅老子出現的那地方拔腿便狂奔過去，口中一面大叫道：「師傅老子！幸虧你來了，快來救徒兒鬼谷子……」

鬼谷子狂奔了一段路，但距師傅老子總隔了一段距離，他心中驚奇，又再狂奔一段路，漸而他也不知自己跑了多少路，跑到甚麼地方去了。他越跑眼前七彩圖像便越多，他的心情也越發興奮難抑，越發跑得快了，跑着跑着，他忽然碰上一團毛茸茸似猿似猴的怪物，向他齜牙咧嘴，似欲把他生噬！

鬼谷子大驚，心道：既然師傅老子在此，我鬼谷子也就不會死去了，而且被人猿撕碎來嚼，這滋味多難受！他連忙拔足狂奔，避開那怪物，跑了一會，忽然又見到那位彩色俏臉少女，鬼谷子不由狂喜的大叫道：「師妹……師傅在何處？快出來救你師兄鬼谷子！」

鬼谷子料定自己有救了，不由便樂得手舞足蹈，狂笑狂跳起來，他這一狂跳狂笑，便根本無法停下來，腦中那些彩色圖像也不見了，只剩一個念頭，跳、笑，直到七彩圖像再次出現！鬼谷子狂跳狂笑間，那似猿似猴的怪物忽地又閃電般的掠到，伸爪向鬼谷子一攫，鬼谷子但感心胸一陣劇痛，暗道：自己的胸膛必定已被這怪物撕開，再下去便是被牠捧着他的心大嚼了！鬼谷子心中很絕望，忽然不跳也不笑了，他噗地摔倒，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尋庇護國　再逆天機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鬼谷子忽覺口中一甜，似乎又有果子進口，心中一喜，連忙睜眼一瞧，原來送上嘴邊的並非果子，而是一個紅艷艷的小嘴唇，而且必定是少女的嘴唇，這嘴唇正把一口清甜的果汁，以嘴運氣，送進他的咽喉中去！

鬼谷子一驚一羞又一喜，他連忙把嘴挪開，臉孔脹紅得低叫道：「啊！師妹，你餵我吃果子嗎？這工作不適合師妹妳做啊！還是請師傅老子他來吧！咦？我怎的連吃果子的力氣也沒了？」

「小嘴唇」一聽鬼谷子會動會說話了，立刻呼地移開了三尺，一聲又羞又喜的少女聲音立刻響了起來：「……啐！誰是你師妹了？你哪來的師傅老子？你這呆小子眞是……眞是呆得可笑極了！」說是可笑，但少女卻笑不出，因爲她的俏臉已羞紅了。

鬼谷子此時眞的呆了，他呆怔了好一會，才忽然想起，自己吃飽了那「磨菇果」，一會便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了，最後他但覺渾身虛脫，全身軟綿綿的，連一絲的力氣也沒有了，他才意識到自己要死去了……

鬼谷子喃喃道：「我……我不是死了？」

少女格格一笑道：「呆子！死了又怎會說話？會說話的又怎會是死人了？你剛才想必是誤吃了那『幻影果』，才到處亂跑亂叫！幸虧猿爺爺發現了你，出手點了你的昏穴，再把你抱到我身邊，我嚼碎『實心果』，餵你吃果汁！哎喲，不說了，把你救醒了，你這呆子又來胡說八道，這不羞人嗎？」

鬼谷子忽然想起在迷幻中，曾見一頭似猿似猴的怪物，幾番欲挖他的心吃，不由大驚道：「你爺爺怎的不見了？剛才我見着一頭猿怪，欲挖我的心吃，你爺爺年紀老邁，走避不及，莫要被這怪物活生生吃了！」

就在此時，忽地呼的一聲，凌空落下一團毛茸茸的東西，似猿似猴，伸爪便欲抓鬼谷子！

鬼谷子大驚，連忙滾開避過，那猿猴不捨，閃電般撲上來，伸爪子摑鬼谷子的左頰，鬼谷子避得右頰，左頰又迎了上去，避得左頰，右頰又被狠狠打了一記耳光。

鬼谷子渾身無力，左滾右滾之下，再也無力閃避，無奈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倒學了那甚麼大聖人，被打左頰，不但不怒，反而把右頰也湊上去了！」

似猿似猴怪物伸爪又欲打，那少女格格大笑道：「猿爺爺！這呆子胡說八道，不知好歹，本該再摑十記嘴巴八記耳光，但他竟無力閃避，左頰被打又送上右頰，猿爺爺再打呵，倒成全他做了大聖人了！」

似猿似猴怪物一聽，見少女開懷大笑，便也樂得又跳又叫，就如鬼谷子吃了「幻影果」的模樣，倒把摑十記嘴巴八記耳光的樂子也忘記了。

鬼谷子勉强爬了起來，他望一眼似猿似猴怪物，又望一眼少女，但覺怪物怪得出奇，少女卻美得令鮮花失色，不由喃喃的道：「……怪的怪得出奇，女的美得美極了，天！這莫非又是另一幕幻像嗎？」

少女瞪了鬼谷子一眼，道：「你又說甚麼瘋話了？你那幻影果的毒，已被實心果的藥性解了，誤入此谷之人，若吃了那幻影果，非要狂跳狂舞到力脫而死不肯罷休，普天下就只有這實心果的果汁可以解救！」

鬼谷子道：「那我身上的幻影果毒已解了？」

少女微咬咬牙，道：「猿爺爺本來欲給你吃實心果，但你又跳又叫，發狂之下，連猿爺爺也無法將實心果塞入你嘴巴，他出手點了你的昏穴，你的嘴巴又緊緊閉上，猿爺爺束手無策，這才把你抱到我這兒來！我……我見你不似惡人，還是大娃兒一個，便用嘴嚼碎實心果，把果汁用嘴餵給你吃！哎喲！羞死人了！」少女說着，忽然醒悟鬼谷子是男子，而且看模樣比自己還年長些少，這嘴對嘴餵吃呵，被人見了，還不羞死人了嗎？

鬼谷子忽見少女俏臉飛紅，含羞欲笑的神態，竟把芙蓉芍藥也比下去了，心中不由想起鑄劍峯上，干將和莫邪夫妻恩愛的一幕，自己當時見了，亦曾忽發異想，若自己有干大嫂這麼一位親姐姐，那不知有多美妙！假如這少女是自己的親妹妹，也就美妙極了！鬼谷子心性本就玄幻，他吃了「幻影果」，又知少女以小嘴餵解藥給他吃，雖然幻影果的毒性已解了，但他的心似乎更玄幻了。

少女見鬼谷子痴痴的盯着自己，不由又羞又氣，啐道：「喂！呆子！你發甚麼呆？怎的不說話了？我……我本來也不想救你，但在這絕谷中悶得慌了，才把你救了，誰知你竟然是啞巴！我惱起來，說不定又再餵你吃幻影果！等你又跳又叫，這才有趣啦！」

鬼谷子無奈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原本是想又跳又叫的，但肚子已再無東西，便欲跳欲叫也無能為力了！」

少女格格一笑道：「你肚子餓了，怎不出聲？在這深谷，有我和猿爺爺在此，還愁沒東西吃？你跟我來吧！」

少女說着，轉身就走，似猿似猴怪物向鬼谷子扮了個鬼臉，也跟着走了。鬼谷子心中不由又笑又好氣，暗道：我鬼谷子堂堂老子李耳的徒弟，竟也要求這「嗟來之食」了！無奈也只好拔腿跟上前去。

＊　＊　＊

少女在前面繞一片果林花樹轉了幾轉，鬼谷子眼前便忽地一亮，因為他終於見到人世間才有的屋舍了。

那是一排兩間的木屋，一間很大，另一間卻很小，小得猶如一座獸居的籠子。

少女指了指那間籠子木屋，道：「那是猿爺爺住的。」少女言下之意，是指那間大的便是她的居處。

鬼谷子隨少女走進那間大木屋，但猿爺爺並沒有跟進，反而一晃身就不見了。

木屋內異常整潔，用具全是木製的，就連一點金屬的影子也沒有。鬼谷子不由暗奇道燒飯可不能用木具呵！如不燒飯，那少女每日吃甚麼？

鬼谷子思忖間，似猿似猴怪物——猿爺爺已呼地捲了進來，牠的手上捧了一大把不知名的東西，這東西奇形怪狀，有圓柱形、紡錘形、鷄蛋形、四棱形、葫蘆形等，很大，顆顆大如蛋，色澤各異，赤、橙、黃、綠、青、藍、紫七彩俱有。

猿爺爺把「東西」扔在木桌上，向鬼谷子作了個「你不吃是你的損失」的怪臉，便又呼地跳了出去，也不知牠又去弄甚麼「東西」回來。

鬼谷子望着桌上的「東西」，不禁目瞪口呆，他雖然肚子咕咕作響，但決不敢動這「東西」，因為他被那「幻影果」嚇怕了，直到此時，他仍有玄幻的感覺，不敢相信這絕谷中，竟有一頭怪物與一位美女併存！

少女見鬼谷子呆呆的盯着桌上的「東西」，卻不動手，不由奇道：「你不是肚子餓嗎？你怎麼不吃？」

鬼谷子咧嘴苦笑道：「我肚子的確餓得很，但見了這些七彩果，我便沒任何胃口了！」

少女想了想，隨即失笑道：「你這呆子，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想必是被那幻影果嚇怕了！但你只管放心吃，我擔保你一定會吃，也不得不吃！」

鬼谷子奇道：「為甚麼？」

少女忽然歎了口氣，道：「因為我已整整吃十年了！十年來若非這些，我只怕早就餓死了！這絕谷中果子雖多，能吃的卻僅有幾種，這果子是其中最好的一種。」

鬼谷子道：「這果子叫甚麼名堂？」

少女道：「我也不知道，是猿爺爺每日摘給我吃的，我覺得味道類似棗子，但形狀怪異，似棗非棗，只好稱它為奇棗子。這奇棗子甚奇，味道有苦有甜，心苦之時吃着便甜；心甜之時吃着便苦；但極可充餓，吃一顆可抵一個時辰，一日吃十二顆也就足夠了，切莫多吃，多吃一顆，必定肚子痛足一個時辰

，不多不少，靈驗得很！」

鬼谷子聞言望一眼桌上，果見只有十六顆，暗道眼下按上面的日影算，應該是申時了，到明早辰時，恰恰是八個時辰，每人吃八顆，也就可以頂到明早辰時了，這棗子果然奇妙！

鬼谷子也不再猶豫，伸手拿起一顆紡錘形的，放進嘴裏就嚼，但覺肉汁豐厚，味道極甜，吃完一顆，肚子果然再無饑餓的感覺。他雖然想再吃，但想起少女的話，怕肚子眞的痛上一個時辰，便不敢再吃了。

少女睨了鬼谷子一眼，見他很享受的模樣，便輕輕的歎了口氣，道：「味道如何？必定很甜了？是嗎？」

鬼谷子點點頭道：「是呀！的確很甜，你怎麼知道？」

少女道：「你眼中充滿思緒，心中必定很苦，這棗子的味道自然是極甜了！你初落此絕谷，尚未習慣，這也難怪，日後慢慢你就覺得安心，心中一甜，這棗子的味道也就變苦了！」

鬼谷子不由一怔，心想：這棗子難道也學了那「尋龍乾坤訣」中的相心術麼？不然為甚如此知心？如此靈驗？他的內力雖然盡失，但「尋龍乾坤訣」的招式口訣卻還深印腦中，暗道：就算以「尋龍乾坤訣」去相察，也須「望、聞、問、切」，怎比得上這「奇棗子」如此奇靈？

鬼谷子這般思忖，不由動了欲知少女底細的意念，他甫出道時內力充沛，目力所及，心思如電，一眼便可察知世人的吉兇禍福，但此時內力盡失，相人察運，竟要花上數倍的時間，他望着少女的俏臉兒，竟似世間的登徒子似的呆了。

少女見他痴痴呆呆的盯着自己看，俏臉兒初是一紅，似有欣然的感覺，但見他久久不言不動，眼珠只盯着自己，便又一羞，俏臉飛紅，接而又一怒，道：「呆子！你見了女孩子，便這麼痴痴呆呆嗎？」

鬼谷子並沒收回目光，依然盯着少女的俏臉看，少女又羞又氣，幾番欲伸手摑他的耳光，但見他對自己一副心神俱往的模樣，心中又不由一甜，這耳光便摑不下去了。

鬼谷子忽然歎了口氣，充滿同情的道：「你的父母必定是雙亡，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啊！」

少女一聽，不由猛吃一驚，本來柔情似水的眼波，忽地射出寒光，盯着鬼谷子，好一會方道：「你！你怎麼知道？你是吳國那奸太子派來追殺我的麼？哼哼，憑你也配？」

鬼谷子一怔道：「吳國奸太子是誰？」

少女咬牙恨道：「除了奸太子夫差，當世還有誰如此兇暴！殺了我爹娘不算，還要斬草除根，派人下絕谷殺我！」

鬼谷子忙道：「那夫差為甚麼殺你爹娘？」

少女咬牙道：「我！我一家本是越國子民，吳國攻越時，那奸太子夫差見娘親貌美，便把我一家擄去了，娘親不肯被那奸太子夫差淫辱，夫差惱羞成怒，把我爹爹和娘親殺死，在被殺之前，爹爹拚死把我拋落絕谷，大叫一聲道：『女兒啊，你的生死只好由天定啦！你若僥倖撿回一命，日後替爹娘把夫差這惡人殺了！』我當時僅得六歲，但爹爹被殺前那話，這一生一世我也記得的！」

少女說着，眼圈一紅，竟泫然欲淚。鬼谷子一見，嚇了一跳，情急之下，他也忘了自己內力盡失，根本連一位草野村夫也不如，連忙搖頭擺手道：「莫哭！莫哭！我鬼谷子發誓，定必替你殺了夫差便了！哎喲，不好！」鬼谷子忽驚叫一聲，原來他情急之下，衝口而出，猛地想起他因報干將夫婦的「一飯之恩」，弄到今日生死兩難的地步，如今這一口承諾，豈非為了這「一果之恩」，又惹出另一場大禍嗎？

少女一聽，先是一喜，接而又怒道：「殺與不殺，我可沒勉强你，有甚麼好不好的！」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我這不好，並非殺夫差不好，而是我自己不好。」

少女道：「你有甚麼不好？」

鬼谷子道：「其實我的遭遇也並不比你好了多少，我的爹娘雖然並非被人殺害，但我卻同樣是被夫差逼落這絕谷中來，眼下身陷絕境，生死兩難，甚麼也不能做了，這不是很不好嗎？」

少女怔了怔，這才醒起這呆子根本毫無武功，簡直比草野村夫也不如，憑他，休說殺人，只怕連一隻兔子也把他嚇倒了！想到此少女又不禁噗嗤一笑道：「聽你那說話的口氣，我還以為你是當世絕頂高手啦！我倒忘了，你連一隻兔子也追趕不到，又怎會做奸細？怎能去殺人？哎，你被夫差逼落此地，保得生命已是萬幸之極了！還說甚麼去替我把夫差殺了！」

鬼谷子被少女嬌野的一笑，心中不但不氣，反而很感謝她的體諒，也更同情她的遭遇，他忽然想起甚麼，便好奇的道：「你當時掉下絕谷，為甚麼竟可保存生命？」

少女道：「我當時也不曉得甚麼是生，甚麼是死，但知道爹娘不見了，便放聲大哭，根本不知自己已身懸虛空，掉落絕谷！只感到臉被冷風刮得刺痛，哭得更厲害了！

哭着，哭着，我只覺四肢已被撕開了，然後便甚麼也不知道了！」少女說起當日的慘況，眼圈又紅了。

鬼谷子忙道：「後來又怎樣？」

少女幽幽的歎了口氣道：「後來我忽然又哭了，睜眼一看，原來自己被一頭似猿似猴的怪物抱在懷中，牠正用毛茸茸的尖嘴餵果汁我喝，那果汁的味道甜極了，我喝了幾口便醒過來了！牠把我抱到這地方，我才見到這兒早就有兩間木屋了！後來牠每日摘這種甜果子給我吃，我每日吃十二顆便不餓。牠又開始教我練功夫，用的東西很奇怪，只是一根帶葉的竹枝，但牠運動起來，竟把一棵巨樹也劈倒了！起初我很驚奇，但跟着練了十年之後，嘿嘿，到你掉下這兒的七天前，我也可以用竹枝把巨樹劈倒了！直到此時，我吃這奇棗兒，才忽然覺得味道變苦了！」

少女說到此處，俏目中忽然射出一縷湛藍的寒光！

鬼谷子忙道：「爲甚麼？」

少女目中寒光湛湛道：「因爲到這時，我相信自己已足以把夫差這奸賊的人頭斬下了！我終於可報爹娘的血海深仇了！嘿嘿！」少女忽地一聲冷笑。

鬼谷子接口道：「你報仇有望，心中喜悅，喜悅便即心甜，心甜這奇棗子的味道自然便變苦了！」

少女一聽，格格一笑道：「好呵！你這呆子有時也很聰明啊！對了，你怎會知道我的父母已雙亡？」

鬼谷子與少女說着話，心情也漸漸變好了，他但覺得，人到絕境也並非絕望，人不絕望，自然便會尋着希望！他不由微微一笑道：「幸而我學過一點察人觀相的微末技倆，因此這很簡單不過，你額上日月兩角皆呈白氣，日月角白父母雙亡，因此一望便知端詳矣。」鬼谷子此時說話的語氣，已漸漸恢復甫出道的鬼谷子了。

少女驚喜的眨了眨眼，盯着鬼谷子道：「你！你還知道甚麼？」

鬼谷子想了想，又朗聲道：「你爹娘只得一女，你是爹娘的唯一血脈，你姓筮名丹，乃越國西湖人氏，是嗎？」

少女一聽，不由騰地跳了起來，突伸右手，纖指如爪，向鬼谷子的咽喉戳去。鬼谷子若內力未失，這一抓雖然快如閃電，凌厲之極，但他若要避開，還是從容之極，可惜他此時內力全失，空有「乾坤訣」的招式，卻丁點也使不出來，這一抓而至，他根本無法閃避，也無法還擊，唯有閉目等死。

鬼谷子不動，少女這一抓便驀地停住，因爲她終於相信，鬼谷子眞的毫無武功根基，絕無可能是奸賊夫差的爪牙，這奪命的一爪，便無法抓下去了。

「你……你爲甚不躲避？」少女喃喃的道。

鬼谷子苦笑道：「我根本避不了，既然如此，爲甚麼還要白費力氣？而且我也知道你殺的是夫差的爪牙，並非眞的殺我，我既然絕非夫差的爪牙，我爲甚麼要避？」

少女歎了口氣，道：「我相信你並非吳國的奸細了！但你爲甚麼連我的姓名也知道？」

鬼谷子苦笑道：「你目下父母雙亡，即頭上戴雙孝草帽，心中思憶雙親，亦即心中有兩人，合起來豈非一個筮字麼？又你嘴唇鮮紅如火焰，暗隱一個丹字，合起來便是『筮丹』兩字了。」

少女——筮丹喃喃道：「那……那你怎知道我是越國西湖人氏？」

鬼谷子微笑道：「越國之屬乃筮姑娘你自報，夫差眼高於頂，他看得上的美女必定絕色，你娘親不幸被夫差看上了，自然美絕之極，西湖自古多美女，據此便可推斷矣！而且……」鬼谷子忽然欲言又止。

筮丹道：「而且甚麼？你快說！」

鬼谷子無奈道：「筮姑娘你也美之極了，除了越國西湖，普天下簡直再無如此絕色！」

筮丹俏臉一紅，欲羞猶喜的啐道：「你這呆子，神算倒還厲害，但油腔滑調，不怕本姑娘把你殺了？對了，你到底叫甚名字？」

鬼谷子見筮丹嬌得很討人歡喜，不知怎的，便不忍再隱瞞自己的來歷，他呵呵一笑道：「說出來你也沒聽過，我姓鬼名谷子，你覺得奇怪嗎？」

筮丹淡然一笑道：「你說自己叫鬼谷子，便是鬼谷子了，有甚麼奇怪的！」

鬼谷子忍不住道：「那我的師傅叫老子李耳，你奇不奇怪？」

筮丹一聽，俏眼登時瞪圓了！她如見鬼怪似的盯着鬼谷子，瞧了又瞧，好一會才喃喃的道：「我兒時便聽爹爹說過，老子李耳乃當世活神仙，誰得他相助，誰就可以稱霸列國了！你這呆子，竟自稱是他的徒兒？你……你必定是幻影果的毒性未清，弄昏頭了！」

鬼谷子一報師傅老子的名頭，果然就把筮丹弄得呆了，鬼谷子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師傅老子的徒兒有甚麼了不起？甫一出道，便落到如此生死兩難的境地！

鬼谷子想到此處，心中不由又想起干將和莫邪夫婦的事，他心中不由一陣難過，心道：干大哥被夫差殺死，那是天數已定的了，但干

大嫂卻絕非夭折短命兇格，她未必便死了，而且她肚裏的孩子尚未出世，我又以請龍大法，替他干家的後裔血脈貫輸了大地龍氣，這干家血脈必定不會如此夭折！

鬼谷子這般轉念，心中頓時感到一絲安慰，他甫出道鑄劍峯之行，畢竟未至全盤落敗，只要尋着干大哥的屍身，又尋回干大嫂母子，這逆轉天機的大膽施爲，尚未至一敗塗地！

鬼谷子想着，決然再鬥一鬥天機運命的念頭又湧上來了，他的求生意志也變得更加堅決，他決定自己不但要活下去，而且要把失去的內力恢復過來，因爲只有恢復內力，他才有可能逃出這萬丈絕谷！

鬼谷子心中一旦決定了，就決不會再動搖了，他望一眼筮丹，見她亦呆呆的盯着他瞧，便微微一笑道：「我是否老子李耳的徒兒，筮姑娘不必去猜想了，教你武功的師傅便很厲害，他便是你那猿爺爺嗎？」

提起「猿爺爺」，筮丹就一臉欣然，她連鬼谷子是否老子李耳的徒兒也不去追究了，她滿臉感激的道：「當然是猿爺爺他啦！你別看他是半猿半猴的怪物，但他的武功厲害極了！而且他的心腸，比世上那等奸險兇人，不知好了多少倍！」

鬼谷子不由點點頭道：「是，我鬼谷子的生命，說起來也是他相救的，這麼說來，他不但是你的爺爺，也是我鬼谷子的猿爺爺了！」

鬼谷子話音未落，外面便呼的捲進一頭毛茸茸的怪物，樂得在鬼谷子面前抓耳撓腮，又跳又叫，嘴裏吱吱的亂叫，似乎說着甚麼話兒，鬼谷子不由呆住了。

筮丹格格一笑道：「猿爺爺說，他也很喜歡你，他很樂意做你的猿爺爺！你看猿爺爺如老頑童，其實他的年紀呵，已有二百三十歲了！」

鬼谷子奇道：「你怎麼知道？」

筮丹道：「我怎麼不知道？因爲我數過他吃剩的棗核兒，共有一百萬零九千六百個，他每日吃十二個，豈非已吃了二百三十年了嗎！」

鬼谷子又道：「那猿爺爺的武功來自何處？他能用竹枝劈斷巨樹，這很厲害呵！」

筮丹格格一笑道：「猿爺爺當然厲害！你別看他只會吱吱的叫，其實他會聽人說話的，也會說自己的話，起初我不懂，後來就逐漸聽懂了！他教我練功時告訴我，這兩間木屋原來是一位叫越女的女子居住的，那小的一間，便是猿爺爺的娘親居住，他娘親掉落這絕谷時，已懷了猿爺爺在肚子裏，是越女把他母子救了，因此母子倆對越女自然忠心耿耿，猿猴的心竟比世人更有情有義！」

筮丹感觸的一頓，這才又道：「後來越女便教猿爺爺練起劍來，當時越女用的是一柄叫『龍淵』的寶劍，聽猿爺爺說，那龍淵劍是吳國境內最善鑄劍的干將師祖伏羲氏所鑄，上面刻了極古怪的圖形，至今猿爺爺仍不知道那圖形是甚麼意思。猿爺爺劍道大成時，他的娘親便去世了，越女也打算出谷仙遊，臨走越女對猿爺爺說，他練的劍法叫越女劍，越女劍法只有在絕境中方可練成，因此吩咐猿爺爺留在絕谷，等到教會一位女孩子劍法，才準他離去。」

鬼谷子微笑道：「這一等自然等了許久，因爲掉落絕谷的人極少，掉進來的人合適練越女劍的更少得可憐，最後才終於等到筮姑娘你的降臨？」

筮丹嬌野的大笑道：「不錯！因爲越女劍法果然驚天動地，世上已失傳二百多年了！我筮丹終於把越女劍法練成了！」

鬼谷子暗道：也難怪她自豪，因爲練的越女劍法，這當中所需的人選及機緣，幾乎是二百年難得一遇！筮姑娘的遭遇，只怕二百年後也再無第二個了！

筮丹見鬼谷子不言不語，便不高興了，嗔道：「喂！呆子，你又發甚麼痴呆了？我練成越女劍法，不但可以替爹娘報仇，也可以替你把仇家殺了，這奸賊夫差，不是也把你逼落這絕谷嗎？你爲甚麼不高興？」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很高興，因爲世上又出了一位越女劍奇俠了！不過就算練成越女劍，未知是否便可以逃出絕谷？若走不出去，那就只能與越女劍法終老了！」

筮丹一聽，這才猛然醒起，是呵，若走不出這絕谷，就算練成越女劍也是徒勞無功！她練成越女劍法不到七日，興奮過後，突然被鬼谷子提醒，心兒不禁從喜悅中掉到冰窟，霎間涼了半截，她忽然覺得肚子餓了，抓起桌上的「奇棗兒」就吃了一顆，這時的味道，忽然又從苦變得甜了，因爲她的心忽然變苦了。

鬼谷子想了想，不忍見筮丹灰心冷意的模樣，便道：「未知猿爺爺是否可以出谷？」

猿爺爺在一邊一直只顧自己大樂，此時一聽鬼谷子的話，立刻點點頭，又立刻搖搖頭，吱吱呱呱的大叫。

鬼谷子奇道：「猿爺爺他說甚麼？」

筮丹歎了口氣，苦笑道：「猿爺爺說，他自然可以出谷，因爲我

女孩子用的衣物，便是他出谷去市鎮人家偷回來的！他是當今世上一等一的絕頂偷兒！但他一個出谷可以，若要帶多一個呵，便殺了他也不敢，因爲他的功力只可以勉强支撑自己，多帶一個，便兩個都沒命了！必定在中途掉下來，變成兩團肉餅！他還說你這小子似乎不安好心，出這鬼主意，說不定是等着吃摔下來的肉餅了！」

鬼谷子知道猿爺爺的最後一句，不過是開玩笑，但他無論如何笑不出，因爲他絕對相信猿爺爺並非說謊，任何人要出絕谷，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鬼谷子怔了一會，忽然又暗歎道：若我鬼谷子的功力尚存，憑天下無雙的「尋龍乾坤訣」一式「乾坤運行」，便可以帶她出絕谷了！哎，她算得上是天下最不幸的可憐人了！

鬼谷子心中充滿對笠丹的同情，這時他根本忘了自己的處境比她亦好不了多少，因爲他想起自己的誓言：要救助天下的不幸可憐人！這念頭就足以令他萌生最堅決的求生意志了！

鬼谷子思索了一會，忽然若有所思的道：「笠姑娘，你說越女劍是當年的伏羲氏所鑄造的？」

笠丹苦笑道：「是又如何？越女劍就算再厲害，也不能化作大鵬鳥，背負我出絕谷去！」

鬼谷子又忙道：「當年的越女奇俠，把越女劍也帶走了麼？」

笠丹道：「不！她並沒帶走，因爲猿爺爺說，越女劍法的最高境界，便不必用劍了，越女劍氣可從十指彈出，隨心所欲，天下無敵！」

鬼谷子一聽，眼神一亮，道：「笠姑娘可否把越女劍拿來一看？」

笠丹又好笑又好氣道：「你根本不懂武功，看了有甚麼用處？這不是白費眼神麼？咦？猿爺爺，你急着出去幹嘛？」

原來猿爺爺聽鬼谷子說的話，小眼珠滴溜溜的急轉，此時忽然呼地閃身不見了。僅一會後，牠又捧着一枝大竹竿回來了。鬼谷子正感奇怪，卻只見猿爺爺伸爪向大竹竿虛空一劃，大竹竿便從中破開兩片，赫然露出藏在竹心中的一柄劍器！猿爺爺把劍捧起來，放在鬼谷子的面前，這便是「龍淵」劍了。

鬼谷子定睛一看，此劍外表平平無奇，但鬼谷子學識豐富，一眼便知此劍乃天上掉下來的隕鐵所鑄，幾乎是盤龍化乾坤時代的物件，與他的師傅老子一般，也不知歷經多少歲月了！單是這點便足已令人肅然起敬。

鬼谷子伸手抄起龍淵劍，但覺並不太沉重，很適合女孩子所用，心道：怪不得越女奇俠，用它悟創越女劍法了。

龍淵劍上，果然刻了許多古怪的圖形，這些圖形奇特之極，也不知難倒了天下多少能人，就連憑它悟創越女劍法的奇俠越女，也未必能破解出來，不然，這劍上的圖形便不會再留存在劍上了！

鬼谷子心中暗叫一聲，這些古怪圖形難倒天下人，但鬼谷子恰恰是唯一的例外，因爲他是「尋龍乾坤訣」的唯一傳人，「尋龍乾坤訣」中便包含「伏羲生八卦」的精義，鬼谷子雖然失了內力，但「尋龍乾坤訣」的招式絕學仍深印腦中，因此他一眼便瞧破，龍淵劍上的古怪圖形，便是伏羲所悟創的「八卦演行圖」！而「八卦演行圖」據鬼谷子所知，只要有人破解領悟，八卦演行圖形便會自動消失，因此又稱爲「八卦始創圖」，其意是悟解者即始創人，其後不復存在另一位悟解人。鬼谷子因而亦可判斷，龍淵劍上的「八卦演行圖」，尚未有人可以破解，否則悟解始創人一出，劍上的圖形便不復存在了。

鬼谷子目不轉睛的盯着這柄龍淵劍，好一會悶聲不語。

猿爺爺此時居然靜靜的站在鬼谷子身邊，一動不動的瞧着鬼谷子。

笠丹卻再也忍不住了，她生氣的瞪了鬼谷子一眼，嗔道：「我早說你看了等如白看啦！好，如今變成痴呆的啞巴了！」

鬼谷子沒理會笠丹，也根本沒聽到她的生氣話，因爲他此時的意念，已全聚到「八卦演行圖」上面了。

好一會，鬼谷子忽然喃喃的道：「好呵！伏羲生八卦，這不是『乾變爲巽，巽變爲艮，艮變爲坤，坤變爲震，震變爲兌，兌再變爲乾』嗎？」

鬼谷子說着，口中念念有辭，雙腳卻已不由自主的游走起來，但見他從西北位走向東南位，又從東南位走向東北位，再從東北位直插西南位，在西南位砰地拐向正東位，在東位又插向正西位，再從正西位走回原來西北位；他越走越快，越走越玄妙，到最後他的身形簡直已如龍淵劍上的古怪圖形，在笠丹和猿爺爺面前閃電般的幻化飛旋！

笠丹不由瞧得目瞪口呆，喃喃的叫道：「呆了？痴了？還是瘋了？他明明不懂武功，怎地越走越有力？越走越快？越走越古怪？」

猿爺爺卻目不轉睛的盯着鬼谷子的身法，小眼珠精光閃爍，到後來按捺不住，竟也有樣學樣，跟隨着鬼谷子的動作游走起來，猿猴最善於模仿，猿爺爺起初尚東磕西碰，慢慢地也走得似模似樣了。

此時在不大的木屋中，一人一

猿猴，一快一慢，一先一後，繞室穿插，閃電般的游走，到後來竟變成兩大古怪圖形，在木屋內幻變飛旋！

笠丹此時但感屋內氣勁撲面，她的內力本已極高，但也感到一陣陣窒息的感覺，心中不由大駭道：「不得了！這鬼谷呆子想必中了劍邪了！瘋了！不然爲甚走得比猿爺爺更快更玄妙？這豈非瘋子的發瘋勁嗎？」到後來，笠丹便連吃驚的感覺也沒有了，因爲她覺得，她已幾乎被室內的氣勁壓得不能呼吸！唯有展開身形，才勉强鬆一口氣。她身不由己，只好亦跟着鬼谷子的身形步法，東南西北中的穿插游走起來。

笠丹並不知道，伏羲氏的「八卦演行圖」，與鬼谷子所學的「尋龍乾坤訣」，均來自「盤龍化乾坤」這一天下武學的大淵源。鬼谷子的內力，因「逆反天機」而失去，此時卻因伏羲氏的「八卦演行圖」而緩緩積聚！

鬼谷子每走一個方位，他身上的內力便積聚一分，他忽然明白，這是「八卦演行圖」步法之功，便更不肯中途停下了，也因此他越走內力便積聚越多，越走體內的眞氣便越發充沛，他又剛剛吃了兩顆「奇棗兒」，可以半日不餓，這一走，便足可走上半日了。

笠丹身不由己，也跟着走起來，她的悟性奇高，過目不忘，起初尚只能跟在先學走的猿爺爺後面，走了一會後，她每穿插一個方位，便可與猿爺爺併駕齊驅了。再走一會，笠丹竟可比猿爺爺略快一步！

笠丹從西北位插向東南位，從東南位拐向東北位，又從東北位射向西南位，西南位折向正東位，正東位直插正西位，從正西位呼地重回西北位，走完一個輪迴，笠丹越走便越覺有趣，因此也越走越想走，越走越快，最後竟隱隱然跟上鬼谷子了！

笠丹此時呼吸暢順無比，心中一片舒泰安詳，她不由樂得格格大笑道：「好呵！鬼谷呆子！這玩意好玩極了！求求你，可千萬莫停下來！拜托！拜托！」

再走了一個時辰，鬼谷子卻停了下來，因爲他忽然覺得肚子餓了，他一停，笠丹也隨即呼地退回位，猿爺爺卻似乎停不下來，依然呼呼的東奔西插。

笠丹驚道：「猿爺爺怎不停下？莫非你吃了幻影果麼？再走下去呵，你非要力脫倒地不可了！」

笠丹並不知道，猿爺爺雖已通靈，但畢竟尚有一半獸性，他一高興，便甚麼也忘了，只知一味的模仿，這就如世人練功的走火入魔，因爲這「八卦演行圖」的步法，委實太妙不可言了。

鬼谷子一見猿爺爺的模樣，便知他已陷入不能自制的境地，鬼谷子非常感佩猿爺爺比世人更勝百倍的有情有義，絕不想他有絲毫的損傷。他心意甫動，「尋龍乾坤訣」的一式「混沌乾坤」便驀地施出，但見他手心向猿爺爺一圈一合，一股可破任何「迷惘混沌」的乾坤眞氣，便向猿爺爺推送而去。

原來鬼谷子此時的內力，已恢復過半了。

猿爺爺但感一股强大無比的氣流，呼地把他罩住，他根本無從抗拒，便被呼地一下扯吸出來，脫離了「八卦演行」的圈子，他的身形才可以停了下來，但已累得喘氣了。

笠丹眼見鬼谷子伸手，虛突向猿爺爺這麼的一圈一合，猿爺爺便被吸扯出來，她不由目瞪口呆，盯着鬼谷子，猶如看見一頭不可名狀的驚人怪物！

＊　＊　＊

笠丹尚未及發出驚呼，猿爺爺眼利，瞧一眼擺在木桌上的龍淵劍，忽然驚奇的吱吱呱呱大叫起來。

猿爺爺的叫聲，只有笠丹聽得懂，她一聽便立刻瞥一眼桌上的寶劍，這一瞧之下，她又驚奇得目瞪口呆了！

原來龍淵劍上的古怪圖形，此時已忽然消逝無踪了，只剩下一柄古樸無華的劍身。

笠丹不由喃喃的失聲道：「神仙？鬼劍？發瘋？撞邪？爲何自這鬼谷呆子到後，盡是不可思議的怪事出現？天！鬼谷子呵鬼谷子！你再不解釋清楚，我可要罵人了！」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笠姑娘，你要我解釋甚麼？」

此時猿爺爺吱吱的大叫着，忽然走到鬼谷子面前，又揖又拜，忙得不可開交。

鬼谷子不由一怔道：「猿爺爺呵！你這是怎的了？」

笠丹見終於也輪到鬼谷子驚奇了，登時便高興起來，格格一笑道：「好！我也不告訴你！悶死你這呆子！你知道麼？猿爺爺說，你比他的師傅越女奇俠還更厲害，他對你簡直拜服得五體投地了！但他不明白，你小小年紀，怎會如此神通廣大？哎喲，不說了！」她說不告訴他，倒是把所有的都說出來了。

鬼谷子對笠丹的嬌憨，不知怎的，他心中越來越覺得有趣了，雖然此時他的心尚未明白「男女相悅」這深奧道理。他也不打算隱瞞自己的身世來歷，便把自己如何因遭劫難，巧遇老子李耳，悟解「尋龍乾坤訣」，不幸甫出道，便因拯救干將、莫邪夫婦的兇運，逆反天機不成，不但救不成干將的生命，自身也慘遭磨折，內力盡失，被夫差追

殺，掉落這絕谷中，一一道出。他一面伸手把一顆「奇棗兒」扔進嘴裏嚼，此時他忽然發覺，這奇棗兒的味道，竟也變苦了，因爲他的內力已恢復大半，出谷有望，又與笠丹有說有笑，心兒已變甜了。他的心一甜，「奇棗兒」的味道，自然便變苦了。

笠丹心神俱往的聽着，她但覺眼前這呆子非但不呆了，何止不呆，簡直是當今世上最奇的奇少年！她盯着鬼谷子，有點痴痴的道：「鬼谷哥哥！這劍上的古怪圖形又爲甚麼忽然不見了？」笠丹不經意的，竟衝口喊出「鬼谷哥哥」來了，而且叫得甜蜜純眞。

鬼谷子微一怔，似乎有點不慣「鬼谷哥哥」這稱呼，但隨後暗道：眞的有這麼一位妹妹，也很好呵！這般一想，他忽然很高興，連忙答應一聲：「啊！是這樣，這龍淵劍乃先古奇人伏羲氏所鑄，伏羲悟創八卦圖，可以說是普天下內功心法的祖師爺，他在這柄劍上便刻有一種『以走作練』的內功心法，名爲『八卦演行圖』，便是剛才走的那種步法。伏羲氏的八卦演行圖非常奇特，若沒有人破解，圖形便存於劍上，一旦有人破解了，圖形也就自動消失，因此又稱爲『八卦始創圖』……」

笠丹忍不住插嘴道：「伏羲老祖這甚麼八卦演行圖，何止奇？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鬼谷子微笑道：「爲甚麼？」

笠丹道：「若有人破解了，圖形便立刻消失，破解的人於是永遠是始創者，這豈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嗎？」

鬼谷子亦大笑道：「是！是！不但此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等今日在此相遇，此中的奇緣，只怕也是千年難得一見也！」

待笠丹和猿爺爺各吃了一顆奇棗兒後，又隨鬼谷子練起「八卦演行圖」的步法。練到肚子餓了，又吃一顆，再練一個時辰。

到晚上，猿爺爺便獨自返回他那間小籠屋渡宿。笠丹居住的木屋只有一張木床，笠丹睨一眼鬼谷子，心道：這一晚如何是好？笠丹到底是十六歲的少女了，在男子面前，一種欲喜還羞，若即若離的微妙心緒，已是自然萌生，根本不必人去傳授。

鬼谷子心性玄幻，雖然覺得笠丹很有趣，心中不由視她如妹妹，但於男女相悅的微妙事上，卻還處於「未知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朦朧狀態，因此他倒毫不爲難的便對笠丹道：「笠姑娘，妳睏了就先去睡吧，不要管我，我隨便坐一坐便可以了！」他所說的「坐」其實是練「盤龍乾坤」一式，盤龍踞乾坤一萬八千年才破乾而出，何況是區區一晚的坐功？因此「盤龍乾坤」的耐力，比起佛門的枯禪功，猶勝百倍。

笠丹欲說甚麼，但俏臉一紅，到底沒有說出來，只低低的道了一句：「哪……鬼谷哥哥，一切你自己照顧自己啦！」笠丹說罷，就走進木屋裏間去了。

鬼谷子心中不禁又好笑起來，暗道：就如千大嫂一樣，怎的但凡是女子，總把我鬼谷子視作娃娃兒似的？鬼谷子並不知道，他的外表斯文白晰，猶如書香子弟，年紀又只有十七、八歲，女子天生潛伏母性，自然便把他視作未成年的娃兒了。

就這樣日練夜宿，每日早上，猿爺爺必定把三十六顆奇棗兒捧來，這是二人一猿一日的口糧，吃過奇棗兒演練「八卦步」，吃完十二顆奇棗兒，一天也就過去了。

「八卦步」練了一月餘，笠丹已走得如行雲流水般純熟了，她忽然覺得自己的內力強了近倍。她手執龍淵劍，以「八卦步」爲步法，演練越女劍法，一劍刺出，竟錚然有聲，隱隱已有劍氣發射出來。笠丹這才知道，伏羲氏的「八卦步」，當眞是天下武學內功心法的老祖宗！

猿爺爺的內功亦頗有進境，但畢竟他已二百三十歲，奇經八脈已定型，欲再進一步，便很艱難了。幸而他是猿猴心性，只要模仿得維肖維妙，也就樂得又跳又叫，倒也沒去刻意追求甚麼。

鬼谷子演練「八卦步」，他的「尋龍乾坤眞氣」也越來越强勁，演練一個月後，他的內力便盡復舊觀了。這時鬼谷子假如要獨自出谷，倒也並非甚麼難事了，不過他還走不得，他捨不得走，因爲他知道笠丹妹妹的功力，尚未足攀揉百丈絕谷。

這樣又過了一月。鬼谷子忽然發覺，笠丹的內力進境再也不能向前一步，因爲她走起「八卦步」來，心神恍惚，這是演練「八卦步」的大忌，稍一不愼，便很容易走火入魔，陷進迷幻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鬼谷子忍不住對笠丹道：「你再不集中精神，休說出谷，只怕要留在絕谷中終老了！」

笠丹一聽，咬牙嗔道：「鬼谷哥哥！我知你的功力已復，隨時可以出谷去了！你走啦，我不要你助我！」

鬼谷子不明白少女的微妙心事，不由一怔道：「我爲甚麼要走？爲甚麼不准我助你？」

笠丹咬牙道：「我……我知道你已隨時可以離開，我就拚命的想加深自己的內力，好跟你一道出絕谷！但我總是練不好，我……我無

希望出這絕谷了！我爹娘的仇也沒法報了！」笠丹說到此處，觸到痛處，眼圈不由又紅了。

鬼谷子一見，不由吃了一驚，登時手足無措，急道：「笠姑娘！不，笠丹好妹妹！你，你千萬莫哭！我想辦法帶你出谷便了！」鬼谷子心中一急，但求笠丹別哭，他便甚麼也會去做了。

笠丹一聽，登時化悲爲喜，破涕爲笑，欣然的道：「好呵！鬼谷哥哥，這又是你親口答應的，可是不準你反悔！」

猿爺爺此時距兩人不遠，兩人的話自然聽得一清二楚，牠登時急得搖頭擺腦，吱吱呱呱的大叫。

鬼谷子不知牠說甚麼，笠丹一聽，卻氣得狠狠的瞪了猿爺爺一眼，道：「猿爺爺！你亂叫甚麼？千萬別不答應帶我出谷？不然便把我的一生斷送了！你就不想笠丹早日把父母之仇報了嗎？猿爺爺，你千好萬好，就這婆婆媽媽不好！死便死了，若不能報父母血海深仇，在這谷中活着不如立刻死了好！」

猿爺爺第一次見笠丹惡狠狠的尖聲大叫，嚇得牠登時不知所措，牠以爲這是爲了笠丹好，委實不明白笠丹爲甚麼反而大罵牠？猿爺爺畢竟是猿猴類，牠又怎知世人的心緒？特別是少女的心事，牠更如何會知道！

鬼谷子見笠丹把猿爺爺嚇得呆了，心中老大不忍，忙向笠丹道：「笠丹妹妹，猿爺爺的出發點也是爲了妳的安危着想，你快別再嚇他了，我看得出，你這麼罵他，他傷心極了！」

笠丹猛地想起猿爺爺待她的諸般好處，簡直猶勝世人待親生兒女，牠阻止自己出谷，也是不想自己送命呵！但你又怎知道，我那苦命爹娘的仇怎能不報？想到傷心處，笠丹不由撲過去，抱着猿爺爺放聲大哭，一面叫道：「猿爺爺！你千萬莫難過，我不過是心急去報仇，心亂如痲，才胡說八道！好猿爺爺，你若再難過，我就哭上三日三夜，陪你一道難過！」

笠丹這一嚷，嚇得猿爺爺拚命的搖頭晃腦，表示自己再不難過，又伸出毛茸茸的手掌，輕輕的替笠丹抹去臉上的淚珠。

鬼谷子亦嚇得幾乎轉身就逃，笠丹若眞的在他面前哭上三日三夜，這倒不如把他殺了！鬼谷子連忙道：「猿爺爺，你也別太擔心，我想辦法帶她安全出谷便了！你也幫忙想想，可有甚麼更安全的法子？」

猿爺爺眞的抓耳撓腮的思索了，牠想了一會，便忽然呼地跑了開去。鬼谷子正驚奇間，猿爺爺已扛着一把棕樹皮回來了。猿爺爺伸手拿起一塊棕樹皮，伸爪一拍，棕樹皮便裂開碎成絲，他再翻幾翻，棕皮絲便扭成了一根繩子。猿爺爺把繩子的一頭綑在自己的腰上，中間比劃着綑上笠丹的腰肢，另一頭則向鬼谷子遞去。

鬼谷子立刻明白，猿爺爺的意思，是用棕繩綑住三者的腰部，笠丹在中間，這樣萬一笠丹失手，他和鬼谷子也可以把她拉上去！

鬼谷子想了想，感到這倒是一個同生共死的妙法，猿爺爺爲了笠丹，竟連自己的生命也不顧了！他一頭猿猴，尚且有此情義，比起世人的冷酷無情，這又不知强勝多少倍了！

鬼谷子這麼思忖，便暗道：決不能讓猿爺爺因此喪命，他的功力自保可以，但若再支撐半個笠丹的負荷，便必然不支掉落絕谷！鬼谷子心裡已有了主意，他向猿爺爺道：「猿爺爺，你去把龍淵劍拿來，再去收拾出谷的東西，好嗎？」

猿爺爺對鬼谷子甚爲佩服，牠一聽之下，更不猶豫，立刻飛掠而去，一會便拿着龍淵劍連同一包奇棗兒，一包笠丹日常洗換的衣物飛掠而回。

鬼谷子見猿爺爺待笠丹，當眞猶勝世人待親生兒女般，不由暗羨笠丹，心道：我鬼谷子有這麼一位猿爺爺，便在絕谷過一輩子也不覺苦了！

鬼谷子轉身對笠丹道：「我打算用棕繩，把妳綁在我背上，再借助龍淵劍之力出谷，你不怕辛苦嗎？」

笠丹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忙道：「我怕甚麼？我……我就怕鬼谷哥哥你爲我送了生命！你還是一個人先出谷去吧！」笠丹這末了的一句，其實是違心之言，不過她亦眞的不希望鬼谷子有任何損傷。

鬼谷子也不理笠丹是否答應，驀地以棕繩向她的腰肢一抄，反手一甩，便把她綁在背上了。鬼谷子又低聲對背上的笠丹道：「待會上谷，你只須緊閉眼睛，把自己當作活神仙，正在安然騰雲駕霧便是了，其他千萬不可胡思亂想，知道嗎？」笠丹到此時只好點了點頭，忍不住摟着鬼谷子的脖子，悄聲附耳道：「鬼谷哥哥！你放心吧，笠丹但與你一起，生死已無甚麼顧忌了！」

鬼谷子但覺脖上一陣呵氣如蘭，心中不由一蕩，連忙收攝心神，向猿爺爺道：「猿爺爺！你準備好了麼？中途若是氣力不繼，你便貼壁凝立，我上去後再下來救你上去！」

鬼谷子說罷，突地縱身而起，就在木屋前面的一道陡直峭壁，以龍淵劍運眞氣向前疾射，一道威力

無匹的劍氣，已把巖壁射出一個小洞，他背負笠丹，貼洞落腳稍停，乾坤眞氣輔以龍淵劍，又再射穿上面幾丈高的巖洞，他再躍上，再向上射出劍氣，就這樣連番交替，巖壁上留下十數個小洞，鬼谷子和笠丹的身形，已在巖壁的數十丈高了。

猿爺爺獨自躍上，他的輕功本就絕頂，再加上有鬼谷子射出的小洞緩氣，躍上數十丈高，竟也從容之極。

漸漸地，絕谷的百丈陡壁上，只留下一串小洞穴，上面是兩團越來越小的黑點。

* * *

風嘯嘯，夜迷離。

鬼谷子獨自在鑄劍峯上，在四周已搜尋了三日三夜了。幸而他身上還剩下猿爺爺帶上絕谷來的「奇棗兒」數十顆，鬼谷子只須吃上一顆，便可頂一個時辰肚子，這倒省了覓食的時間。

當日鬼谷子與笠丹、猿爺爺一道，終於安全上了絕谷。笠丹重見人世景物，又知此地距吳國都姑蘇城不遠，她的俏臉登時脹紅了，她手執龍淵劍，指向姑蘇城，恨恨的咬牙道：「夫差！夫差！殺父殺母之仇不共戴天，我笠丹若不斬下你的人頭，便有如此石！」笠丹說着，龍淵劍一揮，猛地向一塊巨石劈去，但聽鏗鏘一聲，巨石應聲被破開兩邊，龍淵劍的鋒利，由此可見。

笠丹說罷，便向鬼谷子道：「鬼谷哥哥！笠丹這便入姑蘇城，取夫差的人頭，就此別過了！笠丹但報了大仇，僥倖不死，再跟你練八卦步法了！」

鬼谷子心頭不由一凜，暗道：按夫差的運命，當四十有三，且他祖宗正得白虎龍脈，當主二十年君王大格，豈會中途夭逝？笠丹這一去必然徒勞無功，說不定反招殺身之禍！

鬼谷子這般思忖，不由仔細的盯着笠丹，好一會不言不動。這倒把笠丹瞧得俏臉飛紅，她又羞又喜的嗔道：「你發甚麼呆氣了？鬼谷哥哥！你不認識我笠丹了？待我報了大仇，再讓你看個夠好麼？」

鬼谷子見笠丹山林骨高聳，此乃已得祖宗龍脈風水蔭庇之相，她的秀鼻挺直，雙目碧光如鏡，此乃女中丈夫的形格，絕非夭折之命，心中這才暗鬆口氣，又知她此時報仇心切，根本聽不進任何勸告，便歎了口氣，道：「你此行雖然徒勞無功，但也有驚無險，可以全身而退！但務必記住，凡事不可强求任性，須知來日方長，任何事亦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猿爺爺請勿公開露面，只作暗中保護便是。我這便前去鑄劍峯，以遂那未了的心願！」

鬼谷子在笠丹面前，不知怎的，竟也一反常態，顯得有點婆媽。說罷，三人便分手而去了。

此時鬼谷子在鑄劍峯上，繞山飛掠，心中不由思緒紛亂，暗道：爲甚這三日三夜，依然尋不着干大嫂的任何踪跡？莫非她已遭不測了？但看她的八字運命，又斷非夭折之相，而且她懷着的娃兒，已得大地潛龍之氣，決非任何邪力所殺得了，怎會突然失踪不見了？鬼谷子也不敢向任何人打探，因爲他知道夫差的厲害，萬一走漏風聲，那就害死干大嫂母子了。

鬼谷子飛掠搜索了一段，伸手摸了一顆「奇棗兒扔進嘴裏，但覺味道不甜亦不苦，略感奇怪，忽爾又恍然失笑道：「我此時心中非苦非甜，只是一片焦急等待，奇棗兒的味道自然也就不甜不苦了！」

想起「奇棗兒」的妙處，鬼谷子眼前不由又浮起笠丹的嬌野俏影，他不由歎了口氣，暗道：仇恨令人瘋狂，就連笠丹這位奇女孩子亦不能倖免，她此行姑蘇城已三日三夜了，怎的還不見她回轉？

鬼谷子與夫差也有被追殺之仇，但他素來心性玄幻，對此仇恨竟淡然處之，反而先爲別人着急起來。

鬼谷子再轉了一個時辰，他又把一顆奇棗兒放進嘴裏嚼時，他還未來得及吐出棗核，忽地便聽到一陣隱約的娃兒哭叫聲。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荒山野嶺，何來娃兒的哭叫？莫非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勾當麼？

鬼谷子心中動念，身形便突地一轉，疾如閃電的向那哭聲處射去，當世任何聲音落入鬼谷子的耳中，觸及他的心思，那便休想再逸遁了。

那傳出哭聲處有五里路，鬼谷子的「乾坤運行」身法展開，猶如電光一劃，便趕到了。只見那是一道巖壁下的洞穴，因此隱蔽之極，若非鬼谷子的目力奇佳，又若非那娃兒啼哭聲已落入他的耳中，任何人就算抵達巖壁上面，也絕不可能發覺下面的洞穴。

鬼谷子正欲向下面的洞穴掠去，但忽然又頓住，他的心思忽地仔細起來，暗道：下面不知是否是干大嫂？又是否干大嫂已誕下嬰兒？我鬼谷子到底是男子，在這時刻闖進去，豈非尷尬之極？

鬼谷子微一運氣，一縷尖音便「逼音成線」地送了下去，如電光般逕直射入洞穴裏面：「我是鬼谷子！發誓救助天下可憐人，若洞中之人自覺可憐可悲，只須輕歎口氣！」

鬼谷子這話只有洞中之人方可聽到，而且若是干大嫂她，一聽這話，便必然明白是誰來了，因爲當世只有一個自稱「鬼谷子」的呆子。

鬼谷子這「逼音成線」送出，立刻便聽到一聲女子的歎氣。鬼谷子心知這是同意他進洞的表示，便再不猶豫，身形向下躍去，再在半空一個迴折，身形已在洞穴中了。

洞穴中一片漆黑，只有靠左面的一個洞中之洞，射出一點微弱火光，但這已經足夠鬼谷子辨認清楚洞中的物事了，他定睛一看，心中不由一陣欣喜，原來那女子竟然是他苦苦找尋的干大嫂莫邪，這時她倒在一堆亂草上面，懷中居然還抱着一位嬰兒。

鬼谷子身子一晃，便站在干大嫂莫邪前面了，他眼見莫邪的慘況，心中已明白一切，不由一酸，正欲發話，莫邪已連忙軟軟的道：「鬼少俠快退出去！莫汚了你的身子！我……我剛產下這可憐的孩子……」

鬼谷子一聽，定睛一看，果然見亂草上尚有一灘血漬，但並沒有半點腥臭，反而滿室充滿一種祥和的熱氣，莫邪手抱的嬰兒又哭了，洞中的熱氣忽然又添了一分，因此產後的莫邪，雖然身子軟弱無力，卻沒有半點冷顫的感覺，只是無力掙扎爬起來，大概是餓慌了。

鬼谷子根本不懂這等人生大事，他但知肚子餓了必定辛苦難受，他想也沒想，便把一顆「奇棗兒」塞進莫邪的嘴裏，低聲道：「干大嫂，你莫說話，先吃一顆奇棗兒，塡飽肚子再說。」

莫邪心中驚奇，這只有小蛋大的果子，如何便可以塡飽肚子？不過她並沒推卻，很快便把奇棗兒嚼爛吞進肚子裏了。說也奇怪，立刻，莫邪便感身子舒服多了。

鬼谷子這才輕聲道：「那果子的味道很甜，是嗎？干大嫂。」

莫邪點點頭道：「是，很甜，很甜！我整日沒東西下肚，剛不久孩子出世，我……我拚力替孩子自斷臍帶，保住孩子的生命，氣力也花光了，大概是餓慌了！」

鬼谷子不由歎了口氣，他雖然不懂這「人之初」的大事，但也聽過窮苦百姓，無錢請接生婆，以剪刀自斷臍帶的悲慘故事。他此時就連甚麼「男女大防」這等意念也忘記了，突伸左手，意念甫動，一股渾厚無比的「尋龍乾坤眞氣」便向莫邪的背部大穴注入，這猶如一顆「補氣補血的大還金丹」，莫邪但覺一陣極溫暖的熱氣從背部直抵心肺，再入肚腹，傳遍四肢百骸，登時渾身舒泰，連產後必然的痛楚也突然消失了。

莫邪雖然不知這是甚麼法寶，但她是武林人氏，畢竟聽過以內力療傷這回事，她但覺身子已奇跡般的復原了。莫邪連忙道：「鬼少俠請勿再耗費功力，我……我已沒事了！」

鬼谷子不理，依然向莫邪輸送眞氣，一面輕聲道：「干大嫂不必客氣，保住大人，才能保住孩子呵！反正我這眞氣用之不盡，多送一點給妳，妳便可以早點康復了。」

鬼谷子並不知道，他因極之同情干大嫂母子的慘狀，情急之下，「尋龍乾坤眞氣」激蕩澎湃，這片刻的輸送，便已抵常人苦練三十年的功力了。

莫邪陡地增了三十年的功力，不但產後虛體盡復，而且比平日更精神百倍，她心中也不再悲傷絕望，反而充滿一種掙扎求存，無論如何要把孩子撫育成人的堅毅勇氣。

莫邪心知這是鬼谷子相助之故，她忽然翻身站起，抱着嬰兒就向鬼谷子跪了下去，一面喃喃的道：「孩子呵孩子！你娘親和你的生命，皆這位少俠所賜，你我母子並無任何酬謝之物，就向他叩個頭，以表心意吧！」莫邪說着，把嬰兒放到地上，便欲按嬰兒的小腦袋抵地權作叩頭拜謝。

鬼谷子一見，心中一酸，幾乎掉下的眼淚，他立刻伸手向莫邪和嬰兒一托，莫邪身不由己，就被一股巨大的升浮力擋住，再也拜不下去。

鬼谷子道：「干大嫂，干大哥他？」

莫邪歎了口氣，道：「少俠見莫邪母子流落如此地步，也知干將哥他已不存世上了！」莫邪把當日發生的事說了出來。

原來當日那無且將軍，奉夫差之命，私自吞佔了吳王闔閭賜給干將的免死金牌，率精兵闖上鑄劍峯上，向干將夫婦逼交寶劍。干將自知大限難逃，便假意答應獻出兩柄寶劍，悄悄把其中一柄交給莫邪，要她逃走，保住孩子的生命，日後再替他報仇。干將留下來與無且週旋，終被無且連人帶劍，捉入吳都姑蘇城去了。

鬼谷子道：「那後來呢？」

莫邪道：「我在鑄劍峯上東奔西躲，逃避官兵的追捕，不久便聽人說，干將哥已被那奸太子夫差殺害了！哎，可憐莫邪連干將哥的屍體也不能見上一見！」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決然道：「干大嫂放心，我一定替你把干大哥的屍身尋回，以便好好安葬。」鬼谷子此時忽然想起白虎丘絕谷下面那塊石板，伏羲氏所留下的蝌蚪文字，暗道：要尅制白虎丘上面的「白虎火龍穴」，看來只有借助絕谷

下面的「地龍穴」，此乃尅制夫差大旺貴格的唯一法子！而干門之後，恰恰是那座「地龍穴」的最佳相生相尅的人選！

鬼谷子主意已決，他因目睹莫邪母子的慘狀，心中已不再猶豫，暗道：就算再冒大兇大險，也要再「逆轉乾坤天機」一次了！不然讓夫差這等兇人肆虐百姓，乾坤天理何存！

鬼谷子道：「干大嫂，孩子命名了麼？」

莫邪道：「干將哥臨別時只匆匆道，若生男的便姓干，若生女的便姓莫，這孩子是男的，照干將哥的遺言便姓干，只是還沒有名字，少俠是他的救命恩人，便請替他起一個名字吧，未知少俠可肯答允？」

鬼谷子一聽，也不推辭，他想了想，便決然道：「這孩子身世可憐，但日後前程必無可限量，就單叫一個『潛』字吧！」

從此，干將和莫邪的遺腹子，便叫干潛了，這一個「潛」字，用意深遠，只是鬼谷子當時沒有說出來罷了。

鬼谷子想了想，又道：「目下最要緊的，是先讓你母子找個地方安置下來，以便生存下去，把干潛撫育成人。干大嫂可有甚麼地方可以容身？」

莫邪歎了口氣，苦笑道：「干將哥世代皆爲吳國境內人，親戚朋友誰也不敢收留，在吳國哪還有容身之所？眼看只有居宿荒山野嶺，才能活下來，少俠待我干氏一門，已仁至義盡，也不必再替我母子操勞了。」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我鬼谷子做事豈會半途而廢……啊！對了！」鬼谷子忽然欣然道：「吳國與越國乃是世仇之國，在越國境內必可尋到容身之所！」原來鬼谷子忽然想起笠丹是越國境內西湖邊人氏，她承傳的是干將師祖伏羲氏所鑄的「龍淵劍」，更誤打誤撞，學了伏羲氏的「八卦演行圖」，溯源論宗，笠丹可以算是干將的師妹，那干潛便是笠丹的師侄了！若能令他同門相聚，在越國境內安下身來，豈非一大妙事？鬼谷子想到此處，不由欣然一笑。

鬼谷子當下對莫邪道：「干大嫂且莫焦慮，我先出去想想辦法，再替你弄一些食物、衣物回來，你千萬莫走開，務必等我回來再作打算！」鬼谷子說罷，也不容莫邪有任何異議，身子一晃，便掠出山洞去了。

* * *

鬼谷子掠出洞來，便向吳國都姑蘇城射去，原來他急着去尋笠丹回來。實際上，鬼谷子心中還有一個深藏的秘密，就是他終於尋着去救助笠丹的理由，這令他心中一派欣然。

鬼谷子剛掠近姑蘇城盤門，突聽城上傳出一片廝殺聲，他心中一凜，身形驟然提升，眨眼便躍上城樓，他定睛一看，只見城樓上有兩人影，其中一個背上負着一包東西，大概很沉重，因此這人閃騰便顯得很吃力了，幸而這人手上的一柄劍器，向前一揮，便把衝近的人逼開了。另一個人影卻是一團毛茸茸的怪物，只見牠吱吱呱呱的亂叫，手爪拍出，便有一人倒下了，又似乎正呼喝那背着東西的人，拋下負累，先逃下城。

這兩條人影，正是笠丹和猿爺爺。

追殺上來的官兵越來越多，而且個個武功高強，眼看再糾纏下去，笠丹和猿爺爺必定非死即傷。

鬼谷子微一沉吟，身形驀地再度提升，眨眼便高達十丈，他在虛空中一個迴旋，形如「大鵬」從天而降，那股飛旋的衝力，登時令四周的官兵一陣窒息，紛紛走避，讓出一個空位來。鬼谷子伸左右手向笠丹和猿爺爺一挾，猶如大鵬叼羊，片刻便消失不見了。

好一會，才聽遠遠的城樓上官兵一陣驚呼亂嚷：「神仙？妖怪？天魔？天！還是遇鬼撞邪了？」

笠丹不由噗嗤一笑道：「不錯！不錯！你等今晚眞的是撞邪遇鬼了！不過這鬼非那鬼罷了！」

笠丹說着，已隨前面的鬼谷子和猿爺爺一道，消失在黑暗中了。

三人一道向鑄劍峯掠去，此時笠丹背上的那包東西，已轉到猿爺爺背上了，這是猿爺爺見笠丹氣喘吁吁，怕把她累壞了，硬是搶到自己背上的。這包東西亦非甚麼寶貝，竟然是干將的人頭和屍身！

原來笠丹和猿爺爺這次潛入姑蘇城，居然被她潛入吳王宮內，而且居然被她發現正在睡夢中的太子夫差！

笠丹大喜，拔出背上的龍淵劍，便向夫差的人頭斬落！她以爲父母的血海深仇，已輕易可報了！不料就在此時，夫差躺睡的帳內猛然撲出一頭吊睛白虎，凌空向笠丹撲去！

笠丹大吃一驚，她的越女劍法雖然厲害，對敵經驗尚少，乍逢突變，劍勢自然而然先求自保，劍身疾縮，劍尖一挑，向吊睛白虎的咽喉挑去，不料這一挑之下，竟然挑空了！那吊睛白虎竟是有形無實的幻影而已！

但就這麼緩得一緩，床上的夫差已突然驚醒，他的咽喉處竟然有鮮血滲出，似乎是被笠丹剛才那一劍挑破了皮！但笠丹那一劍卻分明是挑向那吊睛白虎……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後來呢？」

笠丹歎了口氣，道：「我當時呆了呆，就在此千鈞一髮間竟被夫差那奸賊逃出寢宮！後來我正欲逃走，卻忽然發現夫差的寢宮一角，竟有一個人頭和人身，浸在一桶藥水中，外面貼了封條，封條上寫着：鎮封天下第一劍鑄劍人永不出第二柄天下第一劍。我見封條寫得稀奇古怪，猛地想起，這莫非便是鬼谷哥哥所尋的鑄劍人干將嗎？於是我就把木桶劈破，搶了干將的屍身回來了！後來我被夫差的侍衛追殺，這等惡人很厲害，我和猿爺爺幾乎不敵！」

說到此處，猿爺爺忽然向鬼谷子吱吱呱呱的叫了幾下。

笠丹噗嗤一笑道：「猿爺爺說，多謝鬼谷少俠救助，不然他就只能活這二百三十一歲了！這猿爺爺，剛脫險境，又老頑皮起來了！」

笠丹一頓，忽然想起了甚麼，輕聲道：「鬼谷哥哥！你說已尋着干將的妻子莫邪母子，干將的妻子很美麗麼？」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莫邪原來就算美若天仙，經此慘酷折磨，也變成醜老太婆啦！倒是她的兒子干潛，白白胖胖的，可愛極了！待會你便可以見到。」

笠丹一聽，疾奔幾步，連聲道：「快走！快走！鬼谷哥哥！」

鬼谷子一怔道：「笠丹妹妹，你怎的忽然焦急起來？」

笠丹格格一笑道：「你說干將論輩份應算是我的師兄，那他的兒子，豈非我的師侄麼？我這做師姑的，自然急欲見見這位師侄兒啦！」

鬼谷子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笠丹未見面便有這份情義，那日後他們必定可以融洽相處了！

鬼谷子引領笠丹與莫邪母子相認，笠丹果然極喜歡干潛，莫邪忽然添了一位師妹，也非常欣慰。干潛也很乖巧，別人抱他，必定大哭，但笠丹抱他，卻乖乖的一聲不響了。

鬼谷子心中一動，暗道：莫非這便是彼此同仇敵愾，心有靈犀一點通嗎？夫差呵夫差，你殺戮太多，雖有白虎龍穴蔭庇，白虎現身護你，卻也不能保你運命長久矣！

鬼谷子心意已決，當下決定，由自己和猿爺爺一道，携干將的屍身，重入絕谷。在伏羲氏所留字的石板處，鬼谷子仔細查勘，終於斷定這石板下面，便是足以尅制夫差「白虎火龍穴」的「地龍穴」。鬼谷子再不遲疑，立刻與猿爺爺一道，以龍淵劍代鋤，挖出一個墓穴，把干將的屍身葬了下去。

猿爺爺早把伏羲氏留下的那塊石板豎在墓前了。鬼谷子運氣於掌，向石板上一拍，震平伏羲留下的蝌蚪文字，又以指代筆，在石板上龍飛鳳舞疾書一行大字：鑄劍聖匠干將之墓。說也奇怪，就在鬼谷子書畢，石板墓碑上的八個大字，忽然閃閃發亮，耀人眼目。

猿爺爺幾曾見過這等千古奇事？不由驚奇得抓耳撓腮，極欲知悉究竟。鬼谷子微微一笑道：「火龍橫空！天下震動；地龍不出，誰與爭鋒？這便是日後足以尅制白虎火龍穴的大地之龍穴矣！走吧，猿爺爺，此地之事已完結，還留戀甚麼？」

猿爺爺點點頭，忽然又閃電般掠了開去，一會捧了一大把「奇棗兒」回來，吱吱呱呱的向鬼谷子示意道：「出了此谷，日後便休想再吃到這天下第一奇果了！」

鬼谷子欣然一笑，然後與猿爺爺一道，攀揉百丈絕壁出谷而去。

然後鬼谷子自然與笠丹、莫邪、干潛等會合，一道前去越國尋容身之所，進行另一宗逆轉天機，潛龍大鬥法的驚天大事，但這是「風水祖師鬼谷子傳奇」的另一個故事了。

（本篇完）

再生緣之一

比箭奪婚（中）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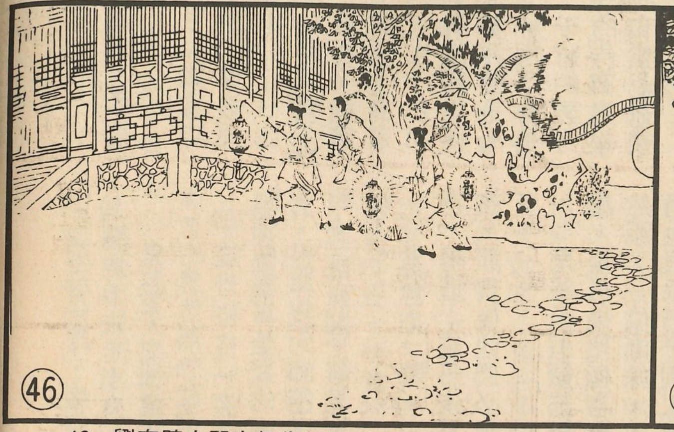
43　進喜這才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劉奎璧輕聲問道：「不要哭！你怎麼弄成這般模樣了？」進喜說：「一言難盡，你趕緊先給我鬆綁再說。」



44　進喜被鬆綁後一面哭一面說：「我到小春庭正想放火，巧遇少華從裡面走出來，他問我來幹甚麼？我說奉少爺之命給公子送來衣服，他搶過包袱一看是火葯，就要殺我，我只好實說，他就把我綁了，還要找你算賬。」



45　劉奎璧一聽，心想不好，要是少華逃走，日後他一定不會干休，不如趁夜深人靜，把前後門上了鎖，來個全園大搜查，把他殺死，以除後患。



46　劉奎璧立即率領幾個打手，打起燈籠火把，搜遍了整個花園，一直搜到牡丹亭，哪見少華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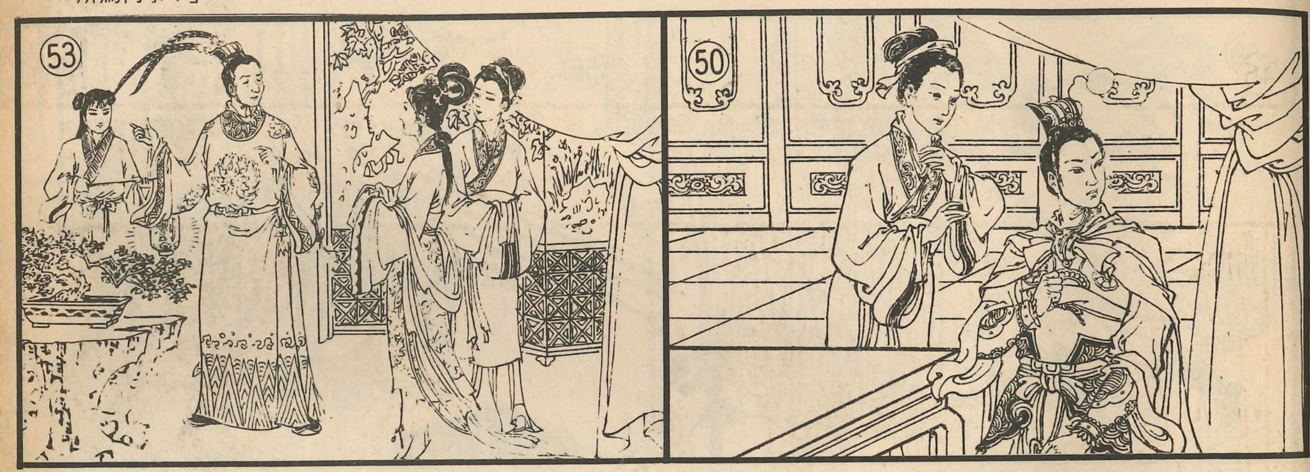
47　牡丹亭後，月洞門裡，有條甬道直通劉燕玉的閨樓。劉奎璧推了推門，推不動，再拿燈在牆頭邊一照，發現地上有一小截蠟燭，剛熄滅不久，便懷疑月洞門原是開着的，少華逃到這裡進去後把門關上了。



48　劉奎璧又想，少華進了門如果亂跑，一定會闖到妹子的閨樓，那怎麼得了！越想越不放心，便差人將管家婆叫來，打開了月洞門。



49　門兒打開，劉奎璧帶着衆打手，直奔小姐閨樓。這閨樓又高又深，由於平日叫門聽不見，就在樓上掛了一串銅鈴，用繩子一頭拴鈴，一頭垂在樓下。劉奎璧命進福上前用力拉繩。



50　這時，夜已四更，忽聽鈴响，三嫂知少爺來了。少華說：「讓我去跟他拼了！」江三嫂說：「公子不能硬拼，待我想辦法把你藏起來！」



51　江三嫂領少華到佛堂間，揭開觀音畫像，露出暗門，讓少華進去暫避。江三嫂將暗門關好，恢復原狀；又關照小姐回房睡覺，一切都安排完畢，才去開門。

52　江三嫂裝着睡眼惺忪的樣子開了門，奎璧責問她爲何來得這樣遲？江三嫂反問他：「三更半夜誰知道少爺要來？」劉奎璧碰了個軟釘子，只好說：「我來看望妹妹。」劉燕玉走出，說：「哥哥深夜登樓，不知所爲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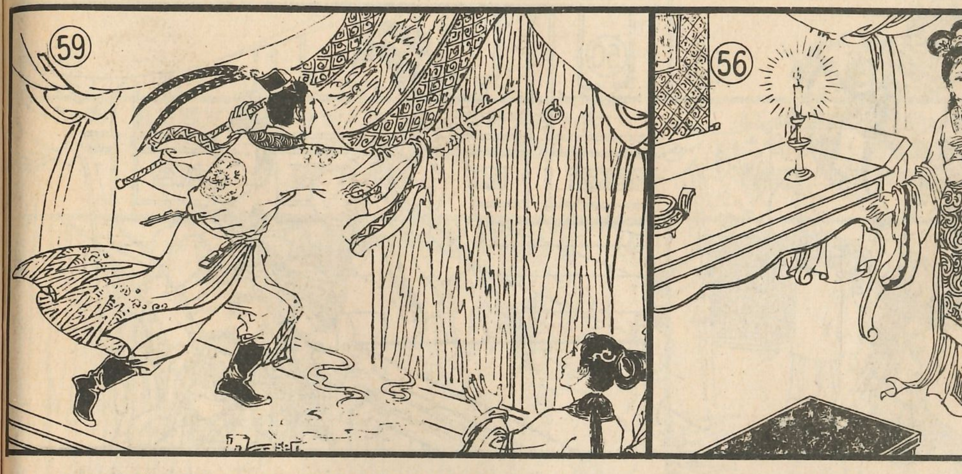
53　劉奎璧忙說：「我養的那隻玉獅子貓丢了，滿宅找遍，沒有找到，才上樓尋看。」劉燕玉不高興地道：「我這閨樓，沒有甚麼貓兒上來，就不必找了。」

54　劉奎璧那裡肯信，還是翻箱倒柜地找了起來，結果甚麼也沒找着，只好悻悻地向樓下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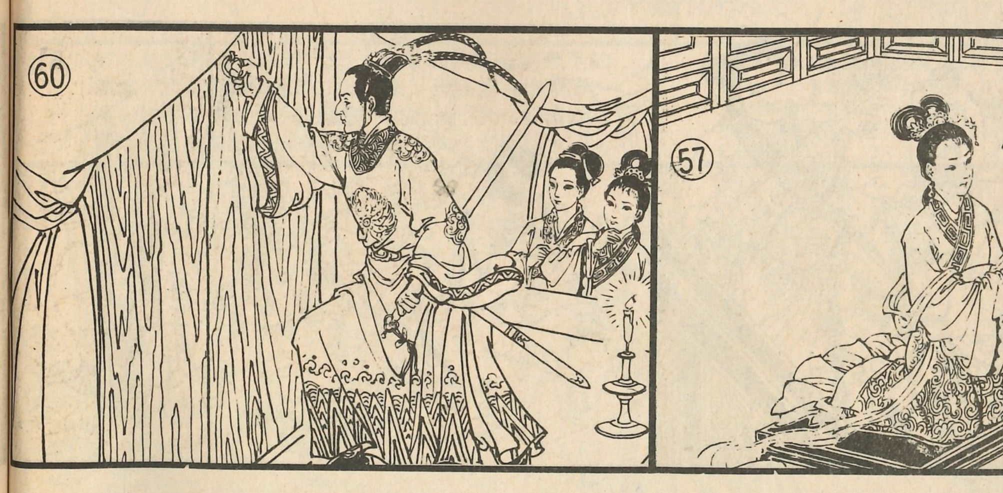
55　劉奎璧剛下了幾級樓梯，突然想到還有一個地方沒有搜，就折回身來說：「妹妹，還有佛堂暗橱沒有搜。」燕玉和三嫂都緊張起來，燕玉說：「那裡多年不用，貓鼠進不去呀！」

58　奎璧等得不耐煩了，也顧不得妹妹起來不起來，就令三嫂上台摘佛像。三嫂推托說：「我年歲大了，登高爬梯不行了，再說婦道人家摘佛像也是有罪的呀！」



56　劉奎璧並不理會，逕自闖進佛堂。燕玉只好推說：「壁橱上掛有觀音佛像，不能褻瀆神明。」奎璧拍着胸脯說：「一切由我擔當。」

59　奎璧一聽氣壞了，更疑惑少華藏在裡面，就自己登上案枱，取下佛像，拔出寶劍，揮劍向壁橱刺去。燕玉和三嫂見此情景，差點嚇昏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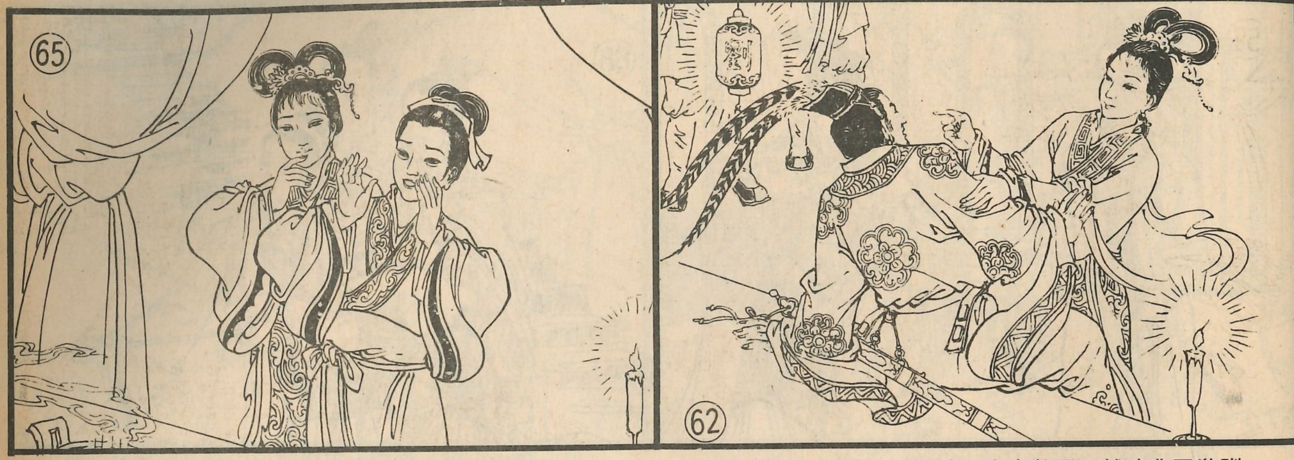
57　燕玉又推說，如果一定要拿佛像，就要先燒香禱告，這一來奎璧只好依了她。她讓三嫂點香，雙膝跪拜，雖然禱告完畢，但心裡害怕，怎麼也站不起來。

60　奎璧想：只要少華在裡面，這一劍不死也得重傷，我就不怕他了。可拔出寶劍一看，並沒有血迹，就大着膽子去開壁橱的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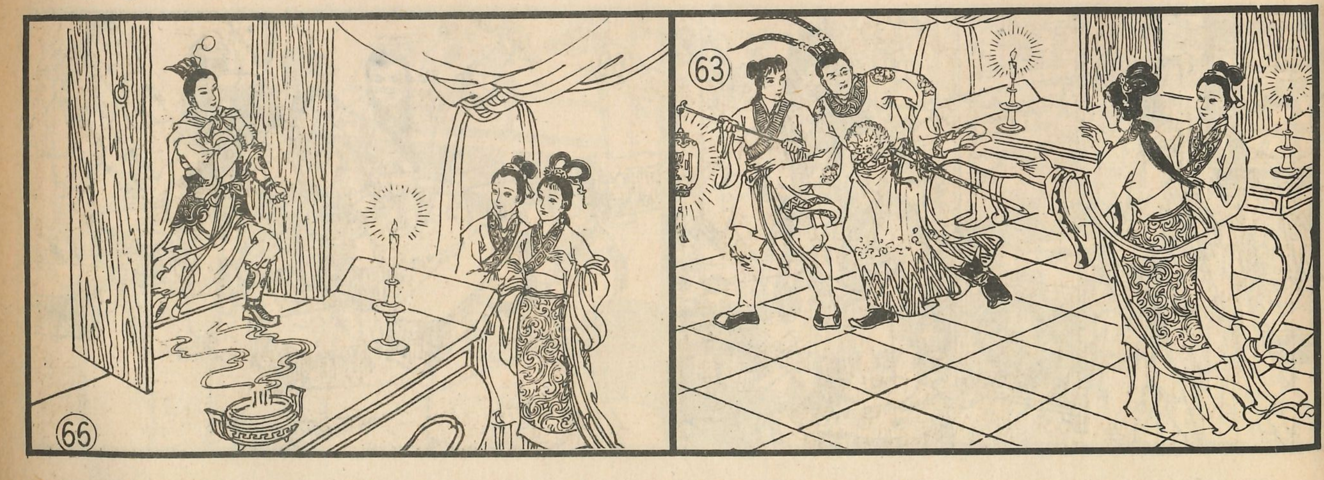
61　劉奎璧打開橱門，裡面却甚麼也沒有，他倒呆住了。三嫂和燕玉見壁橱是空的，驚得目瞪口呆。

64　江三嫂趕緊將門關好，又緊步上樓來到佛堂，只見燕玉正眼盯着壁橱呆呆地坐着，連忙問道：「小姐，沒看見公子從壁橱裡出來嗎？」燕玉回答說：「沒有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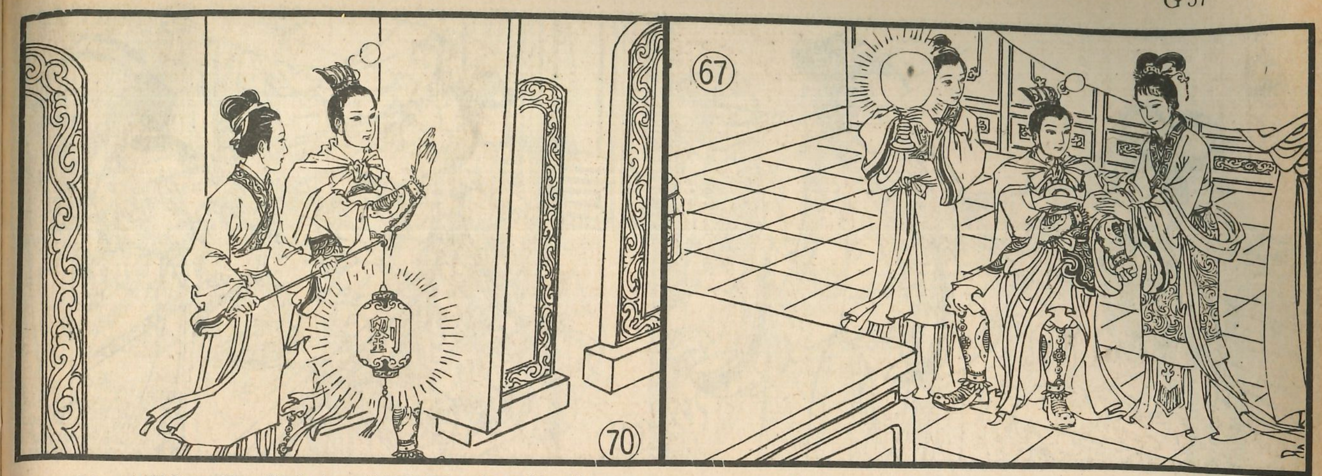
62　江三嫂定了一下神，膽也壯了，就讓燕玉教訓劉奎璧。燕玉越想越恨，哭着向哥哥撲去：「你太欺侮人了！」奎璧只好連聲求饒：「好妹妹，對不住！都是大哥不好，放手讓我賠個不是。」

65　二人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少華哪裡去了。燕玉要三嫂快快設法找尋，三嫂只好對着空橱喊道：「皇甫公子啊，你到底在哪兒呀？我家少爺已經走了。」說也奇怪，橱裡隱隱有了聲音：「媽媽，我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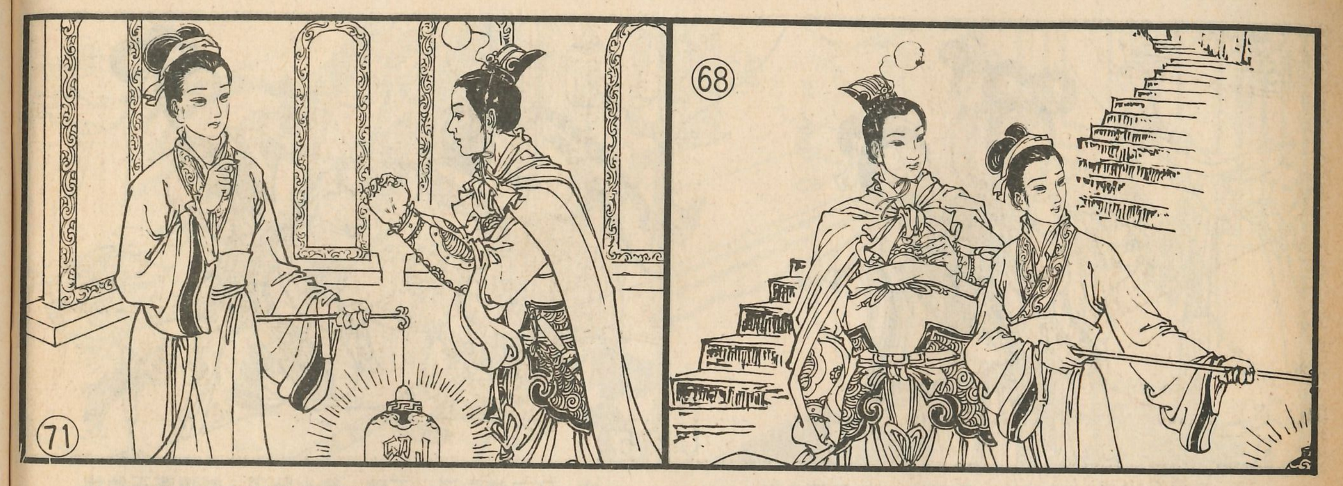
63　燕玉一鬆手，劉奎璧慌忙逃出佛堂，下樓而去，只說了一句：「明天我來磕頭賠罪！」便狠狠而去。

66　只見壁橱後板一轉，少華右手緊捏着左胳膊，走了出來，燕玉和三嫂不禁愕然，原來後板是活的，可是一向不知。少華說：「方才奎璧一劍刺來，幸我躱得快，僅傷着胳膊，身子往後一縮，後板一轉，我就退進去了。」



67 少華傷口還在出血，三嫂和燕玉都很着急，樓上又沒有止血葯，怎麼辦？燕玉急忙拿出自家用的一塊羅帕，替少華包紮起來。

70 少華和三嫂一路走來，前面又是一個石梯，推開盡頭的門，門外全是牌位，推開的這扇門是當中的一個大牌位，原來這裡是劉氏祠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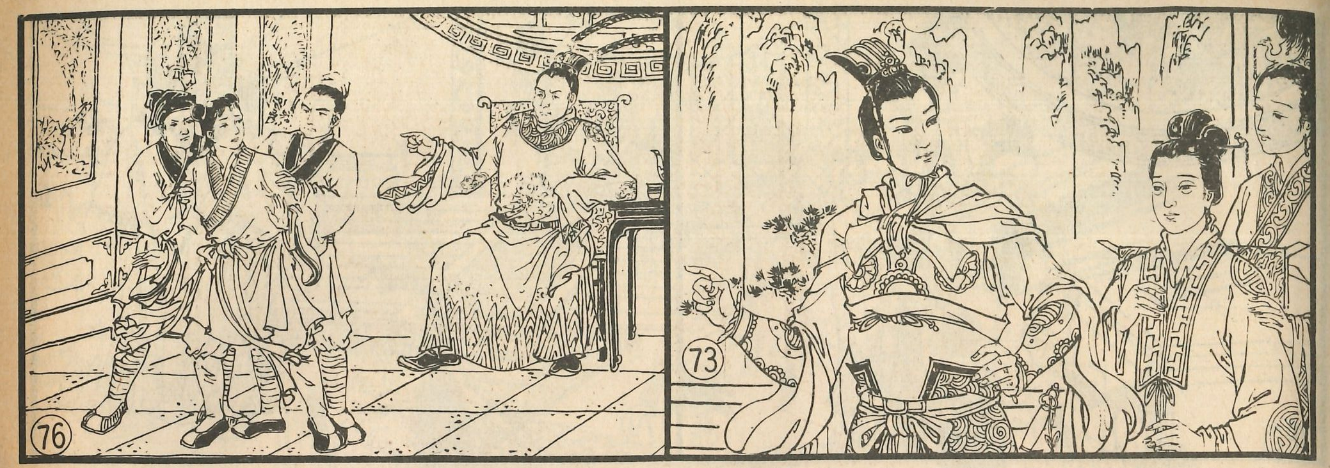
68 少華也覺得這壁櫥奇怪，不知裡面究竟怎樣。就請三嫂點亮紗燈，一同進去看看。只見裡面有一個月台連着石梯，順着石梯下去，是一條地道。

71 少華見看守祠堂的老頭睡得正香，就想趁此機會而去，便向三嫂告辭。三嫂叮囑他一路小心。少華道：「多謝媽媽相救之恩，請轉告小姐，此恩此德容圖後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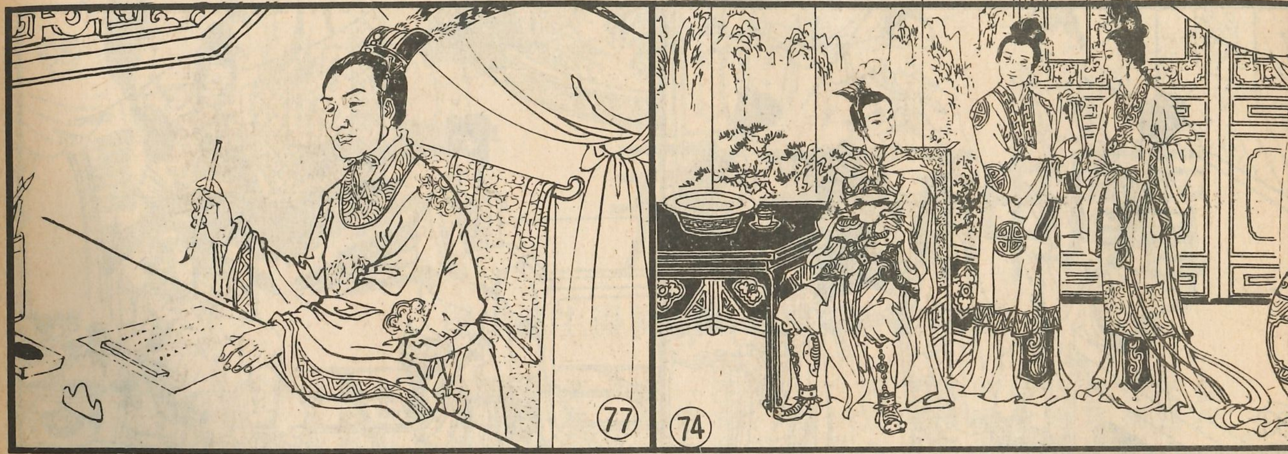
69 原來這是劉捷陰謀造反，為防失敗而修的一條逃走的暗道。當時竣工後，劉捷便將四十名工匠全都害死，所以只有劉捷和原來住這個樓上的七姨太知道此事。如今七姨太已死，劉捷又進京，這裡就無人知曉了。

72 却說皇甫夫人與長華小姐正為少華一夜未歸，焦急萬分，忽然見少華推門進來，方才一塊石頭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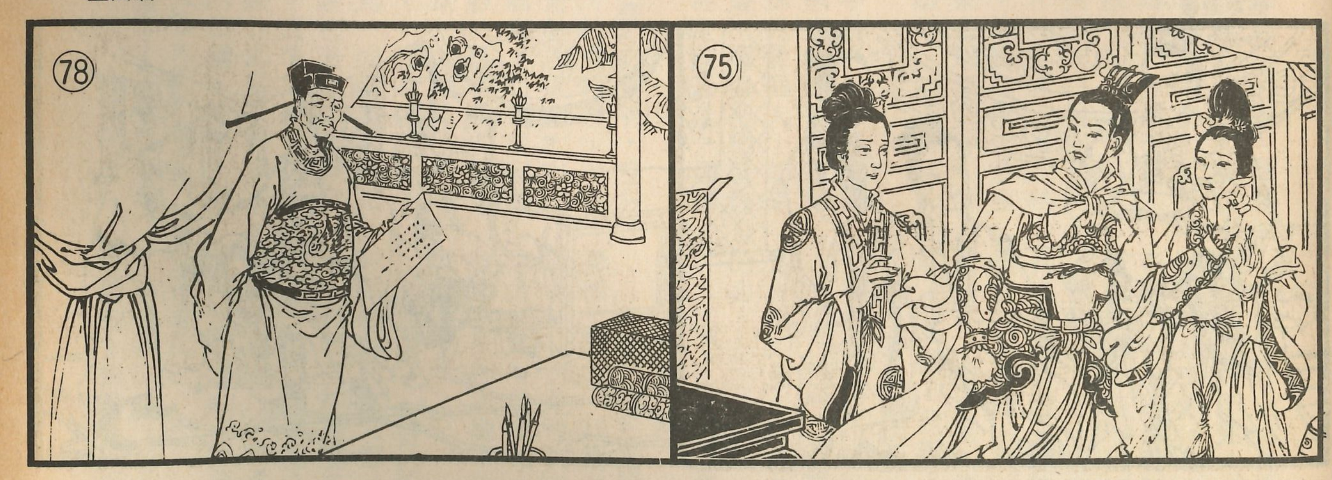
73 少華一坐下，老夫人忙問他為何一宿未返？少華答道：「娘啊！孩兒昨夜險些送了性命，劉奎璧比箭失敗不甘心，暗施毒計要害我一命，幸有江媽、進喜及劉小姐相救，才得脫險。」然後把昨晚情形又詳細說了一遍。

76 再說劉奎璧鬧了一場空，便拿書僮出起氣來，將進喜打了一頓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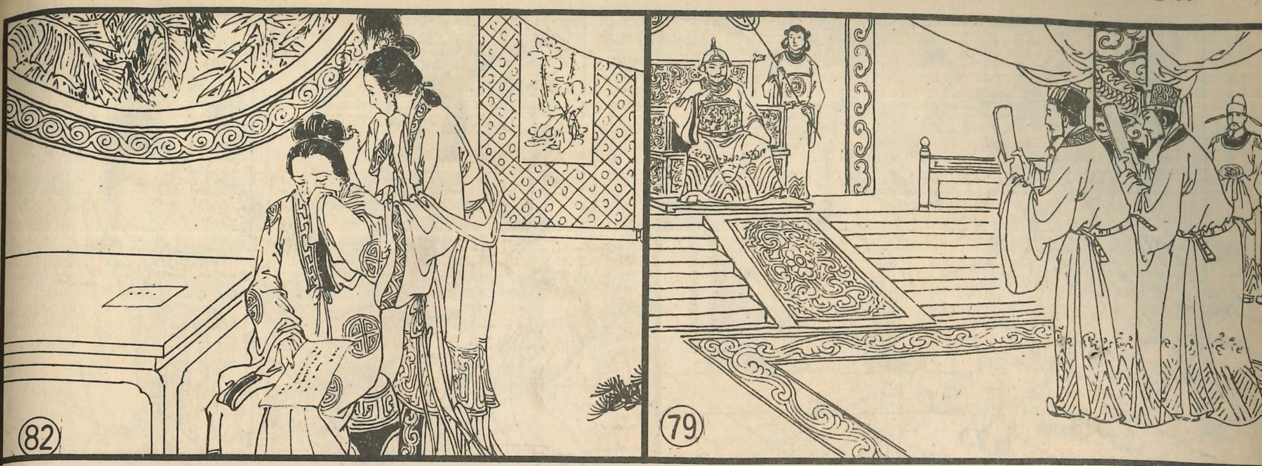
74 老夫人聽了，忙吩咐拿刀傷葯給少華敷住傷口，又發現了綉着「劉氏燕玉」四個字的手帕，就讓兒子洗淨收好，將來好報答劉家小姐救命之恩。

77 他得知少華已與麗君正式訂婚，妒火中燒，越想越恨，就給父親寫信，謊說比箭奪婚，自已射中三箭，少華只中兩箭，但他强詞奪理，孟士元糊塗，反將女兒許配少華。自已既失婚姻，又失面子，求爹作主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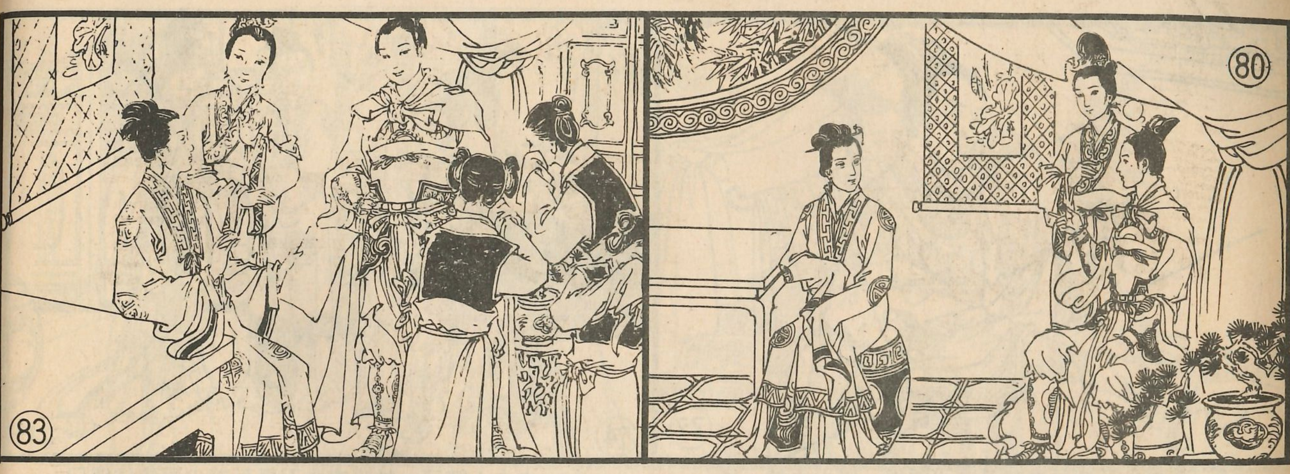
75 少華稟明母親，想再去與奎璧評理。老夫人說：「如去交涉定然要拖累江媽、進喜和小姐。這次就算了，以後不與奎璧交往也就是了。」少華從此閉門不出，用功讀書。

78 劉捷收到家書一看，勃然大怒，發誓給兒子奪回麗君。事情凑巧，少華之父皇甫敬元帥和部將衛煥，在邊關征戰不利，兵敗生死不明。劉捷借機參奏，皇甫敬與衛煥貪生怕死，叛國投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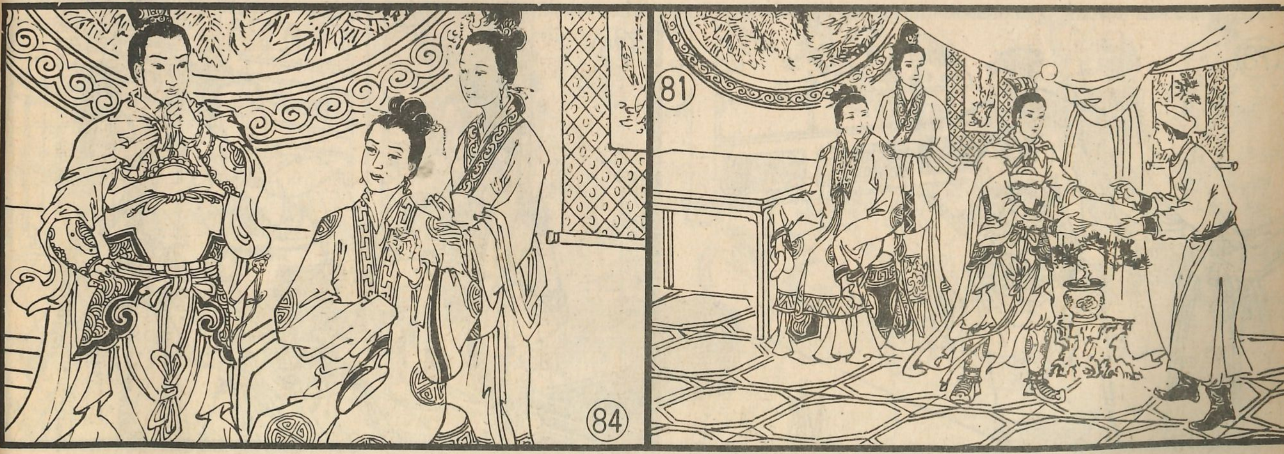
79　昏君皇帝偏信劉捷之言，下旨將皇甫敬和衛煥兩家滿門抄斬。派兩個欽差，各帶二十四名校尉，三百名御林軍，一路往華亭縣抄衛煥家；一路去雲南昆明抄皇甫敬的家。

82　到底是甚麼大事呢？夫人趕緊拆開信，只有寥寥幾句：「大元帥身陷賊陣，劉國丈當朝參奏，聖旨下抄拿家眷，見字後火速逃生。」夫人看完猶如晴天霹靂，忍不住放聲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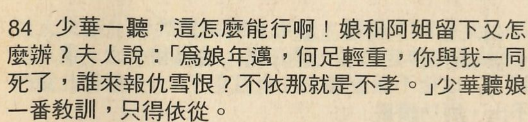


80　皇甫家哪裡知道這一切。這天恰逢重陽節，少華與母親、姐姐正談論邊關戰事，門上僮兒前來稟報，說有一個縣差求見。夫人不知何事，便吩咐讓他進來。

83　姐弟二人接過信一看，也都大驚失色。僕奴、丫環也都哭了，一時間一片哭聲。夫人當機立斷，先將信燒掉，然後宣佈：老夫君忠心報國，決不貪生怕死；眼下爲了留下男子伸寃雪恨，叫少華到湖南長沙熊家避難。



81　縣差進來叩見夫人，呈上書信一封，說是奉縣老爺之命送來，請夫人馬上就看，千萬不能耽誤，說罷告退。



84　少華一聽，這怎麼能行啊！娘和阿姐留下又怎麼辦？夫人說：「爲娘年邁，何足輕重，你與我一同死了，誰來報仇雪恨？不依那就是不孝。」少華聽娘一番教訓，只得依從。

（待續）



湖海恩仇錄／金　戈・文
可　飛・圖

飛天神魔

絕處逢生得脫困　老神魔重顯神威

這是一個陰森森的洞穴，漫長曲折，而入口處却是個毫不起眼、不爲人注意的被草叢封閉住，如不仔細查察，是個無論如何都不爲人發現的山洞。不過，唯一能令人看出點端倪的是，長草有些異常，時時會倒塌了一大片。也許，有人爲的因素吧，但是，無論如何，是極難極難的會有人來到這個幽谷，而發現這個毫不起眼的，並不有趣的洞穴。

但是，洞穴中有人，可憐的是，瘦骨嶙峋，神態疲乏的在郎嗆聲中，緩緩走動，那兒像個人，如果沒有金鐵曳地之聲，簡直把他當作一個行尸走肉，甚至或者是一個幽靈。

遠處有「鐸鐸鐸」的聲響，空谷傳音，越來越響，越來越近，半晌，一道昏黃的燈光射入這個地方，立即可以看到這個高大而又瘦削的人的眞面目，馬臉，稀疏疏的眉毛，一對無神的眼睛，歪的鼻子，嘴巴因此而變了相，一臉的疤痕，一頭的亂髮，雙手爲一副黝黑手銬扣着，有極長的鐵鍊拖着他，一條破褲子，七洞八孔，看看這瘦骨似柴的腿，可憐，在踝骨部爲人打穿了，被穿了條極長的鎖鏈，看來，他這個人是受了極大極大的折磨了。

「老賊婆，妳來了！」聲音似梟鳴。

「老漢，今日又月半了。」一聲萬分輕俏女子聲，在黃光後面傳出，燈光搖曳中，黃光是固定了，放在洞壁角，鐸鐸鐸聲中，在那手足被扣的瘦子前，出現了一個身材萬分苗條的女子，在燈光掩映下，面孔也算是清瘦、美麗，而她的語音是如此的好聽。只見她左手挾着一支拐杖，看清楚，原是個燈檠。

「老漢，我帶了你最喜歡喝的大麯，最喜歡吃的牛腦……哈……引得你唾涎流下了吧！」

「老賊婆，其實我最喜歡喝的是，你的血，我最喜歡吃的是，妳的心……」

「唉！老漢，那麼久了，你還沒消了氣麼？」

「除非，我咽喉三寸氣斷了，嘿嘿，那時，我是無氣了，可也非消氣了，而是沒氣而已，老賊婆，妳大可以令我沒氣，哈！折磨了這麼多年，妳還嫌不夠，妳未免太狠太陰了吧！」

「老漢，我可捨不得你……」這句話說得又柔又媚，充滿情義，不料，那老漢却是咬牙切齒，鐵鏈亂抖，不明白爲甚麼？可是，那女人還在繼續道：「老漢，嗯，你也捨不得我吧！啊！」邊說邊向那老漢倚偎過來。

老漢直抖，臉色越來越痛苦，而額角一顆顆豆大的汗珠在沁出，

口中嘀嘀連聲，就在此時，女子是滿面喜色地摟抱那瘦長老人。突然，一聲凄厲的聲响，由遠處傳來，這聲音非金、非石、也不高亢，也不洪亮，但是，極漫長的在洞四週震動，老漢是突然一聲哀鳴，嗆郎聲中，老漢坐了下來，女子却是冷冷一笑，定一定神，臉向來路道：

「你來得不慢。」

「遲得一步，只怕向閻王報到……」語聲中，一條人影搖搖晃晃的走入洞中。

本來此地是萬分陰凄，落寂，嘿，此人之出現，竟然脗合此地倍增蒼涼之感，至於那個爲銬鐐所扣困的老人，臉色更爲蒼白，濃眉下的眼神，發射出莫名其妙的兇光，看着來人道：「你就算將我折磨千次萬趟，我不會服，我也不會說……」

「眞的，哈……郝無畏，我看未必……不過，我與她的聯盟毀了，當然，你郝無畏是會感到高興，至少，我們果然爲你估中，自己窩裡反，來個大亂。可是，俏神魔，是你破壞了你我間的交情……你看……」啪的一聲，一個圓球形狀的東西，擲在那女子的面前。

那女子也看清楚了，面前是顆人頭，她格格嬌笑聲中：「多謝你啦，總算你代我解去了個包袱，殺得好，殺得好，不過，還有幾個呢？」

「沒有半個活得了！」

「眞好身手！」

「可是，妳却想不到，現在該輪到誰啦！」

「我！」那女子萬分鎮定的吐出一個字。

「不錯，俏神魔，是妳意圖不軌，妳竟然挑撥八怪，向我圍攻，然後，妳以爲八怪即使不能殺死我，至少，可阻延我不少時間，而妳利用這個空檔，前來誘使郝無畏，希望如妳所願，嘿嘿……俏神魔，可惜，妳忘了，姓楊的這麼多年來，無時不在提防中，雖然，妳的立天攝魂笑，爲魔教中第一誘人失陷的迷魂法門。不過，妳忘了我是何等樣人，即使我與妳有肌膚之親，哈……妳想不到我是個生具陰陽兩性的怪物……我不會喪失元靈，我不會削弱功力……也因此，當我將奸計一弄明，我立即殺了八怪，我來了，我是要讓妳死得明白。」

「也就是說，你一定會殺死我的？」

「我不會爲妳立天攝魂笑所誘。」

「我難道祇憑此一技縱橫江湖嗎？」

「哈……」一聲長笑聲中，楊神簫是左手一抬，轟然一聲响，一道火光，形如毒龍般，向俏神魔當胸噴到，俏神魔是格格一笑，依然是這般嬌媚，身形如風，一個大盤旋，飛身已讓過了這股怪火，而砰訇連聲中，怪火已將山壁岩石炸碎了不少，由此可見那股怪火之猛烈。

俏神魔看來是個女流之輩，然而這身手之快疾沉狠，實在是一等一的好手，楊神簫也不是等閑之輩，就因爲如此，可以想像得到，楊神簫如不是抱有必勝之念，決不敢輕舉妄動，不過，第一招出手，立即爲俏神魔騰身避過，莫非楊神簫估計錯誤，抑或別有陰謀？

俏神魔一閃避過這猛烈的火焰，人在半空，却是不敢怠慢，半空中一個大鷹展翅，人就莫名其妙的又向上空飛上三尺，一聲極輕笑聲中，一蓬烏金光芒，一下子向楊神簫方圓三尺週圍中投下。

楊神簫一招打空，他可是穩得很，毫無舉動，當俏神魔又再上升之時，見她兩手突然的環拱在袍袖之中，但等烏金光芒起處，他雙手倏的一張，一陣勁風响處，俏神魔所打出的烏金光芒，立爲勁風所激，已向四外飛射，叮叮之聲不絕，山洞四壁，却已嵌上了不少金星了，這分明是俏神魔之暗器，爲楊神簫一招，擊打入石壁，而成了這個樣子。

「功力大有進展……」那個被困的老漢在一邊說話，語聲未畢，楊神簫與俏神魔又已戰在一起。這就可看出，這一男一女的武功，實在是奇詭無比，陰森邪門之至的殺着，至於那個被困的漢子又如何，他是喃喃自言：「可惜，這一招『魂飛魄散』如是前進三寸，騷狐狸得完了，唉！爲甚麼這一着『平地風波起』遲了一分，學藝不精，至今，依然是犯了這個毛病，可憐，唉！更不行，這樣的環形圈有甚麼用？主要之勁運用不得其法，嘿！這十年來，看來非但沒有進步，反而有了顯著的退步，可惜，唉！可憐……」

這個漢子一路在嘮嘛這一對出手人的不足之處，這可就令俏神魔與楊神簫有說不出的難堪……想不到自己兩個，耗盡心血，費盡心機，將個當今的老虎頭困在這縉雲山腹之中，總以爲可以得到極大的成功，那想到現在，老郝是不甘死，又不想說出他藏於心中的秘笈，而且，十年來在受盡了折磨與誘惑下，他依然是他，自己人在曠日持久之下，發生了私心猜度，一對同伴，變成了對頭，近幾年來，你防我，我疑你，最後，各走極端，俏神魔勾結了邙山八怪，而楊神簫則暗自修煉異器，在雙方無可避免衝突下，破了臉，出了手，可惜，這老漢却說，雙方俱無進展，這豈不是個極大的諷刺！

但是，事情尚未完啊，如果甘心情願，不問不聞，抖手一走，或者可以脫離糾纏，落得個清靜。不過，多年來提心吊膽，費盡心機，結果是如此下場，想想也實難甘心。何況，你是不再問聞，對頭又如何……本來，楊神簫認爲自己所修煉的飛星火，既然能將邙山八怪毀了個乾乾淨淨，那麼，一定可以對付得俏神魔。然而，事實可以證明，自己是太低估了對手，俏神魔非但攝魂笑厲害，這身手步法，也是不可輕敵，何況手中還有另一件獨門暗器，至今仍不敢有所洩露……

俏神魔又如何？她是因爲多少有些內疚之感，所以，對楊神簫有些束手束脚，自己勾結邙山八怪，單獨前來，憑攝魂笑誘使老魔入彀中，實在是有違盟約，在她滿以爲，用八怪阻礙楊神簫，自己祇求有一隙之時間，立可成功，不想楊神簫果然厲害，前後脚已趕了上來，分明，八怪已爲這一蓬怪火毀了，死了就死了，反正八怪爲自己的目的，嘿嘿，既然不能助其一臂之力，不死在對頭手中，勢必也會死在自己手中，祇不過，太膿包，反而陷自己於昧良無義，尷尬無地自容中出手，是有所顧忌……走，唉……看來難走了，打！誠如老魔所言，自己功力是有退無進……自己陷於進退兩難之僵局中……

楊神簫三招出手，依稀看出，俏神魔有着畏縮的表示，他是冷冷一笑，心中突有所決定。

一聲冰冷徹骨的長嘯，楊神簫似飛般圍住俏神魔飛走亂跑，而雙掌是陰陽交換的向俏神魔周身亂打，俏神魔看出這是楊神簫仗以成名的戳魂掌，她是格格一聲嬌笑，身法如風似柔楊，又如春風飄拂着，在楊神簫的戳魂掌中，竄來飛去，可是，她手中已暗暗扣了十三枚陰靈鈎，只等時機一到，她便將個楊神簫損了。

楊神簫是全神貫注在俏神魔的身形步法上，戳魂掌已全力施展，他心目中又何曾指望憑此掌法來解決俏神魔，他只是在想引其入彀。雖然，他是鬚髮戟張，雙目圓睜，看來宛如拚命，實則，他是縱跳如飛的阻住俏神魔的雙手出招，依稀，他已提防到俏神魔會在暗器上出主意。

果然，廿來招後，俏神魔是一聲巧笑，身形一晃，人已飛到了東北角，手一抖，喝一聲：「大家完……」一片碧光星影，向西南激射而出，楊神簫突然心中明白，俏神魔在無可奈何之情況下，來個大家一齊完，這暗器是射向被扣的老魔頭上，楊神簫身法如飛，一聲長嘯，一片錚錚之聲中，楊神簫已擋在老魔身前面，代其擊飛了俏神魔發出的暗器，可是，耳邊却聽到了老魔的怪笑聲：「中計啦！」

楊神簫尚未明白老魔言中之意時，背後「風門」、「肺俞」兩穴微微一麻，楊神簫心中一凜，知道中了暗算，一股冷風，就如活的一般向下直鑽，肺俞穴乃是足太陽經之重穴，而風門爲督脈之要穴，這下暗算，就令楊神簫下半身癱了，內臟也同時受了牽制，更何況這一股寒氣已開始在周身游竄，楊神簫已不能竄跳了，只好倚靠石壁坐了下來。

「哈……楊神簫，饒你是奸過鬼，還是吃了老娘的洗脚水，怎麼樣，滋味不太好受吧？哈哈哈！老漢，你看如何？你大可認輸了，嗯，以前的話，還是照樣，你把太玄血魔籙交出來後，我依然尊你爲長老，由我重振鐵圍山，嗯！怎樣？」

「老賊婆，妳休想。」

「爲甚麼？」

「我得代妳積些德！」

「哈……」一陣長笑，笑得如此嬌媚，又是如此歡暢，慢慢的，只見她走啊走啊，走向老魔面前，她又是媚態可人的向老魔道：「老漢，你難道一定要找死，嗯，眞的要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哼……」老漢在喘息，並且聽得出，是痛苦的，又是急促的：「賊……婆……那……也好！死了……大家全沒有……魔教，算是……由我手中……毀了……」

俏神魔的手，本來已向老漢的頸項環去，聽了老漢說的話，她突的臉色微變，一聲怒嘯，而雙手十指似爪，只一插，就插入老漢的肩井穴，紅光迸現處，老漢慘叫一聲，道：「好……妳作賤……作賤……」

俏神魔却是冷冷對老漢道：「我叫你身受天魔戳魂大刑……」語聲未畢，已雙手一抖，嗆朗一聲响，老漢已像個死人那樣爲其擲向半空，又是一聲叭之聲，可憐的老漢被摔在地……連聲也出不得，祇剩下喘氣的份兒。

俏神魔的面容突的變得凌厲，陰狠，莫名其妙的兩道長眉，竟然會變倒掛，形成八字，而目光如豆，還吐出綠虹，冷笑聲中，又再步向老漢身邊。

「老漢，滋味不好受吧？」

老漢祇是喘氣，不出聲，俏神魔右手一下，嘶的一聲，老漢本來不足於蔽體的破衣，爲其撕掉了一大幅，如今中門大開，露出瘦骨嶙峋的胸部，又是嗤的一聲，分明俏神魔預備施展剝皮手法，將老漢的前胸皮剝下。就在此時，祇聽俏神魔是一聲歡笑，身形動，在滿手鮮

血中，她在細細的辨看，是血魔籙，「哈哈……老漢，你眞行，原來你是將經文刺在身上，怪不得你不脫衫，怪不得你怕我與你好合。」

俏神魔是萬分興奮，在數說，在叫嘯，山洞中，傳來了四響……不料，轟的一聲，俏神魔背心一熱，猛然一個大轉身，好！砰訇聲中，一股怪火，看來已被避過，但是，她却忘了，這是楊神簫苦心孤詣的獨門暗器，「鬼火龍」火性猛烈，更且稍沾即燃，俏神魔第一次是憑其無比輕巧的「御風舞」而不令鬼火上身，這一次，却是發覺較遲，而且是背後發熱才轉身，分明已爲鬼火沾上身，其餘火星是避過了，主力是上了身，就在她飛身半空時，嘩啦啦的一聲響，俏神魔祇覺得一陣炙熱，一陣昏眩，身形從半空中摔下，心中明白，已吃了大虧，想運氣護身，對不住，氣血已散，而左邊身子，已爲鬼火炸去。

一陣尖銳難聽的笑聲，俏神魔聽得是傳自楊神簫，想不到自己一個疏忽，一心放在老魔的血魔籙上，忘了去查看清楚楊神簫的傷勢，自以爲「天心珠」一中人身，立即發生妙用，對頭的全身功力，首先爲「天心珠」所蘊藏之陰煞之氣所毀，而這股陰煞之氣，在對頭的身中，循環不已，走一轉，就削弱對頭一分功力，直到將對頭的功力削盡削絕，那時對頭的心脈會被震斷而死。

但是，情形並不如她所想像的那樣，楊神簫依然可以出手，莫非他有剋制之方？對！如果沒有剋制之方，他那敢再出手，再運氣，難道他在找死，難道……

「唉！同歸於盡！同歸於盡！」

老漢在嘆氣，在嘶叫，俏神魔轟的一震，心中突然明白，不錯，是同歸於盡的手法，想不到自己十年來，處心積慮的謀奪魔經，楊神簫何嘗不是，今日，自己憑仗陰謀，機智，還有一個偶然的因素，哈！爲其發現了血魔籙原來就在老漢的身上，一個忘形，好，楊神簫那肯讓自己那麼順利地取得秘籙，還有，唉！自己，爲甚麼不早與老魔交合，如果早日成其好事，血魔籙早已在其手中。

不過，也難，爲了你猜我忌，楊神簫是絕不肯有機會讓自己單獨來引誘老魔頭的，爲了對付楊神簫，已毀了邙山八怪，然後，哼！今日，竟落得個如此收場……

「騷狐，如何了，哈哈……」

「楊神簫，如何了，嗯……」

「老神翁！」

「楊神簫，看來，你死到臨頭，良心發現了。」

「或者如此，唉，老神翁，突然，我看……到了太岳山，積翠莊。」

「唉！你提這些幹甚麼？」

「我……眞……太昧良……你救我性命……你授我武藝！可是，我……却乘……火打劫……聽了那騷狐的話……將你……扣在此地中，老神翁……我曾將玉面……華陀的……醫經奪來……我……發現……能令你……經絡……再續……」

「唉！就算經絡可以再續，哈……也不過是……同歸於盡……哈……同歸於盡！賊婆子……妳聽……明白了沒有……」

「我……我……」突然一聲慘叫，然後是寂靜，很久，很久，還是沒聲沒息。

「死了……」是楊神簫在說話：「想不到，騷狐狸會死在我前……老神翁，唉！我……我悔之晚矣，奇怪……」

「有甚麼奇怪？」

「人，非得到死神向你招手時，這才會想到……後悔這兩個字……」

「或者，你一無所得時，而閻王又來召你駕，這才看清了，自己其實是個傻瓜……哈……」

「老神翁，你可……後悔？」

「我已後悔過幾千幾百次，現在，反而覺得無可後悔了！哈哈……」

「你原諒我……你……肯原諒我？」

「我那裡是原諒，我簡直是在可憐你，還有她……」

「哈……　多　謝　你……　老　神翁……」

「謝……哈哈……有甚麼好謝的，我其實在這十餘年來，我已問過我自己幾十次，幾萬次，我爲甚麼活下來，我早就該死……但是，我依然活……爲甚麼？你不明白，哈哈……神簫，你爲甚麼不問呢？」一陣急促的爬行聲中，嗆朗聲中，老漢已爬到楊神簫身邊，借一點微弱的燈光，他看見楊神簫斜倚山壁，口角含笑，手中却拿着一本薄薄的小冊，老漢不禁一陣難過，「死了……唉！神簫，你爭我奪，又是爲了甚麼？你一心一意，謀取我血魔籙……唉……反而，你代我取得了這一本……一本甚麼勞什子！」老漢取下了楊神簫手中那本薄薄的小冊子，看了看封面，華佗遺書，還有一行小字，後學邢三疏註。

老漢是長長嘆了口氣，道：「經脈再續，眞氣依然未復，唉！我又怎能毀了這鐵鍊？還有，又怎能出得這山窟？還不是依然故我，唉！雖然，有你們帶來的糧食……人，或者一時半刻不會死，可惜，活得了幾時，又何況，誠如小曲所

唱：『逃得過這一遭，走不過那一朝！』人，誰能保得個長生不老不死？」

老漢仰臥在地，眼淚已情不自禁的流了下來。

二十餘年前，這個不可一世的飛天神魔，可以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憑其一身好功夫，神出鬼沒，毀了武當三劍，擊敗崑崙雙秀。

單人匹馬，連敗太湖幫，搗毀了白虎門，再遠上天山，大小十三戰，將個威震武林三十年的天山派，打了個灰頭土臉，然後，折返中原，開山立派……這是魔教第七代祖師的宏願，要重振鐵圍山，憑仗自己機智武功，再加上有不少幫派的歸附，鐵圍山宮可以指日而成。

唉！那想到，自己手下，那個九天玄女狄心慧，居然是天山長老的女兒，她竟會引起自己的注意，竟然會挑動自己的情愛。

誰又想得到，一個名門正派的子弟，竟然學會了玄陰教的九幽攝魂，玄牝吸精的邪道妖術。更想不到的是，狄心慧是處心積慮，四出樹敵，四出勾結，更厲害的一點是，她竟然誘得楊神簫也背叛了自己，鐵圍山宮不但建不成了，自己反而讓他倆困在這山腹中。

自己自命爲奇男子，好，爲了狄心慧，變成了個臭男子，更想不到，身受如此苦難，嗨，却讓自己保存了血魔籙……好吧，由得他們你爭我奪，一個是希望成爲武林煞星，將天下的武林各派之主者殺一個乾乾淨淨，而另一個却希望爲武林統治者……最後，能控制所有武林道上的門派。

因此，爾虞我詐，兩個人共同合謀，兩個人却各自有目標，這就變成了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加上楊神簫是個陰陽人，好，個性之不同，形成了雙方形如水火，哈，老魔是看準了這一點，又想到，若要天下太平，除非賊來打賊，而又是料準了，終有一天，兩個人會自相殘殺。

今天，果然是自相殘殺了，也果然殺了個你死我也亡，但是，自己又如何？估準了，猜中了，忘了代自己打算，而自己，還不是和他們一樣，誰又免得了這一朝，苦痛地，打開了那本華佗遺書，跳入眼簾的是前言，是邢三疏的敍言。

「……不爲良相爲良醫，醫者父母心……惜乎人之貴與不肖者有別，設有奸惡兇殘之徒，殺之猶恐不早，有疚而不促之早死，尚可醫乎……余曰：『天下事，一理也，善用之則爲善。』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爲善爲惡，存於一心……」

老魔心中一跳，「存於一心」這四個字，令他陷於沉思。

燈光漸漸地，漸漸地熄了，是該熄了，時間也不短了，這山洞……也越來越恐怖，一個活人，陪了兩個死人，就算是老魔素來殺人不眨眼，可也有着那種陰森之氣氛，凄厲之味。

有哽咽之聲傳來，還有悉悉索索的聲音，分明有人向這裡爬來，奇怪，那會有人爬入這個山洞的？難道，眞的無巧不成書。

半晌，這悉悉索索之聲是停止了，哭泣之聲是越來越響，漸漸的，變成了傷心大哭，聽得出是個女孩子：「福哥哥，你……你會死的，你會活活的讓人……打死的……」

老魔頭萬分奇怪，那會來個女孩子哭甚麼福哥哥，讓人活活打死！

「福哥……你死了我，我……又如何……我也會死……不如讓我死吧！」

「妳不怕死？」

「啊……」

可憐，這突如其來的話聲，就令個小女孩嚇得閉過氣去。

「奇怪，你說不怕死，可那會一嚇就死，唉……」老魔頭是拉了鍊，總算夠長，來到這孩子身前，尚幸他長居黑暗，因此，他是看得清清楚楚，原來是個衣衫襤褸的十一二歲的小姑娘，生得不算體面，但是，一搭上手就知道這小女孩子骨格不凡，不過，當老魔將孩子抱上身時，不禁鬚髮戟張，暗暗叫了聲：「那有這樣對付孩子的。」

原來這孩子全身沒有一處是好肉，是遭毒打，分明，這孩子是在鞭子下活過來的！

老魔頭是一抱，孩子是一抖，一抖的是自己的抱，觸疼了這鞭傷，老魔頭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妖邪，却也會被這個孩子的傷鬧了個心傷淚下，本來，憑自己功力，救一個孩子，是不費吹灰之力，現在，他不禁頹然一聲長嘆，那裡來的眞氣，那裡來的內功，有傷藥還可以代她敷治，不過，唉！那裡來的甚麼傷藥……

半晌，孩子是一聲慘叫：「別打，別……」孩子醒了，當她發現了自己爲人抱住，她突然的哭叫道：「這是……陰間，還是……地府……你是……是鬼……鬼大爺。」

「嗯。」

「哎！」嘆了一口長氣，「好了，鬼大爺，你，不會難爲我吧，我聽七嬸說，閻王爺最公道的，我，從來沒吃過頓飽飯，我受盡了人間的折磨，我……捱打，受苦，我爹……給老爺剝了皮，我娘……給活活打死，鬼大爺，我，我們沒罪

，沒作孽，就算作了孽，今生，也該還清了吧！」

「孩子。」老魔在嗚咽啦，

「你……說甚麼？」

「鬼大爺。」

「我不是鬼，呃……你……啊……」

孩子在掙扎，可是遍體鱗傷啊，一掙動，那會不痛徹心脾。

「孩子，你乖乖的躺下，」老魔是心情激動，「我不是鬼，我是人。」

「可是我看不見你？」

「還是看不見的好，唉！孩子。」

「人說，陰間是黑的……這兒……」

「是人間，不過，可憐，也眞是黑得像陰間，孩子，你怕不怕？」

「不，呃，我是想死呀。」

「爲甚麼？」

「死了，可以不受罪，死了，可以見我爹，娘。」

「孩子，該活下去……」

「活下去有甚麼好……」

「可以看看那些惡人的下場，哈，孩子，妳叫甚麼名字呢？讓我來猜，叫小狗，不是，嗯，是小豬，啊，那麼叫小丫頭！」

「對，我叫小丫頭。」

「畜牲！」

「啊……你……罵我？你……爲甚麼那麼惡？」

「孩子，你別怕，老頭子不是罵妳！也不是對妳惡，是罵那些打妳的人，害妳爹娘的人是畜牲，他們實在不是人。人怎可以沒名沒姓，小丫頭，我是在引你高興，打個哈哈，說個笑話，孩子，妳受了那麼多的苦難，我還好意思罵妳，嚇唬妳，不，我只是希望妳別再哭了，孩子。」

孩子已爬了起來，抱住了老魔，她是看不見四面的情形，更看不清老魔頭的面目，她敢來抱老魔，試問，一個一直在他人鞭子下過活的孩子，今日聽到了這樣的話，那會不受感動，她又那會不當這個老人是親人呢？

「老爺爺！」孩子只哭了一聲，昏了過去，老魔是淚如雨下，一個縱橫江湖，殺人不眨眼的飛天神魔，他會哭得那麼傷心，這可是不可思議的事，不，這是人之常情，老魔也不是個沒心沒肝的人，其實，他也是個眞正的性情中人，他也是個敢作敢爲的人，一直來，他本是在江湖上奔走，在江湖上掀起駭人聽聞的風波，他根本想不到人世間有這許多不幸的事，在這兒，他看到了弱小無依者的血淚，他那會不心疼，對他們這種人來說，打擊一個弱小者，是他們認爲最可惡，最可鄙的事。

現在孩子昏了過去，他又束手無策。突然，他想起了，他看過華佗遺書，他也看過邢三疏所補註的療骨篇。他想試習，他想憑仗邢三疏的發明，來診治自己穿骨、裂踝之傷，可是，他看看這條鐵鍊，不禁頹然一聲長嘆，這些束縛不去，自己又怎能遵法療傷，打通八脈，再續斷骨。

「老爺……爺……」

孩子又醒了，不過，老魔在這一段時間，明白了不少是非……也可以說，他是突然的「醒悟」了。

「老爺爺……你在那裡？」

「我在妳面前。」

「哈，老爺爺……你爲甚麼對我這麼好？」

「因爲你是好人，所以，爺爺喜歡妳啦。」

「爺爺……我有姓，有名，是爹生前替我取的，我告訴你好不好？」

「好！當然是好啦！」

「我姓王，我叫難兒，爹說，咱們一生多難。」

「嗯！難兒！好，爺爺也告訴妳，我姓郝，叫無畏，就是說，你爺爺是無所畏懼呢，唉！可惜，爺爺却和妳一樣，遭了難，呃！難兒，妳，怕不怕我。」

「爺爺……你就如我親爺爺，我那會怕你呢？」

「爺爺生得可是很難看，像個鬼，好在現在是四外黑暗，妳看不見我，如果，天亮了，妳一見我，擔保妳會嚇死，因此，難兒，天亮了，妳可別看我？」

「不，不，爺爺……天亮了，我也會走了。」

「到那裡去？」

「我想過了，我始終走不過個死，我又何必讓福哥受苦受難？」

「呃！難兒，妳講……」突然，他臉色大變，難兒聽不見老魔說話，她想開口，老魔是看得十分清楚，噓了一聲，示意她不可出聲，果然，遠處傳來了悉悉索索的聲音，又傳來了喘氣聲，還有叫喊人聲：

「小丫頭，小丫頭，妹子……」

老魔不禁大爲奇怪，再看看來路，一個小孩子在掙扎着，爬着過來。

「福哥，是你……」難兒是驚喜交集地叫着。

「你……沒事……你……」本來站起來的孩子，咕咚一聲，跌翻在地。難兒循聲走去，比較上她是熟悉了這山洞，因此，很快走近那小孩子的身邊，半拖半扶的，將個小孩子算是拖到了老魔面前。

「爺爺，他就是福哥了……呃，你看不見他……他也看不見你，不過，爺爺，他是個好人，他救了

我。」

「丫頭妹子……」

「叫她難兒！」是老魔的語聲。

「福哥，別怕，是爺爺！」

「妳那裡來的爺爺？呃，不理這些，吃這個！」

老魔是看清了，孩子手中有個饅頭，分明是他帶來的，專程帶來給難兒的。

「你那裡來的饅頭呢？福哥。」

「我拚着命拿來的，你看，哎，太黑了，你看不見，哼，我還帶了把斧頭，我……砍了那個賊黑子一斧。」

「你說甚麼？你砍了誰？」

「朱老九，哼，我算是拚了命，我把你塞進了這個山洞，我不放心，我怕你餓，我偷了三個饅頭，不想，這個朱老九可眞陰，他早在等着害我，被他去老猴子面前說了，讓老猴子又打了我，還非逼死我不可，好，我就手抓到了把斧頭，一下，哼，他連聲也未出，倒了，我……我逃出來了。」

「那你……該怎麼辦？」

「甚麼怎麼辦，就這麼辦……」

「不成啊！老猴子非搜山不可，非得抓住你我……」

「哼……至多也不過是個死。」

四下靜寂……對，小丫頭難兒想到了死，她又不怕了，福子是拚了死而來，好，難兒是拿了一個饅頭給了老魔，一個給福哥，一個自己吃，笑了笑道：「爺爺，你也不怕死，是嗎？」

「哈哈……」老魔可讓這個女孩子引得大笑起來。突然，他拿了福哥的斧頭，他冷冷的對福子道：

「你叫福哥！」

「我叫福子。」

「好，你這把斧頭不錯，你有沒有氣力？」

「我，如果我沒有氣力，我早就給他們欺壓死了。」

「好，你來砍，砍這條鍊子。」

「啊！鍊子，你……」

「爺爺，你，比我們還苦，你……是給誰這麼鎖在這個黑洞中？」

「別說這些，來，砍，用力……砍斷了這裡還得砍山壁上的鐵環。」

叮噹聲起……孩子是不顧一切的，在砍這條困人的鐵鍊……

很久，很久之後，天色已亮了，洞中有光，可是，老魔却看見了這一對小兒女，一個在東，一個在西的睡着了，斧頭已捲起了口，鐵鍊已斷了，可憐他在受難啊，爲甚麼，得將這個困人的斷鍊抽出來，十餘年了，鐵鍊與骨……簡直連成了一體，那能抽得出呢？老魔是在咬牙，在流汗……在搖動……大力搖動，將鐵鏈搖鬆……鮮血直流，鑽骨透心的痛苦……痛得老魔簡直昏了過去。

孩子們醒了，首先看到老魔的面容時，全都嚇得難以出聲，一會兒才定了神，臉色莊重地，走到了老魔面前：「爺爺！早。」

老魔想不到孩子對他如此禮貌，他心中一感動，手一抖，啊！一聲慘叫，鮮血迸現中，一條細鐵鏈已爲其抖了出來，好個老魔頭，右手一按湧泉穴，他雖然功力未復，但是，這血是眞止住了……

「孩子，你……倆早！」

「爺爺，很痛？」

「不，爺爺心中很痛快……只要我，能斷了鐵鏈，那麼，有一個月的休息，我們就可以走出這個山洞……」

「啊！爺爺，這是甚麼？」

「死人。」

「死人……死在這裡？爲甚麼？」

「福子，記住，壞人，一定會得到報應，記住，以後，你們可不能做壞事啊！因爲，一做壞事，就變壞人，你明白了沒有？」

「爺爺，我永遠不會做壞人！」難兒扶住了老魔，誠懇的說，老魔突然心中一酸，眼中流下淚來，難兒道：「爺爺，你哭了，你別哭，爺爺，你痛了，嗯……」

「我不是因爲痛而流淚。」

「難道你不痛？」

「痛……」

「爺爺，你說你很難看？不，難兒說你眞好看，眞……爺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慈祥，這樣好的……」

「好……孩子，讓我再去了這肩井穴的斷鍊……呃，福子，難兒，那面有……有鹹魚……呃，向前走，折一個彎，再走，有山水……再……去生火，煮飯，別出洞，在這兒，你我也可以過活……哈……」

孩子走了，眞的找到了這些東西，還有火石、鐮刀，難兒對煮飯等事，顯得萬分熟手，當眞弄妥了飯，可就找不到碗筷，折了些山柴枝，勉強可用，山澗水邊有些不知名的花葉，好，揀了兩塊大葉，算是碗，然後，和福子一齊出來，一看老魔，可憐他躺在血泊中，臉色蒼白，昏死在地……

尚幸斷鏈已完全扯出，難兒是萬分難過地扶起了老魔，柔聲叫：

「爺爺……爺爺！」

「孩子……妳……妳……」

「爺爺，別說話，你吃不吃飯，難兒餵你，好不好？」

老魔點點頭，難兒示意福子，將老魔抬到了近山水的所在，然後，替他洗乾淨了滿身血跡，突然，難兒看到了他身上的刺紋，她淒然

的說了聲：「爺爺，你比我們受更大的苦啊！你身上的傷痕，如此之多，如此之細，又如此之密……你痛不痛……痛不痛……」

老魔突然明白了，孩子不識字，唉！是天可憐我？是我命不該絕？他怔怔的看着這一對誠樸的小孩子，看他們流着淚，看他們七手八脚的盛飯，然後慢慢的在餵自己，難兒是如此之細心，鹹魚的魚骨，在她靈巧的小手撥弄下，去了個乾乾淨淨，老魔的心中是萬分的激動。

漸漸地，越來越精神，越來越有興趣的與福子難兒說東話西，慢慢地，他刻意在無形中教他倆武功，教他們練氣，練走，練跑，練睡覺等……

孩子倆根本不清楚，在睡覺、坐地、跑路、奔走，跳躍都是在練武功，只是覺得有趣，而難兒更是希望引得老人高興，因此老魔的話，她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做得十分用功，她所希望的，是博老人的一笑，但是，她那裡知道，因爲她的用功，老魔所輕易不敎的飛魔血影功已在她身上打下了基礎。

現在，這奔跑、跳躍之術，如今，已殺出山洞了，老魔已開始傳授他的獨門神功——「血河星沙」步法，他這個法步，是頭上頂了三塊石頭，每隻脚繫上一塊圓石，走步時，還得雙臂不動，腰肢搖擺，可是萬分吃力的步法，但是，老人却是一點也不放鬆，逼着這一對孩子，走，走，走！

本來是遊戲，現在，可是苦不堪言，福子已忍不住，對老魔有所嘮嘛，甚至想不「玩」了，不料，當福子一捧頭上石頭時，老魔抖手一巴掌，福子臉上立即出現了五個手指印，打得福子滿天星斗，福子到底是個孩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練功夫，又何況，他根本不想學功夫，始終以爲是玩！不玩也不至於該打耳光，好，這就令福子光了火，他跳脚，他大哭，他大鬧，而難兒可就爲了難，因爲，她也不明白，爲甚麼近來老人變得如此不近情理，萬分的暴躁。

老魔突然的有所驚覺，當他看見難兒的小眼睛中滿含眼淚時，他回身走入了山洞，現在山洞中是收拾得乾乾淨淨，屍身已爲他們埋了，爐灶等物在後洞，前洞是連斷鍊也找不出半截，老人坐下了，雙手捧着臉龐，在呆呆的出神。

很久，很久，他聽到難兒的笑語聲：「爺爺，你沒發火吧！嗯，福哥也知道不對了，你去看，看嘛，他還在走，還在走吶！」難兒一邊說，一邊抓住老魔的右手，希望拖住他出洞，突然，洞外傳來福子的驚叫聲……

老魔心中一凜，身形疾動，難兒也當然聽到了，現在，可以看出這遊戲的功效，難兒走路，十分迅速，搶出洞口，向外四週一望，不見了老魔的踪影，而在東角，那個斜坡上，有兩個男子，一個女子扣住了福子在問話，難兒根本忘了自己是個甚麼人，哼！看見同伴被人扣住，她是毫不畏懼的搶入圍中，嗨嗨，這三個人乃是江湖上的好手，可是，難兒爲了心急救福子，不免推動阻住自己的人，不料，她這一推，好，一聲怒叱，難兒的眼前一花，一股勁風已向其手臂斬下來。

難兒那會想得到，人家會當她對頭辦。一股勁風到，她本能的一縮手，就自然而然的向左一側身，好，對方如此凌厲的「石火曳光」，就如此讓得乾乾淨淨，並且，難兒趁此一側，已來到了福子面前，只見福子爲一大漢扣住雙手，她不禁臉色一變道：「福哥，甚麼事啊？」

福子他又何當明白出了甚麼事，自己聽了難兒的話，拖了兩塊石頭，頂了三塊石頭，走上斜坡，那想到，眼前一花，就見到了三個人，問自己聽不懂的話，自己不理他們，首先是爲人揮去頭頂上的石塊，然後是雙手被扣。

「師妹，小心！」是那個出手打難兒的壯漢在說話，但是，那個女子却是微笑了道：「師兄，你別多心，或者，是我們師父手下……」一回頭對難兒道：「這位小師妹，妳姓甚麼？」

「我與妳素不相識，你們爲甚麼抓住我福哥……」

「抓住妳福哥，是問個訊啊！」

「問甚麼訊？」

「你的師父是誰？」

「師父，我們那裡來的甚麼師父？」

「那麼，你們在練的是甚麼功？」

「練功？這位姊姊，你們弄錯了，我們在玩，爺爺要我們比賽，誰先上了山，又不落下石頭……」

可是，後面又來一陣勁風，難兒是本能的一側，一讓，輕巧巧的，又將來招讓過，她還不明白，自己已越來越令人懷疑是對頭了。

但是，難兒連避兩招之後，她並沒有發現不對，只是希望解開福子的困難，因此，她還是對那扣住福子的壯漢道：「這位大哥，放手，請你手……」

她那裡知道，你越是若無其事，他們三人就是把你當作了有意的輕視，並且，非逼得妳顯出眞面目來不可，那個扣住福子的壯漢，他是一聲獰笑！「小姑娘，別再裝佯啦，如果妳再不說出眞實來歷，哼哼……我可不客氣了……」

「你……說甚麼……」邊說邊已撲上福子去。

「妳還裝佯！」語聲中，此人手中一用勁，就聽得福子一聲慘叫，臉色大變，而冷汗直淌……難兒不由大爲焦急，想問清福子的痛苦詳情，可是，那壯漢是一招出手，可憐的福子，他莫名其妙的給那個壯漢一掌擊出老遠，一跤摔翻在地上，難兒一聲驚叫，上前護住福子，不料，三個人已圈住了這一對小兒女。

福子已昏死過去，右手手掌舉不起來，不明白腕骨已爲壯漢不知用甚麼手法捏碎了，臉、背受傷更重，福子可就不明白與三人有甚麼深仇大恨，難兒只會哭，實在不清楚，憑甚麼，莫明其妙的會給福子受這麼的苦。

「娃娃，可以講了吧，妳的師父是誰？如果再倔强不講，哼哼，連妳也一併的毀了。」

「師兄，你已看出端倪？」是那女的在詢問。

「這小子有一股勁，十分奇怪，如果不是我的手勁强過他，我也會受其外鑠之力，而傷了自己，師妹，這分明是師父提說過的『九天』勁。」

「你以爲是老魔頭？老魔頭已被毀了手足，他那能把武功授給這兩個小孩？」

「妳忘了師父曾經說過，這股勁炁，只憑言傳，也可修練而成。」

「別忘了，師父可能也會……或者，師父已得到了秘籙，這兩個孩子的武功是她傳授的。」

「也可能是楊神簫。」

「啊！你……師兄，難道你們不怕楊神簫？」

「有這一對孩子在手，怕他甚麼？師妹，最多毀了這兩個小娃兒，然後，來個反戈相向，你可明白，這是師父所授意的，你我可說是關心師父，來尋訪楊神簫的，那麼，何不拜在其門下，本來，楊神簫也有意收買我們三人的啊！」

這三個在咕咕嘰嘰的計較，難兒與福子那會明白，自己已陷入於絕境之中，她目前只是關心福子的傷，她根本不在乎壯漢說的話，說甚麼把她毀了，可是，當她看到三人嘰嘰咕咕完畢之後，一個瘦長的漢子對她齜牙一笑，笑得又陰又怪時，她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這又算是幹甚麼？

「娃娃，快，快講，快講出妳的師父的來歷。」

「我！我！唉！爺 爺……爺……爺……」難兒是無可奈何的叫爺爺，這就逼她想起了老人……難兒只有這個辦法，讓老人出面與這三個陌生人解釋……不料，她才叫得三聲，眼前一花，一股勁風已向其當頭壓到，難兒是出于本能的將頭一轉，嗨……這就令瘦長漢子大吃一驚。

須知，瘦長漢子已聽得師兄的提示，這二個孩子可能已習得「九天」勁，因此，這一招出手，看來是平平無奇的一招「廻風柳」，其實，他已用上了本門神功太玄炁，封住了四週，這一招別說一個孩子，就算是江湖上的高手，要化解也非易事。

因爲，太玄勁籠罩住對手的週圍方丈之地，除非你能以勁卸勁，或者以勁崩勁，否則，根本無可能讓過了這一招。

可是，難兒只是隨隨便便的一轉，好，這股太玄炁算是發了個空，而難兒只是覺得有股勁風在鼻尖兒削過，微微感到有些痛外，其他一無所知，她那會想到，自己的爺爺暗中已傳授了她一門極高深的武功，不過是爺爺他不言明，而難兒等不明而已。

而現在難兒是連接幾下，輕飄飄，隨隨便便的拆了幾招，越來越令三個江湖旁門好手看出不對之處，到如今，再也不能客氣，三人又不是正人君子，更不會講甚麼江湖道義，只求有利，不求失着，明明是個小姑娘，三個人也當了生老虎來打，好，難兒就可眞的受難了。

三人六掌，一齊出手，就算難兒因爲專心一致的跟了爺爺遊戲，到底時日尚淺，並且不知就裡，更少江湖閱歷，所以，一下二下，尚可應付，三個同時攻擊，請問，一個小姑娘那能抵擋得了，又何況這三人，又是吃準了難兒是個高手。一剎那，連中六下重招，打得難兒血淚不分，伏地不起。

「你講是不講？」

可惜，她是連出聲的氣力也沒有，她又能說些甚麼？

這時，遠處傳來一聲咳嗽，難兒突的一撐身，叫了聲爺爺，氣一阻，支持不住，只能前仆臥地，一隻大手已按住了難兒的「肺俞穴」，難兒突感一股熱氣，像隻小老虎，在全身中游走着，去到那裡，那裡的傷痛就全消，漸漸的，發現有幾個地方，稍有阻礙，而苦痛立現，幾個轉折，通了，而傷痛也消失了，難兒漸漸的清醒了，而耳中却聽得爺爺沉痛的說話聲，不過，有幾句，她可是聽不懂。

「你們三個大人，看來還是會家子，怎會對個小孩子用這種重手法？」

「老頭子，你是誰？」

「我在問你們，你們憑甚麼如此作賤孩子？」

「老頭子，難道你不服氣？」

「打了我的孩子，我怎會服

氣？」

「喔！是你的孩子，哈……好！看來是你教他們武功的，你起來。」

「起來幹甚麼？」

「讓我看個清楚明白。」突然，有個聲音在驚叫。

「師兄，你看，這肩井穴……」

「啊，你是老神魔。」是那個女子在叫。

「哈……這就好了，眞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了……」

「得來全不費功夫。」那個瘦長的漢子接了下句，聽得出，他們是萬分的興奮，好像掘到了寶藏一樣。

「老神魔，楊神簫呢？」是那個女子在問。

「我不認得……」

「俏神魔呢？」

「我更不清楚！」

「你別與我們推搪，其實，我們也不見得要如何爲難你，老神魔，你的琵琶骨毀了，還有足踝也穿了，事實俱在，武功，哈哈，算是毀了，你活着有何生趣……又何況，你以前的冤對頭，却也不少，就算你失踪了多年，但是，只要你稍有風聲外傳，我看你也難立足，亦難以保得太平，對嗎？哈哈，所以，老神魔，你還是與我們說個清清楚楚，或者，我們三個可以助你圖個安樂晚年，你看如何？」

「你們還沒有說出，憑甚麼打了我的孩子？」

「這是小事，老神魔，我們與你談的是大事，是你以後的事，是你……」

「住口！」突然，老神魔噴出二個字，這兩個字當得上石破天驚，而難兒幾乎嚇得心也跳出了腔，又是一聲長嘆：「幾乎嚇壞了我的孩子。」老神魔的語聲又轉柔和了，然後，他是冷冷的說道：「你不是對我說過，我活着有何生趣？對啊，我活得該夠了，因此，又何必要勞煩三位，代我安排甚麼安樂晚年？」

「我們可以代你打發對頭！」

「你們何當不是我的對頭……」

「不！老神魔，我們……」

「你們以爲我會聽你們放屁，你們打了我的孩子，又一再詢問楊神簫、俏神魔，哼，分明你們是他們的手下，可是，你們却一些也不關心師長之情況，却看中了我，還要危言聳聽，試問你們之眞正企圖何在？無非是爲了我的血魔秘籙。」

「對！我們就是希望得習太玄血魔寶籙。」

「憑你三個也配！」

「老神魔，你說甚麼？我們不配，哼！哼！我們好好的說，你不聽，對不起，我們難道不會將你扣住，哈哈，鐵鍊斷了，可以再鎖，老神魔，你該明白，雖說我們年輕，可是，手段都算得老……」

「你們預備如何？」

「楊神簫與俏神魔如何招待你，我們也會照樣招待你的。」

「難道你們不怕楊神簫俏神魔來找你們，可知道這叛師逆上，神魔門的刑罰難受……」

「他們對你何嘗不是背叛了，而你又能如何？你如何執法？啊！哈哈……」

「哈哈！」老神魔也笑了，他笑的是「神魔門」自己擇徒不嚴，現在竟然是你背我叛，視殺師殺父爲常事，他那得不笑，不過，這笑聲中，是充滿着苦澀之味而已！

「你們是何人門下？」

「俏神魔啊！」

「好，俏神魔，想不到，該由我來代妳清理門戶。」

「你說甚麼？」那個女子聽出有些不對了！

「我說清理門戶……」邊說，他已立起身來，還是一身破衣，還是又高又瘦的身形，兩道綠光由眼中激射而出，由於鼻、口歪斜，這張馬臉更是萬分難看，而現在竟然面帶不豫之色，看來越形恐怖了。

少女一見這個模樣，首先吃了一驚，沉聲對師兄弟們道：「小心。」

「哈哈，師妹，妳忘了他四肢已廢，實在是個廢人而已，怕甚麼？」一回頭，對老神魔萬分輕視的說了一句：「看你殘廢，大爺讓你三招。」

「不必，只求你講出姓名來歷。」

「哈哈，好，老神魔，看來俺師父已毀了。」

「聰明。」

「好，大爺說的可是眞正的來歷！」

「如此說來，你師父祇知道你的假來歷？」

「你也不笨，哈，大爺乃是天山長老，單玉波之子，單奇，你該明白了吧！」

「那一位呢？」

「他叫邢林熹，是昆崙後起之秀，至於我師妹，是不容師太的侄女，費素音，哈哈……」

「全是我的老對頭後代。」

「對。」

「看來，說甚麼爲我圖個安樂晚年，壓根兒是騙人！」

「却也不然，至少，學習太玄血魔寶籙時，有你的安逸。」

「那不是安逸，那是束脩，哈哈，單小子，我該叫你一聲單小子，憑你也配來與我叫陣！」語聲中，只見一條黑影，其疾似飛，向單

奇撲到，到了這個時候，單奇不禁大吃一驚，身法疾轉，手一探，一道白光閃處，一招「玉帶圍腰」，連消帶打的一阻老人的來勢。

那林熹也已看出情形不對，見老大的白虹環已出手，立即借勢出手，夾擊老人，五行輪一招「平地花開」直擊中部，而費素音亦毫不考慮的，長劍出手，佔住斜角，劍訣一引，「十萬橫磨」推向老魔後邊。

老人只一動，三人出招如電，並且各佔一角，分化爲一個三才圈，立即將老人困住，老人仔細的看了四周，然後打定主意，如何破敵。

十餘年未與外人交手，又何況重創新癒，今日第一次與江湖人對招，老了，就膽小了，再說，他處心積慮的，還想重振鐵圍山，因此，他必須看看，這三個聽來是名家之後的小輩，功力究竟如何，所以，他是不慌不忙！即使已出手，還得詳細看看清楚，目下江湖之武技，有何特出之新異變化。

三個人困住了老神魔，由於估計錯誤，以爲老神魔是個廢人，先前經已錯了，現在就得加倍小心來困住老魔，否則，三人全知，魔宮中人的慘刑酷罰，會令三人夠受的，因此，三人之出手發招，身法步位，全是刻意加工，希望能毀了老魔頭而脫出大厄。

好，三人的三才圈已越來越窄了，三人的呼應越來越强，三才本就是法天法地，加以人意的來復變化術語，源出易經，而別具陰陽妙用，法天：以日月星爲三才，而日爲陽，月爲陰，星則是人；法地，以山、河、林；人意：則精、氣、神，再一變爲九宮，復一化爲奇門八卦，如果三人的功力眞的到了第一流的境界，三才即是九宮，而三人可化一洛書之數，不過，老魔是個不世之奇才，十餘年的折磨、苦難，再加上十餘年的强壓火性的歷練，令他有超乎異常的悟化，本身功力本高，一融一洽，已達到爐火純青之境界，本來，這三才圈可能會給他不少痲煩，現在，他是三招一過，已是洞悉其中之理，又看出了三人出手功力有參差，他可以說是勝券在握。

但是，他在圈中，依然團團亂轉，這三個渾小子，都以爲老神魔已爲三才圈所困。

單奇更是得意地大叫：「師弟，師妹，想不到三才陣果然是尅制老魔頭的妙着，看來，神魔門算是毀了……」

「不見得……」是少女在接口，看來，費素音比較細心，並且，她已有所警覺，因爲，老魔神的出手就是令人震撼，事實俱在，三才圈的出手，全有呼應，照例，老魔被困圈中，已方壓力增加，對頭就該呆澀，圈子越小，對頭越被箍緊，但是，現在三才圈已到了三花聚頂，五雷正心的重要時刻，而老魔在圈中，依然行動如飛，閃避得宜，分明其中有詐，因之，她不得不提醒單奇，切不可狂……

雖然，單奇功力爲三人之首，可惜，他的觀察、分析却不如費素音，即使費素音已暗示不可輕敵，單奇那裡放在心上，白虹環一抖，一道長虹，似乾坤倒掛般，由上而下，直擊中門，而費素音之長劍，爲求配合這三才圈陣式，一招蘇秦背劍，由下而上，在兩道長虹，陰陽相交未到時，邢林熹一個「玉帶圍腰」，等於天地分剖般，向老魔攔腰劃出……這三招宛如一氣呵成，而第二下，眞正的殺手，已將引出……

老魔突的一聲冷哼，三人面前，見紅光一點，邢林熹不禁一喜，分明五行輪已將老魔擊中，果然，老魔一個翻身，仰跌在地，就在此時，一聲哭叫，一條人影，其疾如箭般，撲入圈中……

三才圈本已開始向上會聚，預備施展殺着「三花聚頂」，故此下盤是有空隙的，這人影子撲入，三人不禁一呆，單奇出手極快，喝一聲着，而老魔却是爲個小女孩子撲在身上，是難兒，在大哭叫中：「別傷我爺爺……」但是，單奇實在是個量小心狠的人，反嫌難兒阻手阻脚，一環直擊，向難兒的背心擊到，一道血光現處，難兒只叫得一聲，而單奇却突覺眉心一涼，眼前依稀見到一條人影晃動，又聽得叭叭二聲連响，邢林熹慘叫，人如飛彈丸似的摔出，只剩下費素音長劍展開星河神訣，幻出點點銀星，護在邢林熹之身邊，希望能阻住老魔的出手！

單奇一長身，一抖環，不好，一陣戰抖，眞氣全失，並且，運氣太促，而一戰抖之下，他是全身似墮冰窖，一個支持不住，人已仆翻在地……

「師兄，你怎麼樣了？」

「走，快走！」

你想叫他走，可是，那裡走得了！老魔手抱了難兒，臉色越來越恐怖，繞住了費素音團團亂轉，費素音尚可憑仗星河劍法守住門戶，可是，她的星河劍訣已爲老魔看透了，好個飛天神魔，不愧爲二十年前的江湖大煞星，他身法如風，而出手如電，並且，出手之快，身法之詭，實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費素音就算全力揮劍出擊，可惜，越來越爲老魔的掌風所壓，所引，所帶，所圈，尚未對得十招，長劍已爲老魔所扣……

「妳是個最有心機的人，可惜，一樣難以逃脫懲罰！」老魔語聲中，費素音慘然一聲長號，人已僵臥在地，而臉色萬分痛苦的看住老魔。

費素音這一聲長號，算是將難兒震醒了！

「爺爺，爺……」眼睛尚未睜開，第一句就是叫爺爺……老魔不禁老淚縱橫，再看一看傷痕，不算輕，在背後拉了三寸來長一條血痕，老魔的點穴神功，算是令其止了血！

「爺爺！爺……你沒事，你沒事……」

「孩子妳眞傻，爺爺那會有事……」

「我……怕，我怕他們殺了你，那幾個壞人會殺了你！」

「不！孩子，妳痛不痛……乖孩子……乖孩子……」

「爺爺……」福子也在爬！爬！爬到了兩人面前。

「福哥，你沒事了？」

「讓爺爺看看，嗯，好厲害的重手法！唉！孩子何罪，你們，你們到底憑仗甚麼？」邊說，老魔將福子的背心大穴封住，並且，代其接駁了斷骨，至於手腕骨，更是不費吹灰之力……但是，孩子們却是受苦不少了……

三個人有三個不同的身受，單奇是寒得可憐，而邢林熹是週身如受重刑，酸痛難言，至於費素音，只是胸口有如壓了塊重鐵，此時三個人身落人手，三個人全是臉無人色，三個人誰都無法行動。

「你們憑仗甚麼？如此作踐我的孩子……」

「老魔！你也別問了……」是費素音的語聲！

「嗯！我不是問妳，我是問他，還有他！」

「哼！老魔頭，常言道：『邪正不能兩立』！」

「哈哈，這話不錯，但是，妳是個女子，妳該看清了，這是一對孩子，請問，他倆邪在那裡？而你們……」說到這裡，老魔的神色是萬分莊重：「是正派人了？不！依我看，你們比邪派還要邪，你們投入邪魔門下……」

「我們是臥底，我們……」

「應該的，技不如人，向人學招，這不算沒面子，而自命臥底，請問，換一個位置，你們又會如何？你們是正派人，不是有句話，說甚麼『一日爲師，終生爲父』，昧良恩怨，而來臥底，你們就不怕有違正教中的倫理？」

三個人可全沒話答了。

「還有，你們都是意圖劫我老頭子的東西啊！你們好不要臉！至於打傷我的孩子，我老頭子可是十

分明白你們的心意，你們希望可以依此要挾，希望這孩子的師門是你們心目中想望的，你們是爲習得魔宮中技藝，不惜損人利己，正邪不能並立，哼哼，不見得，分明是存心刻毒，而爲人陰險的表證而已……」

這一番話，可以說是說到了他們的心底，即使費素音比較好，或者不致於有這樣陰狠殘毒，不過，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也已或多或少的沾染了單奇、邢林熹的習氣，又何況，在俏神魔手下多年，這魔宮中人行事、手法，見也見慣了，做也不算是生手，老魔的話，令那三個人難以分辯。

「孩子，你們可明白了嗎？」

「明白甚麼？」

「人，有好人，有壞人，有看來是好人，也有看來是壞人……無論如何，人，總該有活命之力，保身之道，剛才我問他們，爲甚麼要打傷你們，你們與他們無仇無怨，並且素不相識，可是，爲了自己，他們可把人不當人，孩子，如果你們沒有活命、保身之道，試問，以後，你們會受多少欺凌與折磨，甚或送命……」

「我們可以在此過一輩子！」

「唉！福子，在此地，也有人，像他們那樣，來找你們麻煩……如果沒有爺爺，你的小命是死定了……咦，難兒，妳爲甚麼不開口？頭痛……」

「不！爺爺，以前，你不是叫我們玩……是在教我們保身之道，對不對？」

「哈哈，妳怎麼會想到這個……」

「爺爺……如果，我不聽爺爺的話，不玩，那麼，我是與福哥一樣，挨了打，挨了很重很重的打……」

「嗯，難兒！妳痛不痛……」

「不痛，爺爺，你教我功夫吧！」

「哈！好，難兒，以後，爺爺會教你……還有福子……不過，看起來，福子不及妳……」

「爲甚麼？」

老魔不再出聲了！因爲，他已發覺失言，事實俱在，在孩子面前，是不該有所比較，可是，事實俱在，難兒的悟性極高。

三個傷者爲老魔扣押在山腹，可憐三個正邪門中，全有一定造詣的小輩英俠，從今開始，被揑碎琵琶骨，踝骨穿了鐵鍊，作了老魔的囚犯。

孩子們已懂得，這是壞人，對壞人應該是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從此後，天未明，福子已在斜坡上練習魔宮中獨特武功——飛魔血影功，難兒發現了福子在拚命多學，多練，有時候，他甚至廢寢忘餐的練，漸漸的老魔已看出了，福子的功力根基打得極深，極穩，至於難兒，是越來越可看到，她是悟性高，而記憶又强……

本來，走上斜坡，三塊石頭不准有所抖動，更別說抖落，現在，更難了，非但是走，還須要跑、跳，並且，老人口中喝號，跑，必須跑，跳，必須跳，稍有失錯，老魔教訓來了，現在，不比以前，現在是他們求功，因此，稍有不對，福子得挨耳光。

試問：如此的擺佈，兩個孩子又如何能受得了，更可憐的是，老人的出手十分重，這幾天裡，福子臉上挨打，身上挨摔，可就鬧個遍體鱗傷，難兒比較聰明，苦是少吃了，但也不好受！

福子練功練到深夜，老魔是不聞不問，天未明，却必需起身，福子近來是苦不堪言，但是，他咬牙挺下去，爲甚麼？因爲飛魔血影功中的大週天，在環行步法開始傳授時，老魔已說得清楚明白這功夫的重要，以及難學，並且，他主張福子不必學，老魔已清清楚楚的說明，他認爲福子的秉賦，根基不足，言下之意，他是有看輕視之意……

福子不言不語，也不回答是或否。不過，他却是依期到，依樣的練……難兒是吃足了苦頭，她那知，這是飛天神魔門中的唯一煉炁的大法，她咬牙苦受……帶着筋疲力盡的步伐，却必須環打三十六方，難兒有不少次，鮮血大口吐出，老魔却視若無睹……福子却更吃盡了苦……他必須加多一項功夫，就是平推石樁，稍有不是，老魔會將他連人帶石樁推翻……

「福哥……你……恨不恨爺爺……」

「不恨。」

「眞的？」

「眞，難道妳恨爺爺麼？」

「我當然不恨，因爲，爺爺有很多次在偸偸的幫我，幫我運血過宮，幫我引氣入竅！而你，爺爺可太嚴了，我眞不明白，這又是爲甚麼？」

「他要我好……再說，爺爺說我天賦弱！現在我相信是對的，否則，我也不會引起爺爺的不滿，其實，難兒，我看得出，爺爺是太喜歡妳我……」

「唉！我也知道爺爺喜歡我們，不過，福哥……我認爲爺爺有些偏心了。」

福子低下了頭來不出聲，用手在地上劃……劃……劃……劃的有弧形，有直線，有曲線，也有點……難兒突的叫道：「福哥，你那裡來的這麼强的指力……」一句話將個福子震醒了，他是在想如何

走，如何跑，如何符合練功之身形步法，他是毫不在意地在劃……不料這兒是山地，福子的指劃成綫，分明他全身勁力已練到了無所不在的境界……當他看到自己的成績，他突的幽幽道：「爺爺沒偏心……」

難兒是莫名其妙，不過，依稀她也有所明白，爺爺所教的，全有深意……

是第二個四十九日，老魔是得代這兩個孩子散功了，因爲，練功而不散，那麼，勢必會積瘀於身，魔宮中人的所以不成名則已，一成名常有不可思議的奇功怪藝，震驚江湖者，就因爲他們練功，散功之道，與一般武林門戶不同，練功難，散功更是不易，因爲要求散其功而聚其氣，不是一般江湖門戶所能辦得到的。

當然，功是力之面，力乃是功之實，去其面而留其實，等於抽其骨而棄其皮肉……一個不巧，走火入魔也有份，不過，天魔神功就是在一點一滴的積聚修積而成，福子、難兒的功一散，這七日中，就形成廢人……

不可放鬆，又不得練功，清晨，他們還得上山坡，迎接朝陽，吐故納新……

不料今晨，當兩個孩子按照天魔籙中的頂心相合，雙手掌心相抵的姿勢——形如疊羅漢——互相沉默修習吐納時，福子突然感到腰部有人點了一點，一個眞氣斜岔，發覺不妙，想出聲……可是，難兒先一個抖戰，好！福子已倒翻地上，重心一失，人已直摔落地……

兩個孩子實在想不到，這個時候，竟然來了對頭，兩個人尚未看清四周，祇覺得各人的頸後一緊，身子一懸，耳邊一陣風響，分明已爲人所扣，帶下了山坡。兩人全是無法出得了聲，只得由人擺佈，漸漸的，幾個曲折，看來，人已來到了一個幽谷中。

兩個人覺得身子一鬆，人已摔在山地上，總算看清了，挾他倆走的是個中年文士，滿面笑容，看着福子與難兒道：「你們不認得我吧！哈，那不要緊，來！先解開了你們的啞穴，然後，再談其他……」語聲中，此人雙手微動，而嗤嗤兩响，兩小穴道被一股勁風衝開了。

「這是玄指風，哈……」

福子與難兒，根本尚未在江湖走動，因此，兩人那會聽得懂玄指風，還是大傷風的，怔怔的看着那個中年文士道：「你是誰？」

「甚麼？你師父沒有提說過？」

「提說甚麼？」

「玄指風。」

「玄指風我不懂，重傷風我患過！」

「小子，別胡言亂語，這位是關中七俠中的陰陽指荊太浩，荊老前輩！」眼前又看見了個少婦，一身玄色短靠，一領玄色披風，生得極美，而背上有隻人手，看清了，原來是兵器。

「那妳又是誰？」

「太沒規矩。」少婦是冷冷一笑，聽得出，她是有些責怪之意了。

「芮姑娘，別那麼嚴謹，哼！找要問訊，嚇壞了兩個孩子，摸不到底，對妳我可不太方便了……」

姓芮的少婦本來面現慍色，一聽此言，她算是平了平氣，然後皮笑肉不笑的望望兩小一眼。

「好，孩子，你叫甚麼名字？」

半晌沒有回答。

「爲甚麼不開口？」

「怕你說我們沒規矩！」

嘿，這可算堵心的一拳，打得芮姑娘是透心的痛，她是江湖上有名的冷面鐵心，無音殺手，右手已向背後抓去，尚幸，荊太浩是深悉這位姑娘的個性，就怕她一個無音手，將最要緊的人物殺了，留下後患，可能有得痲煩了，身形一動，已阻在了芮盈的面前：「別生氣，我們是對付老魔頭，可不是對付這兩個孩子。」

總算又將芮盈阻住了，好言相勸，再來問個清楚，好，可就問不出個所以然來，爲甚麼？荊浩已漏了口風，對付老魔頭，這豈不是向福子、難兒送了個訊，他們來對付的，就是他倆的爺爺。

荊太浩連問十句，福子回了他十個不知道，這就令荊太浩也忍不住氣了：「孩子，你們分明用魔教中的坐功，去吐納日精，我不是來對付你們，我是來救你們的！」

「救我們？」

「是的，你們陷溺未深，你們尚可教化，我們是行俠仗義輩，可不能任令魔徒橫行的。」

「如不聽你說話和氣，我眞想臭罵你一頓。」

「你說甚麼？」

「我們不須你來救我們，我們更不希望你們來痲煩我們，擾亂我們，魔徒橫行，你可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我爺爺幾時橫行？是你們找上來，是你把我們兄妹抓了來，你還好意思說魔徒橫行，而你們，又算是直行了？」

荊太浩想不到被兩個孩子教訓了一頓，聽起來，這孩子說的話不錯啊！是我們上得山來，抓孩子是希望掏問個詳細，以便方便救人，可是，自己的苦心，孩子不領情，這就引起了誤會啦，可惜，這個時候，可又不是個解釋誤會的時候，孩子們更不是解釋的對象啊！

既然如此，又該如何？

「將孩子作人質……」遠遠傳來

一聲陰惻惻的語聲，這語聲，說得從容，人却在語聲中出現，也是那樣的從容，分明，此人的武功驚人。當看到來人，乃是個六旬左右的老尼時，不禁令人有了陣寒意。

「師父！」芮盈首先向老尼拜倒。

「罷了。荊道友，其實你也不必如此顧忌，只要探得了老魔的藏身地，就不必顧慮其他，殺進洞去，找到老魔，解決此事，算了……」

老尼可是說得十分輕描淡寫，好像老魔已經困在她手中一樣。

「忌畏大師，凡事總得掏個清楚明白，以免誤傷無辜，引起其他的痲煩。」

「哈，荊道友，是天山派的傳音密旨所示，指明在縉雲山後，九幽谷中，老尼已踏勘過九幽谷，已發現此地是爲老魔的藏身地處。」

「可是，不知確實地址。」

「你在那裡找着這兩個小孩的，老魔巢穴，定是在附近，其實也不必多嚕囌，盈兒，押這兩個孩子走。」

兩個孩子全不肯走，芮盈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湖女煞星，並且，對這兩個孩子全無好感，所以，喝問了兩次，孩子還是倔强不走，她就不客氣了，左手一指，向福子、難兒的「神藏」穴點去。

荊太浩飛身一阻，對芮盈道：「芮姑娘，不可對孩子使用毒手。」

「荊師叔，常言有道：『邪正不能兩立』。」

「你是正派麼？我看不見得，妳比我們邪派更可怕！」

「你說甚麼？」

「我且問妳，我是邪派麼？我做過甚麼邪事啊？」

這可好，難兒的問話，可將芮盈，就算忌畏師太也問倒了，事實不錯啊，兩個小孩子，現在是週身散功了，失勁之時，憑甚麼斷定這兩個孩子爲邪派人物，憑甚麼說他們練功當邪派，但是，前輩啊！任何一派武功，全有獨特的坐功法則，這也不是罪證，最重要的是得有眞憑實據，試問二個孩子，作過些甚麼邪門事兒來！

「孩子，你們不算是邪派，但是，老尼怕你們陷溺日深，好！孩子，你們只須引領我們到你們所居身之所……」

「幹甚麼？」

「殺了老魔頭，倒翻魔府，救……」

「且住，且住，這是你們正派人的作爲？哈，不是比邪派人更爲邪惡？」

「你說甚麼？」

「看來，你們正派人慣於引狠入室，謀殺師長來的。」

「小子，好可惡！」語聲未畢，難兒只覺眼前人影一晃，而「太乙」穴一痲，這就可看出這老尼的出手，快得驚人，至於難兒已咕咚一聲，向後仰倒，一陣劇痛，不由全身像散開一樣，難兒那想得到，這是岷山派的獨特仙人指法，別說是個孩子，就算是江湖前輩也難以抵受此撕心裂肺的點穴手法，老尼是用上了陰狠毒辣的折磨，摧殘的手法。

難兒又如何，她臉色鐵青，牙齒咬緊，大眼睛中，有兩顆眼淚在滾動，可是，她死也不讓它流下來，渾身戰抖，這是比酷刑更厲害千倍萬倍的苦刑啊！難兒寧可痛死，她是哼也不哼一聲。

福子想撲過去問個淸楚明白，可是，他却爲芮盈所扣住：「好好地陪我們走，我師父可以饒過這個女娃子。」

「我不……要……她……饒！」

好，這句話也連福子也釘住了，福子本想引領三個人入洞，不，至少會令三人見老魔頭郝無畏，因爲，他已看出了，這件事，非得要打一架才能收場，何必跟他們多泡痲菇，可是，難兒受制，身受酷刑，他想對她說明原因，那想到，難兒發了狠勁，好，兩個人就算落入人掌握中，聽人來擺佈。

福子是認了命……

「小子，你也在地上叫苦連天吧！」

「姑娘，妳說錯了，至多，妳將我擺佈得在地下，至於苦嘛，不見得會叫，更接不上連天兩個字……」

豁出了，這就不必畏畏縮縮，反正，端正了個身子，給你們作賤，凌辱……

「好小子。」芮盈一指已出，莫明其妙的，中指一陣劇痛，眼依稀看得人影動，眼前却又是一陣黑，芮盈她是連對方個人尚未看清，喀喀二聲，手指已爲人用甚麼手法折斷了，十指連心，又何況仙人指全靠手指，這是練功之主體，如此爲人折斷，可以看出來人眼光之狠、之準，而劇痛攻心，那得不昏了過去。

「想不到你們自命名門正派人士，竟然對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孩子，用上這重手法！」

是老魔來了，他說的話，雖說充滿憤懣之意，但話依然緩慢、從容的，不過，聽得出有幾分寒意。

「對付邪魔外道，就得不容情，更何況你是二十餘年前，橫行江湖上的飛天神魔。」

「妳是莫明其妙岷山白衣庵的弟子蕭一貞女士了。」

老尼不禁大吃一驚，自己俗家姓名，久已不用，這老魔怎會知

曉？

「唉！妳算是代師報仇而來的，嗯，其實，你可知，妳那師伯，也是被我一招破天手，逼得嚥了氣，妳老子蕭承坤，卻是給我老頭子連摔七跤，令他羞憤難當，然後，自己抹了脖子，不過，我可不是找他們，是他們來找我，可以說是他們自尋死路，不像這兩個孩子，是你們找上他們，老尼，我可是明白，你們絕不敢三二個人來找我老頭子的，你們有埋伏，你們有計劃，好，叫他們統通滾出來，你們喜歡一齊上，好，我老頭子一個人來會會你們，不過，有件事你們可得記住，不準扣押人質。」

「哈！如果扣押人質又如何？算是卑鄙無耻了？老魔頭，我們倚多勝少，不算得光明正大了？不！誅殺魔徒，誰與你講甚麼卑鄙無耻，光明……弟兄們，上……」

四週果然全有人影出現，這個出言發令者，乃是中等身材，一部黑髯飄拂胸前的中年人，手中是一對鐵牌，至於陸續現身的，有僧有道，有男有女，連上忌畏師太，荊太浩竟有十三人之多。

老魔頭哈哈一聲長笑，然後，俯身與難兒、福子耳語了一陣，其實，當老神魔一現身，毀了芮盈的仙人指，立即環點難兒的大穴，解除了慘無人道的點穴法，現在可就不明白，他在幹些甚麼？

然後，他是一長身，對衆人道：「人越多，對你們越不利，唉！想當年，我那背叛師門的，如果祇有一人，哼，老頭子早已毀了，也不必勞煩你等來找我麻煩，就因爲有兩個，好，爾虞我詐，你謀我奪，最後，鬧了個同歸於盡，留下我一個孤老頭子，現今有十幾個，我怕爲了一部血魔籙，會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哈哈……」

長笑聲中，老神魔身法已動，好身法，各人只見眼前勁風動，勁力臨，各出兵刃，武功相阻相格，不料，就在一刹那間，老神魔已施展了威震江湖卅年的「血河星沙」幻魔飛天身法，連向十三人進招。

每人一招，一點即過，可是，誰也發現到老魔的出手是狠，勁，厲，迅，看看是一招，其實，十三個武林好手，誰也覺得了，自己單打獨鬥，甚或是三個四個服侍他一個，包保落敗。老魔之所以謂老魔，果然厲害，果然驚人。

但是，本來有十四人，預備一個內外七星陣法，來困死老魔的，可惜，芮盈已傷，死活不知，十三個人，只能照事先計劃，內七星不變，以備長期纏鬥，困死老魔，外圍則作呼應。

老魔是發現這內七星的七個好手，有一套連接一體的陰狠功夫，看來，七人是陰陽怪氣，無精打彩，其實，這是七人連成一股柔勁，軟軟的，陰狠地將老神魔圍了個密不通風，老神魔如果想突圍而退，那麼，勢必會受傷，即使不傷，也得眞氣有所失調，好，外七星的遊星，立即再化爲「搖光」位，六、甚至三人，也可以擋住老魔，內七星立即可再圍而上，老魔是非受傷不可。

但是，老魔却是別有打算，當他被困在內七星陣時，已看清四周情況，今日，他算是碰到了畢生未有的重險，他死，無所謂，可惜，血魔籙尚無傳人，至於兩小，尚未定性，還得有所訓練，考察……

今日，他不能死，必須衝出這個重圍，他期望自己的估計不誤，可以突出奇兵，脫身而出去。

十三個人越來越有信心，因爲，老魔已越來越呆滯了，而活動的圈子也越來越小了。

現在，這內外七星的互相牽制威力，將個老魔困實了，今日，可以毀了這個老魔，也可毀了這個江湖人提起頭痛的鐵魔門。

那邊傳來兩聲小兒女的叫聲。

而老魔突的一聲長嘯，七人只見一條瘦長身影，其疾如箭的向「紫微」位激射，本來「玉衡」、「璇璣」兩位夾輔而上，由「開陽」、「搖光」兩位出擊。

但是，這一次，老魔是衝向紫微，橫打「天權」，而背向「搖光」一個大旋風，人已盪出外圍，外七星只六人，已連成一綫，變成龍尾三星，不料，就在此時，一雙小人影閃入，六人一綫，突然有二人，莫明其妙的爲人摔出，看一看清楚，乃是福子與難兒。

就在這電光石火，一刹那，老魔已連闖兩圍，一招大天魔霹靂九躍掌，一股極强的勁風，將外七星另外四人阻了一阻，然後，一聲長嘯聲中，一大二小，飛下山坡，嘯聲隱現中，人，已走了個不知去向。

現在祇剩下十幾個正派大豪，在相互呆視，誰也明白，走了個老魔頭，武林中算是種下了個極大的禍根，祇不過，誰也不知道何時、何地會發作罷了。

（全文完）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鐵馬・文　可飛・圖

驚天一劍

覬覦千年人參　醞釀激烈拚鬥

由紫荊關長城垛上向西眺望，隔着幾處聳起的峯巒和高低不等的林木，沿着長城官道的左側，有着一座自宋代遺留下來的驛站。

眼下，這處驛站雖已作廢，但那三間破敗的瓦房，却在不久之前被人整頓得煥然一新，並且在驛舍門前的那片廣場搭了兩間茅棚，掛了個招牌，開起茶館來，並兼營客棧。

「清風酒店」四個字好似仿自魏碑，這座店面什麼都不氣派，只有那塊招牌却是黑漆金字，甚爲惹目。

更妙的則是，那茶爐的旁邊，坐着一位花信年華的少婦，雖是荊釵布裙，却是艷光照人，風流入骨，一顰一笑，別有一番動人風韻。

本是荒涼的驛站，由於出現了這位當爐文君，遠近數里的村子中的男人，都被吸引了來，座無虛席。

清風酒店後面的幾棵古楓之上，圍繞着聒噪不休的數隻烏鴉，店前的巨大燈籠，已經燃亮了蠟燭。

茶座上的客人雖然走了些，但仍然還有二十多人之衆，其中一半以上都是附近村子中的莊稼漢。

這時，只見四個穿着十分土裡土氣的客商，匆匆忙忙的走到了茶棚之內，這四個人坐在靠內的一張桌上，叫了幾樣小菜、一壺酒，就大吃大喝起來。

雖然美色當前，那四個人却是無動於衷，雖然清風酒店的老板娘有意地親自幫他們端茶，他們都不曾露出絲毫動心的舉動。

多少茶客爲之羨煞，也有不少人爲之氣結。

這四個人匆匆的吃飯，付了酒賬，就站起身離去。

突然，他們呆了一呆，迅快的又坐了下來。

土老兒向那老板娘道：「掌櫃的，我們打算在店裡住一夜，不知還有沒有上房？」

老板娘嫣然一笑道：「有，有，妾身這就叫伙記領着四位去看看……」

嬌軀一擰，轉向正在張羅茶水的一名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招招手道：「大龍啊，這四位大爺要住店，你領着他們到後上房去看看。」

那個叫大龍的年輕人，長得十分結實，臉上帶着一些稚氣，聞言立即跑了過來，領着四人向後面走去。就在四人剛進房內，只見官道之上馳來了三匹駿馬。

馬上之人，乃是兩男一女，男的，一個生得宛如玉樹臨風，英挺不凡，一個則是濃眉大眼漢子，氣宇軒昂，至於那個女的，則是長得清麗娟媚，美得人間少有。

敢情他們乃是武林中三名高手

，那濃眉大漢，名叫杜冲，人稱「五迴飛龍」，乃是五迴嶺飛雲寨的寨主，至於那一雙男女，則是師兄妹二人，男的叫方樹旋，女的叫于菁，三人繫好了馬匹，大步走進茶棚之內。

以他們這種氣宇軒昂的人物，在這等地方，還眞的不太多見，因此，在座茶客無不爲之側目，直望着三人發楞。

杜冲目光一掠茶座中的茶客，突然哈哈一笑，順手拉過一張木櫈，朗聲道：「小二，泡茶來。」

方樹旋和于菁沒有說話，同時坐下。

酒店的小二只有一個，杜冲如此一叫，那位風流標緻的老板娘，立即嬝嬝婷婷的提着茶壺走了過來。

杜冲一見，不由得一呆，他可絕沒想到，這等茶館之中，會有如此絕色的女人，當下望着她泡茶，口中却忍不住說道：「大嫂子，當家的不在麼？」

老板娘淡淡的一笑，道：「當家的死了，未亡人只好自己料理啊，客官可莫嫌招呼不週……」

杜冲大笑道：「不敢，如此佳人，當爐賣酒，怪不得這兒生意如此的興旺！」

方樹旋却向杜冲道：「咱們還要不要再趕路？」

杜冲道：「天色已暗，當然是不走了，再說，咱們就算再走，只怕也找不到他們了。」

這兒老板娘泡好了茶，望着杜冲嫣然一笑道：「這位壯士可是要住店麼？咱們那後面還有兩間上房，正好夠三位歇脚。」

杜冲道：「那敢情好，大嫂怎麼稱呼？」

老板娘笑道：「先夫姓畢，客倌叫我一聲畢寡婦好了。」

杜冲道：「畢大嫂！」

畢寡婦淡淡一笑道：「不敢當，客倌既要住店，待妾身先爲三位張羅一些吃的。」

于菁直到此刻方始笑道：「是啊！我可餓了。」

畢寡婦望着于菁笑道：「姑娘喜歡什麼口味？妾身親自下廚爲妳燒幾樣可口的菜如何？」

于菁笑道：「好哇，什麼口味都不要緊，只請快一些就好了。」

畢寡婦應了一聲是，一轉身就提着茶壺向內走去。

杜冲瞧着她那動人的背影，笑道：「這可奇了，何時這驛站改了清風酒店，我怎麼不知道？」

于菁笑道：「杜大哥，你只怕不是奇怪這座清風酒店吧？恐怕這位畢寡婦才是使杜大哥心中大爲驚奇的啊！」

杜冲赧然的一笑，道：「姑娘把杜某看成好色之徒了。」

于菁道：「敢情不是？」

杜冲道：「色字頭上一把刀，杜某可記得很牢啊，不過，好色是人之本性，却也難免，這等地方，忽然有了如此風流寡婦，杜某自然少不得多看上幾眼了。」

他這麼一說，于菁和方樹旋全都笑了。

方樹旋道：「杜大哥乃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師妹可莫要看錯了他。」

于菁笑道：「我也是跟杜大哥說說笑的……」說話之間，天色已然暗了下來，茶棚中的客人，十枱走了七枱，除了他們三人之外，只有在靠最外邊的地方，還有四、五個農家打扮的年輕漢子，泡在那裡，想等着畢寡婦出來，再多看她幾眼，也好回去安心睡覺。

杜冲看了那些人一眼，兀自一笑，想說上幾句笑話，只見畢寡婦圍裙未解，領着那壯實的大龍，端上熱騰騰的菜餚走了過來。

菜雖不多，但可眞正說得上精緻兩個字，一盤水晶肘子、一隻吊爐烤鴨、一尾金線鮮鯉、一碗脆爆三樣，外加一味肚片清湯，單是那份香味，已使他們垂涎三尺了。

杜冲呵呵一笑道：「好菜，好手藝……」

畢寡婦白了他一眼道：「杜爺，還沒有入口呢，別誇讚得太早啊！」

杜冲呵呵大笑道：「畢大嫂，就憑妳所作的這手色香味，難道還看不出來麼？一旦入口，其中滋味，想來也是叫人終身難忘了……」

他這句話中，別有含意，于菁、方樹旋沒有聽出來，但那畢寡婦是何等角色，自然是聽得出來。

只見她嬌臉微紅，咭咭的一笑道：「杜爺，要是你眞有這等想法，那你只有永遠住在這兒了！」

杜冲大笑道：「畢大嫂不嫌棄，那可是杜某三生有幸了。」

畢寡婦那對水汪汪的大眼，瞄了他一瞄，沒有說什麼，放好了酒菜，嬝嬝婷婷的轉身而去了。

杜冲拿起酒壺，斟了三杯酒，向方樹旋笑道：「老弟台，乾啊！」

方樹旋笑道：「杜兄，兄弟向不善飲，盡此一杯，可就不能再奉陪了！」一仰頭一乾而盡。

杜冲道：「可以，菁姑娘，妳也乾一杯吧？」

于菁嫣然一笑道：「杜大哥，我跟方師兄一般，也只有一杯之量呀！」

三人互相照了照杯，方、于二人便自用飯，杜冲本想多喝幾杯，但無人相陪，喝了三杯，也就有些索然無味了。

這一頓飯，吃得頗快，等到畢

寡婦爲他們拿了燈籠來，他們已經吃飽了。

畢寡婦顯然有些意外，怔了一怔，方始嫣然一笑道：「怎麼了，三位吃得好快啊！」

杜冲笑道：「大嫂的手藝高明，咱們少不得要狠吞虎嚥一番了！」

畢寡婦有一些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道：「杜爺取笑了！三位可要加點什麼？」

于菁笑道：「飽了！」

方樹旋接道：「畢大嫂，貴店可還有上房嗎？」

畢寡婦道：「有啊！三位一來，交代過後，奴家就已爲你們安排好了！」

* * *

這時，在後園的一間房內，那四個土頭土腦的客人，正在促膝而談！

只聽得那老人道：「和杜冲同行的那一雙男女，武功不弱，黃大人見多識廣，應是知曉他們的來歷了？」

三人中面帶茶色的瘦削漢子忽然抬頭道：「顧老，晚生對他們却是十分陌生……」

敢情這四個人，都是朝廷官員。

那位老人，姓顧，名叫顧寒村，在武林中被人稱作「冷劍魔翁」，武功之高，也算得上是一個一流高手中的高手了。

另外三人，則是大內侍衛，瘦瘦的漢子，是黃堯天，胖胖的是丁萬山，最結實的壯漢，則是張毅。

「冷劍魔翁」顧寒村聞言，沉吟了一下，道：「黃大人這麼說，想必這一雙青年男女，乃是初出道的人物了？」

黃堯天點點頭道：「八成不錯，顧老，咱們要不要摸清他們的底細？」

顧寒村搖頭道：「不必了，他們並未發現我等在此，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爲妙。」

丁萬山笑道：「顧老說得是，咱們剩下的行程不遠，能夠及時早日到京交差，那就天下太平了。」

顧寒村道：「丁大人，那『千年人參王』你可要貼身放好，今夜千萬大意不得，如果老朽料想不錯，這小小的清風酒店，只怕正是臥虎藏龍之地，除了杜冲那一雙男女以外，說不定還有別人在旁覬覦……」

丁萬山笑道：「顧老放心，丁萬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把這趟差事當作兒戲……」

黃堯天却道：「顧老，你……莫非有甚麼發現麼？」

顧寒村道：「也許是老朽多慮，如此地帶，突然開了這等酒店，本就令人難以理解，外加那位當爐少婦，艷麗動人，三位莫非不覺得有些不合常情？」

黃堯天臉色一變，失聲道：「錯非顧老提及，晚生却眞個忽略了，不錯，此事果然有些兒不對……」

顧寒村道：「多少年來，老朽曾經路過這條路不少次，這清風驛站廢置已久，今天忽然變成酒店，叫老朽深感不安，說不定就是衝着我等而來的！」

丁萬山笑了一笑道：「顧老，但願他們不是，否則，晚生相信，有他們好瞧的……」

* * *

窗外丈餘之處，是另外一進房舍的廊簷，這時在那階沿之上，正負手站了一位年約卅四五歲的中年文士。

看他的衣衫，似乎是位落第的士子，此刻正因功名無望，對天長嘆！

但此刻如有人仔細的觀看，就不難發現，這位落拓文士，表面上雖是仰首望天，在排遣鬱悶心情，但實際上他却是閉上雙目，暗運玄功，諦聽着方圓三丈之內的一切動靜。

因此，遠在丈外的顧寒村等人相互交談的話音，自然全部落入他的耳中！

他沒有在廊下停留多久，顧寒村話音轉低之後，這中年文士便自轉入了另一間上房之中。

這房子裡有二個人在等着他！

一位是年約五十左右，又矮又粗的胖子，穿着一身短過膝上的直掇，圓圓的面孔，滿面笑容，乍看上去，倒像個笑彌勒佛一般。

另一位則是個年約廿五歲的俊俏青年，一身粗布短褂衣褲，洗滌得十分乾淨，只是，眉目之間，顯得甚爲懶散！

中年文士回到房中，那胖子立即笑道：「荊兄，聽到了甚麼？」

原來這三人也都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中年文士是「儒劍」荊布衣，胖子是「魔賈」孔中方，俊俏青年則是「浪子」燕飛。這三人被人合稱爲「江南三怪」，只因三人行事向來都是十分任性，脾氣又極怪，壞人遇到他們，休說吃不消兜着走，就是連某些正道人士，遇了他們也大感頭痛，吃盡苦頭。

荊布衣聽得孔中方相詢，不由得淡淡一笑道：「孔兄，你道這趟買賣，可是眞賺上了？」

孔中方大笑道：「甚麼？那四個貨色，果然是眞的麼？」

荊布衣道：「貨眞價實，不折不扣！」

孔中方頓時大感興趣，道：「咱們何時動手？」

荊布衣道：「今晚。」

燕飛忽然伸了個懶腰道：「不睡覺了麼？荊兄，這買賣當眞值得咱們幹？」

荊布衣笑道：「兄弟，千年參王，難道也不能打動你那顆冷了半截的心麼？」

燕飛淡然一笑，道：「也許能，只是，荊兄，有一件事，不知你留心到了沒有？」

荊布衣道：「兄弟有甚麼話要指教愚兄？」

燕飛道：「你莫忘了，這清風酒店之中，可不止你我三人在打着主意的啊！」

孔中方笑道：「兄弟，你可是指那畢寡婦？」

燕飛道：「孔兄請別小看她！」

孔中方道：「我自然沒有小看她，大名鼎鼎的杭州百花樓主人，孔某怎敢小看於她？不過，你兄弟當然知道，愚兄向來可不曾做過蝕本生意，既然看中了這趟買賣，咱們可就做定了！」

荊布衣道：「孔兄，燕老弟之言，也有道理，咱們還是小心的好。」

孔中方笑道：「小心那是應該的，荊兄，咱們三更時份下手如何？」

荊布衣道：「好，但是，那畢寡婦的一身零碎，很不簡單，咱們還是小心一些才是！」

燕飛淡淡一笑道：「把她交給兄弟便了。」

荊布衣笑道：「本來就打算交給你，像這等花不溜丟的大姑娘，愚兄和孔兄是沒法子應付的。」

* * *

畢寡婦香閨之中，這時正有一男二女，陪着她默然而坐。

四個人一言未發，目光却全都集中在屋角的鐵筒之上，敢情那鐵筒中正在傳來那荊布衣三人的話音！

雖然聲音細如蚊蚋，但在他們聽來，却已夠清楚了，當他們發現了荊布衣的計劃後，畢寡婦不由笑了。

四人中那唯一的男人，乃是個黃冠老道，此刻沉聲道：「樓主，想不到他們倒打聽得比我們還清楚啊！」

畢寡婦道：「眞人之意，以爲他們能得手麼？」

那道長穿着一件補釘滿身的道袍，此老乃是武林中有名的劍道高手「百衲」道長，聞言笑道：「那倒不一定，貧道之意，只是不能讓他們先行得手。」

二女中那位身穿綠衣，約莫廿三四歲的少婦，嫣然笑道：「道長，他們哪能先下手，三更之前，妾身可以叫他們沉睡不醒！」

百衲道長哈哈一笑道：「可不是貧道倒忘了『妙手觀音』岳眉姑的『迷魂毒粉』了，要他們沉睡不醒，姑娘果然有些能耐。」

畢寡婦笑道：「眉姑，事不宜遲，妳先去迷倒他們，我和小雲丫頭還要去應付杜沖等人呢！」

敢情那二女中的另一位，乃是「百花樓主」畢寡婦的侍女小雲。

岳眉姑笑道：「好啊，但畢姊姊莫忘了，西廂上房，還有幾個難纏人物呢！」

百衲道長道：「姑娘可是指的那和尚們麼？」

岳眉姑道：「不錯，石行者、方玉蕊和勝弘大師這三人，只怕比杜沖他們還要難纏得多！」

百衲道長微微一笑道：「姑娘，將他們交給貧道便是！」

畢寡婦聞言皺眉道：「道長，你莫要小視他們啊！那勝弘大師，可是少林高手呢。」

百衲道長笑道：「不妨事，貧道也有辦法……」

畢寡婦看了看岳眉姑，忽然一笑道：「我明白了，眉姑，那辦法一定是妳傳授的了！」

岳眉姑嫣然的一笑道：「大姐，那幾個人十分棘手，用些小小手段，那也沒有甚麼不可啊！」

畢寡婦笑了一笑，沒有再說甚麼，只是揮了揮手，吹熄了油燈，分別出門而去。

* * *

螳螂捕蟬，焉知黃雀在後。

畢寡婦雖然坐在廂房內，可以得知酒店內一切動靜，但她却絕沒料到，還有人在她的身邊，偷聽了他們的一切。

就在畢寡婦等人離開房間，只見那屋頂之上，緩緩的站起一人。

他略一打量四週，竟然身形一閃，直向東側廂房奔去。

房內，一燈如豆，杜沖和于菁正相對而坐，忽然燈光一暗，方樹旋如風般一閃而入。

敢情，那屋上竊聽的人，竟是方樹旋。

于菁連忙起身，笑道：「大師兄，有甚麼消息？」

方樹旋笑道：「當然有，這一個小小酒店，想不到竟是臥虎藏龍之地，高人之多，可還眞正大出我意料之外……」

他語音一頓，忽然想起，那畢寡婦和她的丫頭，要趕來對付自己三人，當下連忙先熄去燈火，然後以傳音向杜沖和于菁道：「那畢寡婦快要來了，杜兄留在房內對付她，小弟和于師妹暫時退出屋外，截斷她的援手，不過，杜兄要當心，她不是別人，乃是杭州百花樓主，別讓她那百花香粉入鼻，杜兄就可以放心收拾她了。」

杜沖笑道：「若是她一人前來，愚兄當可應付……」

方樹旋一拉于菁，兩人迅速的退了出去。

就在他們身形剛自隱起，只見畢寡婦已嬝嬝婷婷的扶着小雲丫頭，移步而來。

方樹旋向于菁作了個手勢，要她注意，一旦那畢寡婦進入屋內，她就可以向小雲先行下手。

于菁點了點頭，運集了指力，凝神而待。

這時，畢寡婦低下了頭，向小雲說了幾句話，只見小雲一扭身子，跑了開去。

方樹旋和于菁剛自一呆，想不出小雲離去之意何在，那畢寡婦已一扭腰，向屋內鑽去。

于菁柳眉一揚，低聲問道：「師兄，這是怎麼一回事？」

方樹旋搖頭道：「也許，咱們料想錯了，那畢寡婦說不定並不是想對付我們，而是找我們合作？」

于菁怔了一怔，道：「那怎麼會……」

她話聲未已，只聽得那暗暗的房內，突然傳出畢寡婦的一聲嬌呼，接着，便是杜沖的一聲哈哈大笑！

方樹旋長眉一揚，道：「好了，杜大哥勝了！師妹，咱們可得小心些，莫讓對方趕來援手……」

于菁笑道：「我正怕他們不來呢！」

這時，出乎他們意外的是，小雲他們並未聞聲前來支援，反倒是那房內忽然傳出了哈哈嬌笑和粗猛的呼吸，並且，不時還加上了一兩聲畢寡婦動人心魄的低喘呻吟……

方樹旋皺了皺眉，暗叫荒唐不已。

但是，于菁却不然，她聽到這等聲音，不禁感到心頭有如小鹿亂撞，整個身子都顯得沒有力量，只是想向方樹旋身上撲去。

方樹旋也不知不覺之中，摟住了她的細腰。

不知過了多久，房內嬌喘越來越大，于菁和方樹旋的呼吸，也越來越粗，迷迷糊糊中，于菁已被方樹旋抱起。

于菁嚶然細聲道：「師兄……我……們要不要進去看看……怎麼了啊？」

方樹旋此時神智已爲慾焰所蔽，竟然應聲：「是的，咱們該去看看……」

話聲未已，抱起于菁嬌軀，向房內走去。

踏入房門之際，兩人雖在黑暗之中，只因他們都是身懷上乘武功之士，自幼就練過目力，因而那床上兩人的奇形怪狀，以及那畢寡婦的兩條白雪也似的玉腿，盡映入眼中。

于菁才多大年紀，這等景象入目，她的人都酥了，方樹旋則只感心中熱血沸騰，托在于菁臀部的右手，竟然狠狠的上移，隔衣探向于菁！

于菁宛如挨了蛇咬，雙臂一翻，順理成章地纏向方樹旋腰際……

這一纏不打緊，方樹旋更不克自持，脚下踉蹌，一腿踢在屋內的長櫈之上！

篤的一聲，其聲不大，但是，却把方樹旋救了！

他突然心中一驚，刹那間靈智大復！

右手撤了回來，同時人也向門外疾步而退，直到了天井，他才止步，並且放下了于菁。

可是，于菁却沒有放開他，依然是蛇一般的纏在方樹旋的身上。

方樹旋右手一揮，戟指向于菁的睡穴點去，這才緩緩的扶住她，把她放在屋簷下。

方樹旋深深吸了一口大氣，暗呼一聲慚愧不已！

雖然，他憧憬剛才那一刻綺念，但他畢竟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因此，他放下了于菁之後，立即大大的咳嗽一聲，道：「杜兄，適可而止，不要誤了大事。」

杜沖在屋內呵呵大笑，道：「兄弟，這就完了……」

耳中祇聽得那畢寡婦失聲叫道：「你……好狠的心啊……」接着是一陣穿衣之聲，杜沖已大步走了出來。

方樹旋望着他一笑道：「如何？」

杜沖大笑道：「人間難得一見的尤物，兄弟，我已點了她的睡穴，眼下咱們又該作些甚麼呢？」

方樹旋笑道：「自然是先去找那身懷千年參王的大內人物了！」

話聲一落，杜沖已發現了倚在木柱上的于菁，失聲道：「兄弟，于姑娘怎麼了？」

方樹旋俊臉一紅，低聲道：「沒有甚麼，兄弟……點了她的睡穴而已！」

杜沖先是一呆，繼而似是明白了，低聲道：「你們……一直在門外麼？這可眞是罪過了！」

方樹旋沒有說話，一掌拍醒了于菁，大聲道：「師妹，咱們得快些動手了……」

于菁一躍而起，當他看到杜沖時，不由羞得低下了頭去，敢情是適才那陣風光，使她心中噗噗的亂跳不已！

杜沖也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必須裝作不知道，笑道：「姑娘，咱們要先下手，否則，那千年參王就要落在對方手上了！」

話聲一落，向右邊一間房子走

去。

兩處相距只有三丈，三人三步兩脚，便已來到。

在杜冲等想來，這房子裡應是不太平靜才對，因爲岳眉姑必然已經先行下了手，說不定，她此刻正在搜查那千年參王！

可是，三人來到門口，却發現情況大大不妙了。

屋內，闃無一人。

休說沒有岳眉姑，連那大內高手幾人，也不見半個人影！

杜冲怔了一怔道：「兄弟，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人呢？」

方樹旋劍眉一揚，沉聲道：「杜兄，咱們快到那西廂房去看看！」

三人身形一轉，直往西廂撲去。

這一回，那西廂房內倒是有一個人，只是，這個人已然躺在地上，氣絕多時了。

杜冲看了一眼，不禁失聲道：「百衲道長！」

方樹旋問道：「杜兄認識他？」

杜冲道：「武當名宿，愚兄和他有過一面之緣！」

方樹旋道：「杜兄，他和畢寡婦是一道的人，剛才我曾聽他說，是要趕來此間，對付少林勝弘大師，以及一位叫石行者，和一個叫方玉蕊的女子，不知他怎麼會喪命這裡？莫非他的行踪已被對方發現了麼？」

杜冲道：「如果兄弟沒有聽錯，只要少林勝弘一人，就足可以制住百衲道人了，如果加上峨嵋石行者，青城方玉蕊，他送了老命，那也不足爲奇……」

方樹旋道：「杜兄，石行者三人，他們殺了百衲道長，怎的忽然不見了？」

杜冲道：「也許是追那大內的狗腿子去了！」

于菁道：「不對吧？」

杜冲道：「那裡不對？」

于菁笑道：「如果他們去追那大內狗腿子，多少總得有些痕跡可尋，或該有些動靜，爲甚麼我們甚麼都沒有聽到？」

方樹旋道：「師妹，他們都是一等一的高手，行動之間，沒有甚麼聲响，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這等說法，乃是掩飾自己等人適才的荒唐，于菁冰雪聰明，自然體會得出他言下之意，因之，低聲道：「師兄，爲今之計，咱們又該怎麼辦？」

方樹旋道：「只好到最後那間上房去看看……」

後院那間上房，乃是「江南三怪」居住之所。

是以，方樹旋和杜冲等三人也不敢大意，別的不說，只那浪子燕飛，就是個扎手人物，傳聞中，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從來沒有人能見識過，幾乎與他動手的人，都是在十招之內落敗！

上房內，燈光依然亮着。

方樹旋心想，這一回可能找到人了！

三人離開上房尚有丈許，突然那房內傳來一陣大笑道：「三位來了麼？請啊！老夫候駕多時了！」

杜冲等不由得一驚，心中暗忖：「這人不知是三怪中的那一怪，居然如此高明……」

他們心中雖然大爲震驚，表面上可也不能駭形於色，當下由杜冲笑答道：「江南三俠果然不同凡响，既是我等行踪已現，杜某等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三人當下舉步，向那房內走去。

大出他們意料的是，不但「江南三怪」全在房內，而那位「妙手觀音」岳眉姑，居然也在房內。

不同的是，「江南三怪」是坐着，而岳眉姑則玉體橫陳躺在三人脚前地上，衫裙翻起，露出了中衣，那鮮艷的色調，實在是十分誘人。

杜冲當先走入房內，目光一轉，抱拳一笑道：「三位想必是『江南三俠』！」

他可是很客氣，把三怪的怪字，改成了俠。

「儒劍」荊布衣呵呵一笑，道：「不敢，看尊駕氣概，大概就是飛雲寨寨主杜英雄吧！」

杜冲道：「武林末學，當不得方家抬舉，辱蒙見召，正好藉此趕前拜會，尚祈三俠不要怪罪。」

荊布衣大笑道：「杜寨主豪爽得很，老夫眞是幸會，但不知這兩位如何稱呼？」

不等杜冲引見，方樹旋已接口把自己和于菁的名姓報了出來，荊布衣當即爲「魔賈」孔中方，「浪子」燕飛向他們一一介紹了，這才笑道：「三位請坐。」

杜冲哈哈一笑道：「眞人面前，不打客套，岳眉姑前來暗算三位不成被擒，杜某等也遇見了他們首腦畢寡婦，只是，那幾個大內的狗腿子，眼下怎地都不在房中了？」

荊布衣微微一笑問道：「他們……逃走了麼？」

杜冲道：「很有可能。」

他語音剛自一停，孔中方已大聲道：「忘八羔子，他們就是想逃，那也走不了多遠，荊兄，咱們快去追趕，也許還來得及。」

語音一停，突然起身，直向門外衝去。

荊布衣笑了一笑，道：「孔兄，你這就去找人了麼？」

孔中方人到了門外，口中却道：「正是，你們也不用再多花口舌了，最好先去外面查查吧！」

燕飛這時也跟了出去，顯然，他也和孔中方的看法相同。

荊布衣依然端坐不動，杜冲看了方樹旋一眼，道：「兄弟，咱們要不要也去看看？」

方樹旋道：「如要查看，咱們也得分配一下路線，否則，只怕徒勞往返了。」

杜冲道：「是的，方兄和于姑娘往南，杜某單人往東，暫以六里之內爲限，如有發現，咱們就以長嘯爲號如何？」

方樹旋道：「兄弟遵命……」

三人向荊布衣一抱拳，掉頭出了廂房。

出得門外，杜冲低聲向方樹旋道：「兄弟，咱們當眞要去找那勝弘大師等人麼？」

方樹旋笑了一笑，道：「杜兄的看法呢？」

杜冲道：「依我看麼，那自然是不用去的了！」

于菁被他們二人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呆了一呆，道：「杜大哥，你們到底在搞甚麼鬼？」

杜冲笑道：「不是弄鬼，而是等人！」

于菁道：「等誰？」

杜冲笑道：「當然是等那幾個身懷千年人參王的狗腿子們了！」

* * *

二更剛過，清風酒店內，突然出現了四條人影！

他們跨進牆內，竟然直奔畢寡婦的那間房間，三人散開在外，而由其中一人推開房門入內。

但是，他很快的又退了出來。

敢情那畢寡婦房中，早已人去屋空。

四人在一起低聲的商議了一下，突然分道，在這清風酒店內各處搜索。

結果，他們仍無所獲，除了找到了一具百衲道長的屍體外，這小小酒店之內，似乎再也找不到一個人了！

四個人大感意外，在天井中又商量了好一陣，這才向左手的一間上房內走去。

就在他們進了上房，頓時又有了幾條人影由外面向店內撲來。

這是三個人，一女二男。

兩個男人，都是出家人，而那位女的，則是年華雙十的少婦。

三人踏入店內，立即向先前四人所去的上房方向奔去。

只見那名高大的僧人，當門而立，沉聲道：「顧施主，老衲不想捉迷藏，四位最好露面吧。」

老和尚話音剛落，只見那上房的木門，呀然一聲而開，一位土頭土腦的老人探出頭來，皺眉道：「勝弘，你們居然找到此間，倒是大大叫老夫驚奇了！」

這位僧人，正是少林高僧勝弘大師，不消說，另外的兩人自然是那峨嵋的石行者和青城的方玉蕊了！

土老兒便是那顧寒村！

勝弘大師冷冷的笑了一笑，尚未說話，那方玉蕊已然尖聲叫道：「顧寒村，你們那點兒鬼門道，騙得了誰？」

顧寒村三字入耳，在遠處隱身的杜冲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這個不起眼的土老兒，竟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冷劍魔翁」！

這時，顧寒村竟是瞪着方玉蕊喝道：「姑娘，令尊方元通，與老夫一向稱兄道弟，妳却如此直呼老夫名姓，未免太不應該了吧？」

方玉蕊冷冷一笑，道：「爲長者不自尊，姑娘自然是不用對你客氣的了！」

顧寒村怒道：「很好，老夫今天如果不教訓教訓妳，將來武林道上可眞尊卑不分了！」

話音一落，突然上前一步，右手一揮，遙遙向方玉蕊拍出一掌。

方玉蕊似是知道顧寒村的厲害，就在對方揮掌之際，她人已閃身退開了一丈。

其實，此時此刻，她根本不用退讓，因爲少林勝弘大師已一揮大袖，向顧寒村當胸拂了過去。

兩人的功力相當，雙方勁力一接，隆隆的發出一聲悶雷般的响聲！

「冷劍魔翁」顧寒村嘿嘿一笑道：「大師，你管的甚麼閒事？莫非咱們眞要兵戎相見麼？」

勝弘大師口宣佛號道：「施主，如果你不將那千年參王交出，咱們自然少不得要兵戎相見的了！」

顧寒村哈哈一笑道：「就憑你三位麼？」

勝弘大師，道：「不錯。」

顧寒村哼了一聲道：「不是老夫小看了大師，這千年參王休說此刻不在老夫身上，縱然是在，僅憑三位之力，只怕也搶不到手！」

一直沒有出聲的石行者，此時搖了搖一頭長髮，怪笑道：「顧寒村，你想騙人，可沒那麼容易，今天你交出千年參王便罷，否則，你們四個人一個也別想活着走出這清風酒店了。」

顧寒村目光在石行者身上一轉，道：「石行者在峨嵋伏虎禪寺，素來以不過問世事出了名，這一回居然大違常規，親自出馬，足見你也是存了必得那千年參王之心了。」

石行者大笑道：「那也不一定，咱家得不到那千年參王，倒是無所謂，但咱家却下定了決心，不容那千年參王送到清宮內廷！」

顧寒村冷笑道：「行者，你們最好退出這是非圈子，否則，只怕……」

他頓了頓，沒有往下再說。

石行者大笑道：「只怕如何？」

顧寒村道：「死無葬身之地！」

石行者哼了一聲道：「那倒也不妨，咱家這輩子可就沒有想到死後有葬身之地啊！」

勝弘大師也合什道：「施主，勝敗未卜，你這等狂言，不嫌太過份了麼？」

顧寒村道：「大師，老夫言盡於此，你們如果再不知機，就休怪老夫得罪了！」

勝弘大師淡淡一笑，口宣佛號道：「施主執迷不悟，縱是生公在此，那也無法說動於你了！」

顧寒村冷笑道：「大師不是生公，老夫更非頑石，你是多此一舉。」

他語言略頓，突然向後一招手，接道：「黃老弟，咱們早些解決他們吧！」

只聽得房內應了一聲遵命，立即有三條人影，疾電般一躍而起。三道寒光閃耀，分向勝弘大師等三人撲了過去。

敢情這房內三人早已蓄勢待發，是以一旦現身，更不打話，便向勝弘大師等人攻了過去。

這一手倒是大出勝弘大師等人意料，匆忙中，竟被逼得手忙脚亂，落盡了下風。

顧寒村冷冷一笑，右手一伸，掌中多了一支寒光閃閃的長劍。

他目光一轉，身形一旋，居然揮動長劍，攻向那少林高僧勝弘大師，同時口中喝道：「黃老弟，你和丁萬山去收拾石行者吧！」

顯然顧寒村已發現那石行者的武功，決不在丁萬山之下，是以自己出手對付勝弘，而要那姓黃的和丁萬山聯手，以速戰速決的方式，將石行者解決。

誰知石行者雖然武功不弱，但眼下這四位來自大內的侍衛，却也是清宮中一等一的好手，就算一個對一個，石行者也不見得能夠沾光，何況又是兩個對付他一個人。

十招不到，石行者已經連連遇險。

方樹旋看得連連發急，低聲道：「杜大哥，咱們要不要上去相助石行者等人？」

杜沖搖搖頭道：「不必！」

方樹旋道：「爲甚麼？」

杜沖道：「荊布衣等三怪必不會坐視，咱們若想得到千年參王，少不得要狠下心腸，容他們打得兩敗俱傷之後，再行出手不遲！」

方樹旋沒有再說甚麼，他心中雖然有些不願意，但眼下的情景，却使他無話可說！

不到盞茶時間，只聽得方玉蕊驚叫一聲，左臂衣衫業已被撕成了碎片，雪白肌膚之上，現出一條長長的裂口，鮮血直流，似是傷得不輕。

石行者吃了一驚，手中一慢，也挨了丁萬山一刀，那姓黃的大內侍衛及時又是一劍，石行者胸前已負了重傷，那裡還能避得開那一劍。

不過，他咬緊牙根，拚着喪命當場，左手揮掌擊向丁萬山的右肩，右手戒刀一撩，脫手飛向那姓黃的侍衛。

丁萬山果然沒防到石行者在中刀之後，還會還擊，被他一掌打得向後跌出五步之遠。

而那姓黃的內侍眼看自己一劍已然刺入石行者的右肋，自然料不到石行者會脫手飛刀傷人，得意之下，眼見那戒刀迎面而來，而那插入石行者的肋骨中之長劍却來不及拔出，便自鬆手向旁躍去，同時右臂一揚，拍出一股掌力，擊向那戒刀。

但他顯然小看了石行者的力道，他一掌揮去，也不過將那把戒刀拍偏了二寸，嗤一聲，戒刀依然插入了他的右臂，貫穿而過。

這一刹那間，變化之大，使得方樹旋等想插手相救也來不及了！

勝弘大師目見此情，心中既驚又怒，狂喝一聲，禪杖暴掃而去，逼得顧寒村飛身退了丈二之遠。

勝弘大師身形橫移，禪杖去勢如電，撩向那刺傷方玉蕊的內侍後心。

顧寒村大叫一聲道：「張毅當心……」

那位叫張毅的內侍，果然反應甚是靈活，聽得顧寒村的喝聲，立即騰身而起，一躍丈七，落回天井的另一邊去了！

很明顯，勝弘大師的這一杖，根本傷不了他的。

但天下事便是如此的奇怪，明知勝弘大師傷不了他，而且，勝弘的目的，也只是不許張毅再有機會出劍傷了方玉蕊的性命，但張毅在躍開丈七之遠，落地以後，竟然踣地不起。

顧寒村見狀，臉色一變，朗聲道：「甚麼人傷了張毅？可是百花樓畢姑娘麼？」

敢情那張毅乃是傷在別人手下，方令他踣地不起。

而顧寒村却認爲出手的人是那百花樓主，也即是眼下這清風酒店的老板娘畢寡婦！

杜沖、方樹旋和于菁聞言，各自吃了一驚，畢寡婦乃是被杜沖點了睡穴，她如何仍自動醒來，暗中出手？

（未完・一）

上文提要：總鏢頭方振遠交出的三箱鏢貨，對方認爲不對辦，驚動了幕後人出馬，來人是帶了人皮面具的黃龍老者，一出手就將雁蕩四雄點了穴道，方振遠嚴陣以待，反被老者問出招應招之法，方無詞以對，自知不敵，而黃袍人亦離去。小高看出一些秘密，鏢車繼續向濟南前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小高傳遞消息　雙方互探虛實

小高很希望看到陳三由那個車棚裏出來，可是足足等了一盞熱茶的工夫，仍然不見陳三踪影。

奇怪的是，方振遠一行人亦未見趕到，就算他們走的是正門吧，馬匹也該送來這裏呀，而小高是認識方振遠所騎的馬的。

他站了一會，不禁啞然失笑，忖道：「陳三要拆下大飛輪上的機關，當然得需要好一段時間才成。」

他轉身回座，拿起茶碗，一口氣喝了下去。

這是隨行僕從的休息所在，茶味談不上清香，卻也不難喝。

小高一碗茶下了肚，立刻感覺到一陣頭暈，還來不及呼叫小廝，人已伏在桌上睡着了。

＊　＊　＊

小高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睡在一張木床之上，案上紅燭融融，已是入夜時分。

他挺身坐起，仍覺得頭痛欲裂，四肢無力。不禁嘆了口氣，忖道：「江湖險惡，當眞是步步殺機，分明是有人在茶中動了手脚，而且葯力奇烈，入口後立刻發作，如今仍有餘威。」

此時聽到「呀」然一聲，緊閉的木門突然被推開來，一身白衣的蛇娘子含笑而入，道：「小兄弟，你醒過來了？」

小高吁一口氣，道：「原來是妳……」

「嗯，怎麼樣？這一覺睡得舒服吧！」

小高暗道：「我現在四肢無力，頭痛十分，無法和她動手。這女人心狠手辣，喜怒無常，一旦開罪了她，不知她要怎麼整我？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得妥善應付才行。」

心念一轉，人又慢慢地躺了下去，道：「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人物，新入鏢局的趟子手，你們把我擄來此地，不知是何用心？」

蛇娘子笑道：「正因爲你是個小角色，才會說實話，對嗎？」

小高道：「只可惜，我知道的不多。」

蛇娘子笑一笑，一抬腿，竟然在床沿坐了下來，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我姓高，他們都叫我小高。」

「噢！小高，你說說看，你都知道些甚麼？」

小高道：「我知道，我們接下一趟鏢貨，很珍貴的東西，由總鏢頭親自押鏢。」

蛇娘子笑道：「這些全是廢話，我想知道的是一些隱密的內情，譬如說，你們這趟鏢保的是甚麼東西？還有是甚麼人託運的？多少保費等等……」

「我只知道一樣。」

「是不是保的甚麼東西？」

「不是。」小高道：「這趟鏢，託鏢人出了一萬兩銀子。」

蛇娘子道：「由九江到濟南，這價錢不算低了，託保的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小高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一個趟子手，只有聽命行事的份，不能參與機密。何況我還是新入鏢局的趟子手。」

「這個，就有些痲煩了……」蛇娘子伸出玉手抓起小高的右手，道：「這隻手是誰的，你知道嗎？」

「我的……」小高微顯驚慌地道：「姑娘要……」

蛇娘子搓揉着小高的手道：「這隻手很漂亮，一刀砍下來，未免是有些可惜了，你說是嗎？」

小高苦笑道：「我這種身份，實在無法知道內幕機密……」

「連一點內情也沒有聽到過嗎？」

小高暗道：「糟了，她如此不肯罷休，我如不說出一些內情來，眞可能砍下我的手來，說不定連命也沒有。」

「聽是聽到一點，」小高嘆口氣，道：「可是我不知是眞是假，所以不敢胡說八道。」

蛇娘子放下小高的手，嬌媚一笑，道：「不要怕！你聽到多少都說出來，不管眞假，我都不會怪你。」

小高心中想道：「這女人也不是甚麼好東西，再說，是妳逼我編造假話的，自然是怪不得我了。」

「你在想甚麼？」蛇娘子逼視着小高。

「我在想應該從何說起。」

「不用多想，有一句說一句就是了。」

小高點點頭，道：「聽說，保送的是一些書畫古玩，份量不多，卻十分值錢。」

蛇娘子目光如電，逼視着小高。

小高心中盤算，再價值的書畫古玩，一個小箱子又能裝得了多少？那東西一定要價值連城才行。

「聽說，那書畫之中有幅價值難估的名畫，是唐代吳道子的手筆。」

蛇娘子道：「有些入港了，還有甚麼？」

小高心中好笑道：「有些入港了？我在編造胡說，你偏偏就信假話，好吧！我就再編造一些出來就是了。」

「聽說還有一本價值更高的奇書……」小高一時間想不出甚麼書比吳道子的畫還要值錢，一時想不出書名。

「是不是一本武功秘笈……」蛇娘子自作聰明地道。

「對！對！好似是甚麼秘笈、寶籙……」

蛇娘子臉色一變，道：「是不是三清寶籙？」

小高心中暗笑道：「寶妳的大頭鬼！哪有甚麼秘笈，寶籙？」口中卻道：「好像是吧，在下只聽到一點口風，而且當時也沒有留心。」

「你仔細想想看，」蛇娘子無限溫柔地伸出右手，拂着小高的頭髮道：「你看看大姊姊我，會是一個很兇惡的人嗎？」

「不像，不像！」小高想到她袖中的金線毒蛇，隨時會出來咬人一口，便不禁頭皮發痲。

蛇娘子道：「不必害怕！大姊姊我很少殺人，尤其像你這樣英俊、蕭灑的小兄弟，大姊姊愛護你都來不及了，怎捨得殺你呢？現在你閉上眼睛，慢慢地想清楚再告訴我。」

小高眞的閉上眼睛，忖道：「天啊！希望那條小金蛇別飛出來咬人才好。」

蛇娘子的玉指在小高的臉上拂動，可是小高一點也沒有愉快的感覺，只覺得那柔軟的手指，就如幾條小蛇般在臉上爬動，心裏泛起陣陣寒氣。

這種精神上的壓迫感，使得小高有着急於解脫之感，於是他忽然睜開眼睛，道：「不錯！不錯！就是三清寶籙。」

「你確定是三清寶錄嗎？」蛇娘子儘量壓抑心情的激動，使聲音平靜一點。

「大概不會錯了。」

蛇娘子右手移動，掌心按在小高的前胸心口。

小高感到一股暗勁，直逼心臟，心中一震，道：「妳要殺我？」

「殺了你是最好的保密方法，可是我……」

小高暗道：「果然是蛇蠍心腸的女人，想不到我高某人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眞是太窩囊了！」

蛇娘子盯着小高看了一會兒，臉上殺機忽退，嘆道：「小高，我不殺你，可是你告訴我一個辦法，讓我相信你。」

小高已閉目待死，聞言又睜開眼睛，道：「相信我甚麼？」

「相信你不洩露三清寶籙的事。」

小高道：「我根本就不太清楚這件事，妳再三提醒我三清寶籙的事……」

「不！」蛇娘子道：「現在你已經很清楚，我不能讓別人知道這件事情。」

「好！我答應妳不說就是了。」

蛇娘子道：「小高，不是我不相信你，原因是這件事情關係太大

，你要給我一個保証，我才能相信你不會洩露出去。」

「保証？甚麼保証？」

小高雖然很聰明，也有着相當的江湖閱歷，可是卻想不出有甚麼方法，才能取得這個女人的信任。

蛇娘子臉上泛起一抹不可預測的笑意，道：「小高，你娶過媳婦沒有？」

「沒有，我出身貧苦人家，家無恒產……」

「好可憐！」蛇娘子溫柔地說道：「如果姊姊嫁給你，你高不高興？」

小高吃了一驚，道：「甚麼！妳要嫁給我？這……」

蛇娘子道：「不想娶我是不是？是我長得太醜，還是年紀太大了？」蛇娘子一臉嬌媚，無限情意。

「太意外了！」小高儘量壓抑激動的心情，他明白現在的處境正是生死一髮，必須小心應付。

「妳長得很美，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女人……」小高刻意地奉承道：「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福氣，我……」

蛇娘子笑道：「只要你喜歡我就行了。你缺少的大姊姊都有，我有很多的銀子，可以買房舍、田地、買奴婢僕婦，讓你過着王侯豪門般的生活。」

小高吁了一口氣，道：「我可是在作夢嗎？」

「不是作夢，大姊姊是活生生的人，就坐在你的身旁，只要你眞心地聽大姊姊的話，這個夢就絕對眞實。」

小高點點頭，道：「可是……我……」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改變你的命運，想想那巨宅大院，華麗衣着，並且腰纏萬貫，僕從如雲，一呼百諾的氣勢，是不是你這一生中拚命追求的生活？」

小高心中忖道：「是妳個鬼！我小高心中想的是一劍在手，叱咤風雲。我要見識天下武功最高的一些人，並且一一擊倒他們，我要成爲天下第一劍……」

「看你的神情似想得很得意，小高，能否告訴大姊姊，你在想甚麼？」

小高心頭凜然，忖道：「這個願望必須要保住生命，才能實現。在一切還未準備完成之前，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我在想……」小高道：「那樣的生活不知何時才會實現？」

「很容易！」蛇娘子自以爲已經掌握到小高的心理，她高興地道：「只要你幫我取得了三清寶籙，立刻就可以實現了。」

小高暗道：「眞要幫妳取得了甚麼三清寶籙，大概妳就會立刻殺我滅口。可是這女人精明得很，絕不能胡亂開口，萬一引起了她的懷疑就不好，言多必失，先要看出她的心意，再開口比較妥當。」

心中念轉，兩眼卻盯着蛇娘子的臉看。

小高這招「沉默是金」，還眞的用對了。蛇娘子久走江湖，見多識廣，小高如想賣弄小聰明，反會引起她的疑慮。

可是小高這樣地木然凝注，一語不發，表現出一副木訥誠實的樣子，竟然叩動了蛇娘子的心弦，她深情款款地望着小高。

小高不是那種玉面朱唇、溫文爾雅的男人，可是他濃眉大眼，輪廓明朗如削，蕭灑中帶着三分野氣。

形態渾厚，是那種慢慢看，越看越覺可愛的男人。

蛇娘子犯了個很大的錯誤，不應該一直盯着小高看，看出了小高所有的優點。

「我只是一個趟子手的身份，只怕很難接近存放三清寶籙的地方。再說，鏢車已到了濟南，應該交貨了。」

「目前鏢貨是否仍在方總鏢頭手中，很難預料。」

蛇娘子輕輕嘆了口氣，拍拍小高，柔聲道：「那你盡力而爲吧！大姊姊可是一片眞心待你，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

她突然右手一揮，解除了小高被點的穴道，道：「你坐息一下，立刻回大明客棧。」

小高道：「我失踪這一段時間，只怕會引起九江鏢局的懷疑，他們會不會再收容我呢？」

蛇娘子點點頭，道：「這個不能不防，倒要仔細地策劃一下……」

「用不着策劃，這小子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趟子手罷了。留下他，也沒甚麼大用，宰掉算了。」

周蜈蚣推門而入，直向小高走去，臉上充滿了殺機。

蛇娘子一橫身，攔住了周蜈蚣，道：「你想幹甚麼？」

周蜈蚣道：「殺了這個小子。」

蛇娘子冷笑道：「爲甚麼？」

「咱們要他臥底，如果引起方振遠的懷疑，留下他還有何用？」周蜈蚣說得理直氣壯。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蜈蚣，你來了多久了？」

周蜈蚣看着那如花的笑容，呆了一呆，道：「剛到不久……」

蛇娘子道：「你剛到不久，怎能斷章取義？」

周蜈蚣道：「怎麼？難道還有甚麼妙計不成？」

「對！」蛇娘子道：「我已經和

小高商量好了，由他負責幫我們打聽，方振遠究竟運送的是甚麼東西？」

周蜈蚣道：「這小子只是一個趟子手，失踪了一夜半日，方振遠怎還會相信他呢？」

「所以，咱們要想個辦法，讓方振遠不會對他起疑，那就對咱們大大有利了。」

「只怕這辦法不好想，」周蜈蚣道：「方振遠精得很，如何能騙得過他？」

蛇娘子道：「我已想好了辦法，不許你插手破壞。」

周蜈蚣沉吟了一陣，道：「就算他能再回到九江鏢局去，妳如何能相信他？」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你忘記我的手段了，背叛我的人，不會活過七天？」

周蜈蚣哈哈一笑，道：「這辦法不錯！」他轉向小高，又道：「你小子聽到沒有，你如敢背叛蛇娘子，那種毒蛇攻心的滋味，會讓你死去活來，生不如死的。」

小高心中暗道：「不知她在我身上動了甚麼手腳，這女人眞是狠毒！」

只見蛇娘子低聲吩咐周蜈蚣一陣，周蜈蚣連連點頭而去。

「這兩個老毒物雖然討厭，可是他們的武功很高，是兩個大好的幫手。」蛇娘子對小高道：「等取到三清寶籙之後，我自會收拾他們，不會讓你瞧着生氣，現在你可以回去了。」

小高站起身子，望望蛇娘子，欲言又止地舉步向外走去。

他本想問蛇娘子究竟在自己身上動了甚麼手腳，可是想想問了也是白問，倒不如裝作不知道的好。

他走到門口時忽聽蛇娘子嘆息一聲，道：「小高，你就不怕我在你身上安下奇毒嗎？」

小高回頭一笑，道：「不會吧！我一點也沒感覺。」

蛇娘子緩緩走近他，深情款款地道：「就算你眞的會背叛我，我也不會對你下手的。那些話都是騙蜈蚣的，小高，我十餘年遊戲風塵，見過不少俊秀的人物，可是卻沒有一個人能使我心底揚波，動過眞情。奇怪！怎麼對你就有種特殊的感覺，莫非這是冤孽？唉！你不怕我在你身上動手腳，難道也不怕方振遠懷疑你嗎？」

「這個……」小高確實擔心這件事，一直在盤算要如何對九江鏢局的人交代。

蛇娘子道：「別相信那些一方大豪及自認是正大門戶的首腦人物，他們對名利生死的計較，有時比綠林中人還厲害。

「而他們手段之狠毒，更非常人所能及。」

小高心中一動，道：「妳是說……」

「雷方雨已經親自看過了，」蛇娘子道：「至於那兩個蒙面人，一個是一劍千鋒董百葯，另一個更是藏得嚴密。

「我雖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仔細想來定是名門大派中的人物，我和兩個老毒物出手劫鏢，至少還是本來面目，而他們呢？連頭臉也要蒙起來，大概自己也覺得見不得人。」

小高點點頭。

蛇娘子又道：「再說方振遠吧！保鏢這個行業，也是一門正大生意，雖有明鏢、暗鏢之分，可是保的大多是客人委託之物……」

小高截道：「難道方總鏢頭保的鏢貨，不是受人委託嗎？」

「問得好！小高，」蛇娘子微微一笑，道：「你相不相信，方振遠受託保鏢，竟然不知保的是甚麼？」

小高一怔，道：「我……我不知道。」

蛇娘子道：「如果保的是一車可毒死萬民的毒葯，方振遠也會接下嗎？」

小高搖搖頭。

蛇娘子道：「大姊姊不算好人，卻也不是頂壞的人，小高，江湖險惡，以後你要多多小心哪！」

小高道：「多謝指教！」

蛇娘子凄凉一笑，道：「我知道，你還無法相信我。不過，有一天你會明白的，我蛇娘子千惡萬毒，對你小兄弟卻是一片眞誠，希望你不要明白得太晚。」

這段話曲折有緻，小高雖然大部份明白，卻又有些不完全清楚。

蛇娘子也未再多作解釋，轉過話題，道：「方振遠心機深沉，閱歷豐富，憑你的道行，是絕瞞不過的。」

小高道：「那我該如何？」

「實情實說，可是千萬要記住一點，別提三清寶籙之事，稍露口風，必遭殺身之禍。」蛇娘子道：「我沒有殺你並非因爲仁慈，是因爲我迫你替我通報消息。」

小高道：「這樣說了，方總鏢頭豈會再收容我？」

「一定會！他會更重視你，也會利用你，我會幫助你取得他的信任，回去吧！」

蛇娘子沒有說明他要如何幫助小高，小高也不多問，舉步走去，直回到大明客棧。

走近客棧，柯老大已快步迎了上來，低聲道：「小高，這邊來！」

繞入一條小巷裏，柯福才低聲問道：「你到那裏去了，失踪了一夜半天？」

「我被蛇娘子抓去了。」

柯福呆了一呆，道：「那你還回來作甚麼？快些走吧！」

小高道：「走！走哪裏去？」

柯老大怒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你這笨蛋！快些逃吧！」

他一面取出身上的銀票，塞到小高手中。

這是眞正的關心，小高挨了罵，心中卻有股溫暖的感覺。

陳三對他也好，可是陳三心中隱藏着許多秘密，沒有告訴他。

柯老大胸無點密，完全是出於一片至誠的關愛。

小高拿着銀票道：「柯老大，我不能走！」

「爲甚麼？」柯老大怒吼着。

小高道：「因爲我不能對不起你柯老大。」

「對！總鏢頭正在等你。」何坤走了過來，兩眼目光炯炯，盯着小高看。

柯福一把把小高拉着，示意他逃走，人卻迎着何坤，道：「何鏢頭，小高還是個大孩子，你就放他一馬吧！」

何坤搖搖頭，道：「不行！雁蕩四雄也已出動找他，既然先叫我遇上了，我一定要抓他回去。」

小高突然大步走來，道：「我正要去見總鏢頭，爲甚麼要你抓我回去？」

何坤微微一怔，道：「好！這才有英雄氣概。」

小高把手中銀票交還柯福，道：「柯老大，我沒有做甚麼對不起九江鏢局的事，行事光明磊落，方總鏢頭不肯要我，我再走不遲。」

說完大步向前走去。

柯福搖搖頭，未再多言，何坤卻是緊緊地跟在小高身後，生怕他逃走似的。

*　*　*

綠篁軒，是大明客棧中的一座跨院，院中滿植翠竹，除了正廳之外，南北還有廂房，此時方振遠就坐在大廳之中。

面前方桌上擺着一壺茶，神情一片冷肅。

柯福沒敢跟進來，何坤卻緊隨在小高身後。

小高目光轉動，發覺正廳中除了方振遠之外，再無別人。他一抱拳，道：「趟子手小高叩見總鏢頭！」

方振遠沒有伸手攔阻，小高只好跪了下去，道：「總鏢頭找我？」

「嗯！」方振遠緩緩放下手中茶杯，道：「這一夜半天，你到那裡去了？」

小高道：「被蛇娘子抓去了。」

站在廳外綠竹叢的柯福聽得心頭一震，忖道：「完了！這小子連句謊話也不會說。」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她抓你去幹甚麼？」

小高道：「問我這趟鏢保的是甚麼。」

「你怎麼回答？」

「我本來就不知道，自然無法回答了。」

「蛇娘子手段狠毒，給你不少苦頭吃吧？」

「沒有。」

「沒有？」方振遠淡淡一笑，道：「她怎會如此輕易地放了你？」

小高道：「她要我再回此地，做她的眼線，替她通風報信。」

方振遠道：「原來如此，你答應了沒有？」

小高道：「小的回答她，我的身份低微，不可能知道甚麼機密事情的。」

「答得好！小高，站起回話。」

「是！」

小高緩緩站起身子，忖道：「果然在蛇娘子的預料之中，這女人不只要命，而且聰明。」

方振遠揮揮手，示意何坤退出去，才微笑道：「小高，蛇娘子肯放你回來，實是一件奇事。你的運氣不錯，她可曾教你如何通風報信的方法？」

「有！她要我把所見所聞，寫在一張紙上用……」

「小聲一點！」方振遠道：「這是機密，不能讓別人知道，用甚麼方法傳出消息？」

小高此時突然對方振遠產生一種輕視之感。

他這個人雖然馭人有方，用的是權術，並非出於眞誠。對於人的生死苦難並不關心，只關心傳訊的方法。

他心中雖然不滿，還是說出了如何傳訊之法。

「很好！很好！小高，我待人一向寬厚，既往不咎，你先下去好好休息一下。」

「是！」

小高抬頭看了方振遠一眼，只見他滿臉喜色，正低着頭，似是正在打甚麼主意。

他暗暗嘆口氣，忖道：「如果雙方互鬥，互用心機，都是爲了私利，這方振遠和蛇娘子又有甚麼分別呢？難道蛇娘子說的眞的沒錯，所謂武林中正大門派之人，未必就是好人？」

走出廳門，柯老大已迎了上來，關心地問：「小高，你沒事吧？」

小高苦笑道：「沒有啊！總鏢頭沒有怪我。」

「好，好，小高，走！我請你，咱們喝一杯去。」

陳三也急急走了過來，抓住小高，道：「我在外面找了你半天

啦！」

「謝謝你！陳三哥……」小高心中感動，淚水盈眶，無法言語。

柯福伸出兩隻大手，一把一個，抓住了兩人，眼睛看着小高道：「大丈夫流血不流淚，哭甚麼？咱們喝酒去。」

* * *

捲入了雙方互鬥機心的是非之中，小高更留心四周事物的變化。

陳三和柯老大喝了很多的酒，小高本想借機會探探陳三的口氣，可是話到嘴邊，又忍了下去。

不管陳三心中隱藏了多少秘密，他對小高的愛護、友誼卻是出於眞誠，小高不忍心套取一個朋友心中的隱密。

三個人足足喝了一個時辰，陳三與柯老大皆喝得有八分酒意，小高雖然留着量，也喝得有五分醉意。

陳三目光轉動，發現整個酒館只剩下他們三人，忍不住低聲問道：「小高，那蛇娘子是不是逼你，問你咱們這一趟鏢保的是甚麼東西？」

「是啊！幸好我不知道，否則定有苦頭吃。」

「想一想，也眞是奇怪，蛇娘子是江湖上有名的毒人，心狠手辣，怎會毫髮無傷地將你放了呢？」

柯老大看着小高，滿臉的疑惑。

小高苦笑道：「她大概是……」

陳三哈哈大笑，截道：「是不是她是個蕩婦？小高，你眞是福大、命大，落在蛇娘子手中仍能全身而退，這是大難不死啊！」

陳三搖搖頭，續道：「只怕沒那麼簡單，只怕她要利用小高……」

「對！她正是要利用我。」

柯老大奇道：「利用你？你不過是個趟子手，有甚麼好利用的？」

「她要我……」

只聽一聲輕輕的咳嗽，打斷了小高的話，道：「你們的酒興不淺啊！」

抬頭看去，不知何時方振遠已站在桌子前面了。

陳三、柯福急急地站了起來，躬身一禮，道：「總鏢頭！」

小高也緩緩站起，還未來得及行禮，方振遠已連連揮手，道：「坐！坐！」說着就在小高的身旁坐下。

柯老大瞪大了眼睛道：「怎麼，總鏢頭是不是也要喝一杯啊？」

方振遠點點頭。

和總鏢頭同桌共飲，對柯老大來說，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柯福大感興奮，急急叫道：「小二，小二，快拿副杯筷來！」

方振遠神情和悅，看看小高，道：「別喝得太多，蛇娘子那個女人不能相信，也許，她暗中在你身上動了甚麼手腳？」

小高微微一怔，道：「沒有啊！我一直沒有特別感覺。」

方振遠微笑點頭道：「總是小心些好。」

「是，多謝總鏢頭的關心！」

小高想起來，今天掌燈時分，是他和蛇娘子約定的通訊時刻，若是喝醉了，豈不是誤了大事？

方振遠舉起酒杯，敬了三人一杯，道：「你們慢慢地喝。」

喝完，他背起雙手，緩步而去。

原來，他來此的用心，只是提醒小高一聲，不要誤了事情。

柯老大乾了杯中酒，望着方振遠的背影，嘆口氣道：「幹個總鏢頭可也眞是不容易，要費多少心思，擔上多少憂慮，反而不如咱們過得快活。」

陳三神情肅然，道：「唉！約定的時日已到，人卻未見到來，也難怪他心中憂慮了。」

小高心中一動，暗道：「原來，他還約了人，想來是收貨的人了。」

他眼珠一轉，道：「我也不能喝了，咱們散了吧！」

* * *

回到宿舍的房間，方振遠竟然在房中等候，手中拿着已經封好的一個信封，道：「小高，按照你們的約定方法，把這封信傳出去。」

小高接過信封，看了一眼，道：「總鏢頭，我能不能看看這封信？」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不必了，你只要把這封信傳出去就行了。」

小高心中不服，道：「我傳訊出去，卻不知道信內寫些甚麼，日後蛇娘子問起我，我如何回答？」

方振遠微微一笑，道：「她不會再見你了，就算有機會再見面，也許彼此不再爲敵了。」

這話含意深遠，一時間小高不能完全明白，但心中的不滿之情，更是强烈。他嘆口氣道：「好吧！總鏢頭命令如此，在下這個趟子手，只好聽命行事了。」

方振遠大約也看出來小高心中的不滿，他看着小高道：「小高，希望你能把這封信很平安地傳出去。」

「我會盡力而爲。」

方振遠抬頭看看天色，道：「還有一個時辰，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到時候，我會派人來叫你。」

「不必了，在下自信不會誤事。」

方振遠瞪了小高一眼，欲言又止，但最後還是轉身離去了。

* * *

小高拿着信，躺在床上，開始仔細地思索這件事情。

這趟鏢究竟保的是甚麼？三清寶籙聽起來像是一本書，這本書上又寫些甚麼？

貨已運到濟南，爲甚麼沒有收取鏢貨的人？

那黃袍人用的是甚麼方法，竟然能役使火雲頭陀、雷方雨、董百葯、蠍子、蜈蚣、蛇這些高手爲他效命？

這些事情是他以前從未經歷過的事，而且表面上看來，都是順理成章的事，但結果卻是那樣地違反常情。

小高苦想了半個時辰，但卻一直無法理出一個頭緒出來。

但也因此激起了小高的好奇之心，他決定留下來，投入這場遊戲中，看個明白。

他原來的本意，只是想見識一下方振遠的子母金刀和甩手箭法。卻未料到這趟鏢，竟遇上了江湖上極有名氣的高手、魔星。

尤其是那黃袍人，技藝之深博、精巧似已到了登峯造極之處，但卻從未聽過他的名字，看來，眞正的高人大都如龍隱深淵，非遇上特殊原因，他們是不肯出現江湖，爭名逐利的。

小高突然發覺了，江湖道上深遠難測，想成爲一個眞正的高手，路途是那麼遙遠。

成名於武林內的卻未必是高手。

小高有些失望，灰心，但也有着一股莫名的興奮，這下他終於見到了眞正的高人……

一聲輕咳，打斷了小高的思潮，方振遠出現了房門口外，天色幽暗，已到了掌燈時分，是送信的時候了。

「小高，時間到了。」方振遠的聲音十分平和，但小高聽得出那是勉强裝出來的。顯然他心中正有着强烈的不滿。

只不過，爲了某種原因，强行壓抑下心中的怒火。

「是，我這就去。」小高站起身子向外走去。

方振遠兩眼一直盯視着小高，這時突然右手輕揮，取去了小高手中的信封，微笑道：「小高，應該把信藏起來。」

「是！」

小高已決心投入這股暗流的波濤中，人反而拘謹起來了。他微一躬身，道：「屬下年幼無知，總鏢頭多多指教。」

方振遠臉上閃過一絲滿意的笑容，道：「交給她，記住她說的每一句話，回來告訴我。」

「是！」

方振遠揮揮手，小高迅速地退出，消失在夜暗之中。

* * *

夜色四合，大明湖遊人已散，望月亭中一片幽寂，今夜無月，小高就坐在望月亭中。

他暗中提氣，耳聽四方。

小高無法分辨蛇娘子對他說的話是眞是假，但他心中明白，這個艷麗的玩蛇高手是一定會來的。

方振遠、蛇娘子各存私慾，雙方正展開鬥智、鬥力的競賽。

小高卻成了雙方鬥智競賽中的一點。

他相信方振遠必已有嚴密的安排，暗中派有埋伏，監視之人，心中雖有着悄然拆閱一看信中的衝動，但卻極力地忍耐下去。

一陣微風吹動，飄入了望月亭中。

那是極高的輕功所帶起的衣袂飄動之聲，小高明明聽到了，但依然端坐不動。

他只是鏢行中的一個趟子手，武功很低微，必須要符合一個趟子手的身份。

以小高武功上的修爲，已然感覺到來人已到了他的身後，就在不遠之處，伸手之間，就可以擊中他的要害，取他性命。（未完・五）

上文提要：江青嵐被柳瑤姬用春葯迷得發狂，却把救他的聶小紅姦汚，而柳瑤姬被師伯吳贊廷打擾，白玫又與吳打鬥，最後被冰魄夫人打走，救了蘭兒，命珠兒帶口信給江，趕去向柳清河借雄黃珠，然後再到熊耳山和夫人會面。江青嵐帶同白、聶二女到了劍門山，只見一紫衣女子正在練九宮劍法，她和柳瑤姬身段一樣……

八劍揚威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可飛・圖

誤闖九宮八卦陣　借得解毒雄黃珠



江青嵐微微搖頭，目光一霎不霎的注視場中！紫衣女子堪堪閃出，聶小紅又是一聲嬌叱，銀星暴射，一點劍尖已當胸射出！這一劍，除了奇快絕倫之外，驟看似乎平淡無奇，其實一劍出手，暗藏變化，不管對方用劍封架，或者閃身躲閃，都難逃出手去。

目前的江青嵐，經驗多了，自然瞧得出來，正在尋求破解之法。只見紫衣女子等待劍尖近身，嬌軀輕輕一轉，忽然不見。不！她一下就閃到聶小紅身後，玉腕輕搖，也已刺出一劍。

聶小紅一劍刺空，也自警覺，挪腰擰身，往後急轉，雙劍齊舉，又互相搶攻起來。紫衣女在劍法上，根本不是聶小紅的對手，但她那種身法卻異常玄妙。

任你聶小紅劍風如輪，冷芒飛繞，她只是香肩輕晃，柳腰款擺，始終無法碰上她半點衣角。

江青嵐瞧了半天，漸漸發覺那柳瑤姬舉動之間，似乎和前天判若兩人。前天她放浪形骸，風騷入骨，今天卻處處顯出矜持，而且還有一種嬌怯怯的感覺！

本來咯！普天之下，男人看女人，才能瞧到對方的細微動作。

江青嵐有了這一發現，更加注意起場中的紫衣女子來！他越看越覺得她果眞比柳瑤姬纖小，也沒有柳瑤姬那麼豐滿，她難道……

場中兩人愈打愈是激烈，聶小紅也愈打愈氣，紅裳飄忽，凌厲無匹的劍光，奇招迭出，兩丈方圓，寒風凜烈，劍氣漫天！紫衣女子卻游走封拆，只守不攻，處處避讓着聶小紅攻勢。

「九宮八卦！她使的竟是九宮八卦身法，難怪有如此奇奧！」

江青嵐敢情領悟出紫衣女子的身法，是以突然叫出聲來。白玫聽得似懂非懂，歪着頭，吹氣如蘭的問道：「嵐哥哥，甚麼叫做九宮八卦？」

「妖婦，妳再接姑娘一掌！」

聶小紅連展絕招，仍然無法取勝，氣得粉臉通紅。驀地嬌叱聲中，掌隨劍出，使出她看家本領「玄靈掌」來！玉掌輕揮，狂飆電旋，只聽轟然一聲巨響，砂飛石捲，塵土漫天。

紫衣女立身之處，立被掀起一層地皮，但紫衣女一個人影却登時不見。

「不好！那妖婦逃啦！」

白影急閃，白玫一條身子比射箭還快，一下擋在樹林前面，銀虹漾起。

「嗆！」紫衣女一柄長劍，立被截斷，她春花似的臉上，色若死灰，雙脚一頓，恨恨的道：「妳們都欺負我！」

她似乎盈盈欲涕，驀地一滑身，飛鳥投林般往林中閃入。

「白姐姐，別放過她！」

聶小紅紅影投射，隨着叫聲，颼的往林中追去。

「嗯！」白玫也衣帶飄風，奇快抄出。這一下，三人裡全都快速無比，江青嵐要想喊阻，都來不及。這片樹林，雖然並不茂密，但一直連接山上。

紫衣女子一閃入林，就宛如到了老家，她那種奇妙身法，飄閃無定，這一有了林木掩護，白玫和聶小紅兩人再也休想追得上她。兩人搜索了一陣，依然不見她的踪跡。

聶小紅恨聲說道：「這妖婦再遇上了，看我讓她逃出手去才怪。」

白玫接口道：「方才我就是瞧她要逃了，才擋着她去路，那知還是給她跑了，嵐哥哥說，她使的是甚麼九宮八卦身法呢啊！」

兩人回出樹林，只見江青嵐正在林外等候着她們。

聶小紅雙腮一鼓，憤憤的道：「白妹妹，妳瞧，人家追了半天，他却好整以暇的站在那裡，一動不動。」

白玫道：「是啊！嵐哥哥，你怎不幫我們把那妖婦截住？」

江青嵐忙道：「玫妹，聶姑娘，妳們可曾瞧出她並不是錦瑟妖婦呀，我方才正想叫妳們停手，先問問清楚，只是已經遲了一步。」

聶小紅見他不但不幫自己，這時卻反而說她不是錦瑟仙子，心頭一股酸溜溜的味道直湧上來。心想：好啊！原來你和妖婦有過肌膚之親，還沒忘情呢！難怪處處迴護着她，當下瑤鼻一掀，冷哼道：「那妖婦就是燒了灰，我也認得出來，那會看錯，你是……」

她突然想起自己闖入妖婦房中的那一幕來，他……她粉臉驟紅，那還說得出口。

江青嵐自然聽得出她言中之意，不由臉上一熱，也說不出話來。

白玫可一直不知道嵐哥哥還有那一場風流奇遇，是以瞧着兩人都沉默下來，連忙說道：「妖婦逃跑了，我們還是找柳池溝去。」

江青嵐點頭道：「玫妹說得不錯，我們……」

他話才說到一半，只聽十數丈外，傳來聲音：「有膽量，妳們就跟我來！」

白玫啊道：「原來她還躲在那裡呢！」

「妖婦！」

聶小紅酸氣上沖，那還按捺得住？一聲嬌叱，人隨聲起，刷的往柳瑤姬發聲之處，急撲過去。

白玫可也並沒落後，聶小紅才一縱起，她也相繼掠去。

一紅一白兩條人影去勢如電，眨眼工夫，已追出十數丈外。這回江青嵐也只好跟着她們施展輕功，往前追去，否則這兩個任性的小姑娘眞會懷疑自己。

松林盡處，是一條狹窄山徑，通向一處山谷，聶姑娘是氣瘋了心，那還來得及看甚麼地形？一口氣往前急追。

白玫江青嵐也和她一樣，並沒細瞧，三條人影，不！只是三縷紅、白、青的直線，像浮矢掠空，激射而去。他前面，也有一條嬌小人影，發足狂奔。

何消片刻，後面的人越追越近了。他們全都進入了一個葫蘆形的谷口，谷口逼仄，谷內似乎較爲寬敞，懸崖掛翼，四壁如削，中間一片盆地，却是亂石成堆。

「妖婦，妳還往那裡逃？」

聶小紅眼看和柳瑤姬只剩下五六丈距離了，心中一喜，陡地一聲清叱，脚下用勁，劍先人後，化作一道寒森森的銀虹，搶先投去。

刷！刷！她身後，一青一白兩條人影，也相繼射到。就在聶姑娘身子堪堪落地，忽然眼前一暗，景物全非，明明慌張奪路的妖婦，倏忽不見。

自己好像站在霏霏濛濛的雲霧之中，視線模糊，瞧不清方向。這是怎麼一回事？聶姑娘心中暗叫一聲不好！正待躍身後退！

「啊！嵐哥哥，嵐哥哥，你人呢？咦！聶姐姐！」

白玫敢情心慌意亂，在身後急得尖叫起來。

「玫妹，妳在那裡？快別動！」

這是江青嵐的聲音，聶小紅辨認方向，他們離自己只在五丈左右，但一點也瞧不清楚。

「白姐姐，我來啦！」

算準角度，驀地朝白玫發聲之處躍去！她滿以爲這一躍，決錯不了，一定落在白玫身邊。

那知雙脚落地，突然覺得地上高低不平，不知被甚麼東西絆了一下，一個身子差點傾跌下去，心中一驚，連忙收住身子。

只聽白玫的聲音却已在十丈開外，叫道：「聶姐姐，妳怎麼不過來呢？」

奇怪！自己難道縱錯了方向？聶姑娘心中一怒，陡的玉掌翻飛，「呼」「呼」劈出兩掌！北海「玄靈掌」，天下無敵，小姑娘功力雖淺，少說也有三四成火候，這時含憤出手，威力自也不同尋常！

但說也奇怪，兩股強猛無倫的狂飆，隨掌拍出，好像捲入虛無縹緲之間，空蕩蕩地一點反應也沒有。耳中却聽到江青嵐的聲音在遠處叫道：「玫妹，聶姑娘，妳們不可亂動！這大概就是九宮八卦陣了

，我們入陣未深，趕快後退！」

接着又聽白玫怨道：「方才人家問你，甚麼叫做九宮八卦，你還不肯說呢，現在就吃了虧。」

說話之中，兩人似乎已同時躍起。聶小紅毫不怠慢，她估量方才自己已往右後方躍退了五丈光景，如果再往左方躍上四五丈，大概就可退到谷口，心念一動，人也跟着後掠。

沒用！那一點用處也沒有，儘管妳往後躍退，別想退出谷去，昏沉沉的天色，一望無垠，使人如墜夢境。

「噫！」

江青嵐、白玫，同時響起驚噫之聲，敢情他們也和自己一樣，三個人全落了單。

但那女子的聲音，却繼着江青嵐在不遠之處冷笑：「自作聰明，九宮八卦陣，哼！你們想闖得出去？姑娘可要走啦。」

嬌滴滴的語聲之中，帶着幾分兒得意！

在聶小紅聽來，更覺刺耳，連聲音都有着勾人的魅力！口中叱道：「妖婦，虧妳姑娘姑娘的，眞不識羞！」

她運足內力，驀地揮掌往發聲之處劈去。

「哼！臭丫頭，妳們都不是好人，要不是爹不准我在陣中傷人，姑娘早就刺妳個窟窿。」

恨恨的語聲，逐漸遠去。

「妖婦，妳仗着區區障眼法兒，算得甚麼，敢不敢再和姑娘鬥上三百招？」

聶小紅叱喝了一陣，根本就沒人答腔，敢情眞個兒走啦！白玫幾曾見過這種陣仗，尤其四外昏黑如晦，陰氣森森，嵐哥哥和聶姐姐，聽得到聲音，看不見人形，這該多麼可怕。

她這一害怕，幻象立時隨意而生，只覺沉沉霧氣之中，鬼影幢幢，時隱時現。她又急又怕，差點可眞要哭出聲來了，尖着嗓子大聲叫道：「嵐哥哥，聶姐姐，你們快來啊，這裡有鬼！」

江青嵐連忙安慰道：「玫妹，妳先定一定神，別怕！這是幻象！」

白玫還是驚恐的道：「不！眞有鬼！啊！嵐哥哥，我……我害怕呢，你快來呀！」

江青嵐正在思索着那女子方才用劍劃着的圖案，也就是從九宮八卦變化而來的那些線條，和那些圓圈。給白玫這麼一叫，就分了心，本來堪堪弄出一點頭緒，立即又紊亂起來，不由心中一急，漫不經心的道：「玫妹，碰上鬼，不會拿劍砍他？」

白玫咭的笑道：「不是你說，我眞給忘了呢！」

「嗆！」銀虹出鞘，寒光吞吐，白玫只覺眼睛一亮，頭腦也清醒了許多。

雖然四外還是昏沉沉的瞧不清東西，但身前五尺光景，已可一覽無遺。那是一堆堆的石塊，散亂無序，自己就站在這些石堆中間。不由高興得跳了起來，又大聲叫道：「嵐哥哥，我瞧清楚了，我們全在石塊中間呢，你快抽出劍來，我有辦法了！」

其實江青嵐目能夜視，雖在昏黑中間，也可隱約辨認到三尺來遠。身在石堆之中，他是早已知道了，正因爲這石堆堆砌得錯綜迷離，要是不懂得其中奧妙，亂摸亂闖，那能找得到門戶？

那女子劃過的線條和圓圈，自己雖然想起了一些，但只憑記憶所得，也殘缺不全，何況其中還有着許多變化，單憑只懂九宮八卦皮毛的自己，那能領悟得出來。

白玫可不知嵐哥哥正在想着九宮八卦，她叫了一聲，不見他回答，不由又大聲叫道：「嵐哥哥，嵐哥哥，你快抽出劍來呀，我有辦法了呢！」

江青嵐拗不過她，只好把長劍掣出，他這柄七星劍，乃是古來神兵，劍一出匣，青濛濛的光華立時暴漲，一丈週圍，纖微可辨！

這時白玫又急急的問道：「嵐哥哥，你劍抽出來了沒有啊？」

江青嵐不知她葫蘆裡賣的甚麼藥，一面應道：「我抽出來了。」

白玫又叫着說道：「嵐哥哥，你要舞動長劍，我才找得到你呀！好，現在開始，我就跳起來啦！」

她聲音出口，嬌軀搖動，一條人影，不！不是人影，是一道白光，嘶的扶搖直下，拔起八九丈高。

江青嵐仰頭一瞧，白虹如電，冲霄而起，心中恍然大悟，暗讚白玫妹子果然聰明，她明知這一堆堆的石塊，大有蹊蹺，才想出這個辦法！心念閃電般掠過腦際，也立即右腕一振，七星劍一招「迎雲捧日」當頭揮出，一大團青光，驀地往上湧起。

耳中聽到白玫歡呼之聲：「嵐哥哥，我瞧到你了，快收劍！」

白虹如天河倒掛，直瀉而下！江青嵐急忙收招，劍光斂處，疾風颯然拂面，白玫已滿臉驚喜，嚶嚀一聲，向自己懷中撲到。

「玫妹，我也瞧到妳了！」聶小紅也同時在七八丈外，驚喜地嬌呼起來。

白玫像小白兔似的偎在嵐哥哥懷中，一面仰頭道：「嵐哥哥，我們找聶姐姐去，好嗎？」

江青嵐道：「這陣中變化玄妙，如何找得到她？」

白玫扭了扭嬌軀，低笑道：「我有辦法呢！」

接着大聲叫道：「聶姐姐，等會妳聽我叫一二三，就往上躍起，越高越好。」

聶小紅應了一聲。

白玫又回頭向江青嵐道：「我縱上去了，你就和方才一樣，舞動寶劍。」

江青嵐已知她心意，就笑着點頭。白玫這時又覺得在這昏暗如晦的陣中，眞比捉迷藏還要好玩，心中一高興，喜孜孜的叫道：「聶姐姐，嵐哥哥，你們都準備了，一、二、三！」

銀虹掣電，白玫又騰空飛起，她仗着「龍飛九天」身法，一下飛起五丈來高，在空中略一停頓，便大聲叫道：「聶姐姐妳人呢？」

聶小紅還是第一次看到白玫的身法，見她不但能在半空中停頓，居然還能開口，因爲一個人，如果內功精純，在提氣上躍之時，要在空中稍作停頓，也並不太難，可是這停頓全憑提着的一口眞氣，只要你一開口，眞氣一洩，勢非直線下墮不可。

像白玫這樣能夠在半空中開口說話，眞是聞所未聞，自己生長北海，一直以爲師門武功，天下無雙，如今看來，當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她那裡知道白玫使的「龍飛九天」，不但在空中可以「三停九屈」，練到爐火純青，還能御氣飛行呢。

閒言表過，却說聶小紅聽到白玫叫聲，連忙也高聲答道：「白姐姐，我來了！」

話聲一落，猛吸一口眞氣，香肩輕晃，一條紅影，破空躍起，颼地對準白玫身邊竄去！身形才一躍起，只聽白玫一聲歡呼，自己左臂已被人抓住，接着身子一沉，風聲颯颯，斜刺裡往脚下一團青濛濛發光之處，飄落下去！

雙脚落地，只見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江青嵐和白玫，還有誰來？心中一喜，猛地跳了起來，搖撼着白玫手臂笑道：「啊！玫妹，妳輕功棒極啦！」

白玫姑娘，聽到聶小紅當着嵐哥哥稱讚她，心中更是高興，尤其這是自己想出來的法兒，才使三個人會合在一起。她梨渦展露，粉臉微紅，輕輕推了聶小紅一把，嬌嗔道：「我不來啦，妳在笑我！」

可是當她回過頭來，嵐哥哥却只是楞楞地瞧着石堆發呆。不！他脚尖兒在地上橫七豎八的劃個不停，似乎在想着甚麼心事，一點沒理會自己。

小姑娘心頭微微感到失望，人家好不容易想出法兒來，讓三人聚在一起，他却連一句讚美話兒都沒有。她故意扭動了一下嬌軀，大聲叫道：「嵐哥哥，你在想甚麼呀？」

江青嵐雖聽到白玫說話，却頭也沒抬，只唔了一聲，問道：「妳們還記得不？那紫衣女子在地上劃九宮圖的時候，曾念着幾句口訣，『九宮之義，法以靈龜，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下面是甚麼？」

白玫見他瞧也不瞧自己，心中更是不樂，小嘴一噘，悻悻的道：「那種鬼玩意誰知道？」

聶小紅瞧着江青嵐的舉動，驀然想起，自己師門不是也有一種以五行生尅制敵的陣法？

不錯！他方才說過這叫九宮八卦陣，本來嘛，這種陣法，逃不出陰陽五行，九宮八卦的根基。自己三人中了妖婦詭計，引入埋伏，如果你不懂這陣的走法，那麼困在裡面，非活活餓死不可。

唔！嵐哥哥既然叫得出陣的名稱，一定也會想出破解之法。她瞧他全神貫注，脚尖不停地劃着橫直符號，口中反覆低誦：「二四爲肩，六八爲足」那兩句話，一時却怕打斷他的思路，這才輕輕拉了白玫一把，正待開口。

只聽江青嵐口中念道：「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左、左、左……」

他突然想出一個「左」字，可是「左」字下面，却左不出來。

白玫原在賭氣，但瞧着嵐哥哥這般苦思，左左的左不出來，心中又不忍起來，低聲誦道：「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

江青嵐驀地跳起身子，一把握住白玫玉臂，喜道：「玫妹，原來妳記得！不錯！左三右七，五居中央！走！我們快試試看！」

白玫見自己背將出來，嵐哥哥果然高興了，心中一樂！甚麼？她一雙盈盈秋水，又帶上了笑意，也閃過一絲驚奇！「嵐哥哥，你……」

江青嵐沒待她說完接着笑道：「我們試試，是否能夠走出陣去？」

這會白玫聽清楚了，眼睛睜得大大的道：「嵐哥哥，你知道走法？啊！原來你就是在想着如何走出陣去，那爲甚麼不早說呢？」

江青嵐笑了一笑，立即帶着兩人，向散亂無序的石堆中走去。

三人奇快地左右起落，奔了一陣，江青嵐本來算得好好的，隨着亂石形勢，左轉右轉。

那知這回雖然不似先前那樣阻礙橫生，但一堆堆的亂石，門戶重重，却好像永無止境，老是走不完似的。漸漸他心中覺得迷惑，敢情自己只想對了一半，不然，怎會走不通，走不出呢？他脚下越來越慢，人也微感困倦，身後兩人也跟着緩慢下來。

不！迷迷忽忽的，只是還跟在嵐哥哥身後而已。

正當此時，忽然谷外響起一個蒼老聲音，埋怨着道：「瓊兒，妳眞糊塗，連人家姓名來歷都沒問問清楚，便把他們引來，萬一……」

「爹！你老人家就只知編排女兒，他們欺侮我，準是壞人！」

江青嵐內功精深，聲音入耳，驀地一怔，那不是紫衣女子是誰？原來這陣工夫，她引着她父親來了！

心中想着，這就靜心聆聽，果然那蒼老聲音又道：「咳！妳眞任性慣了，要是爲父老眼不花，方才那道冲天而起的劍光，準是崑崙派的『龍飛九天』身法！當年要不是碰上老神仙，爲父那有命在？妳……妳……咳！妳要是得罪了老神仙門下，爲父那有臉見人？」

聲音越走越近，漸漸可以聽到步履之聲！

江青嵐心下大奇，方才冲天而起的那道劍光，那不是玫妹嗎？甚麼！「龍飛九天」，竟然也是崑崙身法？他不由想起千里孤行客傳自己的八招劍法，當時，自己只覺得和「乾坤一劍」極相近似，如果「龍飛九天」是崑崙身法，八招劍法也就是崑崙劍法無疑。那麼千里孤行客準是崑崙一派，否則也定和崑崙有着極深淵源之人。

心中想着，忽然眼前一亮，白玫、聶小紅也同時驚喜的啊了一聲！只見一堆堆的亂石，重重排列，自己三人原來就在陣門邊上，竟然不得其門而出。

啊！自己前面，還站着一個兩鬢飛霜，面貌清癯的老頭子，身穿藍布衫袴，足踏布鞋，面含微笑，當門而立。他不待江青嵐開口，打量了三人一眼，立即拱手說道：「老朽柳清河，小女瑤瓊，少不更事，適才冒犯之處，還請少俠和兩位姑娘，多多海涵。」

柳清河！江青嵐聽得驀然一怔。柳清河不就是自己要找的劍山居士嗎？這倒眞合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心念一轉，慌忙還禮道：「原來老丈就是劍山居士，小生久仰大名，眞是幸會！」

柳清河也聽得微微一楞，目中閃過一絲奇亮如電的光芒，道：「老朽隱居此地數十年，從未和江湖朋友來往，老朽賤號，少俠從何處聽來？」

他說到這裡，忽然好似想起一件甚麼事來，哦了一聲，失笑道：「少俠貴姓大名？尚未請教，適才老朽在來路上，遙見陣中劍氣直上牛斗，使的是『龍飛九天』身法，敢情少俠還是崑崙高弟？」

江青嵐道：「老丈過獎，小生江青嵐，崆峒門下，老丈所見的『龍飛九天』，實是小生妹子所使。」

說着就替白玫、聶小紅兩人引見。

柳清河忽然面露喜色，呵呵笑道：「空空老人，老朽久所欽佩，崑崙老神仙，更是老朽恩人，今日之會，老朽實感榮幸！」

說到這裡，忽然回頭笑喝着道：「瓊兒，妳還不過來，向江少俠三位賠禮？」

紫衣女子柳瑤瓊站在她父親身後，早已聽清兩人對話，姑娘家平日裡嬌縱慣了，這時一聽父親要自己前去賠禮，心中老大不願。她們欺負了自己，還要向人家賠禮，這份委曲，可受大了，一張粉臉登時脹得通紅。

可是又不敢違拗老父吩咐，只好噘着小嘴，一聲不響的向三人福了一福。

江青嵐連忙攔道：「老丈不可如此，適才之事，原是一場誤會，小生兩個妹子，原有不是之處，那好責怪令嬡？」

柳瑤瓊鳳目微抬，盈盈秋水瞥了他一眼，心想：是啊！本來就是你兩個妹子不對咯！

柳清河道：「小女自幼喪母，與老朽相依爲命，平日疏於管教，放肆慣了，三位不要見笑。」

一面望了望天色，又道：「此地離蝸居不遠，江少俠和兩位姑娘，不嫌簡慢，請到蝸居奉茶。」

江青嵐因自己一行原是找他而來，就是他不邀請，自己也要登門求見，這個機會那肯放過，當下忙道：「老丈厚愛，小生恭敬不如從命。」

柳清河聽得更爲高興，就在前面帶路，一行人步出石陣，沿着山徑走去。不多一會，轉過一重山頭，只見清溪潺潺，一條黃泥小徑，沿溪而行，前面茂竹翳翳，露出幾楹茅屋。柳清河引着大家，魚貫入室，柳瑤瓊已翩然入內。江青嵐略一打量，只見這間客室，陳設簡單，除了桌椅之外，別無他物，但打掃得一塵不染，另有一種山居隱逸的純樸之風。

大家落座之後，柳瑤瓊又婷婷嬝嬝的端出茶來！白玫和聶小紅兩人，姑娘家稚氣未脫，這會工夫，也瞧出面前的柳瑤瓊，和錦瑟仙子柳瑤姬，面貌雖有幾分相似，但舉止行動截然不同，方才那場誤會，顯然是自己兩人太以魯莽。

白玫紅着臉笑了一笑，還不好意思開口。聶小紅雖然初來中原，終究在江湖上多跑了幾天，早已站起身來，低聲笑道：「柳姐姐，多謝妳咯！方才都是我不好，妳別介意。」

白玫跟着道：「對了！柳姐姐，妳那身法眞神妙呢！嵐哥哥說那是九宮八卦身法，姐姐妳說對不？」

柳瑤瓊經兩人這末一說，心中蹩着的那股氣兒也立時消失，粉臉一陣紅暈，嬌羞的瞟了江青嵐一眼，低低的道：「兩位姐姐本領才大呢，小妹……嗯！江少俠說得不錯，小妹那種身法，就是爹從九宮八卦陣中變化來的，那九宮的每一宮，都可化爲一個八卦，八九七十二，這數字，從一到七十二，環繞九宮成圈，每圈有八個變化，交界之處，又有四個圈，一共得一十三圈，數字相加，均爲二百九十二。」

她滔滔而言，好像是回答着白玫，其實却對着江青嵐而說。

江青嵐當時瞧她在地上劃着九宮八卦，心中已有幾分領悟，後來身困陣中，却又記不全了。這時經她這一解釋，不由恍然大悟，接着笑道：「姑娘高論，使小生茅塞頓開，原來九宮八卦竟有如此神妙變化，難怪小生困在陣內，一時無法領會。」

柳清河笑着叱道：「瓊兒，妳才學得一點皮毛，就在人前炫奇，不怕江少俠笑話？」

柳瑤瓊臉上又是一紅，嬌急的道：「爹！我不來啦！人家白姐姐在問我呢，你就會笑我。」

「傻丫頭，時間不早了，江少俠和兩位姑娘，遠道而來，山居雖無兼味，也得去張羅張羅才對。」

柳瑤瓊扭頭道：「女兒早已升火好啦！虎脯鹿腿，都是現成的東西，爹！你來了客人，有人跟你聊天兒，就要攆女兒出去？」邊說邊往裡面走去。

柳清河望着女兒背影，笑了一笑，立即回過頭來，向江青嵐道：「江少俠三位遠蒞劍門，不知有何貴幹？」

江青嵐也毫不隱瞞，把自己和燕山雙傑結怨，碧目蟾蜍尋仇，崑崙女弟子紅線姑娘誤以爲自己已被唐天生擄來，追踪入川，自己又恐雙方再生誤會，才一路尋來，不料在牛肝馬肺峽，被唐天生派人截擊！

後來在巫峽朝雲峯，遇上冰魄夫人侍婢，得知自己另一義妹符蘭兒身中五毒掌，非「雄黃珠」不能解毒，因而冒昧前來，擬借「雄黃珠」療毒，前山巧遇令嬡，自己兩位妹子還當是錦瑟仙子柳瑤姬，發生誤會，原原本本說了一遍。

劍山居士柳清河聽得不時的皺眉點頭，臉色也瞬息變化，直等江青嵐把話說完，不由歎了口氣道：「江少俠和兩位姑娘全非外人，老朽也毋須隱瞞，飛天蜈蚣吳贊廷和碧目蟾蜍唐天生，實是老朽同門師兄。」

江青嵐聞言驚道：「原來老丈也是唐門中人？」

柳清河微微點頭道：「老朽正是唐門弟子，不過西川唐門，以用毒名聞天下，已兩百餘年，當日始祖傳下一部『毒經』，並立下兩句遺訓，那是『統率百毒，以解民厄』，掌門一職，累世必須唐姓子弟擔任，唐門四寶，也全歸掌門人保管。」

「唐門四寶！」白玫姑娘忍不住插口道：「老伯伯，甚麼叫做唐門四寶呀？」

柳清河道：「唐門四寶那是經、袍、珠、玕，經是『毒經』，袍是毒袍，珠就是雄黃珠，玕是琅玕杖。」

白玫失望的道：「老伯伯，你這麼說來，『雄黃珠』是在唐天生手裡了？」

她一心惦記着蘭兒身中「五毒神掌」，非「雄黃珠」莫救，不由的「唉」了一聲，攢着翠眉道：「嵐哥哥，蘭兒姐姐等着雄黃珠解救呢，這可怎麼辦？」

柳清河笑道：「姑娘別急，老朽話還沒說完呢！」

白玫嗯道：「老伯伯，你有辦法借得到？」

柳清河道：「後來傳到先師祖手中，他老人家認爲把四件寶物，集中在一人手上，萬一所傳非人，爲害武林，就無人能制，於是訂下一條門規，除『毒經』和琅玕杖，必須由掌門人執掌外，餘下毒袍和『雄黃珠』，就由老朽掌管及今。」

「啊！」白玫聽得鬆了口氣，但接着又道：「老伯伯，毒袍和琅玕杖，又是甚麼呀？」

柳清河微一沉吟，說道：「這原是本門秘密，但姑娘崑崙老神仙門下，老朽說將出來，也是無妨。」

白玫幽幽的道：「老伯伯，我覺得好玩罷了，你不能說的，就不要說好啦！」

柳清河笑道：「姑娘襟懷磊落，俠義中人，既承下問，老朽知道的，焉有不說之理？」

「那件毒袍，原是天蠶絲織成，入水不濡，入火不焚，寶刀寶刃，無法砍損，而且中蘊奇毒，必須練有『五毒神功』，始能穿着，一旦對敵，只要對方兵刃稍一沾上，毒氣即能沿着鐵器侵入人身，無藥可救。」

「如果穿着的話，內功精深，還能使用眞氣，鼓動毒袍，以毒氣傷人，只是太以歹毒，平日懸爲禁例，不是深仇大敵，嚴禁使用，是以江湖上無人知道，而且即使使用，那麼敵人也早已送了性命，不怕再有人洩露出去。」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震，暗想原來西川唐門，還有如此歹毒之物？

聶小紅生長北海，師傅武功通玄，平日裡講過不少武林典故，也從沒聽說過這麼厲害的東西，不由開口問道：「老伯伯，唐門四寶的毒袍已有如此厲害，那麼琅玕杖是掌門人執掌的，想來更是厲害了？」

柳清河道：「姑娘猜得不錯，要知琅玕原是沙棠一類的古木，通體碧綠，色如翡翠，普通刀劍，砍不動它分毫，因為這琅玕杖乃是祖師當年的隨身兵器。玕上淬的是一種昏迷毒劑，深入紋理，無論人畜，只要在它對面立上一會，立即神智痲痹，失去抵抗，祖師當年親入深山大澤，採擷草藥，全仗此杖。」

江青嵐驀地想起自己在長恨谷中，就是被唐天生在不知不覺之中迷了過去，原來是他手上那根竹竿作怪。

白玫問道：「老伯伯，你說毒袍和琅玕杖，有這麼厲害，難道天下就沒有東西可解？」

柳清河笑道：「祖師當年搜求天下毒物，原是為了『以解民厄』，毒袍和琅玕杖，不過是親入深山大澤的護身之物罷了，焉有無可化解之物？」

白玫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道：「那又是甚麼啊？」

柳清河微笑着徐徐的道：「雄黃珠！」

「雄黃珠？」白玫驚奇的啊出聲來，重複問道：「就是雄黃珠！原來它這末多好處？」

柳清河點頭道：「雄黃珠善解天下奇毒，算起來才是唐門眞正的至寶！」

說到這裡，他雙目視地，沉吟了一下，忽然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精緻小玉盒，雙手微顫，遞到江青嵐手上，鄭重的道：「江少俠既有所需，暫請收下，待用過之後，再歸還老朽好了。」

江青嵐不知玉盒之內所貯何物，連忙起身問道：「老丈，這……」

柳清河不待他說完，微微一笑，道：「雄黃珠！」

「雄黃珠？」

這回江青嵐也被驚詫得不知所云。劍山居士柳清河，系出唐門，自己和唐門結下深怨，他居然還肯把尅制毒物的師門重寶相借？

只聽柳清河長喟一聲，道：「江少俠崆峒高弟，令妹更是崑崙老神仙門下，只此兩點，老朽又豈敢吝惜暫借，何況令義妹蘭兒姑娘，又是身中大師兄『五毒掌』，非此不可，即是陌路之人，老朽也得謹遵祖師遺訓，為天下蒼生解毒，不過……」

白玫插嘴道：「老伯伯，你眞好！」

江青嵐接過玉盒，道：「老丈有何吩咐，只管明白見示。」

柳清河感慨的道：「自從二師兄接掌本門，數十年來，不惜違背祖訓，竟然以練製毒藥，居奇出售，大師兄不但不予勸戒，反而助紂為虐，把一個善解天下百毒的唐門，弄成流毒天下，老朽幾次規勸，幾乎兄弟反目，這才隱居此山，杜門不出。」

不想大師兄和二師兄，倒行逆施，得罪江少俠和崑崙老神仙門下，而且還牽上了雪山冰魄夫人，毒宮雖然厲害，但以江少俠和兩位姑娘的身手，英華內斂，身懷絕學，此去自可應付裕如。不過還望瞧在老朽臉上，能不破臉，自是更好，萬一他們仗着毒物為難三位，有此一粒『雄黃珠』，也足可破解了。」

說到這裡，微微一頓，似乎還有話說，但又礙難開口似的，瞥了三人一眼，才道：「老朽自拙荊逝世，只遺下兩個小女，大女兒自幼拜在老朽二師兄門下，三位如果遇上，還望手下留情！」

江青嵐忙道：「老丈好說，小生和唐門原無甚麼過節可言，而且此來目的，也是怕紅線姑娘和令師兄發生誤會，才行趕來，老丈吩咐，小生敢不遵命。」

白玫問道：「老伯伯，你大令嫒叫甚麼名字呀？」

柳清河皺了皺眉，道：「她乳名瑤姬。」

「柳瑤姬！」江青嵐聽得又是一楞，不錯！方才在前山自己三人，不是把柳瑤瓊誤作錦瑟仙子嗎？雖然兩人舉止有別，但至少面目極相近似，而且名字也只有一字之差，自己怎會料想不到，足見自己江湖經驗，還是不夠。

「啊！她是錦瑟仙子？」白玫、聶小紅也大感意外，同聲說着。

柳清河苦笑道：「大的小女三位已在巫山見過，她自先室在日，已拜在二師兄門下，平日耳染目濡，難免染上江湖習氣，行為不檢，老朽屢次告誡，反而因此極少回家，冒犯三位之處，還望瞧在老朽面上，多多海涵……」

「爹！菜都弄好啦，瞧你還在囉囉嗦嗦的說個沒完。」

柳瑤瓊圍着一條青布圍裙，俏生生的走將出來，她玉手上還托着一個木盤，盤中放了好幾盆熱騰騰的菜餚，邊說邊放到桌上。柳青河倏地站起身來，呵呵笑道：「山居簡陋，江少俠和兩位姑娘，將就點罷。」

江青嵐一看那桌上，雖然只有七八樣菜餚，但虎脯、鹿腿、竹筍、青菜，都色彩鮮美，香氣撲鼻，

這就不再客氣。

大家入座之後，柳清河舉杯道：「這是老朽山居無事，用前溪山泉，自製自釀，江少俠且品嚐一杯，試試如何？」

江青嵐淺嚐了嚐，只覺清冽芳香，兼而有之，不由連說好酒，再舉筷吃了幾味菜餚，更無一不甘香可口，鮮美異常，又連聲誇好！

旁坐着的柳瑤瓊被他說得粉臉微紅，羞喜各半。白玫、聶小紅也低聲誇讚着她，這一席飯，只吃得賓主盡歡。晚間，白玫、聶小紅和柳瑤瓊同榻，三個姑娘，不打不成相識，唧唧噥噥的說個沒完。

江青嵐却被招待到柳清河房中，對榻而眠，一宵無話。

翌日清晨，江青嵐因急於趕赴熊耳山去，便向柳清河告辭。

柳瑤瓊還和白玫、聶小紅依依惜別，父女兩人一直送到谷外。

* * *

却說江青嵐三人仗着輕功，渡澗翻山，橫越劍門，鹿頭山脈。第二天中午時分，便已趕到熊耳山下，大家縱目一瞧，這熊耳山峻峯拔天，岩石巉巉，山勢遼闊，除了蔓草荒徑，四外並無人烟，聞名江湖的毒宮，不知究竟在何處？

就是冰魄夫人命珠兒傳話，也只說在熊耳山等候，沒有確切地點，一時更無處找尋。白玫姑娘天性善良，心中惦念着蘭兒姐姐，因為她是自己第一個認識的閨伴，這時鳳目一掠，迫不及待的道：「嵐哥哥，冰魄夫人在那裡等咱們呀，蘭兒姐姐不知怎麼了呢？」

江青嵐對着偌大山區，心中也正感為難，但繼而一想，冰魄夫人既要珠兒傳信，決不會不來，自己一行，不如就在這入山處先等一等。

心念轉動，方想答話，驀聽聶小紅一聲嬌叱：「甚麼人？鬼鬼祟祟的躲在林中，還不給姑娘出來！」

喝聲未落，只見左側一帶樹林之中，果然閃出兩條人影，垂手肅立，躬身問道：「來的可是橫天一劍江少俠嗎？小人在此恭候多時。」

江青嵐心頭一喜，他還當是冰魄夫人差人前來，但舉目瞧去，四五丈外，站着的却是兩個黑衣大漢，此時雖然滿臉堆笑，仍掩不住生相暴戾，而且自己也並未見過，不由微微一怔，一面點頭道：「小生正是江青嵐，兩位奉何人之命前來？」

兩個黑衣大漢趕緊走上幾步，目光斜掠着白玫聶小紅兩人，臉露詭笑的道：「小的奉掌門人和吳老爺子之命，來此恭候三位俠駕，現有名帖在此，請江少俠過目。」

說着忙從懷中掏出一碧一金兩張名帖，恭恭敬敬雙手遞上。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懍，暗想他們口中的掌門人和吳老爺子，分明就是碧目蟾蜍唐天生和飛天蜈蚣吳贊廷了，自己三人，堪堪趕到熊耳山，他們竟然已派人在山口等候了！

「嵐哥哥，誰叫他們來的？是不是冰魄夫人？」

白玫瞧看他們手上的名帖，覺得十分奇怪，身子湊了過去，低聲問着。

江青嵐接過名帖，只見那張綠色名帖上，端端正正寫着：「唐天生沐手敬拜」七個金字。金色名帖上也寫着「吳贊廷頓首」字樣。不是他們，還有誰來？

「啊！是唐天生叫他們來的！」白姑娘瞧得越發驚奇。

江青嵐微微一笑，道：「小生正不知寶山路徑，有勞兩位帶路。」

說着隨手把名帖揣入懷中。兩個黑衣大漢相互對看了一眼，躬身道：「掌門人和吳老爺子已在毒宮恭候三位大駕，恕小的走前一步。」

聶小紅問道：「錦瑟賤婢，是不是也在毒宮？」

黑衣大漢冷冷的道：「小的只知奉命帶路，姑娘到了毒宮，自然知道。」

說着轉身就往山徑上走去。

聶小紅柳眉一豎，叱道：「你們敢頂撞姑娘？」

玉手一舉，方待往出言的那個大漢身後拍去。

江青嵐連忙攔道：「聶姑娘何必與他們生氣！」

兩個黑衣大漢，敢情是唐門弟子中挑出來輕功最佳之人，是以奔行甚速。這一瞬工夫，業已奔出去五六丈外。

江青嵐微微一哂，立即緊隨兩人身後，往前掠去，白玫和聶小紅自然也跟踪掠起。兩個黑衣大漢上路之後，在蔓草岩石之間，身形如風，愈走愈快，若非江青嵐等三人身懷絕世輕功，換了旁人，還眞叫他們丟落老遠呢。

這麼一來，大家各施輕功，如同競賽腳程一般，緊緊相隨，沿途所經就無法瞧得清楚。一陣下來，江青嵐心中不由暗暗納罕，自己從玄關打通之後，輕身功夫可說已臻上乘，江湖上能跟自己相比的也為數不多。

白玫妹子身擅「龍飛九天」身法，姑且不論，聶小紅對師門諱莫如深，輕身功夫比自己也只有一籌之差。

（未完・四）

上文提要：黃雲和辛老二帶領的八大劍客、黑色筒子殺手、烏鴉兵、龍虎戰士，監視着李靖夫婦和聞香，來至華山行宮的百層石級處，黃雲才表明自己無能爲力的苦衷，李靖衝破鍾木魁一關，和袁天罡會合，將李世民救出，黃雲得李靖授意藉口向虬髯客交代，便暗中放李靖等人一馬，流星火炮在高空响起，太原的援軍秦叔寶、尉遲恭已趕至……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長安繁華依舊　死士偷襲宮廷

李世民歎息一聲，道：「兄弟信人也，金蘭之情，豈敢攔阻，十日之後，我在太原設宴候駕。」

李靖拜伏於地，道：「主公保重，靖生是太原人，死爲太原鬼，此生再無他投之處。」

「有此誓言，世民安心矣！袁先生，看看差遣那員大將，隨同李靖入長安。」

「不敢有勞諸位將軍，長安之行，只宜暗中活動，順便瞭解一下長安城中實力，」李靖道：「主公久離太原，還請早日歸去，以安軍心。聞香知酒，亦能辨毒，如玉善聽，可聞十丈外微物動靜，請留身側，以保平安。」

李世民點點頭，道：「袁紫烟非同小可，兄弟多加小心。」翻身上馬，揚鞭而去。

聞香、如玉同時對李靖一禮，道：「拜辭師父！」翻身上馬，緊追李世民身後而行。

秦瓊、敬德、程知節各帶五百精騎，護從隨行。

袁天罡目睹征塵遠去，才點點頭，道：「藥師，攻其不備，見好就收，不宜和袁紫烟正面爲敵，一旦衝突，撤退不易時，請代老朽和李淳風和她訂下會晤之約，以定術法之尊。」

「多謝袁老，李靖告辭。」

張出塵對兩人的交談，似懂非懂，李靖也不解釋，拉着張出塵上馬疾行，轉奔長安。

原來，尉遲恭早已爲兩人選了兩匹長程健馬，留在原地。

* * *

長安的宮廷中繁華依舊，袁紫烟卻一襲青衣，獨坐在一座高台上，仰望着夜空的星象出神。

這是專門爲她搭建的一座高台，便於她觀察天象，取名爲「觀星台」，搭建在幽靜的花園中。

她對隋煬帝一味的肉慾追求，已開始厭倦，常常躲避開皇上的糾纏，也開始後悔投入長安宮廷中。

今夜月上柳梢頭，袁紫烟就躲在觀星台上，一直靜靜的坐着。夜風輕拂，微帶寒意，但也給了她一份寧靜和安詳，讓她感覺到接近了自然。

「紫烟姐，天象可有變化？」袁寶兒一身白衣，如同白衣天使般，輕巧的飛上觀星台。

這座高台，足足有五丈多高，是花園中最高的地方。

袁寶兒翩然飛來，有如一隻大白鶴，凌空而降。

「我沒有觀察星象，我心中好煩，好煩，」袁紫烟道：「過去，生活在青山古洞中，那裏人跡罕至，只有寂寞，卻無煩惱，現在，食了人間烟火，卻變得煩惱重重了！」

「這就是紅塵啊！名利糾纏，

情慾刺心，煩惱就緊隨而到了。」袁寶兒道：「國事大事，私人愛惡，那一樣不使人傷神呢？」

「我沒有私人愛惡，」袁紫烟道：「可不像妳寶兒妹妹，一直掛念着太原的情郎。」

「掛念又如何？還不是兩地相思情牽？」袁寶兒道：「太原一別，就從未晤面。」

「以妳之能，千里路途何足遙，往返不過一夜間。」袁紫烟道：「眞的難耐相思苦，爲甚麼不走趟太原看看他？」

「一是和姐姐曾有約定，不便擅自行動，免得姐姐疑心。」袁寶兒道：「寧忍相思苦，足不出宮門。」

「好甜的一張小嘴，」袁紫烟笑一笑，道：「我答應妳的事，一定做到，三放李世民絕不食言，說說眞正的原因吧！」

「失足成恨事，回首已百年，既然緣已盡，見面亦無言，徒增惆悵，不見也罷。」袁寶兒道：「只要姐姐不負我所托，小妹爲他盡此心意，也就死而無憾了。」

袁紫烟陡然警覺，雙目神光一閃，道：「寶兒，發生了甚麼事？」

「宇文成都晋謁皇上，報說長安城中，景象異常，」袁寶兒道：「恐有驚變！」

「皇上怎麼說？」袁紫烟急急說道：「可曾頒佈下應變的詔旨？」

「沒有！」袁寶兒道：「皇上反問宇文成都招募的勇士如何？皇宮內苑是否會受驚擾？」

「眞是個自私的皇上，」袁紫烟道：「只怕驚擾了他的後宮佳麗，却不肯化心思照顧長安城中的百姓。」

「也不盡然！」袁寶兒道：「宇文成都保証不會讓叛徒接近皇宮，也無法逃過國師手去，還是把姐姐拖進去了！」

「皇上怎麼說？」袁紫烟道：「他不修政事，一味的追求女色情慾，我眞的有點灰心了，不想再管他的事情。」

「紫烟姐，太低估皇上了，皇上是大智若愚啊！」袁寶兒道：「他頒佈了一道嚴厲的詔旨，要朝中百官，配合宇文成都在一年內訓練出十萬精銳新軍，兵營十處，分設在長安百里之內，他要親自到練兵的地方觀察，並任命宇文成都爲新軍大元帥，不過，宇文成都推薦姐姐。」

「胡鬧啊！」袁紫烟道：「我怎麼能爲統軍之帥。」

袁寶兒笑一笑，道：「這一點皇上和姐姐的看法相同，當場就代妳推辭了，宇文成都求見姐姐，也被皇上婉拒了。」

袁紫烟道：「這幾日我心煩惱得很，我已向皇上口辭了國師之位。」

「皇上很厲害，只要他肯用點心機，任何事，都會處置得恰到好處，」袁寶兒道：「他說姐姐心情不好，連他都不敢驚擾妳，何況別人，要宇文成都等候機會！」

「唉！皇上聰明多才，就是不肯幹正事，」袁紫烟道：「醇酒美女害了他，害他失去治理朝政的心機，也害他失去大隋朝的江山……他的性命……」

「紫烟姐姐，沒有救了嗎？以妳之能，難道也無力回天？」

「我在想，該不該逆天而行？」袁紫烟道：「皇上也知道，江山已難保，用盡我一切能力，也只是拖延一些時間，在這等兵荒馬亂中生活的萬民蒼生，是不是更爲辛苦呢？」

「紫烟姐姐的意思呢？」袁寶兒心頭跳動了一下，雙目盯注在袁紫烟的臉上。

抬頭望着天上的星象，袁紫烟長長歎息一聲，道：「寶兒，我們該怎麼辦呢？是眼看着江山淪失，還是一走了之？」

「妳不忍看皇上淪入敗亡！也不會一走了之。」袁寶兒苦笑一下，道：「妳表面冷酷，內心多情，妳明知天意難違，却又想人定勝天，紫烟姐姐，我很明白，妳如不盡力一試，內心會有一股不忿之氣，這股氣平不下來，不但妳很難安寧下來，也可能留下長期的禍害，與其如此，倒不如現在盡妳之能，爲皇上一盡心力吧！」

袁紫烟道：「妳眞的希望我保衛大隋江山，和李世民對決於戰陣之上？」

「我如勸妳放手，妳也不會聽從，如若口是心非，」袁寶兒道：「那就不如實話實說了！」

「說的也是，我已經考慮三天了，還是無法作出個決定，也許，我應該照妳說的去做，不讓自己有遺憾，也不要太過逞强，迫逼自己拚上性命……」袁紫烟仰望夜空的神情，突然一呆，接道：「寶妹妹，有事情嗎？」

「是！談到妳的煩惱，忘記來這裏的用意，紫烟姐，天象顯示了甚麼？」

「刀兵之劫，寶妹妹想考考我，不知道我猜對沒有？」

「天象的變化，有如此一個靈驗法？實在叫人害怕了！」袁寶兒道：「皇上要我轉告，宇文成都呈報了重要軍情，一股來勢奇速的兵馬，正向長安逼來！」

「皇上要我拒敵？」

「倒沒有傳此聖諭，」袁寶兒道：「皇上只要我通報姐姐一聲，長安駐紮的兵馬，已全歸宇文成都節

制，宇文將軍正在遣將調兵，安排拒敵之策。」

袁紫烟吁一口氣，道：「禁衛軍積弱已深，宇文將軍一時之間，也難有轉弱爲强的能力，調大軍出城會敵，恐非良策，這一戰恐將一敗塗地，宮衛勇士，雖然個個善戰，只是人數太少了，保衛皇宮，已不充裕，宇文將軍只怕不敢調集他們出城迎敵了。」

「宇文將軍沒有和小妹商量。」袁寶兒道：「但我看他調集兵力的安排，頗具自知之明，一面整頓禁衛軍，重新編組，强弱分開，分編成二十四營，似乎是以守衛長安爲主，使兵力深厚，相互接應，一面選擇部份宮衛好手，組成强大的阻擊力量，便於馳援各處。」

「好！這也是宇文將軍唯一能安排的部署了，」袁紫烟道：「也是最好的安排，寶兒，皇上交給妳的工作是……」

「保護宮中后、妃的安全，他不敢驚擾姐姐，却下了一道聖諭給我，我說皇上厲害，也是指此而言，不問我是否會武功、術法，也不徵求我是否同意，就把宮中禦政事務，全部交給了我。」袁寶兒苦笑一下，道：「這說明了一件事，他早已知道我身有術法的事，不是憑空猜想，而是早有所本了！」

「要蓮兒、巧兒幫助妳，她們用功勤奮，已可上陣對敵了。」

「紫烟姐難道眞的想置身事外，只怕是不太可能啊？」

「有妳寶兒妹妹出面，實在也用不着我插手了。」袁紫烟道：「來的不會是李世民吧？」

「他已被姐姐整怕了，那裏還敢輕舉妄動？」

「對！想不出對付我的辦法之前，不會輕舉妄動，李世民是統一天下的大才！忍耐的功夫也非常人能及，寶妹妹，忍字懷中一把刀啊！」袁紫烟道：「我實在不願和他爲敵。」

「那就和好吧？」袁寶兒笑道：「男懷大志，女懷奇才，你們能合作，那可是天下萬民之福了？」

「想的美呀！天下不如人意的事，十佔八九，」袁紫烟道：「近日中，我午夜夢廻，突然有所領悟，我們修習術法的人，終老深山，以術自娛，或可得保天年，出現在紅塵十丈中，已屬逾份，再以術法傷人，實已觸犯天條，如你和李世民，在世俗常人眼光中，或有重重困難、阻延，無法一圓鴛鴦夢，但在我們看來，這些阻力，何堪一擊，但你們心鎖重重，硬是無法開結，這大概就是天意了，冥冥中一股主宰力量，我們洞徹變化，却無法掌握，明知孽障誤人，却又自投其中，唉！眞是從何說起呀！」

「是的！小妹如能夠重新來過，絕不習練術法。」袁寶兒道：「術法傷人，却鎖閉自心，明知故犯的投身入陷阱之中，紫烟姐，苦啊！苦啊！妳想清淨幾日，思解破繭之策，小妹亦願望妳有成，借姐姐之力，以解小妹的苦難，只可惜，妳這一點心願，恐怕也難實現了！」

「是的，蕭后姐姐來了！」袁紫烟苦笑一下，舉步向前迎去。

四個宮娥，分執着四盞宮燈，引導着蕭皇后嫋嫋婷婷的走過來。

「紫烟妹妹！不得了啦！」蕭皇后人還在兩丈外，聲音已傳了過來，道：「天不過剛剛黑呀！還未到起更時刻，已經有刺客找上門啦！宮牆外面開了打，刀劍撞擊的聲音，都傳到皇宮內院來了！」

「是何方的叛軍，怎麼如此快速的殺近了皇宮，」袁紫烟道：「皇上可曾告訴了皇后姐姐？」

「不像大軍廝殺，可能只是一些刺客搗亂，不過，刺客才可怕呀！」蕭皇后道：「作刺客的個個武功高强，殺人手不會軟，一擊取命啊！」

「皇后放心，紫烟在此，絕不會讓他們驚嚇到皇后，走！回昭陽宮院去，請皇后頒下一道懿旨，請各宮妃子、夫人都到昭陽宮去避難，不願來的，也不勉强。至於鬟女宮娥請集中在瓊花院中。」

蕭皇后奇道：「集中到瓊花院去幹甚麼？」

「由寶貴妃保護她們，有此一番驚鬧，可能還會繼有驚擾。」袁紫烟道：「讓寶兒挑出一些適於練武，習術法的宮女，傳授一些術法武功，也可增强一些宮廷中自衛的力量。」

「紫烟妹妹，妳是說寶貴妃也是一位精通術法、武功的高人？」蕭皇后雙目盯注在袁寶兒的臉上，神色間，似是有些不太相信。

袁寶兒微微一笑，道：「皇后和紫烟姐商討宮中大事，妾妃去探視一下敵情，別讓他們驚擾到了皇后。」

長袖揮動，整個人就在長袖帶動下飛身而起，像一隻升起的大鳥般直上夜空。

四個執燈的宮娥高舉起宮燈，仰着脖子看，蕭皇后也看得全神貫注，看着袁寶兒高飛在夜空中不見了。

「紫烟妹妹，這不像武功啊？」蕭皇后道：「像是長了翅膀的人在飛。」

「是的！寶貴妃施展的不是武功，是術法。」袁紫烟道：「她的武功也很高明，眞刀眞槍的打起來，宇文成都將軍也未必能夠勝她！」

「這樣一個厲害人物，擺在皇宮內苑，擺在皇上和本后的身邊，

一旦有變，可是應變不及，皇上和本后就得任宰割了！」

「寶兒溫順，也很純良。」袁紫烟道：「她如有加害妳和皇上之心？只怕也不會等到今日了。」

「紫烟啊！聽說她是太原李世民的情侶，被送入長安宮廷之中，可是別有用心，」蕭皇后道：「太原留守侯李淵，早就有不二之心，豈可不防？」

「怎麼防呢？妾婢和宇文成都北上征伐，袁寶兒留在宮廷，那時，她若要下手，皇宮內外，誰是她的敵手？」袁紫烟道：「但她沒有動啊！」

「這倒也是，她如存心加害皇上和本后，下手的機會甚多，但她為甚麼不下手呢？」蕭皇后滿臉懷疑的望着袁紫烟。希望能得到一個解答。

「寶兒是李世民的情侶。」袁紫烟道：「但她却把清清白白的身子交給了皇上，皇上惜憐她溫柔的天性，充滿了女性嬌柔，那才是男人無法丟捨的重要原因。」

「說得對！姐姐我也缺少了袁寶兒那份溫柔嫵媚，無法留住皇上的心！」

袁紫烟道：「皇后，妳風華迫人，小妹和寶兒，都難及得，皇上懷擁美女千百，始終不敢捨棄皇后，目下後宮佳麗，皇后只要站在場中，頓有一種領袖羣倫的氣勢……」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飛馳而來。

袁紫烟道：「甚麼人，敢驚后駕，殺無赦！」

喝聲中，右手揮出，一片罡風飛罩過去。

「國師手下留情，屬下蕭雨，奉命入宮保護皇后！遍尋不着，才闖入了後花園中。」

凝目望去，只見蕭雨手執長劍，人却跪在一片花叢前面。

他跪倒的姿勢很奇怪，似是被人按跪在地上一般。

袁紫烟道：「對不住啦！蕭將軍。」

右手輕拂，蕭雨頓復自由，站起身子，欠身一禮，道：「屬下來得魯莽，國師恕罪！」

「有甚麼軍情大事，快向皇后稟報。」

「是！」蕭雨轉向蕭皇后，道：「不知那裏來的一批劍手，非常勇悍，劍術精奇，殺法驍勇，宇文總統領亦親身臨敵，雙方正在宮外激烈的惡戰中。」

「甚麼人呢？是不是太原派來的刺客？」蕭皇后道：「皇上呢？」

「宇文總統領已遣派高手，嚴密的保護皇上，」蕭雨道：「屬下奉命，率領三十二位宮衞，保護皇后，他們已在昭陽院中佈陣，屬下來請皇后回宮……」語聲頓了一頓，接道：「但如和國師在一起，比屬下的防衞，更為安全了！」

袁紫烟道：「將軍看他們像不像太原派來的人？」

「絕對不是！屬下隨國師北上，會見不少的太原高手，這些人一個也未見到，襲擊宮廷的殺手，不但全是生人，而且兵刄統一，全數用劍。」

「人數呢？」袁紫烟道：「劍法如何？」

「人數愈打愈多，劍術强過宮衞勇士，比屬下略遜一籌，但却相去不遠。」

「算是高手了，怎會有這麼多用劍的高手出現呢？」

袁紫烟道：「可知他們來路？」

「不知道，唯一可疑的，他們對長安的形勢，似是十分熟悉，成羣結隊突然出現。」蕭雨道：「也能突然隱沒。」

袁紫烟皺起了眉頭，忖道：「這批人分明早已在長安潛伏，而且，時日不短，今日突然出現，必然有陰謀配合，此事不可小覷。」

心中念轉，回顧了蕭宮后一眼，道：「皇后有何高見？」

「這種舞刀弄劍，對面搏殺的事，我那裏知道許多，」蕭皇后道：「一切由紫烟妹妹作主了！」

「事情有點奇怪，長安城早已潛伏了如此衆多的高手，却又能秘而不泄。」袁紫烟道：「放眼天下，只有虬髯客有這個能力，蕭將軍，我們回昭陽宮去，我要抓一個來問個明白。」

「不敢有勞姐姐了！」袁寶兒蓮步姍姍的走過來，道：「得巧兒和蓮兒之助，小妹連傷了他十二個人，强敵已退，小妹抓了兩個活的，正待皇后和紫烟姐姐審問呢。」

來去不過一刻間，圍攻宮廷的强敵，竟已被她退去，蕭皇后心中忖道：「這袁寶兒之能，只怕是不在袁紫烟之下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寶兒，為甚麼不交皇上審問呢？」

「宇文將軍也抓了一個活的，皇上要親自審問，妾妃抓的兩個，就交給皇后審問了。」

「好！寶兒，妳立了大功，我們回昭陽宮去。」

蕭雨呆呆的望着袁寶兒嬝嬝而行的背影，心中泛出了重重的疑問，忖道：「怎麼會這樣子啊！一個仙女般的袁紫烟，已讓人不可思議，這嬌小可人的小美女，竟也是一個術法精奇，武功過人的高手，上天啊！太不公平了，為甚麼把姿色和才藝，都集在這些動人的美女身上？」

是的！她們才色傲人，但誰又

知道她們內心深藏的痛苦呢？椎心泣血的疼，是不能用才藝和姿色去彌補的痛苦。

* * *

蕭皇后高坐在飛鳳椅上，袁紫烟、袁寶兒，分站她的兩側。

蕭雨身佩長劍站在下首，面前跪着一個全身黑衣的蒙面人。

「取下他的蒙面黑紗，」蕭皇后道：「我要看看他的眞正面目，怎會如此大胆的擅闖皇宮。」

蕭雨依言扯下他的蒙面黑紗，但一用力，連頭上的方巾也扯落了下來。

敢情這是一種特製巾帽，面紗和帽子連結在一起。

原形畢露了，竟然是一個挽着髮髻的道士。

蕭皇后吃了一驚，道：「你是出家人！」

袁紫烟、袁寶兒也吃了一驚，暗道：「勿怪他們能隱匿形踪，原來躲在道觀裏。」

「想不到道觀之中，隱藏了叛徒。」蕭雨道：「勿怪近半月的大肆搜查，找遍了長安城，找不到一個叛逆的行踪，說，你們有多少人，藏在那一座道觀中？」

那道人雙臂、雙腿都已受制，無法掙動，但口還能言，哈哈一笑，道：「道爺今日被擒，只算運氣不好，慚愧的是栽倒在女人手中，不過，我在被擒之時，已傳出消息，長安宮廷中，有一個精通術法的女人……」雙目盯注在袁寶兒的臉上，恨恨的說道：「下一次，他們有了準備，你就不會有這份幸運了。」

突然咬牙，竟然咬斷舌根。

鮮血泉湧，衝口而出。

好烈性的道人。

蕭皇后那會見過這種場面，臉色都嚇白了，低聲道：「快，快，拖下去。」

蕭雨一招手，守在宮門口的武士急急跑入兩人，抬起道人屍體而去。

「是訓練精良的死士，寶兒，還有一個呢？」袁紫烟道：「這一次小心一些，不能再讓他嚼舌自盡了。」

「小妹以術法下了禁制，人還在暈迷之中，小妹去提他進來。」袁寶兒口中應着話，人已出了宮門。

「紫烟妹妹，我看妳來審問好了。」蕭皇后道：「這種事，我太外行了。」

「皇后請退下休息，紫烟問出口供，再向皇后報告。」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二老和二小經過南巴與廢帝的糾纏，再經錦衣衞簇擁國師姚廣孝又來要求協助國事，都被二老一一婉拒，兩批人去後，二老督促二小下山追查魔戒神珠之事，尤其是查清神秘人、水無情、燕雙雙是否三位一體，和陰陽老怪的關係……吳小雲、宋小飛下山遇到了張夢月、包大胆，四人同去煙台追尋燕雙雙的踪跡，在春風得意樓找到她……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豆腐大俠

雄可雌可情無水　女亦男亦雙雙燕

「上床最重要。」

「不怕樂極生悲，死於非命？」

包打聽的答覆爽朗而又豪邁：「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有甚麼好怕的。」

燕雙雙舉起了酒杯，一晃，道：「好極了，衝着你這一句話，你這個朋友本姑娘是交定了，今夜的入幕之賓非包兄莫屬。」

「這話可當眞？」

「絲毫不假。」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乾！」

「乾！」

浪子包天從來不會這樣得意過，簡直樂昏了，不止一杯，而是連乾了三杯，又斟了一個滿杯，正準備乾第四杯，千嬌百媚却起身告辭道：「對不起，失陪一下，等一會咱們再開懷暢飲。」

也不管包大膽是否同意，話一出口，便即飄然而去，兀自進入櫃枱旁的一間屋內。

機會千載難逢，宋小飛、吳小雲雙雙猛一長身，來到了包大膽的面前。

豆腐大俠劈面就說：「包兄，燕雙雙怎麼突然離開了？」

包打聽自以爲是的道：「大概是去換衣服吧！」

「幹嘛要換衣服？」

「與美男約會自然要裝扮得漂亮些。」

「燕雙雙說的？」

「是包某自己猜的。」

百花公主冷笑道：「包大膽你該不會已經被她迷昏了頭吧？」

浪子搖一下腦袋，正經八百的道：「那兒的話，咱家的腦袋清醒得很。」

「清醒就好，快說你們談了些甚麼？」

「簡而言之，燕雙雙對包某一見鍾情，今夜要約我同榻而眠。」

「你答應了？」

「傻瓜才會拒絕！」

宋小飛神色一緊，道：「危險，這是一個陷阱，當心玫瑰有刺，花兒有毒，別忘溫柔鄉即白骨塚的名訓。」

包大膽不以爲然，理直氣壯的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想要奪回魔戒神珠，就必須跟燕雙雙打交道，而紅羅帳內，鴛鴦床上乃下手的最佳所在。」

吳小雲正容道：「話是不錯，就怕你把握不住，萬一沒奪回神珠反而賠上一條命就災情慘重了。」

包打聽則信心十足，信誓且且地道：「放心啦，放心啦，包某自有分寸，天天打雁的人不可能被雁弄瞎眼的。」

豆腐大俠皺着眉頭沉聲道：

「色字頭上一把刀，燕雙雙非一般娼妓可比，無論如何應以奪回神珠爲第一要務，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豆腐，過慮了，只是小酌，不會開懷暢飲的。」

「最好淺嚐即止，這種女人碰不得，本俠是怕徐州的往事會在此重演。」

「好，不碰，只上床，不辦事，將魔戒弄到手，馬上就走。」

「如此甚善，這才是上上之策。」

「兩位快回座去吧，姓燕的娘子隨時都會去而復返。」

「好，浪子，祝你好運。」

「別客氣，子夜之前定有佳音回報。」

* * *

燕雙雙離去已有好一會兒工夫，是該回來的時候了。

却不料，至今仍芳踪杳杳。

而且，自從進入那間屋子後便沒再出來。

房間不大，很特別，有兩扇門，一左一右，似是春風得意樓的一間精巧別緻的雅座。

千嬌百媚進去的那道門緊閉如故，動靜全無。

片刻後，另一道門却突然咿呀而開。

然而，出來的人並非燕雙雙。

赫然竟是大衆情人水無情。

百花公主吳小雲大吃一驚，道：「這個臭小子怎會在此出現？」

豆腐大俠宋小飛想了想，道：「兩位老人家料事如神，如今看起來，燕雙雙、水無情、陰陽老怪陰亦陽可能眞的是一個人。」

「你是說剛才的燕雙雙，變成了現在的水無情？」

「大概八九不離十。」

「這太可怕了，應該查証清楚。」

「是該查証清楚，咱們過去瞧瞧。」

水無情出門之後，略爲張望一下，便兀自朝包大膽那邊行去。

正好給了宋、吳二俠一個大好的機會，互換一道眼神，以迅雷之勢一掠而至。

宋小飛疾伸右手，正準備敲門，孰料，房門竟猛地被人打開了，冒出一個人來。

也不是千嬌百媚。

而是惡跡昭彰的白煞白毛。

同一時，另一邊的門亦被人打開，黑煞黑炭跨步而出。

二俠大吃一驚，話未出口，雙煞已自搶先開口：「兩位鬼鬼祟祟的幹甚麼？」

豆腐大俠據實說道：「找人。」

白煞白毛道：「找誰？」

「千嬌百媚燕雙雙。」

「她不在。」

「本俠親眼見她曾進入此屋……」

「是來過，又走了。」

「既然來了，爲何又匆匆離去？」

「因爲她找錯了地方，摸錯了門。」

「哦，她來此的目的不是爲了會見水無情？」

「就是這個意思。」

「燕雙雙跑到那裡去了？」

黑煞黑炭的火氣好大，像是吃了炸藥似的，怒沖沖地吼道：「你問我，大爺去問誰？」

百花公主聞言大怒，也沒有好臉色的道：「姓黑的，聽你的口氣他倆的關係好像並不深？」

「不是關係不深，而是毫無關係。」

「恐怕不見得吧。」

「妳以爲怎樣？」

「本公主懷疑燕雙雙與水無情根本就是一個人。」

白毛先是一楞，隨即陰惻惻的冷笑道：「我看兩位有毛病吧。」

宋小飛道：「有甚麼毛病？」

「男女不分，雌雄莫辨，燕雙雙是個母的，怎麼可能變成公的。」

「如果男女同體就辦得到。」

「可惜天底下沒有這樣怪物。」

「有。」

「誰？」

「陰陽老怪陰亦陽！」

黑炭報以一聲冷笑，道：「宋大俠這是睜眼說瞎話，陰陽老怪早已灰飛湮滅，不在人世。」

吳小雲道：「你是說燕雙雙並非陰亦陽！」

「本來就不是。」

「水無情也不是她變的？」

「事實確是如此。」

「那麼，姓水的來此作甚麼？」

「會朋友。」

「那位？」

「自己看呀，何必問。」

是可以自己看，不必求助他人。

事實上，水無情也一直未離開二俠的視線。

此刻，已行至浪子包天近旁，却並非來找包大膽的，昂首闊步的直接上樓去了。

這時，二俠才注意到，不知何時張夢月也來到了春風得意樓，就坐在樓上，左側，臨街，走道旁的一副座頭上。

水無情正直奔張夢月而去。

* * *

直至伊人面前，大衆情人水無情才止步停下來，滿臉堆笑地道：「張姑娘，久違了。」

猛抬頭，張夢月花容大變。

「哼!」

這就是張夢月的答覆，多一個字也不肯說。

水無情毫不介意，依舊笑口大開：「還記得蓬萊堡的往事嗎?」

張夢月面籠寒霜，語冷如冰的道：「甚麼往事?」

「張堡主已將妳許配給本公子。」

「放屁，那個冒牌貨的話根本不算數。」

「本公子的想法却不一樣。」

「你想怎麼樣?」

「婚約依然有效。」

「本姑娘不承認。」

「婚事已定，妳否認也沒有用，還不快歡天喜地的請未婚夫入座相陪。」

「哼，做夢!」

張夢月的心早已給了宋小飛，這一樁莫名其妙的婚事當然不認帳，可是，說也邪門，水無情取出一把以象牙爲骨，薄絹爲面的摺扇來，朝着夢月姑娘輕煽了幾下，她面部的怒意便逐漸消逝，代之而起的是深情的顧盼，與款款的柔情。

水無情的眸中掠過一抹詭異的神采，道：「現在，我可以坐下來嗎?」

張夢月態度大變，滿臉堆笑地道：「可以，可以。」

「承不承認我這個未婚夫?」

「當然，當然。」

「願意陪本公子喝一杯嗎?」

「理當如此。」

乖乖隆地冬，韮菜炒大葱，這一把摺扇的魔力好大，輕煽了二三下，便使張夢月的態度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直看得緊跟而至，躲在屏風後面的宋小飛、吳小雲心驚肉跳，暗自爲張夢月揑了一把冷汗。

豆腐大俠道：「江湖上有兩樣足以使人意亂情迷的東西，妳可知曉?」

百花公主微頷其首，紅着臉龐道：「曾有個耳聞，據說其中之一是招魂扇。」

「不錯，另一樣是迷魂帕。」

「小飛哥，你認爲水無情所用之物是招魂扇?」

「大有可能。」

不是大有可能，事實上水無情所用之物確是招魂扇，魔扇邪門已極，效力驚人，就這一忽兒工夫，張夢月便墜入彀中，正偎依在大衆情人的懷中，情話綿綿地說個沒完沒了。

事情急轉直下，看得宋小飛、吳小雲心驚肉跳，正不知如何是好間，水無情得寸進尺，已老實不客氣的採取了進一步的行動，緊緊的摟住張夢月的楊柳細腰，還在她的臉頰上親吻了一下，甜言蜜語道：

「張姑娘，跟本公子在一起感覺滋味如何?」

張夢月早已被魔扇迷得七葷八素，神智盡失，熱情似火，柔若無骨，抬起一雙迷人的大眼睛，瞄着水無情，風情萬種地道：「好，好極了。」

「這只是小酌，想不想吃大餐?」

「吃大餐?甚麼大餐?」

「結婚呀，結婚以後就可以……」

「可以怎樣?」

「可以上床。」

「上床幹甚麼?」

「傻瓜，自然是男歡女悅，幹那種人世間最美最美的好事。」

「好啊，只要水哥哥高興，小妹沒意見。」

「也就是說，妳願意嫁給本公子?」

「人家本來就是你的人嘛。」

「現在?」

「隨便。」

「好，妳等一下，水某馬上帶妳去結婚。」

婚字出口，在張夢月的額頭親吻一下，隨即飄然而去。

* * *

宋小飛、吳小雲一分一秒也不敢躭擱，水無情的背影甫自樓梯口消失，兩人便猛一個箭步到了張夢月面前。

豆腐大俠仔細端詳了一下張夢月，迫不及待的道：「夢月，妳還認得本俠嗎?」

張夢月冷冷的掃了小飛一眼，漫不經心的道：「當然認得。」

「我是誰?」

「豆腐大俠宋小飛。」

「她呢?」

「百花公主吳小雲。」

吳小雲拉住張夢月的纖纖玉手，關懷備至的道：「夢月妹妹，妳沒事吧?」

張夢月冷漠依舊，神情木然：「我沒事，很好。」

「可知剛才跟妳在一起的那位朋友是何許人?」

「大衆情人水無情。」

「姓水的找妳作甚麼?」

「談情啊、說愛啊等等。」

「什麼?跟花花大少談情說愛，這太危險了。」

「不會的，一點也不會。」

張夢月的聲音突然提高了一倍，緊接着又補上了一句：「因爲他是我的未婚夫。」

宋小飛聞言大吃一驚，道：「夢月，聽妳的口氣好像要嫁給那渾小子?」

張夢月鄭重其事的道：「是有這個意思。」

「不行，妳應該沒有忘記來烟台的目的吧!」

「沒有，本姑娘聽得清清楚楚。」

「我問妳，究竟來此何事?」

夢月姑娘的答覆令二人大失所望。「來找如意郎君。」

吳小雲花容立變，聲急語快道：「找到了嗎?」

「找到了。」

「誰?」

「就是水無情。」

「妳眞的喜歡他?」

「是的。」

「決定要嫁給他?」

「不錯!」

「打算幾時辦喜事?」

「他幾時來娶就幾時辦。」

直令豆腐大俠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焦急萬狀的道：「這太荒唐了，簡直是羊入虎口，一朵好花往牛糞上插，本俠不敢苟同。」

張夢月早已鬼迷心竅，却不以爲然，理直氣壯的道：「本姑娘高興嫁誰就嫁誰，你管不着!」

這話語氣太重，宋小飛舌爲之結、口爲之呆，雖有滿腹的大道理，一時間竟一句也說不出來。

還是吳小雲比較冷靜，一再苦口相勸，怎料夢月姑娘的心智已被魔扇所惑，根本聽不進去，等於對牛彈琴，白費唇舌。

宋小飛心急如焚，緊鎖着眉頭低聲道：「這怎麼辦?」

百花公主吳小雲想了想，道：「爲今之計最好是請張姑娘火速離開春風得意樓，否則恐怕很難逃出水無情的手掌心。」

英雄所見略同，豆腐大俠宋小飛亦正有此意，然而，話還沒有出口，張夢月便自搶先說道：「本姑娘那兒都不去，要等水公子來娶。」

宋小飛大驚失色地道：「夢月，妳瘋了，在胡說些什麼呀?」

張夢月一本正經的道：「我沒有瘋，今生今世此刻最清醒。」

「沒瘋爲什麼要做傻事?」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喜事，不是傻事。」

「可是，要結婚也要找一個正人君子才行呀。」

「水公子就是本姑娘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這太可怕了，簡直是在玩火嘛。」

「本姑娘高興，你少管!」

「本俠純出一片善意，無論如何請聽宋某一言，遠離水無情，這種人絕對碰不得。」

好心當作驢肝肺，張夢月毫不承情，玉面一寒，咬着銀牙嗔怒道：「你是我什麼人，憑什麼管本姑娘的事，識相的最好站得遠遠的，免得被無情哥哥看見生閒氣。」

一句無情哥哥大大地傷了宋小飛的心，而且話已說絕，多言無益，二人互望一眼，只好暫時退立一旁，靜觀其變。

* * *

大衆情人水無情下樓後那兒都不去，又兀自回到原來的那間屋子裡。

然而，僅片刻工夫，便有人復出。

出來的人並非大衆情人水無情。

而是消失不見的千嬌百媚燕雙雙。

燕雙雙風采依舊，艷光四射，換了一件高領、長裙、緊身衣的雪白宮裝，顯得格外雍容高雅，彷若一個出身不凡的貴婦人。

手上的魔戒仍在，春風得意，樓內寶光閃閃，目覩之人莫不爲之目眩神移，歎爲觀止。

千嬌百媚則神態自若，目不邪視，逕自走向浪子包天。

* * *

宋小飛、吳小雲見機不可失，忙又一陣風似的來到櫃枱旁的小屋前。

方待進屋去一看究竟，那知，還來不及伸手推門，房門已被雙煞打開，堵住去路。

豆腐大俠毫不客氣，一開口就沒好話。「兩位睜着眼睛說瞎話，燕雙雙分明在此，怎說不在?」

白煞白毛毫不示弱，臉一沉，馬上還以顏色。「那時是不在，現在才來，時間有先後，請勿混爲一談。」

百花公主一揚柳眉兒，道：「她來這裡做什麼?」

黑煞黑炭沉吟了一下，道：「大概是找人吧。」

「那位?」

「我家公子。」

「你家公子是誰?」

「大衆情人水無情。」

宋小飛接口道：「可否請水公子出來一見?」

白煞白毛道：「抱歉，水公子已經離開了。」

「姓水的是幾時離開的?」

「與燕姑娘同時。」

「哼，依本俠看，事情並非如此單純。」

「你以爲怎樣?」

吳小雲舊話重提道：「還是那句老話，我們認爲水無情、燕雙雙根本就是同一個人，除非姓水的能親自出面澄清。」

黑煞黑炭道：「我家公子正忙着準備做新郎，此時此地，沒工夫接見任何人。」

宋小飛報以一聲冷哼，道：「他沒工夫見我，本俠見他也一樣。」

話甫一出，招亦出手，黑白雙煞連一個念頭還不曾轉過來，豆腐大俠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呼呼連攻兩掌，將他二人强行震開，歪歪斜斜的退到一邊去。

百花公主的動作也不慢，接踵而上，飛起一脚，通！的一聲巨響傳處，一扇精雕細琢的雕花門立告應聲而碎。

屋內設備高雅。

桌椅一應俱全。

可就是沒有人。

甚至連一件衣服都沒看見。

宋小飛更加堅信水無情、燕雙雙原是一人的想法，瞪着雙煞吼叫道：「人呢？」

白煞白毛輕描淡寫的回了一句。「走了。」

「走了？本俠倒覺得是變了。」

「變了？怎麼變？」

「男變女、女變男。」

「事實本來就是如此。」

黑煞雙眉一挑，聲若雷鳴。

「恰恰相反，水公子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奇男子，大丈夫，燕姑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俏佳人，美嬌娘，男的不可能變成女的，女的也不可能變成男的，兩位八成是吃錯了藥，有點神經錯亂，神智不清。」

吳小雲聞言大怒道：「你放屁，如非一人，姓水的此刻何在？」

白煞的話也不好聽。「妳是聾子，還是白痴，大爺剛說過，水公子已經離開此地。」

「胡說，本公子只見他進，未見他出。」

「我家公子乃是高手中的高手，一向來無踪、去無影，妳當然看不見。」

「黑鬼，少耍嘴皮兒，你今天非得把水無情的去處說清楚不可。」

「如果黑爺爺不說呢？」

「那是自討苦吃。」

「就憑妳吳小雲恐怕不配。」

「配不配馬上見分曉。」

「接招！」

「看打！」

黑煞先發制人，原以爲定有便宜可佔，不料，一隻鐵拳僅僅才遞出一半，猛覺額頭上一陣急痛攻心，已被百花公主插上一枝玫瑰花。

花是鮮花，嬌嫩欲滴，撲鼻生香，但從吳小雲手中打出，却堅硬如鐵，硬生生的插進皮肉之中，登時血流如注，痛得黑炭鬼叫不止。

哥倆好，寶一對，百花公主並未厚此薄彼，白煞白毛同樣有份，也賞了他一朶玫瑰花，一張白臉霎時變成了紅臉。

雙煞當然不甘受辱，雙雙電縱而出，齊聲吆喝道：「好毒辣的丫頭片子，老子跟妳拚了。」

齊將兵刃亮出，打算硬幹。

豆腐大俠及時嚇阻道：「插上一朶鮮花嫌不過癮，是不是還想再嚐嚐本俠的豆腐？」

可不是空言嚇人，言語間手中已握好兩塊嫩豆腐。

宋小飛的豆腐功威震武林，雙煞耳熟能詳，可不敢輕捋虎鬚，遲疑少許後，未敢貿進，依舊卓立原處未動。

雙煞雖非二俠之敵，却仍守口如瓶，關於水無情、燕雙雙是否同一人這個謎題，始終不肯透露半點口風，小飛、小雲萬般無奈，只好朝包大膽那邊走去，欲從千嬌百媚身上尋找蛛絲馬跡。

* * *

浪子包天最大的興趣是女人，今天運氣奇佳，居然把超凡出衆，身價百倍的燕雙雙給釣上了，直樂得眉飛色舞、笑口大開，面對美人醉一杯接一杯的猛往肚子裡灌，人也輕飄飄的如置身太虛幻境。

香風一掠，美人去而復返，包打聽好不興奮，呼地一躍而起，笑臉相迎道：「啊，燕姑娘回來了，歡迎，歡迎。」

這小子是個馬屁精，甜言蜜語不算，還親手將位子擦拭乾淨，揖客入座。

千嬌百媚盈盈一笑，道：「浪子，你對女人的確有一套，慇懃週到，體貼入微，本姑娘愈來愈喜歡你了。」

包大膽小心翼翼地陪笑道：「謝謝燕姑娘的抬愛，能與美人同桌而談，是包某前世修來的福。」

燕雙雙擺了一個姿態，挺一下高聳的酥胸，狐媚妖嬈的道：「這一身衣裳你看怎麼樣？」

包打聽是個色鬼，兩隻眼珠子直盯着燕雙雙的大胸脯不放，根本無暇顧及衣服的款式如何，聞言隨口胡應道：「好，當然好，憑你燕大小姐的身材，穿什麼都好看。」

「你喜歡嗎？」

「喜歡，喜歡極了。」

「化妝的濃淡如何？」

「美得不得了，多一分嫌太濃，少一分嫌太淡。」

「可知爲何要刻意裝扮？」

「大概是女爲悅己者容吧。」

「浪子，你只答對一半。」

「那另一半是……」

「本姑娘今天晚上要結婚。」

「跟誰？」

「自然是你包大膽。」

除娼寮的窰姐外，從來沒有人跟包天說過這樣的話，簡直受寵若驚，喜出望外，以爲是自己聽錯了，追問道：「燕雙雙剛才說要跟誰結婚？」

燕雙雙一字一句的道：「浪子，你沒有聽錯，本姑娘說要跟你包大膽結婚。」

這是天大地大的一椿喜事，包打聽爲之精神一爽，血脈賁張，喜不自勝的道：「妳不是說着玩吧？」

「終身大事，豈能兒戲。」

「眞的要嫁給我？」

「一點不假。」

「天哪，包某做夢也沒有想到，原以爲只是露水夫妻，一夜風流。」

「一夜太少，雙雙願與你長相廝守。」

「這眞是太好了，恨不得馬上就……」

「就怎樣？」

「結婚呀，上床呀，遊龍戲鳳。」

「好呀，我們今夜就辦。」

「就在春風得意樓？」

「不，小奴家另有去處。」

「在那兒？」

「雙雙親自領你去。」

「現在？」

「現在！」

說走就走，毫不遲疑，兩個人手挽着手，肩並着肩，歡天喜地，卿卿我我的步出春風得意樓。

* * *

另一邊，黑白雙煞來到張夢月面前，客客氣氣的同聲說道：「我們是奉了我家公子之命前來請張姑娘的。」

張夢月一怔神，道：「你們公子是那位？」

白煞白毛滿臉堆笑的道：「大衆情人水無情。」

「哦，是無情哥哥，他人呢？」

「已先一步離開。」

「爲甚麼不招呼一聲？」

「因爲急着去佈置新房，來不及。」

「無情哥哥可是要與夢月成親？」

「就是這個意思。」

此話一出，張夢月驟然花容大變，眉飛色舞道：「但不知新房設在何處？」

黑煞黑炭道：「離此不遠。」

「快帶夢月去。」

「老夫正是爲此而來。」

「走！」

「走！」

「請！」

「請！」

話未落地，人已離席，三個人一字排開，下樓而去。

* * *

說巧眞巧，燕雙雙、包大膽與張夢月、黑白雙煞，走的却是同一條道路，同一個方向，一路向西行去，彼此之間相距不過百十來丈。

始終沒見大衆情人水無情。

宋小飛、吳小雲則緊跟在後，亦步亦趨。

默行甚久，直至奔離烟台，夕陽西下時分，眼見路上行人稀少，豆腐大俠這才開口說道：「小雲，咱們追上去。」

百花公主道：「追上去做甚麼？」

「先把張姑娘救下來。」

「這恐怕不妥吧？」

「有何不妥？」

吳小雲振振有詞的道：「張姑娘已被招魂扇所迷，咱們想救她，夢月妹子不一定會肯，何況她身邊還有兩條會咬人的狗。」

宋小飛道：「雙煞算老幾，憑咱們倆的身手兩三下便可制服。」

「話是不錯，張姑娘不跟咱們走也是枉然。」

「這不是問題，必要的時候可以强行架走。」

「可是，這一來必然會打草驚蛇，驚動燕雙雙、水無情。」

「引蛇出洞，有何不可，反正遲早免不了會有一場血戰。」

「小飛哥，你忘了，當務之急是奪回神珠，魔戒一日未得，我們壓根兒就沒有得勝的機會。」

「這……」

這是鐵的事實，宋小飛語爲之塞，啞口無言。

百花公主慢條斯理的道：「爲今之計，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假如運氣好的話，或許能夠混進他們的窠穴去，不但神珠有機會失而復得，甚而至於陰陽老怪、水無情、燕雙雙的身份之謎亦可查個水落石出。」

吳小雲想了想，道：「這事的確很棘手，咱們可以見機行事，無論如何務必要保住夢月的淸白，必要的時候只好放手一搏。」

心意既決，脚步當即放緩下來，非但不再緊追急趕，反而故意落後少許，存心不讓雙煞、燕雙雙發現有人在跟踪。

同一條道路。

同一個方向。

包大膽、千嬌百媚在前。

張夢月、黑白雙煞居中。

宋小飛、吳小雲則走在最後。

一路向西。

一路疾行。

暮靄四合，夜幕深垂，華燈初上之際一行五人方始相繼進入一座黑壓壓的神秘黑森林。

森林佔地極廣，枝葉繁茂，又兼夜色深沉，伸手五指不辨。

梟鳴狼嘷，蟲蟻啁啾，益增三分恐怖的氣氛。

戒備尤其森嚴，幾乎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喇嘛熬杰與金娘子合謀往寶鷄尋找白樹人，要討回自己親生女兒小玉兒。丁香告知小玉兒已被脫凡師太帶去峨嵋山，熬杰大怒，與白樹人搏鬥廝殺，結果兩人齊齊命喪黃泉。熬杰臨終將混元一氣神功秘笈交給金娘子，囑咐她要將之傳給小玉兒。金娘子亦受傷，路遇姐姐金蟬，往姐家中養傷，姐夫五毒怪客李兆元趁金蟬外出，迷誘金娘子與之歡好，因而得孕……

一女成名萬骨枯

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亂配鴛鴦從人願　各有香燈眾皆喜

史水樂已伸手讓了。

「姓李的，以後咱們也算『半』家人了，別偷偷摸摸暗中來，我這兒佈有各種毒葯，一個不小心會喪命的。」

李兆元道：「我的毒物也厲害，你小心牠們咬。」

一笑，史水樂道：「那是別人，我例外，哈……」

李兆元大有不是味道之感，忿忿的轉身就走了。

* * *

天尚未明呐，李兆元回到了平安客棧。

李兆元進入客房中，他發現金娘子正睡得酣。

他站在床前仔細看，金娘子睡得香可也美極了，他忍不住伸手去撫摸。

金娘子閉着雙目開口了。

「見到我姐了？」

「見到了。」

「她在幹甚麼？」

「替那惡郎中生孩子。」

金娘子雙目猛一睜：「你說甚麼？」

李兆元道：「那可惡的大夫，他把妳姐留下來，要妳姐爲他生兒女了。」

金娘子道：「那我姐願意嗎？」

李兆元道：「一根鍊子把妳姐鎖在大床上。」

金娘子一聽火大了。

「走，去殺了那惡郎中。」

「殺？殺不得呀！」

「爲甚麼？」

「因爲妳若殺了他，我也死定了。」

「怎麼說？」

李兆元便把經過對金娘子細說一遍，當然重要的乃是他中了史水樂的毒。

李兆元每個月要找史水樂索一次解毒葯。

他已陷入無奈了。

* * *

金娘子幾乎氣結，她也無奈啊。

李兆元道：「看來咱們只有回去了。」

「回去？」

「是呀！」

「我急於上峨嵋找我的金生玉呐。」

李兆元道：「不急。」

「那是我女兒，你當然不急。」

李兆元道：「妳的女兒被脫凡師太帶走，必是脫凡師太很喜歡她，她到了峨嵋山，由脫凡師太加以調教，將來必成大器，留在妳身邊又怎樣？」

金娘子道：「你是叫我不要了？」

「當然不是，我以爲等妳生下

孩子，咱們再宰了那個惡郎中，然後三人上峨嵋，多好呀！」

「你眞要我生下這娃兒？」

「大妹子，妳老姐與我一起三四年了，她急着要兒女，她聽說妳懷孕了，叫我轉告妳，妳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來呀！」

金娘子也無奈了。

「唉，這難道會是天意呀。」

「世上諸事巧安排，咱們就順着天意來，大妹子，咱們天亮就回去，一切由我侍候妳。」

他抱住金娘子也睡下了。

* * *

李兆元與金娘子二人，日上三竿才起床。

金娘子很想去那「大元堂」葯舖找她的姐姐，至少也該見一面，但被李兆元勸阻了。

這二人命伙計套好馬車，又買了許多吃的用的裝上大車，由李兆元駕着車回去了。

* * *

車在道上馳着，李兆元對金娘子道：「大妹子，可有忘了那册武功秘笈？」

「牢記在心中。」

「咱們如何練？」

「我不打算練，我等着生下這孩子後再說。」

哈哈一笑，李兆元道：「那麼，我先練，我若有所成，再教妳姐妹練，也許……哈……」

「也許怎樣？」

「也許咱們三人都能練成功，那時候咱們三人縱橫江湖無敵手，哈……」

金娘子在車中冷笑了。

「你高興太早，我也不指望。」

「別說洩氣話呀，古人說過許多名言呀，甚麼『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綉花針。』，『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還有那是誰說過來着……」

「說甚麼？」

「好像是誰說的……『機會來了莫錯過。』吧！」

大車上傳來吃吃笑，金娘子笑得很好聽。

李兆元道：「妳笑了？」

「我沒理由哭呀？」

「爲甚麼那麼好笑。」

金娘子道：「你高興得太早了。」

李兆元道：「怎麼說？」

金娘子道：「你難道忘了，你身上中了惡郎中的毒，一旦你練功，只怕你活不成。」

李兆元猛一怔，他開罵了。

「娘的老皮，這可惡的史水樂，我總要設法弄死他才甘心。」

金娘子道：「他死了，你也活不成，我姐又怎麼能回來？這些你想過了嗎？」

李兆元道：「我等，我等十個月之期到了之後再出手，我一定要他死。」

金娘子不開口了。

她懶懶的躺在大車裡，一時間只有蹄聲「得得」，長鞭「叭叭」響，李兆元把氣出在兩匹馬身上。

* * *

李兆元把大車趕回大片竹林裡的三合院，金娘子未下車先就一陣嘔心吐。

她在客棧中吃的東西全部都嘔出來了。

李兆元已知道這乃必然現象，他便也不再驚慌了。

一應事務全由他自己動手幹，那金娘子躺在屋裡不下床，這光景一躺就是大半天，她拒絕李兆元再往她的身上壓過來。

* * *

時間一久，李兆元無事幹，他不由得取出小册子來了，他仔細的潛研上面的記載。

他以爲，自己不運氣，只把上面的記載背下來，且等以後再苦練。

他還眞的下起功夫來了。

李兆元每天除了侍候金娘子，便是背那小册子，他把小册子上面的每一個字每一幅畫全部記在他的那顆自以爲十分靈光的腦袋裡了。

* * *

李兆元也每個月按時奔向寶雞的「大元堂」葯舖，去找那他恨死的史水樂索取解葯。

這已是第四個月了。

這一天李兆元又來到葯舖裡，只見史水樂笑哈哈直哆嗦。

「你……應該笑……」李兆元冷叱。

「當然，當然。」

「笑甚麼？」

「說與你聽你也會高興。」

「那就說吧。」

「金蟬的肚子大了，哈……」

李兆元楞住了……

「五毒怪客」李兆元永遠也不相信金蟬會生孩子，他聽了史水樂高興的告訴他，怔住了！

當史水樂把一粒解藥擱在桌上的時候，李兆元自言自語的道：

「不可能，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她肚子一天天的脹大，難道會是假的，哈……」

李兆元道：「你的藥就那麼靈？」

史水樂道：「當然！」

李兆元道：「姓史的，如今我的女人也爲你懷了娃兒，你可以一次解去我身上的毒了吧！」

史水樂搖頭，道：「娃兒呱呱落地，我自然把解藥送給你，你有甚麼不放心的？」

李兆元無奈的走了。

他騎馬回到竹林小院的時候，只見金娘子挺着肚子在灶房作飯！

「大妹子，我有消息告訴你！」

「甚麼事？」

「妳姐果然懷孕肚子也大起來了，比之妳的差不多！」

「我姐妹相差不到一個月呀！」

「想不通一件事！」

「甚麼事？」

「妳姐不會生的，她服過一種解藥，那是她自己對我說的，有一回她在調製幾種劇毒的藥粉，她中毒，在萬不得已中她服了一種叫地靈子的解藥，從此她再也不會生育，這還是半年前她才告訴我的。」

金娘子道：「也許那史水樂的藥已解了我姐身上的毒藥甚麼的！」

李兆元迷惘了。

於是，日子一天天的就這麼過去，轉眼之間已是另一個晚秋了！

＊　＊　＊

金娘子似乎忘記了小玉兒，她已經兩個多月未在侍候她的李兆元面前提小玉兒事了。

金娘子只專心等着把肚子裡孩子生出來。

她雙手捧着快要生的肚子，帶着無奈的對李兆元，道：「李大哥，去那裡請個接生婆呀？」

李兆元一聽，還眞不知所措，因爲他不會接生，附近也沒有住家。

只不過李兆元忽然想到了寶鷄的史水樂。

他乾乾一笑，對金娘子道：「收拾收拾，我們去大元堂藥舖！」

「幹甚麼？」

「去找大夫爲妳接生，那是姓史的行家！」

金娘子道：「我姐在他那裡！」

李兆元道：「那更方便！」

「也好，同姐在一起！」

這兩人說走就走，那李兆元又把大車套妥當，十分小心的扶着金娘子上了大車，連夜馳往寶鷄。

李兆元把金娘子送到半坡上的大元堂藥舖，他在車上便發覺那史水樂在舖子裡來回踱步直嘆氣。

史水樂也發現李兆元了。

「不滿一月，來此做甚麼？」

他叱李兆元，以爲他來要解藥。

李兆元不回答，先扶着金娘子走下車。

史水樂一看，嚄，好尖好大的肚皮呀，眞好看！

沒孩子或想孩子的人總會羨慕這樣的女人肚皮，當然，兒女太多的人一見就討厭。

史水樂不討厭，走上前笑哈哈，道：「快生了？」

金娘子這才對姓史的看個仔細，心忖：這個心狠手辣缺德可也不難看的惡郎中，敢把我姐囚起來爲他生孩子呀！

一邊的李兆元回道：「快生了！我那……她姐呢？」

史水樂再問：「娃兒在肚子裡動得如何？」

金娘子這才回他的話。

「拳打足踢，在我肚子裡也調皮。」

史水樂道：「肚子尖尖是個男，肚皮圓圓的是女兒相，嗯，八成這是個男娃娃！」

金娘子一聽笑了。

李兆元已手舞足蹈的道：「史大夫，你可得細加小心吶，這是李某的接班人吶！」

史水樂重重的哼一聲，道：「子落你家誠不幸。」

李兆元道：「你我都是一個貨色的人！」

史水樂却冷冷的對李兆元，道：「門口大車你趕走，女人由我帶後面。」

李兆元道：「我要侍候她呀！」

史水樂道：「人到我這裡，就用不着你了，你最好回家去！」

李兆元道：「不，我不回去！」

史水樂道：「隨你便了！」

他扶持着金娘子往後面走，再也不同李兆元囉嗦了！

＊　＊　＊

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在金娘子剛被史水樂安頓到一間小廂房內不久，地下甬道中傳來尖叫聲。

那是金蟬的呼喊！

有個伙計奔到廂房中：「大夫，窖室裡呼叫了！」

史水樂對金娘子道：「唉，妳姐快生了！」

金蟬道：「姐懷孕比我晚呀！」

「早晚相差一個月！」

「她早產？」

「早產多半也生男，只是……唉！」

「你應該高興呀！」

「妳進門我問妳甚麼了？」

「你問我娃兒在肚子裡動的情形。」

「妳姐的沒有動，一點也不動！」

「這娃兒必定老實人。」

「唉，我是擔心爲甚麼大肚皮竟不動一動！」

「你快去看我姐，她這叫聲我也聽到了，她呀！可是頭一胎！」

史水樂匆忙的往那小廂房堆放藥材的房中走去。

他掀起木板走地道，直到下了土窖洞，金蟬已痛得大罵：「你走到甚麼地方去了，我都痛死了！」

史水樂道：「我不是來了嗎？」

他走到銅床前，伸手在金蟬的肚皮上按了按，道：「這是頭陣痛

，要生也得兩個時辰後。」

金蟬叫道：「還要那麼久呀，唉，痛死我了！」

史水樂取出一塊手帕，他在金蟬的鼻尖晃了下，金蟬慢慢的閉上眼睛了！

她迷惘的眼神仍帶着幾分痛苦狀，但她不再呼叫了！

史水樂收起手帕，笑笑，道：「看妳爲我生個甚麼東西來！」

便在這時候，也眞巧，有個伙計在呼叫。

「大夫，大夫，快來呀！」

史水樂忙着又奔出去，藥材小屋門口站着個伙計。

「大夫！」

「甚麼事？」

「快生了！快生了！」

「那麼快！」史水樂奔進小廂房，他只一看就吩咐前面兩個伙計關上門，快快去燒熱水，剪刀小刀帶白布，另外便是幾樣好藥材也送來了。

史水樂看看床上面，一張大被單蓋在金娘子的身上，金娘子正在咬牙切齒用力氣吶！

金娘子這是生的第二胎，頭一胎生了個小玉兒。

這時候小玉兒正在峨嵋被她的兩個師姐欺侮吶！

＊　＊　＊

史水樂雙手剛伸向被單裡，便聽得「哇」的一聲大哭，白白胖胖帶着滿身腥味的娃兒出來了。

史水樂雙手托，剪刀下得準，立刻就往熱水盆中洗了起來。

他一面洗一面笑，眞是個好寶寶。

他這裡剛洗好，突然間地窖中又傳來大聲叫。

金蟬直叫史水樂。

「史水樂，你死到那裡去了呀，快來呀！」

史水樂手未擦，立刻又往地窖奔。

他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語：「我的娃兒該來了，哈……我的娃兒也快要出世了。」

有個伙計忙着把一應用具與熱水送進地窖洞中，史水樂便走到銅床邊。

金蟬一把抓住史水樂，道：「我不要你再離開。」

史水樂道：「告訴妳，妳大妹子剛剛生了。」

「生了，我妹子來了？」

「是的，我接生，她生個白白胖胖的男娃兒。」

「太好了，史水樂，快，我自覺也快生了。」

「哦，妳眞的快生了。」

金蟬道：「我眞能生嗎？」

「妳是女人，當然能生子呀！」

「原以爲我不能生了！」

「有我配的藥，妳絕對能生。」

他在金蟬的肚皮上推，那是幫助金蟬生！

「用力，用力往下擠。」

「嗯！哼……嗯……哼！」

金蟬眞聽話，她雙手抓緊了床欄杆，拚命的又是猛瞪眼，汗水也憋出來了。

突然間……

史水樂叫了。

「快了，快了，出來了，出來了。」

金蟬聲嘶力竭的一聲，「噢」！她肚子裡的肉出來了。

那一大塊血肉模糊的肉，足有五七斤重，正托在史大夫的雙手中。

仔細看上去，那是個甚麼東西呀，連人形也沒有，怪裡怪氣不見人模樣，那，根本只是一塊肉疙瘩。

史水樂雙手打哆嗦。

「我……我……不甘心吶！」

「叭！」

史水樂重重的把手上怪肉砸在地，他已發現金蟬的雙目在落淚。

金蟬哭了。

史水樂立刻往外走，他走回小廂房中。

他抱起金娘子生的可愛娃兒，心中可在動念頭了。

誰知道他動的甚麼念頭呀！

＊　＊　＊

猛古丁，史水樂抱着金娘子生的娃兒往外跑。

「喂，把我兒子抱到那裡去？」

史水樂道：「給妳姐看看去。」

他奔進地窖洞中，「噗」的一下子坐在金蟬身邊。

「看看，看看，妳妹子生的娃兒多好看，妳怎麼替我生一塊怪肉出來呀？」

金蟬道：「我不能生呀，我對你說過了的，我中了毒，你還叫我吃甚麼藥。」

史水樂道：「金蟬，我打算……」

金蟬道：「你想據爲己有？」

「妳妹子必不答應。」

「李兆元也不答應。」

史水樂道：「我也不幹。」

金蟬道：「你有甚麼歪主意了？」

史水樂道：「十全十美，皆大歡喜之計。」

金蟬道：「你會利己又利人？我看只有太陽打從西方出來。」

乾乾的，也是無奈的一笑，史水樂道：「妳聽了再說也不遲呀！」

「你說！」

史水樂道：「這娃兒可是李兆元同妳大妹子兩人的，妳同意吧！」

金蟬道：「又怎樣？」

史水樂道：「我發覺妳這大妹子是生得漂亮聰明娃兒的天才女人呐！」

金蟬一怔，道：「你……」

「別打岔，妳聽我說下去。」

「你休打我妹子主意。」

她抖抖脚上銅鍊，又道：「我妹子不會叫你把她似我這樣般鎖在這裡的。」

史水樂道：「所以我才同妳商量呀！」

金蟬道：「你想怎樣？」

史水樂道：「妳同李兆元那小子是一對，你們沒兒子，我會把金娘子生的這娃兒由你們帶去養，至少李兆元是這娃兒的親爹吧，妳也不是外人，就叫這娃兒叫妳媽。」

金蟬心中一樂，這輩子原不指望有人叫她媽媽，此刻聽史水樂的話，忍不住問道：「以後呢？」

史水樂道：「我把妳大妹子留下來，我不鎖她，我好好把她當我的奶奶伺奉，這裡她當家，只求她為我生個像這樣好的娃兒！」

金蟬呵呵笑了。

「借腹生子，你迷昏了頭呀！」

史水樂道：「妳不答應？」

「我也算佔便宜的人，不過你這個鬼主意，還得徵求大妹子答應才行！」

史水樂道：「所以我才求你呀！」

金蟬道：「史水樂，你還不打開我這鎖呀！」

史水樂放下娃兒，自懷中摸出鑰匙，匆匆的為金蟬把鎖打開。

金蟬自由了，她突然伸手抓住史水樂，道：「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你把我鎖在這地窖之事。」

史水樂道：「老交情了，何必計較？」

金蟬無奈的一嘆，道：「走，去看我的大妹子去。」

她這才剛生下「一塊肉」，便由史水樂扶着走出地窖洞而到了後院的廂房中。

金娘子一見她姐來了，臉上立刻不自在。

她心中有愧，老姐不在她塡位，還生了兒子。

金蟬當然看出來了。

「妹子，咱們是女人呐！」

「女人又怎樣？」

「女人就得為男人生子呀！」

「姐，妳生了，生的是男是女？」

「不是男也不是女！」

金娘子一怔，道：「怎麼說？」

金蟬道：「我生了一塊肉！」

金娘子哈哈一笑，道：「姐也開玩笑？」

金蟬道：「眞的，是一塊五顏六色的怪肉，妳還不知道，姐已不能生孩子了！」

她還帶着一腔的無奈。

金娘子道：「眞的？」

「姐不騙妳。」

金娘子伸手拉住金蟬，道：「姐，妳好可憐。」

金蟬道：「所以我才來求妳呀。」

「求我？」

「是的，大妹子。」

金娘子忽然怒視一邊的史水樂，道：「姐，妳求我把兒子送給他？」

金蟬搖頭，道：「非也。」

史水樂道：「我要的是我自己的，別人的我不要。」

金娘子冷冷道：「同那個可惡的大喇嘛敖杰是一個樣的人物。」

史水樂道：「我才不會替別人養孩子，何況我的一身本事要找一個可靠的後代來傳授。」

金蟬接道：「大妹子，妳生的這兒子由我先帶回去養着，兆元必會細心照顧，妳放心吧！」

金娘子聽出不對勁，道：「姐，妳這話……」

金蟬看看史水樂，思忖了一下，道：「大妹子，妳暫時留下來。」

「我留下來？幹甚麼？」

忽見史水樂雙膝一跪，雙手摟住金娘子，道：「金娘子，妳大發慈悲，可憐可憐我吧！」

金娘子怔怔的道：「你這是幹甚麼呀？」

史水樂道：「金娘子，我要你在我這裡當女王，我史水樂亦叫妳樂不思蜀。」

金娘子看看金蟬，道：「姐，他這是……」

金蟬已開門見山的道：「他要妳為他也生個白胖兒子傳他的一身毒技。」

金娘子一聽大怒，叱道：「甚麼話，將我當生產機器呀，我不幹！」

金蟬道：「大妹子，妳若留下，他必把妳當女王，這比妳奔波江湖吃盡風霜之苦好多了。」

金娘子道：「我忘不了我的金生玉，我正要上峨嵋山去要人呐！」

金蟬道：「且等妳為史大夫生個一男半女的，咱們一齊上峨嵋。」

金娘子道：「不，我不要再生了。」

史水樂道：「生一個吧，女人越生越方便，多生如同鷄生蛋，妳為我生一個，這一輩子我感激妳。」

金娘子道：「女人有的是，你找別人為你生吧！」

史水樂突然而起，他冷冷一笑，道：「妳如不答應，我活着也沒有意思了，一個希望幻滅了。」

金娘子道：「你死了，好多人的日子也好過了。」

史水樂道：「我不會一個人死的，嘿……」

金娘子道：「你想怎樣？」

「咱們同歸於盡。」

「不講理呀！」

史水樂大笑，道：「講理我便絕子絕孫了。」

金蟬見史水樂伸手入懷，忙道：「你休亂來，我勸勸我大妹子。」

史水樂道：「這娃兒令我下狠心，要死他先死！」

金娘子叱道：「你連娃兒也不放過呀！」

史水樂道：「多死個娃兒沒關係。」

金蟬護住小娃兒，她對金娘子道：「大妹子，別急着去找小玉兒，再等一年又何妨呀！」

一年之間，她就會再生一個了。

金蟬又接道：「咱們晚一年去，小玉兒必已學了不少脫凡師太的本事，這對小玉兒有好處呀！」

只有這句話，才打動了金娘子，她深深的一聲嘆息。

「也罷，如今我剛生過娃兒，無法出刀，我認了！」

她此言一出，小廂房中頓時笑聲震天了。

史水樂的笑聲當然比金蟬的更大聲。

史水樂道：「好，咱們雖非君子，但也要借一句，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如今妳是我的女皇了。」

他回頭就走，吩咐伙計們好好侍候金娘子。

* * *

山道上，車輪聲「咕轆轆」响不停，一輛大車往山中馳着，前面就是大片竹林子。

大車上的李兆元，忍不住哈哈笑，臨離開寶雞，金娘子已把她的小册子討回去了。

小册子乃是「混元一氣通天功秘笈」，金娘子忘不了那是敖杰臨死時託附她要給小玉兒的。

* * *

現在，大車進入一片竹林中，李兆元笑對車上坐的金蟬道：「老天太厚待我李兆元了，這兒子好像是天上掉下來似的。」

金蟬在車上，道：「所以你應該謝謝史水樂！」

「謝他？」

「是呀，要不是史水樂囚住我回不了家，你今天怎麼會有兒子呀！」

李兆元道：「所以我身上的毒解了以後，未曾再對姓史的出手。」

金蟬道：「我妹子長得美，生這娃兒也逗人愛。」

李兆元道：「也是我長得標準嘛。」

金蟬笑道：「若你不標準，我就不會跟你啦！」

李兆元道：「我必好生調教他，將來為咱們爭氣。」

金蟬笑開懷了。

大車進入院子裡，李兆元扶住金蟬下了車，那娃兒還在睜眼呐。

這兩個人像捧着寶似的進了屋子裡，這以後可有得姓李的忙碌了。

* * *

金娘子不必忙甚麼，她隨便躺着也有人侍候。

史水樂一天三次對她噓寒問暖的，大補藥她已吃了幾十服了。

史水樂一心要金娘子為他生個兒子了。

金娘子好日子過了二十天，史水樂已開始對她動腦筋。

就在這天吃晚飯，史水樂親自把偎好的猴頭雞湯加入人參，一古腦的送到後廂房，他老兄一口口的親自餵金娘子吃下肚。

金娘子似乎也樂了，這樣的日子也不錯。

她這是仍在產期，離滿月還有整十天。

史水樂心中最明白，要想一擊而中，叫金娘子為他生個好兒子，那得算準日子才可以。

只不過金娘子自從生了孩子後，加上史水樂的用心調理，她的模樣更嫵媚了。

她看上去宛似熟透的甜蘋果，尤其是一雙充滿奶水正欲滴的尖峯奶子，這是金蟬所沒有的。

史水樂動手脚了。

他暗中在雞湯中下了葯。

金娘子絕對想不到姓史的如此急躁，未滿月他就下手整她了。

* * *

金娘子喝了雞湯之後全身燥熱睡不着，但她的神志十分清楚，她忍不住對史水樂冷然道：「史大夫，你在這雞湯中動手脚了？」

史水樂道：「我有分寸，有分寸的。」

「甚麼分寸？」

史水樂道：「慾火起兮人飄逸，兩情相悅兮登仙境。」

金娘子叱道：「我聽不懂甚麼亂七八糟的。」

史水樂一笑，道：「簡單而言，就是雙方都愉快，而不是我只抱住一個昏迷的軀殼在尋樂，這樣才會叫妳生出好兒女呀！」

金娘子道：「你不等我滿月？」

史水樂道：「我有算時辰呀，哈……」

他伸手去撫摸，金娘子也回眸笑，她的眼睛在冒火了。

於是，小廂房中史水樂呵呵笑

了。

他剝衣服再上床，便男女間的姿式也不一樣，他叫金娘子的姿式要正確，正確才會生兒郎。

金娘子不管那一套，她的全身似火燒，雞湯發生效力了，她雙手去抓史水樂。

這二人就那麼滾在一起製造娃兒了。

* * *

史水樂與金娘子二人都盡了興，也隨之消了火，史水樂這才發現金娘子是那麼的「稱職」又「可人」吶。

他心中想，人吶，一生之中能遇上這麼一位可人的女人陪着，此生何憾？

他暗中下決心要把金娘子「收爲己用」了。

他怎知道，金娘子這女人是屬「水性」的女人，女人似水最溫柔，生又生萬物，金娘子生了小玉兒，又爲李兆元生個胖兒子，如今史水樂找上她，應該不會再出問題，她必會爲史水樂生個好兒子。

於是，打從這天起，金娘子焉然成了大元堂葯舖的女老闆了。

有時候金娘子端坐在葯舖裡指揮着幾個伙計工作，哪個伙計不聽她的呀？

史大夫都唯唯是聽，伙計又算那棵葱。

* * *

別管甚麼的，第二月末，金娘子便發覺她肚子裡不對勁了，她把這事說於史水樂知道，史水樂立刻爲金娘子把脈診斷。

史水樂突然雙目一亮，他大叫：「有了！」

當然是金娘子又懷孕了。

史水樂馬上開葯方，安胎之外加大補，金娘子幾乎變成他的太上女皇了。

* * *

史水樂這裡正在歡樂，從門外奔來個大漢，這大漢衝到葯舖裡，他大叫：「大夫，大夫。」

史水樂道：「甚麼事？」

那大漢指着渭水河邊道：「請你快去救人吶。」

他話剛出口，却忍不住雙目看向金娘子。

「妳？」

金娘子也看到大漢了，她臉色一寒，道：「妙手幫的人呀！」

妙手幫那是八百里秦川偷兒的組合，兩年前他們當家的白樹人死了，與敖杰同歸於盡了，那時候金娘子與敖杰在一起，他們找上白樹人與丁香，雙方便殺起來。

金娘子也受了傷，她在半路上遇見她的老姐金蟬。

這些事已發生兩年多了，此刻……

此刻來了妙手幫的人，此人不是別人，乃三鼠老大「飛天鼠」張展是也。

張展發覺金娘子，不由臉皮一寒，道：「好哇，原來妳又來了。」

金娘子冷然道：「你才知道呀！嘿嘿……」

一邊的史水樂立刻明白，他們這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呀，哼，如今我也算上一份了。

只聽得張展道：「金娘子，咱們正在找妳吶，找了兩年多不見妳的人，妳眞會躲藏嘛！」

金娘子道：「老娘一直住在這兒，怎不見你們來？」

張展怒瞪史水樂，他還不知姓史的有多厲害，他把史水樂當成一般郎中了。

「她住你這兒？」

史水樂一笑，道：「我老婆！」

張展一聽可冷笑了。

「你老婆？」

「怎麼，不可以？」

「她……是個毒心腸女人吶……你……」

史水樂道：「又怎樣？」

張展道：「他也是咱們的大仇家。」

他轉而看看金娘子，又道：「咱們當家的不能白死，妳這女人小心了！」

張展又對史水樂咆哮，道：

「快，跟我河邊去救人。」

史水樂笑笑，道：「先說何人病危呀？」

張展道：「休問那麼多，跟我來。」

史水樂道：「你不告訴我病人的病情，我怎麼去醫？」

張展道：「難產。」

史水樂道：「生孩子呀，你老婆？」

「廢話，不是我老婆我會急得這模樣？」

史水樂道：「別急別急，我專門醫難產。」

張展一聽臉皮一鬆，道：「那就快走呀！」

史水樂道：「你只告訴我地方，我自會找去，你自己先回去。」

張展怒道：「你爲甚麼不同我一起走？」

史水樂道：「我得準備東西呀！」

他邊說邊往葯架那面走，一邊對金娘子笑了。

「別生氣，我爲妳出氣。」

金娘子冷然道：「手脚乾淨。」

「那當然。」

站在門口等史水樂的張展吼起來了。

「你別再磨蹭了，我那丁香妻正痛苦吶。」

他急忙中報出丁香之名，金娘

子冷冷笑了。

「好呀，白樹人的女人你接收了。」

張展怒道：「妳吃味了。」

金娘子道：「一羣鼠輩。」

張展冷笑道：「妳不久便嚐到爺們的厲害了！」

史水樂已笑對金娘子道：「他們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呀，哈……」

張展叱道：「狗郎中，你不想活了？」

他不知道史水樂的手段，他在老虎頭上拍蒼蠅。

* * *

史水樂彎腰笑，一路走出葯舖來：「朋友，你帶路，咱們這就去救人！」

他跟着張展往山坡下走，一直來到渭河岸邊的那幢小屋前，史水樂也發現小屋前站了十多個男女在發愁。

有個俏女人迎過來，她還直抱怨：「爲何去了這麼久，我師姐她……」

這女子不是別人，「空空兒」丁香的師妹陶愛是也。

陶愛身邊的大男人正是厲長風。

厲長風對史水樂道：「你是大元堂大夫？」

「一點不假。」

「快救人！」

張展突然抓緊史水樂，道：「大夫呀，我今可要警告你，你若救活我妻子，多少銀子隨你要，你若救不活我妻子，操他娘的，你也別走出房門來。」

史水樂嘿嘿笑，道：「威脅呀？」

「隨你怎麼說都行。」

史水樂看看圍過來的十多人，他點點頭。

他不點頭也不行，因爲這裡面有幾個手上還握着又尖又亮的刀，這時候不能有差錯，玩陰的他會用毒，玩狠雙拳難敵四手……

還有人替他推開門，史水樂剛進門，裡面出來兩個老太婆。

史水樂明白，這二人乃是接生婆。

兩個接生婆似乎認識史水樂，其中一人對史水樂道：「一整天了，難產……」

兩個女人走出門，史水樂立刻奔到內室大床邊，床上女人披頭散髮，床被單已扯破大半塊，枕頭抱住還用嘴咬，滿身汗水似淋了雨一般，這女人……

她正是丁香那個俏女人。

史水樂先是伸手摸肚皮，啊，肚皮硬如石呀！

「救……我……」

史水樂把葯箱擱在桌子上，他却不取葯。

「快……呀……」

史水樂開口了。

「沒關係，妳還早。」

「不……早……了……」

「我有辦法叫娃兒生下來。」

「那就快喲……你……」

史水樂道：「我先問妳一件事！」

「快……問……」

「妳認識一個女子叫金娘子？」

丁香聽得「金娘子」二字，立刻咬牙又切齒。

「那個……女人……可惡……」

史水樂道：「可她如今是我老婆了。」

丁香一瞪眼，道：「「她……」

史水樂道：「咱們打個商量。」

丁香怪叫道：「痛死我了，商量……甚麼？」

史水樂拍拍手，道：「我幫妳生孩子，你們以後不許再找我妻子的痲煩，如何？」

丁香叫道：「你……眞會揀時辰。」

史水樂冷笑了。

他這種冷笑是會嚇人的，嘴角一邊微微翹。

「如果要妳死，太簡單了。」

丁香道：「我……說過，你很會揀時辰！」

「妳答應了？」

「我不想死。」

「好，咱們就說定了。」

於是，史水樂立刻自袋中取出一把鋒利的小刀，他舉刀在丁香面前晃着，笑了。

「刀呀，刀能救人，也能殺人，我這刀就是專門用來救人的。」

丁香叫道：「快……好痛喲……」

史水樂自葯箱取出一瓶油質的葯油，他撥開丁香的兩條腿，擱在兩張櫈子上，立即以手指取出葯油，一古腦便塞入丁香的關鍵門戶裡去……

甚麼叫行家，人家史水樂就是高手。

他的尖刀往那個要緊地方下刀子，不聞聲也不見丁香再叫痛，他在那地方開了口。

他叫了一聲：「快用力！」

丁香好像聽到了打雷聲，忍不住往下面用力擠……

史水樂的左手四指迎在洞穴口，四根指頭掐住個剛冒出頭的小腦袋，「嘩」的一聲取出來了。

史水樂眞在行，一掌打在那娃兒的小屁股上。

「哇……」

這是娃兒哭叫聲——這娃兒爲甚麼哭？

每個人出娘胎都會哭，沒有一

個是發笑，因爲這世上太痛苦了，每個人都是不由自主才生出來的。

* * *

「轟」的一聲笑，門外面的一夥人叫起來了。

「生了，生了，哈……」

「哈……」

笑聲此起彼落，床上的丁香早已昏了過去了。

昏過去最好不過，減少痛苦。

史水樂把藥物塗在傷處，那年頭沒有縫合這一說，高明的大夫全憑靈藥了！

史水樂的靈葯塗妥，又把娃兒用布包好，他這才提着葯箱走出門外來。

他人站在門口阻住想進去的人。

那陶愛與另一女人便急着要進去。

便在這時候，「飛天鼠」張展衝過來了。

「生了，是男是女？我妻子怎麼樣？」

他見史水樂怒視他，遂又問：「你開價吧，多少？」

史水樂忽然出手，一把揪住張展，冷冷道：「你知道大爺我是誰？」

「你是大元堂大夫！」

史水樂道：「在寶雞我是大夫，出了寶雞我叫『百毒郎中』！」

他把名號亮出來，十多人中就有人吃驚的發出「啊」聲！

「百毒郎中……」

張展道：「原來你就是百毒郎中呀！」

史水樂冷冷道：「這一陣子我的心情好極了，否則你們一個也別想活！」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可知道我心情好的原因嗎？」

張展曾試着掙扎未能掙脫，心中已知這人不是冒牌貨，不由問道：「爲甚麼？」

史水樂道：「因爲我有個令我快樂的老婆，她就是金娘子，知道嗎？」

張展道：「你是說……」

史水樂沉聲道：「我可把話說在前面，你們膽敢動我妻子一根汗毛，我就把你們這羣老鼠毒死光！」

「彭」的一聲，他把張展推開來，一子兒銀子也不取，大踏步的回去了。

史水樂心中明白，江湖上有句大家都聽過的話，那便是「寧可得罪君子，且莫得罪小人！」

鼠輩當然不是君子！

如果只有一個鼠輩，或只張展與丁香二人，他早就下手做了！

但當他發覺這麼多鼠輩，他改變主意了！

史水樂更明白，江湖上有許多老大或絕頂高人，往往會死在一個無名小輩之手。

他在寶雞有葯舖，寶雞也是他的落脚地，他當然要保住自己的老窩以免成了喪家犬。

* * *

張展一夥見史水樂走遠，他才一下子衝進去，只見丁香變得好狠狽！

丁香見張展進來，她叱罵：「都是你，害死我了，從此不許進我的門，上我的床！」

張展忙點頭，道：「一定，一定，哈……」

他還笑，笑甚麼？

* * *

江湖似乎平靜了好一陣子，至少在寶雞這地方未曾再有殺戮出現。

果然，妙手幫的人不再去找金娘子，他們甚至也不從半山坡街上的那家大元堂葯舖的門前經過。

金娘子過着平靜的日子！

金娘子也過着愉快的日子，而愉快的日子最忘憂，看上去金娘子似乎忘了小玉兒。

金娘子眞會生娃兒，她果然給史水樂生了個胖小子。

當然，史水樂把這娃兒當成寶，便金娘子也眞的成了史家的女皇了！

* * *

兩個老山人參茶，加上一盤紅棗糕，金娘子正與她的娃兒吃得高興的，突然間，門口停下一輛大車來。

金娘子從二門看去，却見是姐姐金蟬親自駕車來，便立刻走出去相迎！

「姐，妳……」他發現金蟬的娃兒就坐在一邊，便伸手去抱他下車。

「過年六歲了吧，乖……甥兒……」

她本想叫聲兒子的，但她忘不了與姐姐訂的約，她忙改口叫甥兒。

金娘子心中有些痛，這娃兒乃是她生的！

* * *

金蟬跳下車來，她掀起車簾急切的道：「大妹子，不好了，妳姐夫走火入魔了！」

金娘子一聽吃一驚：「走火入魔？」

她回頭呼叫兩個伙計，道：「快，快把車上的李爺扶下車。」

金蟬道：「妹夫人呢？」

「後廂煉丹吶！」

兩個伙計已把車上奄奄一息的「五毒怪客」李兆元架往後面廂房！

李兆元連大喘氣的力氣也沒有，他眞的奄奄一息了。

* * *

金娘子把懷抱中的娃兒放下地，立刻站在二門叫：「水樂呀，快出來！」

史水樂果然在煉丹，他煉的是毒丹，聞言先回答：「啊，來了，來了！」

他如今對金娘子眞是聽話極了。

史水樂一見來了金蟬，他笑了。

「喲，甚麼風把大姐吹來了？」

「邪風，史水樂，你快救救兆元吧！」

史水樂也看到李兆元了，他忙着奔入廂房中！

一夥人圍在床邊看，有個娃兒還流眼淚。

「阿姨，我爹快死啦？我們怎麼辦？」

這娃兒的話令金娘子心口一痛。

「强生，不會的，你爹不會死的！」

原來這娃兒的名字叫李强生。

說來也好笑，史水樂把他的兒子起名叫史天生！

史水樂說得對，曲曲折折才那麼辛苦的生下個毫無缺陷的娃兒，除了上天之外，誰能生出來！

金蟬對李强生道：「去，同你表弟天生去玩，這兒大人要忙着救你爹了！」

强生立刻往外走，他後面跟着史天生！

兩個娃兒在二院玩得開心極了，他二人還不知道他們是一個母親生的！

* * *

史水樂先爲李兆元把脈，然後翻動李兆元的眼皮，他看了以後直皺眉。

金蟬忙問：「怎麼了？」

史水樂道：「中氣不繼，濁氣不通，精氣消失，元氣大傷，他怕是……」

金蟬道：「快救他呀！」

史水樂道：「他就快拉屎撒尿了！」

金娘子叱道：「你還不快快施救呀？」

史水樂一哆索，這些年來他怕了金娘子。

「是，是，我先穩住他的元氣，再輸送精氣，然後驅逐濁氣，打通他的中氣！」

他先是一掌拍在李兆元的命門，然後一粒保命丹送入口中！

史水樂又命伙計去熬葯，他這才向金蟬道：「他，練的甚麼功呀？」

金蟬嘆口氣，道：「起初問他他不說，他練了兩年多，我看他越練越不對勁，逼問他，他才說練甚麼『混元一氣通天功』，我看那是害人功。」

史水樂道：「沒聽說過這種功。」

金娘子已冷笑了！

金娘子不開口，她心中想：好個李兆元，你原來先用心把這秘笈記入心田了，這幾年你暗中在苦練，哼，還是走了火入了魔！

那金蟬接道：「他練到後來才出掌，但每出掌必然先把自己摔岔氣，他是用力過猛，他出掌擊碎石磚，也把碗粗的樹擊倒，可是他也被反彈之力震得五臟快移位，有時候他還被震得吐血！」

金娘子驚訝的道：「眞的是這樣？」

金蟬道：「大妹子，全是實情！」

史水樂道：「他又怎麼走火入魔？」

金蟬道：「他發覺掌力有進境，遂決心苦練內功，他……唉，練到走火入魔了！」

史水樂道：「要我看來，想治好李兄的內傷，大概只有會那『混元一氣通天功』的人，以此功力來療治他方可以奏效！」

他此言一出，金蟬苦兮兮的道：「武林之中何人會此武功呀？」

半晌未開口的金娘子道：「水樂，你就想不出別的方法來了？」

史水樂道：「我已技窮了。」

金娘子眼一瞪，道：「我知道你存什麼心。」

史水樂道：「我只存良心。」

「放屁，你想我姐夫死了，接收我的姐姐，是不是？」

史水樂忙搖手，便頭也搖起來，道：「天地良心，我史水樂若有此想法，就叫我絕……」

金娘子叱道：「別說了！」

她對金蟬道：「姐，想起來了……」

「妳想起什麼，快說！」

「我的女兒金生玉呀，她被脫凡師太帶往峨嵋，我這女兒命好苦，她自小由敖杰傳她武功，就是這『混元一氣通天神功』，也許這些年她已練成了，何不去找我的女兒來，爲姐夫打通內腑？」

史水樂一聽，吃驚的道：「去峨嵋呀……」

金娘子道：「你陪我去。」

史水樂道：「我也去？」

「怎麼，你不幹？」

「好，好，我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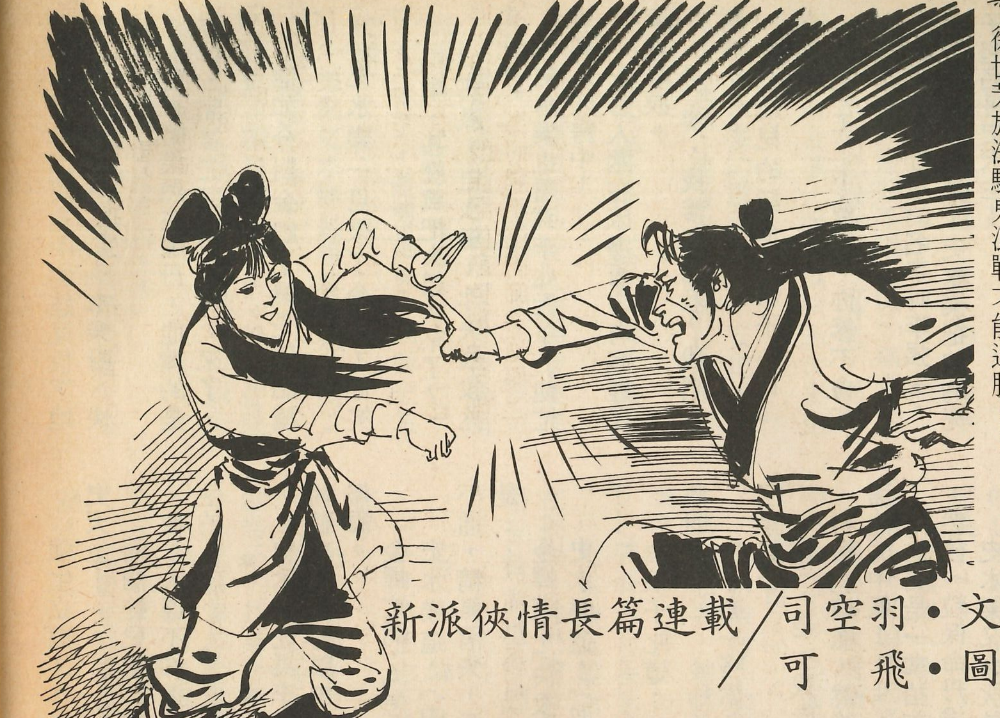
金娘子笑了。

「這才是我的好男人，你要知道，等我找回我的小玉兒，你不就又多了一個女兒嗎？」

她忽然一頓，冷然的又道：「你有了我的兒女，忘了後街你那兩個白痴，上天對你多麼照顧呀！」

（未完・十）

上文提要：徐小珠因父之死和湯堯拌嘴而出走，他追出欲解釋却找不到她，遇上夏侯蘭糾纏，幸得魚得水等四小解救，湯堯遁去，痲煩則帶給四小，「九龍治水」昆仲九人又糾纏魚得水，警告一番才離去，他們找的是小童徐世芳，幸他借霧遁走，以為可以避過追殺，豈料遇上「五柳先生」夏侯心截擊，白毛女參戰救夫，徐世芳施法驅鬼混戰才能逃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護師門因辯反目　探金礦積怨成仇

「你未能殺死魚得水，可以說是他身手不俗，得手不易，但殺死徐小珠應該不會太困難吧？」

「師父，她是我妻，我下不了手……」

夏侯心道：「六韜上說：勿使仁者理財，你可知此話是甚麼意思？」

夏侯蘭搶着回答，道：「讓心軟的人理財，可能會出紕漏，因為他也許會慷他人之慨，虧空公款。」

「對！」夏侯心道：「你的心太軟，為師所託非人了！」

湯堯道：「徒兒不忍下手。」

夏侯心道：「兩個目標任取其一如何？」

「恩師要徒兒去殺哪一個？」

「這兩個人，你哪一個能下得了手？」

「這……」湯堯是一個也下不了手。一個是好友，一個是結髮愛妻，不要說去殺他們，就是去傷害他們，也是不忍的，但這是師命。違背師命和違背父母之命一樣。

「師父叫你作的事你不去做，就是不信任師父，也是輕視師父！」夏侯心道：「你走吧！」

湯堯跪下道：「徒兒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夏侯心冷峻地道：「你只知道師父昔年向徐世芳施襲過，却並不知道師父為何要那麼作，對不？」

「是的，徒兒愚昧！」

夏侯心道：「昔年為師和徐世芳一起去探世上最大最純的金礦，找到了地頭，他要獨吞！」

「徐世芳要獨吞？」

「正是，因為他向我施襲，擊昏了我，把我送回中原，此後即忘了那個金礦的位置！」

「會有這回事？」

「為師知道你不信！」

「徒兒未見過也未聽過，所以不信！」

「我說你的岳母還活在世上，你信嗎？」

「徒兒也不信！」

「為師還和她動過手，當時她和你岳丈聯手。」

「岳母已和岳父在一起了？那師父和他們動手的結果如何？」

「他們以二對一，也未能奈何師父，只不過……」

湯堯不敢問「只不過」的下文。

夏侯蘭道：「叔叔，只不過甚麼？」

夏侯心接着道：「他們兩人不知是誰，已經能來往陰陽兩界，了却生死，我想大概是徐世芳吧！」

夏侯蘭道：「叔叔，來往陰陽兩界是甚麼意思？」

「就是脫出生死輪廻，陰間陽

間可以隨便來去！」

夏侯蘭雙臂抱肩，道：「叔叔，他是不是鬼？」

「妳說他是鬼也沒有甚麼不對，因為他就是死後魂魄出竅而再托生轉世的，乍聽很玄，其實不假，生死輪廻，即接命之術。」

「我懂了！叔叔，接命術也就是前世之命和轉生投胎之命接續不斷，是指能記住前世之事。」

湯堯道：「此事雖玄，徒兒却信，但岳父既能記住前世被師父施襲之事，為何記不住向師父施襲之事？」

夏侯蘭道：「他向人施襲會對你說嗎？」

「如果確有此事，他會說的。」

夏侯心道：「湯堯，為師的事你不願去作，你就走吧！」

湯堯道：「兩選其一，徒兒願作。」

「好，你可以選擇一個！」

「徒兒選擇我妻徐小珠！」

「為何不選擇魚得水？」

「他與徒兒交厚，而『妻子如衣服』之說，古人早有定論，即『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夏侯蘭冷笑道：「說這話的人眞不是東西！」

夏侯心道：「多久你能辦到？」

「半月之內。」

夏侯心手一揮，道：「好！你去吧！」

湯堯一走，夏侯蘭也要跟了去，却又停下道：「叔叔，只除徐小珠一個，你就放過湯堯了嗎？」

夏侯心不出聲。

「叔叔我知道您的想法了！」

「哼……」

「叔叔是想一個一個地來，先讓他除去徐小珠，第二步再除去魚得水，人都有一不作二不休的通病！」

夏侯心似乎頗欣賞她的反應。以前以為這個姪女只會鬆褲帶上床，利用女人最最原始的本領去對付男人，看來還不單純哩。

「嗯，妳還有點頭腦。」

「其實姪女的話還沒說完。」

「說……」

「殺了徐小珠，必然得罪他的岳父母，繼而宰掉他們，乃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他也要生存哪！」

夏侯心點頭道：「還好，妳並不是一個笨女人，你可以去監視湯堯了，一個人總要有點用才行！」

「叔叔，我想問你一句話！」

「眞囉嗦！」

「您剛才說，徐世芳有深厚的道基，了却生死輪迴，來往陰間陽界，您呢？道基又如何？」

夏侯心負手踱出大廳，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 * *

魚得水接到徐世芳的通知，到鎮外見面。

魚得水見到了徐、鄺夫婦二人，見過禮之後，徐世芳道：「魚得水，老夫能知過去未來，但不是很準，知道近日小珠有難……」

「前輩何不把令嬡留在身邊？」

「這危機是剛剛才有的，要找她一時又找不到。」

「令嬡有甚麼難？」

「有人要殺她。」

「誰？」

「是個很親近的人，老夫只能預測到這個程度。」

魚得水心中一動，心想：「會是湯堯嗎？」

只不過魚得水不能說出來。

魚得水却也相信，他們夫婦的情感極好，湯堯不大可能忍心殺愛妻。

「當然，也有人要殺你，只是稍稍延後。」

「是不是『五柳先生』？」

「不是他本人，是他派出的人。」

「『九龍治水』？」

「好像只是一個人。魚得水，你往西北走出十五六里試試看，好像危機就在那個方向。」

「晚輩遵命。」

在十五六里外，魚得水發現了一個人，不是湯堯，而是夏侯蘭。

魚得水再一注意，也就發現前面的湯堯了。

湯堯在一尼庵中遇上了徐小珠。

他到這尼庵幹甚麼呢？

這自然是有原因的，徐小珠認識這兒的住持。

徐小珠住在後院的禪房中。

徐小珠發現湯堯站在門外，淡然道：「我們已經沒有任何瓜葛了，你還來幹甚麼呢？」

湯堯默然了一會，道：「我是來殺妳的！」

小珠一驚，道：「奉了師命？」

「是的。」

「夫妻之情當然不如師徒之情了！」

「也不是如此，岳父昔年也害過家師！」

「你胡說！」

「不是胡說，據家師說，昔年家師和岳父找到一個最大也最純的金礦，結果被岳父施襲，失去記憶，被弄回中原後，逐漸恢復記憶，只不過再也記不住那金礦的位置了！」

「我不信。」

「信不信是你的事了！小珠，師命難違，我是不得已！」

「我也不會乖乖地讓你殺死！」

「當然，我也希望妳全力以赴，我殺不了妳，就希望妳能殺死

我！反正不是妳死就是我死！」

兩人動上手，打得十分認眞。

夏侯蘭在暗中窺伺，兩人打得頗認眞，她却以爲有虛應故事之嫌，女人在這方面是很敏感的。

事實也却是如此。

當湯堯見到了小珠時，立刻就改變了主意。

他不能殺她，如師門逼得緊，他寧願讓她殺了自己。

這份純眞而又難以割捨的情感確是如此。

因此，湯堯以「蟻語蝶音」對小珠說了應付之法，因爲湯堯已發現，夏侯蘭在暗中覬覦。

那知夏侯蘭突然出了手。

她的底子比湯堯只高不低，又是施襲，湯堯本以爲她只是在暗中監視，回去打小報告，是不會動手的。

這一估計錯誤，就悔之莫及了。

湯、徐二人倒下時，夏侯蘭道：「徐小珠，在殺妳之前，還要讓你窩囊一下子，妳知道我多麼恨妳嗎？」

徐小珠道：「莫非妳和湯堯……」

「對對！我們玩得很開心，湯堯是過來人，把我弄得渾身的骨頭都好像散了開來！」

徐小珠道：「妳可以殺死我了！」

「慢着，我還要妳看一場『床上摔跤』好戲！」

「妳很下流。」

「算了吧！徐小珠，飲食男女，談不上甚麼下不下流，如要談下流，咱們又是如何生下來的呢？」

「這論調更是可惡！」

夏侯蘭把湯堯抱上床，然後熄了燈，道：「看這戲最好是隱隱約約，似有似無，那才有意思，要是毫髮可見，那就太露骨了。」

夏侯蘭在寬衣。

她早就是爛桃一個了，從十四歲就破了身，第一次玩她的是她的表哥，以後她和好幾個武林中的少年人來往。

甚至她還墮過胎，打掉了一個孩子。

她可算是一個熗鍋油條了。

稍後，她也爲湯堯寬衣。

她也許是要使躺在地上的徐小珠窩囊、難過，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別的女人做這件事。

正因爲這種心態，她十分賣力！

她似乎要賣弄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

只不過，她也能感覺出，今天湯堯也特別有勁，是怎麼回事？他居然能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有此興趣，又如此賣力？

她猜想，可能是剛才徐小珠認眞拚鬥想殺他之故。

這一次「床上摔跤」還眞是名副其實，逼眞而賣力。

雙方都盡了最大努力，夏侯蘭道：「湯堯，我錯怪了你了！原來你挺欣賞我的嘛……」

「咯」地一聲，她被他點了穴道。

只見這「身上人」下床整衣，地上的徐小珠早已不見了，夏侯蘭這才下意識地注視他，她失聲道：「你……你不是湯堯？」

「我當然不是湯堯。」

「你……你是誰？」

「妳見過的……」

「你是小熊還是小郭？」

「相好的，湯堯對妳這個爛桃已倒了胃口，所以要我代理，因爲我對『摔跤』也有點研究。」

「小熊，你不殺我，我必報此仇！」

「得了唄！剛才妳不是欲仙欲死，在滿床飛嗎？何必，湯堯不屑玩你，上次和妳，他引爲今生的奇耻大辱，本想要我取代他，矇騙妳一段時間，要妳回去報告，湯堯的確要殺其妻，只是被她解穴溜了，想不到被妳認出我來了！」

「你這小賊有一天會得到報應的。」

「夏侯蘭，說句良心話，單就『床上摔跤』來說，和已死的摔跤選手比較，我是不是比他們優越多多？」

夏侯蘭很欣賞，但口頭上却不能不罵他下流齷齪。這工夫小熊上前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道：「本來我不便割湯堯的靴子，爲他『涮鍋』，但他說不屑再碰妳一下，爲了保密，要我全權代表表演『摔跤』，還算不辱使命，弄得妳死去活來，可惜並未達到冒充湯堯的目的，還是被妳認出來了，這樣的話，妳會回去報告夏侯心，說是湯堯陽奉陰違，叛了師門！」

「不錯，等着瞧吧！」

「要是我現在宰了妳呢？」

夏侯蘭一驚，現在激他，眞有殺身之禍。

她不敢再出聲，小熊道：「聰明點，我玩過就算了，妳也不是甚麼黃花大閨女，妳自己也圖了個痛快，不正是皆大歡喜？」

夏侯蘭心道：「小賊，咱們走着瞧吧！」

「我知道妳心裡在想甚麼，八成是：小賊，咱們走着瞧吧！」

夏侯蘭閉上眼不出聲。

小熊嘆口氣，道：「夏侯蘭，說句良心話，撇開妳的放浪行爲不談，妳的外型以及『摔跤』工夫可都是一流的。」

夏侯蘭內心一陣激動。

女人是需要讚美的，她也會激動。

「小熊，我眞的那麼好？」

「當然，送入勾欄中掛頭牌，一定會門庭若市，應接不暇。要不，咱們合作，開一家妓院，妳作鴇母……」

「你作龜頭。」

「別說得那麼難聽好不好，妳能作鴇母，我就能作大茶壺，天貓地狗，倒也很襯配呀！」

魚得水道：「小熊，走吧！」

小熊又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下，道：「下次見面，咱們再詳談開勾欄的事，如何？」眨眨眼，走了。

夏侯蘭說不出對小熊是一種甚麼想法。

此刻，魚、湯、熊三人走向歸途。

魚得水道：「湯堯，你該拿定主意。」

「得水，他是我的授業恩師……」

「師父也不能要門下去作壞事！」

「可是他說……」說了夏侯心提及當年是徐世芳和他去找金礦，找到後先向他施襲的事。

魚得水道：「你信嗎？」

「怎麼，你以爲是家師說謊？」

「你以爲徐前輩會作出這種事來？」

湯堯道：「好人一生中也會作一兩件壞事，壞人也偶爾會作點好事，並不是永久一成不變的。」

魚得水道：「這麼說你是信了？」

「至少信了六七成。」

「這要麼問一問徐前輩，你今後有何打算？」

「如今事情已經攤開了，夏侯蘭回去一說，家師可能會以『清理門戶』的名義派人殺我。」

「派『九龍治水』或者夏侯蘭？」

「除了這些人之外，家師還有一張王牌。」

「甚麼人？」

「瞽駝」西門狂。」

「沒聽說過此人。」

「此人來自西域，是家師的至友也是忠僕。」

「此人很有兩手？」

「可以說他的造詣和家師差不多！」湯堯道：「有件事我一直想問你，總是忘了！」

「問吧！」

「家師會『吞雲吐霧』也就是『雲遁』或『造雲』的功夫，當然也會占卜術，能有限度知道過去未來的事。」

「這就不對，如他眞知道過去未來，他就該知道昔年和徐前輩發現的金礦在何處。」

「我說過是有限度的占卜術。」

「這也有可能！」

「得水，我以爲你過去以『霧中人』出現，絕不是等有霧之夜才出現，而是你會『造霧』。」

「你說甚麼？」

「你不必非等有霧之夜才出現不可，必然是會『造霧』之術，而且也必然知過去與未來。」

「怎見得？」

「就以內人八斤半的脚來說，那不是開玩笑，而是眞的，反之，就不可能說得那麼準，而我們夫婦二人的運氣，自那事之後就完全好轉了！」

魚得水笑笑道：「我發覺你才是個深不可測的角色！你簡直深沉得可怕。」

「我深沉？」

「不錯，至少你太會藏拙！」

「爲人處世，藏拙是最好的法寶，到處受人歡迎。」

「這話怎麼說？」

「誰都喜歡謙虛的人，一個事事都表示不如人的人，走到哪裡都會受人尊敬，愛出鋒頭的人則相反。」

魚得水聽了表贊同。

「這麼說，你承認是『造霧』及占卜高手了？」

「『高手』二字不可亂用。」

「至少你是此中能手，得水，你怎能預卜我妻的脚有八斤半重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走運了？」

「這是先天易數占卜法。」

「願聞高見。」

「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魚得水道：「先天易數是按先天卦理數的配合，組成五百一十二條卦詩，每一卦詩都有三位數，也就是上數（百位數）、中數（十位數），下數（個位數）。要依『先天盤』及『後天盤』找出卦名來，例如占卜命運，報『坎』卦，占婚嫁報『巽』卦，然後再於『挨數盤』上挨出上中下三個數……」

湯堯道：「你就是說一天一夜我也不懂。」

魚得水道：「這只是一種刻板的占卜方式。要更精進，就必須本身修靈了。」

「修靈？」

「對，靈，人人俱備，但很少有人能發掘自己的靈，只有極少數的人可以作到，修靈作好，學占卜就容易，而且有多深的靈性就會有多高的占卜術。」

小熊道：「魚老大，你的占卜術有多高？」

魚得水忽然臉色一整，道：「不好，李悔和小郭有難。」

湯堯道：「我們快走……」

「已經遲了一步，他們已落入敵人之手了。」

湯堯道：「落入誰手了？」

「這是很不容易推算出來的，要不，那就和神仙一樣了……」他算了一會，道：「爲首的人在五旬以上。」

小熊道：「我們該往哪個方向追？」

「東南方，在有水的地方……」

湯堯道：「你是說不需要回去看看了？」

魚得水道：「爲了証實在下的卜術，回去看看也好。」

湯堯道：「爲了爭取時效，我們信任你！」

魚得水道：「如果不爭取時效，是不是仍然不太信任我？」

湯堯道：「你眞厲害。」

魚得水道：「還是回去看看爲妙。」

當然，回去一看李悔和小郭都不見了，也沒留下隻字片語，屋內更無打鬥現象，三人立刻追出。

湯堯道：「東南方有水的地方是何處？」

魚得水想了一下，道：「東南二十里左右即金陵，有水的地方，不是秦淮河即爲玄武湖……」

湯堯不能不姑妄信之。

他以爲這次靈與不靈，即可印証魚得水的占卜術了。

他們找到秦淮河上。

這兒有太多的畫舫，說得好聽些，是些水上賣色藝的女人，說得不好聽些，就是賣淫的舟楫。

魚得水叫大家到玄武湖上去找。

湯堯道：「這是不是占卜的結果？」

魚得水道：「只能說是一種心靈的感應。」

三人分乘三艘小畫舫，在湖上穿梭找尋。

李悔和小郭落在苗奎手中。

這老賊恨李悔入骨，因她曾整過他。

反正清廷也在抓李闖的餘孽，李雙喜和李悔自然是榜上有名人物，苗老賊假公濟私，既可報仇又可邀功。

他本要零碎收拾李悔和小郭，後來發現李悔美極，不由色心一動，反正人在他的手中，愛怎麼幹都成。

老賊帶他們來玄武湖，想在風景優美處糟塌她。

這老賊居然也懂得情趣。

和他臭味相投的還有任大清，「魔鈎」龐大元以及「酆都二鬼」焦天佐和焦天佑二兄弟。

這些人在前艙中飲酒，還在猜拳行令哩。

苗奎把李悔點了一穴，放在後艙座位上，小郭躺在地上。

桌上有四道菜，苗奎敬她酒且爲她佈菜，李悔却不張口，苗奎道：「李悔，妳要放聰明些。」

「你老賊休想！」

「妳不答應，我還是一樣能得到妳。」似要立刻動手。

「苗奎，記住一點：慾路上勿染指，一染指便深入萬仞，理路上勿却步，一退步即遠隔千山，你這把子年紀了，不修今世修來世，人總要有人格的！」

「你們把老子整得太慘，有仇不報非君子。」

「你知道一旦落入魚得水手中會如何嗎？」

「老子沒有那麼倒楣！」

「那可不一定，也許他已在附近了！」

「你不必作夢！」

小郭道：「苗奎，你難道不知道她身上有惡疾？」

「甚麼惡疾？」

「唐瘡！」

「老子不信。」

「不信你就馬上玩玩看，你要是不玩就是個王八蛋！」

苗奎在他的肚子踩了一脚，道：「我不吃這套。」

小郭痛得直翻白眼。

他們被俘後，他挨打最多，內腑已經受傷。

「白芝你認識吧？」

「當然，白雨亭的閨女。」

「她很濫，你大概也聽說過吧？」

「聽說過，幾乎是夜夜不能沒有男人。」

「好，白芝和魚得水打得火熱，你大概也知道吧？」

「知道。」

「正因爲如此，魚得水再和李悔上床，她也被傳染了。」

「甚麼？白芝有毛病？」他裝着不知白芝把唐瘡傳給他。

「李悔也有唐瘡！」

「有甚麼証據她有？」

「你該認識任大清吧？」

「當然。」

「你『火神』苗奎和任大清的交情也不錯吧？」

「當然！」

「你們二人都被白芝傳染了『唐瘡』，當然，那叫着『吃了砒霜毒老虎』，她是故意害你們的。」

「如果白芝有『唐瘡』，她會害魚得水？」

「當時她還不知道自己染上了『唐瘡』，一旦知道了，已遲了，而魚得水和李悔上床時，也不知道他自己染上了唐瘡，就這樣她也染上了唐瘡！」

苗奎有點懊喪，因他的唐瘡有起色，却尚未好。

早知她身上有「唐瘡」，早就把她宰了，何必留到現在，只不過仍

是有點不大相信道：「小子，我還是不信。」他不知道唐瘡遇上唐瘡會如何。

小郭道：「李悔，他不在乎，就讓他玩吧！」

李悔道：「儘管我有患疾，還是不能和別的男人上床，他要是用强，那就是我無法抗拒的了。」

苗奎道：「我要先看看，是不是有病的樣子？」

小郭道：「看甚麼？你沒見過？」

「『唐瘡』患者，身上會有一顆顆的紅豆子！」

苗奎放下杯箸，伸手就去解李悔的衣扣，小郭道：「苗奎，你先且慢，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爲了好友魚得水，他要盡一切能力阻撓這件事。

要阻撓，在目前只有拖延時間。

苗奎正在解扣子，他知道小郭沒有正經話兒。

「苗奎，是你徒弟(火球)張鑫和你的女人之事。」

苗奎一震，立刻停手道：「小雜種，只要有一字不實，我就把你丟入湖中餵王八，說！」

小郭正色道：「我說實話，你聽不聽？」

苗奎厲聲道：「快說，別胡扯！」

小郭道：「張鑫又到勾欄院去……」

「你……你說的可是眞的？」

「當然，勾欄中的鴇母不是你的相好嗎？」

「他眞的去了？」

「當然去了，他似乎對你的女人特別有胃口……」

這當然都是胡扯的。

由於苗奎有半年未去那勾欄了，自然不知那裡的情況，但自己的禁臠是不可以和別人亂來的。

尤其是自己的徒兒。

儘管是小郭造謠，苗奎却信，因他知道張鑫的德性。

「快說，怎麼哩？」

「你先別發火成不成？」

苗奎有如一頭負傷的獅子。

第一次是當鋪中的那個女人，以後又有勾欄中的女人，張鑫這小子都想染指，他恨透了，也丟盡了臉。

那小子畢竟是他選的，也是他調教出來的。

小郭道：「勾欄中的女人嘛！作風比較大膽些。」

「小子，你可別在這兒吃胡稭拉蓆子——胡編！」

小郭道：「你到底是聽不聽？」

苗奎氣得直喘氣，大聲道：「快說呀！」

小郭道：「勾欄中的女人見多識廣，見張鑫要玩她，就大方地道：你能使老娘滿意嗎？」

苗奎道：「那小子怎麼說？」

「張鑫說要她指定時間，在指定的時間內使她無條件投降，那女人要先看看貨色……」

苗奎臉色一變，道：「你……你敢胡說！」

小郭道：「我要是胡編你就是王八蛋。」

這句話如果在「編」字之下加一逗點，這話自然是駡對方的。

不過，苗奎並未聽出來。

小郭道：「有一天你可以逮住張鑫，扯下他的下衣看看，他那東西是不是奇型怪狀的……」

「甚麼奇型怪狀的？」

「彎彎曲曲地，像一根沒有長得好的菜頭！」

李悔差點笑出來。

苗奎道：「她眞的看了？」

「張鑫那活寶能拿出來，難道她就不敢看嗎？」

「她看了之後怎麼說的？」

「幹勾欄，當鴇母的，自然常和妓女們談談客人的事，對於一些不尋常的客人，妓女們都會說出來，因此，鴇母可以說見多識廣了。」

「到底怎麼樣？」

「老苗，你急甚麼？我得想一想……」小郭道：「當然那女人兩眼都發直了，就是見過世面，却沒有見過螺旋型的傢伙，因此……」

「因此怎麼樣？」

「這句話我就不便說了……」

「你不說我就把你丟入湖底餵魚。」

「你若眞丟，我還是不說。」

苗奎提起他就往後舷上去，李悔道：「小郭，你就說吧！甚麼話都說了！又何差這句。」

小郭道：「李悔，我就是都說了，他還是要殺我們的。」

苗奎道：「不一定，那要看我的心情！」

「你的女人要是被你的徒弟玩了，你的情緒會好？」

「你……你是說他們已經……」

「你保証不殺我們，我就說出來。」

苗奎道：「好，我不宰你們！」

小郭道：「那女人似乎對張鑫的畸型感到興趣，立刻勾勾指頭，先行進入她的房間中去了。」

「張鑫跟了進去？」

「是的，結果她的確跟了張鑫，她甚至說了一句十分刻薄的話……」小郭眞會編。

苗奎瞪着一雙血紅的眸子道：「你能不能不賣關子，你娘，你爲甚麼說幾句就要吊吊胃口？」

小郭道：「我只是爲你抱屈……」

「快說！」

「她說，她這半生在床上都沒有『吃飽』過，只有這次是眞正地吃飽了……」這句話編得很絕！

苗奎已經忍不住了，提起小郭要把他丟入湖中。

李悔道：「你不是保証過不殺他。」

「我不殺他兩次！」

小郭道：「老苗，我相信你還不捨得殺我！」

「你作夢！」

「如我知道，小張現在窩在何處呢？」

「這……」這一手果然很靈，他又把他丟在地上。

「老苗，你輕點成不成？」

「說，那小賊在何處？」

小郭道：「你能不能給我點東西吃，我已經有十來個時辰沒有吃東西了！渾身一點力氣也沒有的。」

苗奎道：「你眞的知道？」

「當然，而且就在鍾山附近一家客棧中，身邊還有個女人……」

「身邊還……還有個女人，誰？」

「老苗，這問題就必須塡飽了肚子才能說了！」

苗奎恨得暗咬牙，正要給他東西吃，忽然前面一陣大亂，似乎有人把桌子掀了過來。

苗奎探頭艙口一看，原來前面已幹上了。

任大淸和「酆都二鬼」焦氏兄弟接下魚得水，但佔不到上風，這是艘極大的畫舫，前面八九個人打鬥還挺寬敞。

湯堯接下「魔鈎」龐大元和「豹子」高登。

小熊接下一個陌生人。

這工夫小熊發現了後艙口的苗奎，大聲道：「苗奎在後艙口處，八成李悔和小郭也在後艙中。」

魚得水震退了焦氏兄弟及任大淸，往後一竄，苗奎一把揪住李悔，對魚得水道：「你進一步我就宰掉她。」

小郭道：「看到沒有，鼎鼎大名的『雷神』苗奎，居然以這種手段來威脅對手却不敢動手！」

「誰說我不敢動手？」

小郭道：「那你出手呀！爲甚麼只會對付一個女人。」

李悔道：「魚得水，反正我已經是個有『唐瘡』的女人，已經沒有救了，你何必爲我賣命，算了！」

魚得水正要責她胡說，忽見小郭連使眼色。

魚得水這才猜到他們在胡說騙苗奎。

此刻只是湯堯和小熊在前面對付那五個人，有點招架不住，須知「酆都二鬼」焦氏兄弟那兩手不比「魔鈎」龐大元差，也和任大淸相若。

小熊連連中掌，湯堯又不能不護着他。

這麼一來就更加危急了。

魚得水不能不管李悔，如被苗奎帶走了李悔，可能會失身。倒也不是他關心李悔超越了湯、熊二人，而是他們尚能應付，這邊如不擋住，苗奎會溜走。

湖上有很多畫舫。

此刻見這大畫舫上有人打鬥，都圍攏着來觀看。

如果苗奎要逃，由這畫舫掠到另一艘，然後一艘一艘地，像跳板一樣，就可以上岸逃走了。

小郭道：「老苗，我告訴你，你徒張鑫在何處，還有他身邊那個女人是誰，但你要放開李悔！」

「你先說了我再放人！」

小郭道：「苗奎，你是個大人物，可別食言。」

「快說！」

小郭道：「他在一個名叫石鎭上一家東來興客棧內，那個女人就是當舖中那個。」

「當舖那個？我不信她會和他在一起！」

「這就不明白了，小張騙她，就是可以帶着她來找你。」

這話苗奎已信了六七分。

只不過他太恨這些年輕人了，也吃過太多次虧，栽在他們手中，且被白芝傳染了唐瘡，剛治得差不多了，他的火器及製造方法也被騙去。

他也知道，白芝偸學了他的火器製造方法，都告訴了幾個小傢伙，所以到處使用火器。

他這人可不講身份和信用，突然向李悔連拍了七掌，待魚得水厲喝撲上時，他却把李悔丟給他。

魚得水不能不接，苗奎就竄出艙外。

魚得水知道，他廢了李悔的武功。

甚至更毒的是，這手法很難恢復，更會殘廢。

魚得水解了小郭的穴道，道：「小郭，看着她……」他已掠出艙外，但是，苗奎已不見了。

至於任大淸等人見苗奎一走，他們本來佔着優勢，見魚得水出了艙，知道事有變化，也都溜了。

要溜很簡單，利用四周看熱鬧的一些畫舫，正如所料，像跳板一樣，逃到岸上去了。

此刻，在這大畫舫艙中，魚得水爲李悔解穴及按摩，由於剛廢了武功，希望及時能恢復，當然，這是不成的。

他冒了一身大汗，向湯堯搖搖頭。

湯堯道：「小熊和小郭守住艙口，監視湖上來往畫舫，我們二人合力試試看能否復功。」

二人試過，還是不成。

魚得水道：「毒的是，他不但廢了她的武功，還傷了她的經脈，她會很痛苦，復功的希望也很渺茫！」

小熊泫然道：「怎麼辦？」

「只有一個辦法，只怕找不到他們。」

「誰？」

「『菊夫子』夫婦，或者令師夏侯心那等人物，當然，也未必有十成的把握，只是希望很大。」

湯堯道：「到何處找他們？」

「我卜算一下……」魚得水此刻內心焦灼！正是所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算了三次，才托起李悔上了艙面，付了艙資上岸而去，道：「在正北方，邊走邊找吧！」

李悔十分痛苦，雖然她的呻吟聲很小，斷斷續續，但魚得水可以體會到，她是在强忍着。

廢武功已經十分痛苦了，傷了經脈更難受。

魚得水抱着李悔，道：「阿悔，忍着點，我們是可以很快找到徐前輩夫婦的！」

「得水……讓我死了算了……」

「阿悔……妳死了我怎麼辦？」

小熊道：「李悔，自魚老大認識你以來，我們相信，此時此刻他是最最關心妳也最最愛妳的了！」

湯堯跟在後面，臉色十分凝重。

這些話對他不無衝擊。

情感的溫馨，使他猶豫不決。

師恩的浩大，又怎能輕易否定抹煞！

以魚得水來比恩師，孰輕孰重？

他們連奔一晝夜，魚得水也調整過幾次方向，湯堯對他的占卜也十分注意，終於在這天下午找到了地點。

這是一座山中茅廬，不太偏僻，但距離村鎭也在三十里以上。

茅廬三間沒有甚麼院子，因爲前院是水後院是山。

門旁掛了些箭弩、獵刀之類，一看即知是獵戶。

事實不然，那不過是作幌子使人以爲是獵戶而已。

衆人來到茅廬門外，魚得水道：「徐前輩在家嗎？」

屋內有人道：「甚麼徐前輩，你看不出這是獵戶嗎？」

魚得水道：「這位是鄺前輩嗎？」

屋中這女人道：「你是甚麼人？」

「晚輩魚得水，有事相求……」

「奇怪，你怎知我們住在這兒？」

魚得水道：「打聽到的……」

湯堯心頭一驚，魚得水的占卜術果然了得。

可見他以前藏了拙。

「進來吧！」說話的却是徐世芳，又道：「另一個是湯堯嗎？」

魚得水道：「正是，前輩。」

徐世芳道：「別忘了，他雖是我婿，夏侯心之徒呀！」

魚得水道：「前輩，我們是知交。」

湯堯聽了此話，內心有刺痛的感覺。

魚得水諸人進入屋中，說了李悔被苗奎廢了武功又傷了經脈之事，徐世芳才道：「此人如此狠毒？」

「他吃過我們的虧！」

「你小子以爲老夫能爲他恢復武功？」

魚得水道：「如果兩位前輩合作……」

徐世芳道：「可以試試看，但沒有多少把握。」

「那就偏勞兩位前輩。有件事晚輩想順便問一下……」

「甚麼事？」

「據湯兄之師夏侯心說，昔年他和前輩您去找金礦，當找到一個最大也最純的金礦時，你向他施襲，他醒來已在中原，部份記憶失去，也就忘了那金礦的地點了！」

徐世芳忿然道：「這根本是胡說，我們確曾同去找過金礦。」

魚得水道：「然後呢？」

「還沒有找到，某夜在一山洞中醒來，他失踪了。」

湯堯道：「前輩此話似乎死無對証了！」

徐世芳道：「夏侯心未死，怎說死無對証。」

湯堯道：「未找到金礦，家師爲何會失踪？」

徐世芳沉聲道：「老夫說的全是實話，難道非要你小子相信不可嗎，此番救人，老實說，有你小子在此，我們夫婦却有點放心不下！」

湯堯臉色一變，道：「岳父是說怕我施襲？」

「有那麼點意思！」

「前輩不可侮辱我，我們是朋友！」

「以前老夫和夏侯心也是朋友，他不也懷疑老夫，侮辱老夫說是我把他襲倒把他弄回中原，獨吞了那個金礦？」

湯堯還要爲師門辯解，魚得水道：「湯兄，此時此刻，請忍耐點，還是以救人爲第一要務。」

湯堯一扭身就走了出去，道：「得水，人家不信任我，我若在此，總會影響李悔復功的。」

「湯兄你要去何處？」

（未完・廿五）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 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